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九輯
沈 雲 龍 主 編

養晦堂文·詩集

劉 蓉 撰

文海出版社印行

文 養

集 晦

堂

80/10022M

光緒丁丑仲春

思賢講舍校槧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養晦堂文集目錄

卷一

說策問記

求放心說

羅子畏字說

勉學者說

顏擴安種花說

習說

菁莪精舍策問

東臺山讌遊記

東臺山讌遊後記

游君山記

遂初園記

玩易閣記

繹禮堂記

修篁寮記

迎薰館記

天遊臺記

卷二

序 書後 題跋

羅仲嶽人極衍義序

孟子文選序

賢母錄後序

贈賀角生徵士序

南陽歸臥圖序

黃鶴齋七十壽序

歐陽母某孺人六十壽序

羅忠節公四書義序

劉氏鶴公房支譜序

小衝劉氏族譜序

黃田章氏族譜序

書陳懿叔贈言後

書林文忠公手卷後

書故湖北按察使唐公遺誠後

讀明史徐貞明傳書後

讀朱子答石子重語書後

讀朱子答董叔重語書後

跋徐拙齋擬古樂府彙

跋東坡書陶貞白山居詩墨蹟

跋王端人女史畫冊

卷三

書

致某官書

與曾伯涵郭伯琛書

復彭竹溪書

復郭伯琛孝廉書

復羅仲嶽論養氣說書

卷四

書

復曾滌生檢討書

與郭筠仙孝廉書

復羅仲嶽書

復曾滌生檢討書

與郭翼臣孝廉書

上曾封翁論舉節孝書

與羅雲浦書

復曾滌生侍講書

上賀藕庚先生書

與曾子植書

卷五

書

復曾滌生閣學書

復曾滌生侍郎書

與曾滌生侍郎書

與左月樓書

與曾滌生侍郎書

復朱石翹邑宰書

與江岷樵太守書

與江岷樵廉訪書

與曾滌生侍郎書

與曾滌生侍郎書

與胡詠芝宮保書

復左季高郎中書

復左季高郎中第二書

復左季高郎中第三書

卷六

書

復胡詠芝宮保書

與胡詠芝宮保書

致曾滌生節帥書

與易笏山孝廉書

與胡詠芝宮保書

與李希庵中丞書

復郭意城舍人書

復郭筠仙觀察書

復張石卿制軍書

復左季高中丞書

復曾相國書

復李黼堂方伯書

復曾沅浦中丞書

卷七

書

復張石卿制軍書

復竇蘭泉侍御書

致駱籲門宮保書

與李希庵中丞書

致駱籲門宮保書

復駱籲門宮保書

復林穎叔方伯書

與鍾荏山學使書

復李雨蒼京堂書

復郭筠仙中丞書

復鍾荏山學使書

致曾相國書

與左季高制軍書

卷八

書

復丁秩臣學博書

復郭意城舍人書

復溫甸侯邑宰書

復會相國書

復會摯民書

復會摯民第二書

與溫旬侯邑宰書

與會相國書

與李祿泉制軍書

復蔣之純廉訪書

復吳南屏學博書

卷九

墓志銘

墓表

傳

祭文

資政大夫 贈巡撫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忠節

公權厝志

中議大夫陝西鹽法鳳邠道黃君墓志銘

光祿大夫 贈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毅勇侯曾文正公

墓銘

劉母朱孺人墓志銘

亡兒培墅寄厝西安湖廣義園壙志并銘

高祖太學鶴亭府君墓表

中憲大夫署潼川府知府彭君墓表

郭生依永墓碣

鍾君墓表

劉母曾孺人墓表

朱節婦傳

節孝唐孺人傳

秦鶴仙家傳

祭羅忠節公文

祭李忠武公文

祭黃忠壯公文

哭季弟季霞文

哭仲弟省庵文

祭蕭翁文

祈雨告華山文

卷十

諭帖 公牘

與諸弟

與瑟庵從弟

諭培基培屋

札督辦墾荒事宜鳳邠道黃

札各府州

勸諭涇陽諸縣士民條約

撫卹章程

營田總局酌定章程

養晦堂文集卷一

湘鄉劉蓉霞仙著

說策問記

求放心說

古聖賢有治心之學而不聞有求心之法凡其說之見於詩書禮樂爲後世學問之助者皆治心之要也然心果治矣固可無俟於求自無放佚之患苟或失之未有不得所以求之道而能自進於治心之學者此孟子求放心之訓所由昉歟雖然人知此心逐於物欲者爲放而不知流於昏憤之爲放也知此心游於渺冥者爲放而不知墮於虛寂之爲放也知此心淪於紛

擾龐雜者爲放而不知溺於記誦詞章者之亦爲放也夫苟不能明辨其端勢將誤以放者爲存其爲心害且有不可勝言者此尤用力於求放心者所宜知也且夫求之云者夫豈以此求彼如失雞犬者然必俟求而後可得哉人於雞犬兩物也故可以相求然其求之也亦有或得或不得而不可必者惟其判然二物非可恃爲吾所固有之具也夫心則一而已矣以心求心如以目視目以耳聽耳未有能見且聞者不甯惟是而已且將益馳驚於恫恍不可捉摸之域膠擾促迫無復一息之甯此佛氏返觀寂照之說所由悖謬而不可訓也然則其求之柰何曰是其放之已往者旣已如星飛電馳而不可復追矣若其乍覺

而忽在者不可不提撕警覺以冀其復存也存之道無他亦曰約之於義理之途而已是心一離乎義理之外則瞬息千里頃刻萬變不可以方所求吾一念悚然自覺其放則向之瞬息千里頃刻萬變而不可測者固已不待羈束而自歸於虛靈之舍矣於是主敬以持之窮理以精之養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立其本約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博其趣庶吾心有所嚮往持循及其久而安焉惟所欲而不踰中正之矩此求心之道所以爲求仁之方也其或不務出此而拘束操切冀幸一日之存或轉有躁擾而不甯者譬之馬然患其泛駕奔踈不可羈馭也於是繫而維之加桎梏焉非不帖然服也然情志益迫則且益奮

躍躑躅而不得其安夫豈術之善者哉造父於此施之羈勒範
我馳驅按轡徐行於通衢坦道之間左控右勒指顧千里其用
力不勞而自無奔逸之患則操縱之道得焉爾是故善御馬者
制之使行善持心者約之使達苟得其道雖一日之間周覽八
荒酬錯萬變而神明之用無往而不存也苟失其道雖終身塊
坐寂守一隅吾知必背而馳焉然則君子於此亦可得所以用
力之方矣余病夫學者放其心而不求或求焉不以其道且紛
擾煩迫轉益其疾甚或墮於釋氏清靜寂滅之歸也故爲之說
以曉之

羅子畏字說

吾友羅君仲嶽既更其字曰子畏而屬余爲之說余惟天命之在人心者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諸身而措諸用者或違其道是以乍合乍離若隱若現而莫之存其存焉者亦時操時舍而莫之養此天人之所由判也夫存亡之幾亦決於畏與肆之間而已君子知天所以與我者無一物之不備故其所以事天者無一事之不至其體諸心則仁義禮智之德無須臾之敢離也其措諸事則日用倫常之理無毫髮之敢差也蓋一息之間而天命有所不行矣一事之謬而天心有所不合矣所爭在微末之間而其界極夫人禽之判則危之甚者也况夫明命之赫然

者極諸出王游衍而無不存而物欲之紛如者乘諸耳目口體而無不至是非欽崇天道而祇畏以守之則夫滅裂桎亡之端有不可以擢髮計者君子存之所以終日戰懼而順承夫天也庶民去之是以無所忌憚而自絕夫天也夫天命存亡之際係夫人心之畏與肆者如此而彼昏不知知其當然而故悖之知其不可而故安之甚者縱其情桎其性反覆沈溺以自陷於禽獸之歸夫非與於不仁之甚者哉仲嶽之志於道有年矣其智足以知其勇足以行願自檢身心恐恐然若有所甚畏者因以子畏字焉此其視天命之重爲何如吾見其幾乎道也雖然君子之於天道匪曰畏之已也畏之斯保之矣是故當其靜不可

不存也物欲之誘其來無端若禦寇然必峻其防而後可以固
吾圍嚴其所以守之者而已矣其動不可不察也念慮之萌其
幾甚微若伏弩然必審其機而後可以至於穀慎其所以發之
者而已矣至於視聽言動之間酬錯起居之際自眾人視之則
日用之常也至君子出之則天命之精也維天之命無往而不
存故君子之心無時而不畏畏之深斯保之至凜凜焉若春冰
之涉也慄慄焉若深淵之臨也養之以至中而履之以至順守
之以不貳而體之以不息以此立命卽以此事天斯聖學之所
以成始而成終也夫茲之說余與仲嶽講之熟矣勉而循之終
其身無敢懈焉則仲嶽之所以自全其天者豈少哉周頌之詩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吾是以決仲嶽之幾於道也夫以畏而
失之者鮮矣

勉學者說

歲甲辰集同人講學某里既久矣課以所學會不加益焉問發策問諸生所以爲心病者既各條陳其端而悉示以克治抉除之方猶慮其克己之不勇也爰復爲之說以曉之

人之有身也耳目口體無不備而心爲之君人之有心也虛靈知覺無不達而理爲之宰是其全體大用莫非天命之存而不容有一疵之或累焉者是故善學者以性閑情以理制欲而一切聲色貨利之緣放僻邪侈之端舉不使有一毫雜乎其間所以天理益明道心益長卒馴至於聖賢之域而無難其有不然而心失其君理失其宰轉使物欲之私得以攻其外而主其

丙則人欲熾而天理滅而其去禽獸也不遠矣諸君相與講學於此亦既有日而學不加進志不加銳其所以受病之故諸君既自知之而悉陳之矣其將甘心迷溺於此以喪其生乎抑亦果有所不安於心而欲勉圖一奮也夫受其病而不自知者愚也知其病而不求所以治之者惑也欲治其病而逡巡退縮不能自奮則有終喪其生而已矣今諸君所受之病豈其微哉然而每悠忽焉而不能痛絕者則猶未真知其害之至此極也使知其然將有不能以一日安者諸君試自省焉使我學不進而業無成者誰乎使我虧廉而喪恥辱身而賤行者誰乎使我殞家聲辱父母貽名教之玷而趨禽獸之路者誰乎將欲爲善而

阻我使不得行不欲爲不肖而誘我使必至者誰乎皆此數端者階之厲也是數者日橫行於方寸之中蠹吾心戕吾性剝吾膚噬吾膾其所以桎梏我而戕賊我者亦已酷矣而我顧優容焉寬假焉傾其身以承奉焉幾瀕於死而不之悔豈不可哀也哉今夫人有室而賊據焉家有財而盜擄焉國有君而強臣篡焉雖頑豎懦夫婦人孺子未有不切齒憾而欲寢皮報者誠憤其爲禍之烈也夫私欲之中人亦豈異於是哉心也者吾安宅也而欲據焉性也者吾寶藏也而欲擄焉命也者吾天君也而欲篡焉其始乘吾隙以攻乎外其繼憑其勢以據乎中雖三家之竊魯六卿之分晉操莽之篡漢未有若斯之虐者也然則是

數端者吾亂賊也吾寇讐也坐視亂賊寇讐之橫於前而曾莫之憤且暱就焉是豈猶有人心者哉冀諸君相與嚴辨而痛懲之一私之起必察焉如疾痛之切吾身而必絕其萌也一物之誘必屏焉如鳩毒之入吾口而必謹其防也夫如是則其攻之未有不力除之未有不盡者矣攻之既力則彼物欲之紛如者乃無地以自容除之務盡則此天理之粹然者乃純一而不雜夫是以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聖學之成可計日而待也不然將終其身迷溺於卑污苟賤之中以瀆其防以墮其守以辱及其先人而貽羞於後代其禍有不可勝窮者夫聖狂無中立理欲不並存出茲入彼惟所適從人禽之界幾微之辨也諸君其

亦慎之哉

卷之三十一

審日

顏擴安種花說

顏子擴安端謹有志操而性嗜花草歲甲辰余集同志講學某里擴安與焉其所居窗几戶牖置蘭菊恆滿余以其寓意閒雅亦不之禁也其明年假館吾叔父之舍既心重其爲人又雅與同癖輒相與闢後圃廢地躬自芟刈累土以爲牆輦甃以爲臺採蘭蕙梅菊及諸草木之可說者種藝其閒培溉愛護日汲汲不遑久之芳草馥郁奇卉繽紛有可觀者余過之嘉其寄懷之潔而病其用心之左也則語之曰子之役智於是圃也亦勤矣其將以是爲性情之資歟抑姑藉是以娛吾目也夫草木之產於山谷順天之時資地之利以生以長以滋榮蕃殖其閒皆適

其性之自然而不資人力之助子顧汲汲假人事佐焉辨物性
別土宜以殖之慮其土之瘠而資或不厚也則爲沃糞汁時灌
溉以培之慮夫物之踐而生或不遂也則爲環磬石編藩籬以
衛之慮其卉之繁而精意或不凝也則爲刪繁枝剪旁葩以達
之其蕃而茂也則欣然喜其萎而瘁也則皇然憂子之屬意也
良切操術也良精而所以愛護之者良已至矣抑不知吾子所
宜保護愛惜其重且亟乃有什伯千萬於此者毋乃未之思歟
夫子之身與心則非獨一草一木之重也身與心之爲用則非
獨一草一木之資也是二者孰重孰輕孰大孰小雖童昏猶能
辨之吾子之明豈不逮此顧弗察焉爾誠以是反求諸身庶幾

其有當焉而其爲道又豈俟他求乎哉第取所以惜花木之意以惜吾身移所以養花木之術以養吾心焉而已足矣且以子之身譬之其賦於性而仁義禮智之德具焉則吾根莖之存也其見於情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著焉則吾萌芽之發也其達於用而孝弟忠信五常百行之道施焉則吾華之茂而實之成也知吾性之爲貴而日加存養涵濡之功務使天理之渾然者完全深固而無或稍累則其培植灌溉之道也知吾情之必閑而日致省察克治之力必使道心常爲人心之主而謹幾微誠好惡以實之一切客感雜念之屬不得參則其刪薙剪除之術也於是乎擴而充之舉而措之凡所爲暢於四支發於事

業者悉有以盡夫道德經綸之蘊而極其光輝發越之盛俾世
之覲吾範仰吾德者盎然如披光風挹霽月興猗猗葦竹之思
焉則亦其滋榮蕃暢之極焉者矣若是者其操術豈有殊哉而
輕重大小之不侔相去霄壤吾子亦嘗返觀內省而用其力焉
否乎果嘗用力於此則所以存吾心養吾性者方且日孜孜之
不遑而何暇花木之顧若初未嘗究心焉則是吾子所以愛其
身與心曾是草木之不若也草木之無資於人而愛之身心之
有資於吾而姑置焉澤已被乎庶物而養不逮於一身不已左
歟且夫歲月之於人也一往而不返義理之於心也不長則日
消不惟其消之慮而一聽諸日與月之存亡斯已殆矣况又欲

恃此區區僅存之餘試之於斤斧之戕重之以牛羊之牧萌蘖
幾何其能堪此旦旦之伐邪吾見子之花木日榮而子之生理
日悴也抑吾聞之召公之戒其君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夫志
之藏於心者微矣而苟有所係累於物則枯亡隨之况乎聲色
貨利之環吾前者且迭出而不窮也嗚呼危哉其足以奪吾志
而喪之者獨此瓶花缶草之爲累乎哉精吾心以察之比其類
而推之夫安往非牛羊斤斧之場也吾子試卽吾言而反求焉
以吾前所云者爲剝膚之患以吾後所云者爲覆車之鑒則於
存心養性之道庶將得之不然吾懼子之蠹其心而戕其性者
且日引而月長也有終隨草木以俱湮已耳吾於擴安有素誼

苟所當言義不容嘿故其語之切焉擴安不以余爲過也乃復書其說以贈之

習說

少時讀書養晦堂之西偏一室俛而讀仰而思思有弗得輒起繞室以旋室有窪徑尺浸淫日廣每履之足若躓焉既久而遂安之一日先君子來室中坐語久之顧而笑曰一室之不治何家國天下之爲顧謂童子取土平之嗣復起旋履其迹蹠然以驚如土忽隆起者俯視地坦然則既平矣已而復然又久而後安之於是作而歎曰習之中人甚哉足之利平地而不與窪適也及其既久則窪者若平不待目與地屬心與足謀而自適其適至使反而卽乎其故則反室焉趙趙而不甯豈非性隨習易以失其故趨哉上之布令戾於民者始若有所甚苦久乃相與

安之及其又久視聽移而心志以淫且視爲固然而不之怪是故君子務平其政誠慎其所以道之也昔者先王謹庠序之教使士興於學修五禮敦六行使民勸於義所以範其心思耳目手足百體使習於動作威儀進退俯仰之容其法至備凡以道之使復其性而已及其漸摩久而禮俗成則民之赴義如飢渴之於飲食不必勸而後趨見邪說淫辭之咻吾前而疾去之如避蛇蠍不待禁而自絕此先王治天下之大法所以納民軌物而建久安長治之規也自王迹熄而百度廢治教之經不正而邪慝興於是民志蕩然始如隄防之決汎濫橫流而莫知所止於斯時也殊方不道之教又闖然入吾國而潛煽之其窺測象

數之精既足以聳賢智者之聽而功利夸詐之說又足炫亂愚不肖之耳目而蠱其志浸淫不已與之俱化雖欲使反而卽乎其故而固不可得此尤古今亂轍之較然者也然且不爲之憂夫惡知所終極哉吾懼夫足之與窪適也故著其說於篇

菁莪精舍策問

問學者欲期進於成德之域則親師尙矣子輿子厯舉古昔聖賢之所詣而推述之乃所願則學孔子雖聖如夷惠猶弗及焉其所以審擇而去取之者亦嚴矣及其論百世之師乃獨舉夷惠而不及孔子何邪豈其所以期諸己者必以孔子爲歸而所以詔諸人者顧當以夷惠爲法歟是何其言之異也夫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不免爲下今將不必師夷與惠者邪則孟子所以推重之如彼將遂師其清且和者邪則隘與不恭之請又非君子所宜由也學者宜何擇焉諸君子尙明辨之勿略勿泛

問學者欲求輔仁之益則取友急矣魯論載取友之道特詳而首篇獨舉友不如己爲戒斯言審矣顧或者謂彼不如己者吾弗友焉其有志於學者將安所得勝已而友之邪且我旣以人之不如己也而戒之彼勝已者亦安必其不以我之不如而拒之也然則夫子之言毋亦不必盡然者歟子夏子張皆所謂有聖人之一體者而其論交也二端異焉其曰可者與不可者拒云者似猶守夫子友不如己之戒而子張譏之何邪其曰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云者亦似與汎愛親仁之旨相類而後世之論者亦或不以爲是也夫二子之說果孰當於聖人之意而學者欲爲擇交計當何道之從乎願諸君子加條析焉

東臺山讌遊記

咸豐六年冬觀察朱公以督治團防按臨湘鄉湘人士先後來謁王人樹司馬置酒爲會觴觀察於朝真閣閣側有樓俯臨漣水望東臺之勝壘如列屏觀察願謂客曰此吾嚮者演武之地也客尙有意從吾遊乎皆對曰諾於是蔣薌泉太守備酒肴挈壺榼戒從者先往治具諸客從觀察後浮艇渡江循山麓曲折逶迤以躡東臺之巔憩所謂魁星閣者曩時賊逼會城觀察方令吾邑募鄉勇治防堵予與羅羅山諸君時從觀察躍馬茲山之上揚鞭顧盼意氣偉然今幾日耳逆焰張於東南而羅山殉節武昌不可復見追尋往蹟相嚮愴然東望洪都北瞻鄂渚烽

煙四塞抑未知肅清之何日 國威未振使吾民久困豺狼之
吻此仁人義士所痛憤者也因相與悼歎久之薌泉列席鳳凰
寺肅觀察以次就座酒半酣劉蓉起諭於眾曰人才以鼓舞而
奮以厯練而成今天下懍懍懷多難之懼而 國家有乏才之
憂論者或委諸氣數之適然不知皆吏治不修之故也觀察之
泣吾湘禮重賢俊鉏治姦宄蠲無藝之征以蘇窮困又簡勇悍
義俠之民束伍而訓練之今吾邑之起書生任將帥翹然著勳
績於天下者大都觀察嚮日所賓禮之士其以驍銳雄桀居偏
裨號健將者大都觀察所簡練之卒由是吾邑號稱多才談者
嘖嘖謂非他郡所及以吾觀之亦由鼓勵激勸之得其道耳天

下豈乏材傑然求之不由其道則魁奇自負之士伏巖穴而不
出桀驚者噤不得用或反鼓其智力作不靖於鄉閭洪楊諸逆
之倡亂粵西其始不過數十百人而所在嘯聚先後殆逾百萬
蟻附麋集從亂如歸豈其性固殊哉有以義倡之者則鬱而爲
干城之選無以率之則去而爲寇盜之魁此理勢之固然而吾
邑獨以義著斯則所遭或幸或不幸也長郡所屬十二州縣無
不遭蹂躪者獨吾邑晏然無恙桑麻不擾宵柝無驚家誦而戶
絃熙來而穰往夫誰之力皆觀察之賜也然則予與諸君子幸
得以暇讌集於此可不思所自來耶觀察以勞績洊升監司將
益廣其施於吾楚而予與鐵橋雲浦人樹薌泉皆嘗從事戎行

雖以親老暫休於家然義與賊不兩立異時馳驅戎馬跋涉關
河南北東西未知所屆欲復爲今日之會豈可得哉爰記以文
鑿諸寺壁以紀茲游之勝而慶湘人之遇亦以風曉在位俾知
爲治之要在獎掖人材扶導善氣以消弭禍亂而備 國家之
用舉觀察所以治吾湘者爲後世法嗚呼後之人推察時變以
吏治之興廢驗世運之盛衰其不能無感於予言也夫觀察名
孫詒江西清江人從遊者湘潭曹光詔識山嘗佐觀察治吾邑
羅信南雲浦朱宗程鐵橋王勳人樹蔣益澧薌泉魏萬傑漣西
舒錦臨風左茂萼雲圖李續寬北岡傅家錦製綺譚聲先孚庵
與予十有一人皆湘之士也并書之俾後有考焉

東臺山讌遊後記

東臺讌集之後三日捷書至自武昌胡詠芝中丞李迪庵方伯會師攻克鄂城江漢底定又數日勵興治剷蘄黃追賊及於潯陽軍聲大振於是迪庵之兄北岡上舍載酒延觀察朱公太守唐公復爲東臺之遊湘士景從鞭馬先後窺深壑履崇崗倚杖嘯譟極目於雲煙寥廓之外歲且殘矣白霧漫空風簌簌起林莽閒微雨隨至欲往觀鳳臺石不可得迺相與退休鳳凰寺酒肴旣備賓主盡歡舉杯勸酬欣然竟日慶鄂民之乍脫水火而冀東南有戡定之期也然鄂城至是三復矣賊薄城下往往守不逾月甚者未及旬而遽陷及我師聚而進攻則恆閱歲累時

竭智力摧精銳艱辛百戰而後克之復之艱而失之易其故何歟戰守本當兼籌而吏治之與將略恆相表裏邇歲守土者以文法相承而不知有禦侮之策治軍者以掃除爲亟而不暇爲善後之圖權苦於太分而患生於無備由是百戰所爭之土地不旋踵而失之循是轍而不改鄂民其無來蘇之望乎世之論者皆曰鄂民好亂故數淪於賊非痛加翦刈不可爲治夫好亂者抑豈其本情哉彼見夫守土者不爲吾民策久遠無所恃以爲安又值流離顛沛之後不加矜恤而但繩以一切之法是以情常渙而志易搖或相煽誘則無所顧戀而輕去其鄉推其本心亦迫於救死而然耳今使治鄂者擇形勢險要之區列重鎮

以固吾圉而內治團練以佐之爲之吏者又日夜撫摩吾民而與相親附則焉有不奉吾法而共爲保衛身家之計者人情必有所甚利然後蹈大害而不顧必有所不忍於心然後相勸於義而不敢萌攜貳之思彼民之愚其自計也審矣勢可以圖全誠足以相結夫誰肯以父母妻子所倚賴之身自納於畔亂之誅而不之卹乎今賊方內亂莫適爲主其勢不可復合則豕突狼竄而流寇之勢成流寇之勢成則郡邑之受禍益烈故惟列鎮治團練二者爲地方無窮計也列鎮之要在選將非智勇兼資者難與圖功治團之要在擇吏非得練達愷弟真有父母斯民之心者不可以有成不任法而任人不專責官吏而兼委鄉

人士君子非今日圖治之要術乎世之君子得吾說而存之由前之論可以銷禍於未萌由今之說可知弭亂於既成者抑不徒恃戰功之偉也修吏治以結人心蓋國家培植根本之長計吾故著而錄之以諭當世並奉以告中丞胡公或不河漢予言也乎太守繼觀察宰吾湘三年矣令行而不擾法立而不苛閭里安之惜乎其將去而不得久於斯土也并記之以詔來者是日從遊者劉象恆月槎蔡中鑠荷亭康景暉斗山楊昌濬石泉成傳道衍吾邵陽劉文煌星閣亦與焉前遊十二人者咸在不復書

游君山記

予嘗東涉洞庭孤艇浮空隨波蕩漾舉首四望以爲上穹覆幬之下惟水窟焉不知此身之忽在何鄉也風濤旣寂波遠鏡平湖光際天曠若無外獨君山遙躡湖心如巨人身沒洪濤而聳其髻其不至汨以沈特幸焉耳其後數往過之則君山屹立如故咸豐四年賊犯岳州予從侍郎曾公率舟師禦之湖上泊南津港者累月晨夕望君山煙靄若近在眉睫閒顧羈牽不得往及賊遁又亟謀引軍追襲益不暇游觀之樂矣比歲備官秦蜀周覽形勝獨時時念君山聳峙湖中厯萬千年幸不爲風濤漂沒其雄特堅挺峭立無助實負殊絕之姿非若峩峩秦華諸峯

層累以成高大雖上逼霄漢要無孤危之懼此真海內偉觀惜乎予不及往窮其勝爲可憾也今年罷官秦中浮襄漢泝江而南將復道洞庭乃馳函招郭君伯琛吳君南屏羅君念生同往觀焉當其泛舟浩渺與天無際若不知世有是山及其深入陵谷引睇裊裊又若不知湖之爲廣波瀾之爲壯者蓋是山邱壑阻深迴環隱蔽奄有重湖之勝若巨賈富蓄萬有入其室則虛然及夫登樓俯仰澎湃洶湧雷駭雲譎恢詭萬狀惟所吐納而無求不得然則予之向也特以孤挺峭立爲奇惡知其奧衍闔深涵濬淵廣如是之雄且富也士之抱負非常獨立不懼固不屑求知於世世亦忽之以謂孤介絕俗莫窺其際夫孰知神明

之蘊於中者不可以方所求哉語曰登五嶽而後知山浮海澳而後知水世之君子囿於見聞之陋不求瓌璋之觀卽遇豪傑偉人固將交臂失之顧以耳目不接之故輕量天下而睥睨之曰世無其人不亦重可慨哉是遊也實治曠遠之懷又自愧夙昔之隘且陋不慊吾志多類於此故爲之記鑿諸九江樓壁以諭後人將有同予此慨者至於遊事始末則念生之說詳矣伯琛南屏又各賦詩以紀其勝余皆不復述也

遂初園記

余治秦之二年以病乞歸命子鴻業卽宅後築室以待又二年始還山而居焉旣復增營軒館稍葺亭臺以侈其勝而署之曰遂初園或謂予曰君之名此園也將取劉歆遂初賦之意而云然者歟曰非也歆之賦遂初也失職怏怏不自得其詞若以自廣而意則懟焉蓋沈酣利祿之途溺焉而不知返者也歆以宗支官侍從又承家學以經術自名卒黨葬以殞其身世皆嘗之而何取夫其言然則於義何居乎曰君子之學也將博求古人之道而躬踐之其有得焉則樂以終身而不知其他其仕也將推己之至足者以及於人使天下安其利其不得焉則退以藏

吾用不欲枉道以殉也吾不敢信吾學之成質焉以仕而莫行
吾志故思返吾初以求其所不足者而自奮焉質質焉據崇高
之位而莫舉其職持祿苟榮多行可愧闕然而自得者君子之
羞也然則世之君子非歟曰是其志之未盡行而思有待也被
遇深而義不可以苟去循循焉爲衆人之爲求寡過以永聲譽
君子蓋傷其志又以謂賢於世之冒利希榮者未可以厚非也
雖然吾有懼焉懼乎後世以古人之道責之而無以自解也抑
或以今人之道恕之而愈無以自居也

玩易閣記

六經皆載道之文然詩書禮樂或出太史所采史官所記與學士大夫所輯錄獨易爲聖人載筆之言又經秦火以下筮不焚故於六經獨爲完書其言自天地陰陽名物象數以至人事之繁蹟終始無所不備何爲教之詳歟蓋伏羲氏始畫八卦以著陰陽之象而已至文王周公始繫之辭孔子又復引伸其義而人事備於下天道顯於上聖人之心於是大著然而後之學者或誦其詞而迷其旨溺其流而不識其精何哉聖人以憂患之心作之後世以淺易故常之心讀之宜乎日用而不知矣昔者文王幽拘羑里周公徂東以避流言皆際人倫之奇變然所以

處之無不由當時義之宜孔子栖栖卒老於行而被讒於魯受
戾於陳蔡艱難困蹇之途殆非人世所嘗遭者彼三君子皆躬
聖者之資又備歷屯邅如此則推人事之變遷禍福之倚伏以
究天運循環陰陽消長往復迭勝之機其道萬變而不可窮靡
不假易以發之故其詞艱危怵惕雖蹈常履順於時大亨而動
色致戒若深懼後世之迷焉者彼卦爻所值之時之位皆聖人
所躬踐而憂勤惕厲以出之故不覺言之深切而痛至也後人
資或凡近又未嘗身更其故卽其由之終身而不知其道者多
矣顧欲窺測爻象役志冥求以達聖人之微旨豈不遠哉予於
此有默契焉故閣於居之北陳象與辭而熟玩之當其觀變於

陰陽也遠而六合天地萬物之情近則一身動靜語默之節其
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其類由家國而達之天下無鉅不賅無
微不入卽後世更億千年事變萬歧而莫之或外何其深且博
也道所爲彌綸天地無間於顯微者乎及審卦爻之位以求時
義之宜常變險易各有攸當雖吉凶悔吝之從其類厥歸萬殊
然其爲道求諸己而無望於人貞吾之常以聽天之自至何其
約而盡也君子所以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者乎雖然吾觀
古人所以處困而享履險如夷者莫不以剛健之德勝之至於
禍福利害或有所不遑恤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守吾貞而吉
焉道之所以行也卽其凶焉固未嘗懷幸免之心惟義之安而

無所於悔故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老子
惟不知此是以有專氣致柔之說揚雄氏惟不知此是以有遜
於不虞永保天命之言况其又下者乎嗟乎聖人憂世之心如
此其切也垂訓以詔來者如此其反復而曲至也後世踐窮亨
之途者不思貞吾德以勝之窺時俯仰懦縮詭隨以僥倖一時
之遇豈迷溺於老聃揚雄之教以汨其天乎抑利害禍福之見
深中於人心之隱微則蹈其幾者不謀而自合乎陽德之於人
微矣柔道之牽往往從而痼之此從古人心變遷之常然惡知
蔽陷沈淪之極而不知反也於康聖人則既往矣憂勤之思更
千世猶將不釋予於易見其心焉書於閣所以誌吾慨而著聖

人爲慮之遠也

釋禮堂記

物生而後有倫倫立而後有法法修而後有教詩書禮樂皆聖人因倫物之粲殊立法度以垂教者也予讀儀禮郊廟邦國之大居處服食之微鬼神祭祀之幽莫不明著等威彰示節文使各有所遵循而不踰其矩以是知聖王綱紀天下所以範民心思耳目而納之軌物意義深矣士之生其時者有動作威儀之則以閑其外有道德仁義之訓以養其中其君子被服雍容敬慎以成其德其小人亦謹守法度而恥納於邪故成康之治稱爲至盛則禮教之浸淫於人心積久以成風俗豈一朝夕之故歟東周以降上多失德之君下無名世之佐人紀紊而禮意寢

微然其時朝聘會同以及戰陳干戈之際猶必誦說先王陳典禮以決得失勝負之數至於執玉高卑俯仰之容或愆其度君子猶以觀德厚薄而休咎之徵亦果應之則知聖王所以定志凝命養人心之和平至五六百年之後敬怠斂肆尙警動於不自覺傳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何其神也漢承秦燔書之後禮經殘缺諸儒掇拾煨燼存什一於千百微言幾於絕矣雖有願治之主慨然復古之思然文獻無徵抑無以備制作之德卽其勦襲前聞緣飾經術亦數陳而義失末合而本離唐宋以來得失之數略可覩矣由是政治隆替特隨世運推移遞升遞降無與維持於不敝者治術所以趨於苟簡

民俗所以卽於澆漓曾不百年盛衰異視亦理勢之必然者歟昔之君子蓋有憂之網羅舊文列爲經傳以著古昔哲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將以儀型四方綱維萬事後有王者取而讀之由幹以達枝窮源而竟委則古人所以制治保邦化民成俗之意可坐而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盛治可端拱而致也卽或聖伏神徂曠絕千祀然日月經天江河緯地乾坤未毀固將百世俟之子生也晚不及躬與斯文之盛少承庭訓篤好禮書遭時多艱濫竊祿位馳驅鞅掌不遑安居然抱此區區未嘗一日或釋近獲歸休竊窺墜緒迢迢千古獨契予懷於是始作釋禮之堂取周官儀禮經傳及杜君卿氏之通典江慎修氏之禮書

綱目秦蕙田氏之五禮通考陳諸几案朝夕紬繹而詠歌之上
窺往聖制作之原下較百代修廢之迹奧旨宏綱曠然心會以
爲善讀者抉其精微綜其條貫則以進退百王權衡萬變而莫
淆予鑒卽後世事變紛歧文質異尙因革損益不主故常然大
綱之昭垂莫易曠百世而可知也世有魁儒碩德篤學嗜古欲
崇德而廣業必於此會其歸新學小生詳其品節服而習之優
游矩矱之途淪浹肌膚之會亦將由之以弗畔焉余之樂此而
不厭也舍此欲奚適乎當春融和萬景畢會天穹然其上地隴
然其下山川草木鳥獸森殖蕃滋其文粲然其序秩然於以仰
思聖王肇修人紀經世宰物之意先民有作庶幾旦暮遇之至

若較馬鄭之異同探名物之繁賾嗜奇綴瑣以資證附則近世
小儒有好之者非予志之所存也

修篁寮記

修篁寮者鳧翁避暑之所也地在迎薰館後廣不逾尋修竹千
挺仰騫雲際蒼翠環合寮承其陰負壁而廠其中翼以修廊旁
植荷蓼每風自東南來摩柯夏空琮琤送響綠陰入袂蟬吟在
梢客之遊者灑然如梯層巖坐石室而浴清冷之淵觴詠既畢
引睇裴裒意戀戀如不欲去也夕陽西墜皎月在林樛枝翳空
寒光穿幕大若覆盂纖如絡珠輪影乍移倏忽殊狀萬籟坐寂
境悄神淒漏垂盡而猶不欲歸蓋山川景物與時俱長而身其
境者不可得而常也迎涼畏暑世則有同情矣竹月之輝無往
而不逢焉然非得於靜者莫會其趣也會其趣者寓物而不移

等涼燠於一視履萬變而不滯其天故寮有時而圯竹有時而
蠲至其心之瑩然者不隨物以俱湮也世之同此趣者希矣茲
子之所欲記也

迎薰館記

遂初園負西而面東晨賓初旭晚入斜陽逮夏則蹙蹙不安其居乃卽園之北闢地築室種蕉竹以引南風而榜曰迎薰之館昔者舜之操五絃而歌南風也謂將以解吾民之愠蓋聖人心乎民物而思利賴之無時而不寓焉天地之大也固以利物爲心然非爲之巖寒酷暑無以成歲功欲利民而或爲民病道固有時而相戾歟聖人者爲制宮室以居寒熱使背幽而嚮明因地之利以承天之時惴惴慮一夫或失其所仁者之量所以俸夫天地亦其利之及物者溥歟予之營斯館也非能有利於天下而特侈其名豈思有及於人哉亦求慊吾意而已雖然事不

禮記卷之十一
三
慊諸己而能有及於人古未之聞也然則解慍之歌特援琴以
寫其思安必志之果酬乎道在己而推焉蓋無施而不可至其
繫乎天者雖舜之聖而不敢必也居是室者操絃以引薰風亦
求其推所欲以同民之志焉而可也

天游臺記

登泰華而嘯浮滄溟而遨此宇內之偉觀人生之壯游也雖然
吾見陟嶽者裹糧晨征捫蘿葛棘手足窮日之力僅乃得至及
其快乎一覽塵鬱乍舒而雲窟風巢悄然不可終日果可以爲
適乎航海者則有舟楫之安而無其勞矣波恬日麗穹碧澄瑩
俯仰浩歌與之無際已而颶風叅起駭浪掀天舟其中者往往
震悚心魄倉皇失圖樂未極也憂又繼之果可以爲適乎天下
之盛美不可以久居也大愉之後必有大戚從之故凡侈游觀
之奇窮高廣以爲量者非吾心之所自適則非其游之至也予
居遂初園之南有臺焉始蓋累土所爲因而崇之遂亭其上俯

臨陂池遠覽煙巒雲壑之勝子日游焉以爲大適署曰天游之
臺蓋君子所以自處患其不高所以居心病其不廣高矣廣矣
雖極天下超曠閎恢奇詭偉麗之觀無以尙之至其寓於境者
無適而不得也山樵牧豎日躡雲嶽嵯峨之巔畢世窮年而莫
知其所由適漁父賈胡往來湖海魚龍之窟如其家然及問其
所以自得者亦莫能狀也彼豈不游夫高廣之途而漠然若此
爲其無蘊於中而莫之與會也使魁傑偉人快意一遇必且爲
之心豁神愉如釋微纒而翔雲霄之表豈若彼質質者然哉雖
然彼猶有待而然也無待而然者身居環堵之宮心游六合之
外雖天地之大古今之變會不芥蒂於中奚俟馳觀物外以侈

其趣乎予之遊斯臺也不泰華而高不滄溟而廣有其適矣而無其勞有其樂矣而忘其憂澄鑒萬彙牢籠百態而物莫與之爭者其斯爲游之至者乎斯爲絕塵宇而游方域之外者乎莊生有云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彼所謂至人無己而造物者徒也微斯人吾誰與歸也

養晦堂文集卷二

湘鄉劉蓉霞仙著

序 書後 題跋

羅仲嶽人極衍義序

道之在天下其原出於天命於穆之誠而分著於品物流形之際其體具於人生性分之內而用達於酬錯萬變之餘蓋自陰陽交運品彙散殊而太極之在天地者已莫不備於吾人之身而無復彼此之閒惟人能體諸身而實有之則日用之閒動靜周流體用昭著而所謂太極者無適而不得其合焉此人道之所以配天而古之聖人所以建中立極本天德以行王道明學

術以修治法靡不一以貫之者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皆所謂躬凝此道而立人極之準者也易書詩禮樂春秋四子之言皆所以闡明此道而揭人極之歸者也易之爲書至矣備矣濂溪周子又復括其精意建圖屬書以發明之於是陰陽變化之故天人性命之微聖凡修悖之要又益精切著明讀者誠卽是以盡吾心焉則夫太極之全體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然自是而後不數百年迄於有明學者寢失其旨其曰性曰命曰太極者往往淪於空虛元妙之歸而無預於人生日用之故後之矯其失者又欲一切置之而但以博學行己爲訓則又未免滯於形器事爲之末而不達夫天命降衷之原二者旣各倚於一

偏而於學術精微之蘊政治教化之本亦往往不能究極端委而深求其所以然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人極之所以不立也吾友羅君仲嶽誦太極通書之言而得其旨要病夫世之言者徒駕其說於恫恍不可窮詰之域不知卽吾身所固有者求之也爰本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立人極之意推衍以盡其義上自天命之原而下達於人事之著觸類引伸反覆周盡以明凡人日用酬錯之間卽事卽物莫不有所謂太極者存至究其所以修德凝道之實則必以主敬工夫爲之準焉其宏綱要領雖不出於先儒之所嘗言而要其旨趣殆有非明季諸儒所能及者其亦異乎世之苟於著書者矣仲嶽生僻壤處

約食貧未嘗有先達者爲之倡而獨能尋濂洛關閩之旨篤信
謹守卓然有以自立而不疑蓋古所謂豪傑之士者今年始四
十而所著述已章章可表見如此使充其年力益加涵養體驗
之功以進於盡人合天之詣則由是以幾聖賢之闔域豈有量
哉余不敏嘗謬隨仲嶽後與聞古聖賢所以事天立命之說而
智不足以燭理勇不足以衛道實懍懍惟暴棄是憂三復仲嶽
之言而重有慨焉計自茲以往當益黽勉於克己私復天理之
訓而敬以持之庶幾無悖於天之所以與我者而歲月如流鑽
仰方始未知異日者克副斯言否也今序仲嶽書心滋愧矣

孟子文選序

孟子之書傳於天下也久矣唐韓愈氏宋蘇洵氏最先好之然蘇氏之好好其文焉耳韓氏之好好其文兼好其道顧觀所論著或有與聖賢背而馳者殆猶未免夫文士之習者也自周程諸子出表而尊之而後孟子之文始不雜於諸子百家之說而與魯論學庸並列爲經故吾謂道之尊亦尊於明道之士而世俗文章者流不必出於信好之誠也制科取士久矣自天子而下公卿大夫以迄士庶民莫不當讀孟子之書童而習之沒則已焉不可謂非篤矣然讀其書而實能窺其道者或鮮聞焉蓋陽爲奉之而實不過假此爲富貴利達之具故誦讀雖勤心得

或尠凡經皆然不獨孟子之文爾也夫聖賢之書衣被後人自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之道莫不畢具而又當世公卿大夫之流所自出而讀其書者顧不深求其旨徒以供口耳之資顯貴之具一旦膺社稷蒼生之重何以爲治殊非 國家所以設科取士之至意也今欲使科舉之學盡矩於道不趨於浮薄不病於龐雜固莫善於孟子之文孟子之文博大而精縝密以栗其雄傑峻厲足以警闢後學之心思其悱惻淵醞足以奮發後學之志氣蓋不必以文求而已極文章之能事矣讀者循是以求之涵泳旣深必當有異而况其道之精焉者乎抑余是選非獨其文之謂亦欲使學者讀其文而因以求夫道之所在則

賢母錄後序

曩予晦跡湖湘嘗從朋舊側聞貴筑黃君子壽之賢懷之蓋十餘年比乃遇之成都果敦敏好學溫然君子人也既又獲見其尊甫琴塢先生承其緒論迺歎子壽志行堅卓得諸庭訓者爲多及讀所撰先妣左淑人事略與海內君子題贈之作又知子壽所以能堅其守以成其德其涵濡於賢母之教者爲尤至也子壽以淑人事略及各傳志銘詞都爲一編遵義鄭君爲題曰賢母錄錄中所述大都婦人食貧處約持身教家之常然行之適其宜而安於義雖賢士大夫有難能者蓋自家少微時披絮藉草屑糠爲粥與鄰婦分桃而食及其後夫顯子貴而親司烹

窺其深也雖其力學不倦又賦質特異於人然淡定堅凝方在壯歲謂非早服庭訓涵濡賢母之教而能然歟吾爲論而著之豈惟以表淑人而達子壽之志亦使吾黨承學之士知所感發而厚自植焉

贈賀角生徵士序

嗚呼民生之困至今日而極矣其患由於吏治之敝
由於士行之不修士行之不修由於學術之不正數者之患相
因造端於士而害乃及於吾民故言治於今日非明學術以敦
士行末由拯斯民之困也流寇之禍始於粵幾徧東南而漸延
於西北環九州四海黔首編氓不罹兵革之凶者蓋無幾矣其
始無良吏弭其隙以捍其災其繼抑無與恤其難者甚或虐視
遺黎之存而腹削摧殘之惟恐不至民生今日或幸免於干戈
而卒轉於溝壑者肩相望也爲之吏者顧無矜恤惻怛之思獨
安所依恃以遂其生乎故曰民生之困由於吏治之敝也吏之

初亦齊民耳或以科舉或以貲入其志行固無以異於庸流嗜
好趨尙要不越乎豐衣美食儉巧澆薄之爲一旦翹然肆於民
上苟可以快吾欲則剝削搜括以盈谿壑靡不爲矣苟可以厭
吾志則詭遇夤緣以階寵榮靡不至矣羞惡不生於心安危不
關其慮躬市井之行充然無復廉恥之色世亦習而安之無或
持清議以生其懼獨何憚而不爲故曰吏治之敝由於士行之
不修也制藝取士久矣設科之始固將游天下於詩書禮樂之
途使誦習六經四子紬繹往復體諸心而研諸慮則校其藝以
衡蘊蓄之淺深而進退之法非不善也然而世之學者以是特
利祿之階則獵其華而去其實蓋有行不齒於鄉閭而使掇文

以試有司之庭則倖而弋獲者矣降而愈下卽所謂文者抑可不學而能於是天下之士羣趨於浮詭虛誕矜速化而務苟得不恥不仁不畏不義而先王之禮教蕩然矣厥或不然則輩起而迂笑之以爲稱古訓而昧時趨非今世之所貴也故曰士行之不修由於學術之不正也然則居今日而憫民生之困吏治之敝思急起以清其源能不以敦士行明學術二者爲當務之急乎苟有能修君子之行通儒先之術傑然自遠於流俗者能不急進之以扶世教之衰乎三原有士曰賀瑞麟角生者篤學力行致嚴於去就取舍之辨其學以程朱氏爲宗精思熟講務反躬而實踐蓋秦士之魁傑余急舉之以應孝廉方正之選角

生不欲就也夫以不仕爲賢自周以前無之沮溺荷蕢之流所由見譏孔氏爲其憤世嫉俗之已甚無道焉以拯之則孤貞遠引而悲天命憫人窮之念不生其心於道不已隘乎角生往矣他日試於禮部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吾知其必有以自達夫一邑之廣其眾或數萬戶貧富貴賤強弱美惡之不齊而待治於一令或非智慮所能周然苟存父母斯民之心則飢飽苦樂之殊情而求得其所體諸身而無不切也秀頑良楛之不同類習俗好尙或交蔽以歧其趨而教有不行里胥社長或舞智以撓吾法而澤有不逮然苟懷哀矜惻怛之念則寬嚴威惠之殊用而悉畏其神盡吾誠而無不格也法律科條之布在令甲或紛

紘繁蹟而不可窮然苟達其意而不泥其迹則令之所及者吾
無窒焉令之所不及者益得以展吾志行以簡而無不通也讀
古人之書而師其意考先賢之成法而因時地以制其宜朝布
令則夕達於四境非若爲督撫者之層累隔闕去民遠而未由
下究也角生他日推行所學以著儒者之效於余言庶有合乎
夫居其位莫舉其職坐視民生吏治之困敝無道焉以拯之茲
吾所深愧於秦人者也特書以贈角生用志吾愧亦以正告當
世士大夫有職位者

南陽歸臥圖序

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斯言也惟伊尹傳說呂望之倫足以副之自周以降漢唐宋明二千餘年之間何其少也豈世固無其人哉有其人而無其遇有其遇矣或不必值其時雖窮達旣殊趨乎求所謂澤加於民兼善天下乃若虛懸其志有待焉而不可必得者時爲之也諸葛孔明當漢祚旣衰之後高臥南陽不求聞達所謂獨善其身者非歟及感昭烈三顧之遇翻然有興復漢室一匡天下之志艱貞堅苦垂三十年卒其所成就止於如此後人歌而弔之以謂武侯得君行政之專且久世不恆見也

然而澤獨加於一隅善不兼乎天下豈非遭時之厄雖賢者難
爲功哉予昔備藩成都數謁武侯祠廟顧瞻遺像未嘗不私憐
之或誦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言俛首潸然涕不可止蓋自
傷所值之時之不幸恐他日徒懷託國之心不克少展其志而
忽然以死如武侯者是可悲也於是屬沔陽陸君子瑜作南陽
歸臥之圖以寄遐思其後督師漢中過沔縣定軍山拜武侯墓
下旋出棧道趨郿蓋武功訪渭屯故壘過五丈原愴懷遺烈歎
其一出不返遽以身殉爲之俯仰流連謳吟竟日夫武侯於漢
忠勤至矣而天不可回後之賢者雖有武侯之才而兼其遇然
苟不值其時猶不如獨善其身之爲得也或曰聖者無時而不

可爲世方屯蹇又悲天命憫人窮之君子所必不忍棄故逆計時之未可功之難成而必曰歸臥云者非武侯之志也然則是圖也明哲知幾懷高尚之思者或心許焉而使慷慨自奇趨義若渴之士聞之將有譏其隘且果者爲書以質諸當世君子證其說焉

黃鶴齋七十壽序

予昔備藩成都思得巴蜀材傑以備國家之用崇慶黃鼎彝封時爲諸生篤實英毅訥言敏行予特器之因使參楚營軍事旋令自募卒勦松潘叛番戰比有功同治二年予承詔巡撫陝西治軍漢南遂檄彝封以從稍益其卒至三千人彝封既樸厚又能與士卒均甘苦不專其利士以此樂趨之爭爲盡力累功保至記名道按察使銜天子復推恩封其父鶴齋先生爲通奉大夫母青氏爲夫人同治六年予罷官將還湖南彝封意怏怏言親老不得歸也明年彝封擢陝安兵備道又明年以書來曰鼎所以粗知自愛不見棄於君子實承吾父之教今歲

正月五日爲吾父七十晉一壽辰而鼎羈軍事不克偕兩弟奉
觴稱慶公儻賜之序言庶慰天涯遊子之思矣乎因述封君少
赤貧無以爲養始棄儒而賈嘗遠客數千里外歲時歸省必請
父母所欲備一歲之需而後復出道光戊戌歲大歉君與青夫
人皆餓糠覈而堂上必饜肥甘不以年儉或缺其後家以小振
君爲仲氏季氏畢婚娶治產業必與己等不以身所營治或異
視也贈公夫婦旣老病君侍湯藥數年不懈益虔歿則盡禮旣
免喪而猶悲鄉黨稱焉平生坦易無機心而好急宗族鄰里之
難及彝封出卽戎事則戒以努力報國未嘗作家人顧戀之
語蓋彝封述君生平大略如此豈非古所謂庸行無奇特恢詭

之觀者哉然世所稱有高材能文之士或往往不能然彼其平
居讀書覽史傳至古人孝友睦婣任卹之行未嘗不感發稱歎
其躬行則逡巡顧卻而無能自伸或且悖之何哉無好善之誠
則義不生於心而其情不摯也君之質行非有得於詩書學問
之助乃獨持之終身厯困屢憂患而不渝其志此其至性有過
人者矣卒得賢子起膺 國家干城之寄君亦身被寵榮從容
而老壽凡世俗所歆羨以爲不可必致者皆不求而自得之詩
曰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君子保艾爾後亦言貽德後昆而
身親見之者之難得也予故樂而書之以風示君之鄉里使知
所以致此非偶然之榮彝封方率師宣力西陲馳驅戎馬他日

功成歸侍庭闈稱觴膝下其亦誦予之言與詩人所以頌君子
者歌而侑焉其可也

歐陽母某孺人六十壽序代

昔歐陽文忠公以文章志節彪炳於時當世之士尊仰之如泰山北斗至於今加敬慕焉而公之自敘乃獨推本其母魏國太夫人之所教以爲平生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論者以謂非文忠之賢固不能表揚太夫人懿德之美以信於世而傳諸後而非太夫人教養有素則文忠雖賢亦或未能卓然自樹立爲一世推重若此觀公之所自述者可以知之矣公自言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成人又日誦崇國公之遺言而訓勵之其言藹然仁厚足法後世不獨可爲歐陽氏家訓已也又言自其家少微時太夫人治以

儉約厥後公既顯達不使過焉及公以直言被黜太夫人安之
自若則公所以能勵廉隅樹志節至於遭貶黜而不悔者信乎
非偶然也當時士大夫頌太夫人之賢者至比之孟母由今觀
之豈過論哉是可爲後世撫遺孤司闡教者法矣歐陽母某孺
人故吾外舅某先生之配也外舅有隱惠不幸早世孺人撫諸
孤以儉勤世其業綜理內外井井有法度族黨稱焉孺人有丈
夫子六人既就傅具厚幣禮名宿課讀不懈又日舉外舅存時
所以教其家者而告誡之以故恂恂整飭各隨其器識有所成
就而諸生之繼起者亦彬彬焉於虜懿哉何歐陽氏之多賢母
也今以月之某日孺人登六十壽戚黨媼族咸謀所以侑觴者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某忝館甥之選知孺人令德爲詳用敢質言其實且推述歐陽氏先代太夫人之遺範足以教家而垂訓者爲孺人敬侑一觴焉諸昆季有能紹文忠公之業者乎吾知孺人所以嗣徽音揚令範者將日昌日熾而魏國太夫人不得專美於前也夫顯晦之遭係乎天而德業之修存乎人苟能自立何古今人之不相及哉然則今日所以壽孺人者不爲虛譽而歐陽氏世澤之長蓋未可量也已

羅忠節公四書義序

經義之於文體格稍卑志於古者或羞稱之然自前明設科取士迄今五百餘年士之魁傑淵博勁節孤忠磊落軒天地者未始不出其閒如歸熙甫唐應德之淵懿鬱爲一代文家之盛黃陶庵金正希輩雄奇精勁感喟遙深卓然忠義之軌常使人諷誦往復終日而不厭蓋誦其文則其人學術性情蘊蓄深淺靡不隨之以出至於言之至者往往立懦廉頑扶翼世教卽異時更設科目頗變前規而其人其文不可得而廢也吾友羅忠節公少則傑然拔起流俗不屑屑舉業希取科第後益發憤砥學以宋程朱氏爲歸立言皆根理要期於聖賢遺訓有所闡發蔚

然湖湘儒者之魁矣遭時多難奮起戎行意將枉席斯民澄清天下雖事功未竟與世長辭而志義炳然光昭日月天下莫不聞之嗣子兩明允吉旣哀錄所著人極行義西銘講義姚江學辨小學韻語諸書刊而布之茲復蒐輯四書義數十篇付之剞劂蓋多少時不甚經意之作不足覘其底蘊然時攄發胸臆吐出光芒能使理蘊軒豁洪纖畢露要於歸唐金黃之旨爲近非世俗揣摩熟爛以趨時好者所能髣髴也予爲敘述本末題諸簡首亦欲使學者知文章原本經術非雕繪纂組之能爲工而躬豪傑過人之資者吐詞俊偉洞達淵微不必規規矩矱以求尺寸之合吾鄉夙多材傑庶幾感發奮興厚植本根以希枝葉

之茂博求經術以俟時世之需豈憂繼踵而起者無其人乎不
求諸文而求諸道則淵源既別規模自遠誦斯編者追溯節概
緬想風徽可以一覽而得矣

劉氏鶴公房支譜序

昔伊川程子有言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
必須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旨哉言乎誠循是以行之則三
代之遺風不難覲也顧宗子之法自秦漢而還已廢不舉而朝
鮮世臣仕無世祿雖有知禮好古之士亦往往病其難而莫之
行焉是以氏族之眾莫相統一而人心渙然莫知所以篤親親
之誼者然則士君子苟欲爲敦本明倫收宗族厚風俗之計獨
有明譜系之一法而已譜之作所以尊祖宗齊子姓上以明尊
卑長幼之序下以聯疏戚遠邇之情俾讀者油然而起追遠報本
之意而興孝悌慈愛之思焉蓋凡古昔聖王敷教善俗之道胥

於是乎在其所係輕重爲何如哉劉氏世居江西南豐縣自爵
生公遷湘而後迄今千有餘年生齒之繁以萬計而譜牒散佚
漫無統紀誠缺典也嘉慶末族文敷先生始采父老之傳聞取
憶惘之紀錄而校訂之其用心可謂切矣顧嘗取而讀之其於
體例條制頗從簡略及取各本參互校閱則凡生卒年月類多
參差不齊者則又未知其當日所以決去取之意果何所據以
爲斷也歷年旣久故老就萎感逝者之莫追欲咨訪而無由撫
此殘編心滋慨矣今年秋族某某諸君子乃復蒐集諸本校其
異同圖其世系且就其一房之支派別爲續錄以附於後蓋視
舊本加詳焉雖於得失疏密之際未知若何然觀其敬慎詳審

始終不懈之意而知其所以成此者之不苟也嗚呼可不謂賢乎哉誠由是而推之統宗支之繁以備一族之紀則所謂尊祖宗齊子姓上以明尊卑長幼之序下以聯疏戚遠邇之情者將益明益備而不獨爲一房之觀美已也事固有等於文具而切於實用者習焉不察則若膚廓而無當苟循其文以究其實則其爲益也宏而貽謀也遠若諸君今日之舉亦可以見其端矣若夫體祖宗之心以振綿綿之緒聯子姓之屬以篤親親之恩則又推行之本勉其實而毋徒務其文夫亦存乎其人焉耳諸君子儻有意乎果推是以行之則程子所謂收宗族厚風俗者猶將重有賴焉又豈獨以是譜之成爲足幸哉以光前列以裕

後昆吾於諸君子有厚望矣於其成謹識之以俟

小衝劉氏族譜序

譜之作何昉乎自晉摯虞作族姓昭穆記隋唐因之逮宋而益重蓋自嬴秦氏罷侯置守悉更舊制其在比閭鄉黨古所爲設師長相聯屬諸法旣以寢廢而宗法壞墜世族陵夷民情渙然莫相統繫迄夫魏晉世變相仍斯民之蕩析極矣士大夫憫遷徙之不常懼氏族之或混乃相與聚宗族考世系辨昭穆蓋譜牒之事自此興焉雖古制已微宗法不復然嗣是以還諸姓之散居天下者咸知恭桑梓篤禮義守朝廷法令厯千載而不去其鄉斯譜系修明之效哉顧是舉之行非國家政令所及則或修而明或廢而混一聽其族之自爲有司者莫或過而問也不

有賢且才者出乎其閒其孰任之吾行天下所過郡國都邑名家右族大抵紀綱整飭典禮修舉而風俗習尚之端且厚亦遂異焉其非然者反是總存乎其族之人賢與不賢矣劉氏子姓繁天下居湘上者已無慮數十族大或萬人少者千計其居址僻遠聲問弗接者吾不得周知也其在同里交際相及者曰小衝劉氏小衝之先世自明成化時始來居湘上歷世未久子姓聚居者不逾千人大率務勤勞安耕鑿守先民遺風獨光南子俊肖梅兄弟傑然秀出敦詩書能文章族之人咸敬禮焉其大父某甫先生嘗詳著宗支載之譜牒迄今不三十年光南兄弟又踵成之非賢且才安能孚眾志以勦盛舉乎風教之行也無

常趨或倡自朝廷而草野化焉或修之州里而蠻貊行焉故匹夫身教之效或有時捷於爵賞之加古之以篤行化鄉里者是也君昆季尙由此勉焉體古人敷教善俗之意以勸族人率父老子弟敦禮讓講孝悌務光大先人之業挽風俗而還之隆古則於茲譜其益光矣乎夫德修於戶庭而教行於邦族其能自立世教賴之上之人苟不暇及則鄉人士君子之責矣肖梅固嘗以學講於余者試以此勵諸身諭諸父兄其不河漢余言也乎

黃田章氏族譜序

代作

歲壬辰余與章君某相見縣城旣又旅試省門數相晤語愛其
恂恂謹飭雅異俗流因就叩其家室知爲宋相郇公之裔蓋公
本閩人致仕後卜居吾楚其子姓散居善化湘潭間與吾邑黃
田之族支派相衍其祠墓遺蹟載在郡志可考也嗣余以翰林
繫朝籍遂不復見今年春章君郵書走京師以族譜告成乞予
一言弁諸首簡予惟郇公當宋寶元康定慶厯間躋位宰輔先
後七八年其時西夏用兵軍書旁午而契丹陰懷窺伺有渝盟
南侵之志同朝名臣若杜范韓富諸公或決策廟堂或效力戎
馬靡弗竭忠盡慮奮不顧身以赴國家之難而郇公位平章典

樞密獨寂寂無所建白一似優於德而絀於才者然當韓范更
定法制之際推誠相與不爲異同迨諸公以蒙讒出政府而郇
公亦遂辭職以去則其賢蓋可知矣史稱公當莊獻臨朝不與
內侍交語實以清忠爲仁宗所褒歎及在中書畏遠名勢嫻族
親黨悉裁抑不使倖進其始終大節卓卓可誦夫豈無本而致
然者士大夫搢笏朝端必能輕勢位顧名義絕攀援阿比之私
而後能傑然有以自立若郇公之秉義不阿豈非當官有職位
所當奉爲法守者哉宜其後裔熾昌繁衍代有達人厯今七八
百年而世澤之延未艾也今章君與其族某某篤念前徽慨然
以敬宗收族爲事譜牒之修益備以詳可謂能繼前人之志者

矣吾聞章氏子弟多材俊英傑蔚起彬彬有文學可觀章君儻能修禮教明經術誘後進而擴其器識推述郇公之志事使之知所效法裕經綸之蘊以備國家之用則於茲譜其益光矣乎予方繫官於朝去桑梓十餘歲其後進之秀者吾不及見之矣如有能繼郇公而起者告以吾說其必不吾非焉章君尙以余意勉進之哉

書陳懿叔贈言後

戊申秋余與筠仙會長沙同寓止彌月每更闌茗熟縱談天下論古今人物筠仙舉所見當世賢豪君子上自名公卿下逮巖穴韋布之士屈指以十數已謂余曰江右有二陳懿叔廣勇恢奇磊落古豪傑士也爲學淵博無涯涘而閩中肆外議論英發不肯後古人又甚達世務往余遇之江夏甚投契焉惜不令吾子見之已又出其贈別詩古文見示意固偉之然余聞懿叔說春秋廢三傳黜胡氏諸家獨契聖心千載之上廣勇論易不甚取程朱傳義而自以爲窺義文周孔之奧則意不能無疑焉旣而筠仙別余去湘潭一日以書來曰向所稱二陳今至矣甚欲

一見君君如遂來則及見之也余聞而馳往會焉主賓相見一揖而外不數語廣勇起謂余曰筠仙稱君云云某兄弟亦自命一時豪傑今日之會不偶然也請捐常譚各道所蘊蓄顧侍者移榻就客座抵掌劇談凡學術異同治道醇雜古聖賢所詣大小淺深靡不論論頗合者什二三而所不契者顧居六七蓋廣勇自言學宗孟子兼取宋以後周程張邵朱陸王八子之長而余以謂濂洛關閩實行洙泗之傳若子靜伯安竊禪旨亂儒宗不當在五子列其談經喜自闢門戶雜取漢宋兩家之學而參以己意而余以謂諸經經宋儒論定後奧旨微言粲然著矣不當好新奇逞臆說有所更定其論儒術主於適用所貴歷諸艱

綜萬變通物類情以濟天下之務而余以謂學固所以適用然必其體立而後用行自非義精理得動中倫類而欲以泛然無主之胸試諸萬變紛紜之會未有不喪其所守者凡諸議論不合類如此廣勇嘗病予寄程朱矮簷執方隅之見以圍天下其道已隘余亦每誚廣勇舍安宅以翔於寥廓之宇自謂據干仞覽八方而訖不得一席之地以安其身其終無以自託則將喪所憑依而顛躓以敗豈若寄矮簷者尙有立身託命之區哉論難旬日讌笑從容時以相詆訶座客環聽拊掌呼笑相和亦莫敢爲左右袒也九月某日廣勇去黔中筠仙懿叔更挈余泝流西上越五日至於南嶽迺循山麓步龍潭遊朱陵洞而探夫水

簾之源西望天柱攀紫蓋據祝融絕頂以臨洞庭風濤之壯東
緣石礧經獅嶺窺龍湫覽飛瀑之奇南沿谷口度雷峯躡岫屨
訪仙人遺蹟觀所謂禹碑者每逢山水清邃步履舒徐懿叔時
顧余譚經子疑義舉廣勇舊說相詰難歲且冬矣遊覽初畢迺
置酒驛亭相與劇論而別當余與廣勇抗辨時懿叔在座淡定
淵默噤不發一語及是談鋒四射森然挺矛戟相向或奮髯疾
呼聲震巖谷左右侍者惶駭瞠視亦不知何以云云也將別之
前夕忽語余曰某有文贈君脫橐矣然不敢獻懼吾子之我罪
也已乃出之蓋所與余競辯之端大略具焉余謂懿叔聖賢往
矣其言之著於六籍者可考而知自漢唐來學者輩起然道裂

言龐述而明者卒寡程朱出而六經語孟之旨燦如日星苟有目者皆得見焉非其心體而躬詣之烏能昭晰若是夫程朱於孔孟不可知然述孔孟而能明焉則其於孔孟也幾矣其所論著非如後之人推測臆度鑿私智以求之也以彼博觀聖人之道默識心通而得其所以立言之本意故隨所疏舉往往曲盡其義不以己見參焉夫其闡理既精而能以身體之終吾生焉其資之也深矣如有可議非其造詣如程朱而識又過者不得知也吾與子生晚近而與有聞誰實啟之乃弗尊聞行知以承洛閩之緒顧挾一知半解之私訛其失而議所不足不亦左歟夫程朱卒不可議議程朱者非妄則誕願吾子審思焉其能深

契孔孟之微旨則於程朱其終合矣乎吾兩人異同之趣視此
矣既以語懿叔因復詮次其說以識一時議論本末云

書林文忠公手卷後

林文忠公虛懷好士士以此樂歸之或被容接退而欣然無不
意滿今觀所與南坡先生塞外往還書詞意周摯往復曲至於
是知公所以負重名成盛業大率善曲體人情而遇事兢兢不
忽於細微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彼聖者誠不可幾及而第能髣髴其什一亦足以著聞於當世
矣南叟練達多大略今老矣然與談當世之務感時局之變意
色憮然病世之齷齪者不足與有爲也蓋自早歲爲吏嘗見器
於名公碩德親炙其緒論熟觀其行事更歷久而所得滋多淵
源所自非無因也士不務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樂以其

才智自見能無陋與子觀此冊蓋不能無慨也

卷之二

書故湖北按察使唐公遺誠後

咸豐四年粵寇既窟金陵復分黨沂安慶上犯湖北總督吳公文鎔戰死堵城按察使唐公樹義殞身金口於是武昌再陷逆船上駛烽火達於長沙今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公以在籍侍郎督舟師逆擊於岳州焚賊舸數千水陸並下既復武昌延問父老僉言吳唐二公之死巡撫崇綸實擠陷之曾公慨然草疏劾崇綸嫉賢誤國之罪因以表吳唐二公死事之烈余時客其幕府旣繕疏將發矣一日曾公顧謂余客有言唐公臨敵懦屢敗不死又棄城走後雖能死不足異使其言然吾不可以欺朝廷因取疏草削去言唐公事獨以吳公上聞其後九年余來成

都遇唐公子炯愛其沈毅有識略器異之欲就叩公死事狀而未忍發也既而炯出守綏定手公遺誠一帙授黃編修彭年謂予識之書凡八通十九紙敘當時戰事甚悉其言皆以死自誓誠子炯讀書持門戶勿以訪覓遺骸爲孝余爲校其時日考其事蹟之詳然後知公之死志夙定而當日謂公惜死者其言皆誣枉不足信也夫至計無復之雖愚夫豎子亦能感慨自裁或倉卒臨難激於義而不肯自屈則壯烈之士亦往往蹈白刃而不悔至於從容審顧齎忠慮以赴危機既灼知事之無濟而毅然以身殉之非安於義而不欺其志者不能然也如公者當受事之初早自策其必死遺屬家人坦然無惴後乃卒踐其言亦

足以暴其志於天下矣然媚嫉者擠之於前好議論者排之於後使其既死而志不得伸抑何遇之窮與士君子遭時多難慨然思以身拯天下之危而莫遂其志豈徒藉一死自明故其死有遲有速或慷慨以赴敵或濡忍以俟時皆將審乎時與義之當然以卽乎吾心之安則浩然長往而無愧當其蹈義從容如得甘寢豈復知有生之可戀死之可悲哉世但知以激烈爲賢於醇節或反少之不知君子之所以自處至審故其履之也順其卽之也怡焉而不驚非若慕義徇名者之激發一時而莫持其終也吁此固未易爲世人道矣余之書此蓋以明君子之處死不一其道著公之志以塞好議論者之口使之反而自思焉

至於公之取義以成仁則固不因予言而有加損也

卷之三

三

讀明史徐貞明傳書後

國家有百世無疆之利主之者定其計而灼有可建之功行之者竭其才而粗有可著之效然而事勢中變不能以有成者畏難苟安之輩以謬見撓之而罔上徇私之徒以浮議阻之也蓋古者財賦之輸取諸西北吳越之區秦漢以前列在荒服貢賦不登焉厥後雖入版圖而土地未闢如蘇松常鎮嘉湖杭州之屬在漢唐猶澤國也自錢鏐竊據南宋偏安民聚地辟而東南遂爲財賦之藪逮元迄明國用咸取足焉西北之地利就荒而東南之民力益竭數百年來民之困於輸輓死於催科者踵相接也是豈在上者不恤東南之力而獨厚愛此西北之氓哉水

利之不興而沃壤日曠遂使禹貢所定以供財賦之地古今所恃以稱富強之資悉舉而枯爲石田鞠爲茂草無怪乎國用益蹙民生益困以京師畿輔之重億兆臣妾之眾日嗷嗷待哺於東南之漕而猶皇皇有不給之嘆也然則制國用者亦惟因地之利復古之規使四方土著之民務勤其力各食其土地之所出而已足矣予讀明史徐貞明傳而有感焉貞明所條陳西北水利事具有灼畫蓋一舉而農田河防漕運屯政邊儲之屬靡不兼濟而民食既足邦本自固此所謂百世無疆之利者也使神宗卒用其說委任責成而弗阻於浮言則地闢民勤國足賦省豈惟一時實嘉賴之百世之下猶被其賜何至一再傳之後

民困財匱坐視盜賊之橫而兵食窮乏莫可誰何卒以貽分崩
離析之禍哉當貞明始建議時廟論胥諧未有疑其不便者其
所著潞水客談既畢具墾荒之利而其時蘇讚之議畢鏘之奏
亦略與其說相表裏既見施行粗有成績顧一撓於郭朝寶再
阻於王之棟曾未幾時國論中變至舉綜理已成之緒而悉廢
之由是西北沃壤卒爲荒蕪之區東南殘黎永無蘇息之望吁
可慨矣夫事關國家久遠之圖順天地自然之利規畫甫定羣
謀僉同而一二勳戚閹寺以不便已私之故巧爲蜚語阻撓廟
謨當其成合大小臣工謀之而不足及其敗以二三宵小墮之
而有餘此古今讒賊妨賢誤國之常轍所當爲萬世有國家者

聽言任人之殷鑒者也我朝定鼎燕京丕建鴻烈有明秕政
大率革除而獨於財賦一端未暇復古方世廟時深維大計
特置水利營田府於近畿而靳文襄公輔所上生財裕餉一疏
實與貞明相表裏至其所謂三大弊者又能究極病源而補貞
明之所未及當是時靳公實督河道自以治水與墾田相濟既
上此奏躬自請行不知竟緣何故阻格未有成功屬在草茅莫
稽故典而獨竊以爲國家苟欲足民裕國爲子孫建萬世不
拔之業蓋未有舍此而別籌上策者也夫天下大利必歸諸農
民力所出必歸諸地人與地相資而後財用出焉民力之不勤
地利之不盡而日鯁鯁憂國之貧是猶農家者不務稼其田而

坐視倉箱之盈也有日見其窮而已耳竊嘗舉天下之大勢觀之大抵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有人無地者至於人無餘力地無遺利窮山澤竭汙萊盡以供財賦之入而恆憂不足有地無人者至於野皆曠土國盡惰農棄膏腴捐沃野但以資游惰之食而亦憂不足如是而不思所以變通調劑之何怪乎民日窮而財日匱也變通調劑之術則貞明之議大略盡之而其他諸賢之說亦可資采擇焉當其始蓋不能不少資經費小致紛紜然事之成則費小而利大一勞而永逸要在明主斷而行之耳不此之務而徒沾沾焉較歲計之盈虛講漕運之得失無論官司有侵漁之弊運道有中梗

之虞而公私困竭旱潦無資南北轉輸勞費十倍甚非所以爲
體國經野之大計也况乎東南之民力有時而竭則漕穀之接
濟將不可恃民力竭而漕不可恃將舉此百千萬張頤待飼
之眾悉使之束手待斃矣乎吾願謀國者務建經世之遠略而
毋徒苟目前之安務復則壤之良規而毋徒徇淺夫之論則於
是焉必能擇而取之而爲貞明者其亦慎度時勢勿爲彼傾巧
者所乘哉

讀朱子答石子重語書後

石子重問朱子克齋記說天下歸仁處先本云天下之人亦將無不以仁歸之後本云視天下無一物不在吾生物氣象之中先後意甚異畢竟當何如說朱子答初意伊川說後則呂博士說也覺伊川之說未當因改從之恐當以後說爲正蓋所謂伊川說者亦止見於外書雜說中容或未必然也然愚細玩本文語意則天下歸仁正當主效驗說蓋雖在旦夕之間而其理自有不爽者攷先生論語集注及語類所錄亦皆仍以前說爲主此未足爲據也大抵先生諸說多相差異蓋其年有早晚識有淺深學者就其異同之間深求義理之當彼此參校融會貫通

則知益明而學益進矣

卷之二

三

讀朱子答董叔重語書後

先生此條及答徐元聘書解金滕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字皆從古註而以馬鄭避謗之說爲非余往讀此心竊疑焉以爲周公方處嫌疑之際心迹未明而遽爾興師自行誅辟將何以自解於孺子雖避嫌之事賢者不爲而當此之時流言初起管蔡之惡未著不利之謗蓋不知其所自出周公於此驟興問罪之師加諸兄弟之際聖人之心豈忍出此就使其然得無轉述國人之謗而重增幼主之疑乎後讀所答蔡仲默書乃知先生亦自以前說爲不然則此兩條者蓋未可據爲定論也披閱之次漫識於此使讀者得以考焉

跋徐拙齋擬古樂府稟

明西涯李文正公以樂府括史事其用意婉曲選詞典美一時稱絕調焉後雖繼有作者皆自以爲莫之及也予亡友吳門徐君拙齋少倜儻負雋才欲有所表見於世而早嬰廢疾其嶮崎慙落之氣鬱無所用遂一寓之詩以自豪今世所傳夢恬書屋前後集者皆其少作也中歲以還其識益高才益斂所爲詩絕整雅有法度閒讀史事編爲古樂府若干首見者嘖嘖謂可與西涯頡頏而拙齋顧嘗語余西涯作雖名家然筆力脆弱又頗雜以浮藻綺麗語於體弗稱不足傳也則其所以自許者可知矣聞者或頗駭怪以爲過而余獨賞其言不謬故拙齋嘗謂余

知己焉彙既成遂郵以寄余而索余序予細觀之其敘事簡嚴
運筆峭拔信乎有西涯之長而無其病者其爲可傳無疑顧其
所評騰論斷亦或頗失平允有可議者方欲與拙齋反復商定
刪訂改削以永其傳於後而拙齋則已下世矣嗚呼可勝慨哉
予與拙齋自酉秋別後不復相見中間僅一再通書問寄此彙
時歲在戊戌尋遂刊之澧州故余所欲與拙齋論辨者皆不及
相聞也偶檢廢麓復得此彙追念舊遊爲之殫涕輒太息爲題
卷首以識余哀云拙齋以癸卯五月卒於常德之寓室聞尙有
遺彙不知遂歸何手異時或訪得之當并爲彙次以慰其志嗚
呼拙齋故舊之際存歿之情所得盡者如斯而已豈不悲哉

跋東坡書陶貞白山居詩墨蹟

東坡所書陶宏景山居詩後署元豐八年秋九月書示參寥居士今七百年墨蹟如新而書法蒼勁奇逸飄飄霄漢之思豈子瞻於此詩偶有會耶山中白雲何處不有而貞白之爲詩曰祇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此達者之觀非褊衷之語也夫苟不悟其故彼白雲繚繞山中倏起倏滅於人世何有哉不堪持贈惟吾心之獨契而已故曰靜者心多妙所謂妙者吾心所自妙也彼世人之擾擾惡從測之子瞻此書殆有契其深者不可以常蹟求也後之覽者其能有會於心耶非靜者如貞白比亦孰悟其趣哉

跋王端人女史畫冊

曩在秦獲王端人女史畫冊十二幅古秀蒼勁得倪迂淡遠之神謂非胸次峻潔超逸者莫能髣髴而出之女士則尤異矣端人籍邗江莫詳家世始末獨覽題跋知爲苦節之婦而貞靜幽閒冲夷高曠之韻則深於畫者尙可想見其人唐君鄂生見而好之余意殊珍惜不欲予也今年鄂生由黔寄書述其女弟勵志守貞孤苦堅卓而能寓意繪事聞之敬歎因舉此冊歸之凡物各有主人至於藝之至者神氣精魄常相憑附如此冊者非貞女賢媛之畀而誰歸哉

養晦堂文集卷三

湘鄉劉蓉霞仙著

書

致某官書

某月日某載拜啟某官執事某竊有草茅之憂懷不能已輒略
爲執事陳之竊惟方今天下之事有不足憂者有大可憂者不
足憂者已形之患暎夷是也大可憂者方在隱而未形之間而
有厝火積薪之勢失今不圖後將有潰裂四出而不可救藥者
此有識所同知而智士所竊嘆也夫暎夷之爲中國患數年矣
上勞 聖主宵旰之勤下貽生民塗炭之苦厥勢亦云亟矣而

愚以爲不足憂者非嘆夷之能病中國而中國之自爲病耳自古夷狄之患多起西北而東南未之聞者海濤天險實界華夷雖有强悍之資不逞之志不敢越而犯也溯自有明始通商賈及其中葉倭寇遂興蔓延至今致此猖獗顧嘗訪彼國俗惟技是尙貪而無禮輕且寡謀今所藉以制勝者恃海道之險與礮力之強耳非有攻城略地之才也非有摧鋒陷陣之勇也非有整肅軍旅之略竊據土疆之志也而且齎萬里之糧以犯風濤之險驅數千之眾以當華夏之強彼獨何所恃而不恐哉是直欺我之弱乘我之敝以爲不足與抗耳夫海道之險彼可據我亦可據也礮力之強彼能造我亦能造也運籌得宜厥技正等

以逸待勞何憂不克而顧以天下兵力之強坐困於千百犬羊
之眾耗財糜餉失地喪師於今幾年囂然不靜得毋閩外之寄
不得其人而士卒之眾不足爲用乎自頃歲醜虜憑陵東南騷
動徵兵輓餉殆無虛日而方伯連帥之中未嘗畫一策出一兵
以與此獠從事徒聞潛身畏避借口羈縻曰括商賈之金輸諸
夷虜之幕傾囊乞命屈首請和是乃借糧助敵使爲久困之資
設賞誘虜以速來攻之禍徒增輕侮益肆貪饕自古玩寇之師
未有若斯之謬者也至於金帛朝納礮聲夕至焚燬城郭擄掠
婦女以致彼方黎庶憤惋不平乃糾鄉人僅得千數遂乃困其
巨帥梟彼頭目則夫將士之不足用而暎夷之不足畏亦可見

矣所以然者 國家承平日久武備廢弛集遊手以充兵擢紈袴以爲將既未嘗經歷行陣通習兵機一夫夜呼三軍股栗怯弱如斯其何能用是以自相恐喝震彼虛聲坐損國威實由於此此所謂我自爲病非彼之能爲也今試慎簡將帥之材委以干城之寄裁汰罷卒招募民兵用李牧堅壁清野之謀行汪立信沿河置守之策使彼進無所據退無所掠厥技旣窮勢將自困彼虜卽強安能裹糧萬里之外而坐待一時之弊哉夫外攘之策守禦爲先久罷之兵精練爲上今誠以養兵之費爲召募之資旣省軍糧復收實用又且熟知地道諳悉敵情因其愛護鄉里之心以作敵愾從王之氣將何敵之不克而何功之不成

此所謂已形之患不足憂者也至於未形之患則有不可勝言者姑卽其顯而易見者爲執事略陳之其一則吏治不廉而民生之日蹙也夫天子所與共天下者民所與共安天下之民者吏未有吏不廉而民安者未有民不安而天下能治者也今天下之吏亦眾矣未聞有以安民爲事者而賦斂之橫刑罰之濫腴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此其患豈小故哉今亦未暇別舉其弊而第推其本而論之 國家牧民之吏雖取之不一其途而由科舉者恆居其半彼固嘗誦詩書稱仁義未必皆蜂蠆蛇蠍之性也其所以喪其良心者蓋亦有故矣其始取之也以記誦詞章而不必有德行道藝之實其職之也以科條律令而

不必有慈祥仁愛之施其課之也以錢穀刑名而不必有撫字
教化之效是固已失出治安民之本矣况夫科目之外又雜以
捐納之途是驅之使責償於民而肆其貪婪之志也法律之外
又加以條例之煩是借之使挾以爲奸而制其死生之命也考
成之外又責以苞苴之私是教之使斂怨於下而快其谿壑之
欲也是以才者旣盡其所欲爲而不顧斯民之疾苦不才者又
茫然不省一聽猾胥之所爲而因以便其私計至於時勢之趨
旣定卽賢者亦轉移其中而不復有所顧惜况貪殘之吏出乎
其性者哉 國家設官分職本以爲民而任事者匪惟不恤又
從而魚肉之使斯民之性命膏血日呼號宛轉於豺狼之吻而

莫之救以死斯亦極人世傷心之故矣又有甚者府吏胥徒之屬不名一藝而坐食於州縣之間者以千計而各家之中不耕織而享鮮美者不下萬焉鄉里小民偶有睚眦之故相與把持愚弄不破其家不止則夫玩法舞文羅織無辜之苦其尙可問也哉夫以數十里彈丸之邑主以豺狼之吏而又縱百千鷹犬螳捕而蠶食之卒使毒歸閭里怨歸朝廷彼獨從容其間盡飽其欲以去而朝廷曾莫之問其所以爲胥吏計則得矣一旦民窮怨起仇報相尋不審其禍獨胥吏當之乎抑亦有國家者實承之也借曰不然則去歲荆竟之舉其亦近事之可鑒者矣其一則賄賂公行而官箴之日敗也 國家立法廉能者有

超擢之典貪污者有降罰之科宜亦足以勵清介之操禁貪憚
之暴矣而侵蝕之風展轉滋甚者賄賂之道行故也夫監司之
任師長百僚惟能杜絕交私禁卻獻納是故賞行而知勸罰行
而知懼今既受其饋遺之私而復治以貪贓之法既非恕道豈
服人心况夫已與之私卽不得問以曲直既受其賄亦何能考
彼忠邪是故立法以興廉而廉者不必興設律以去貪而貪者
不必去舉錯既乖賢愚斯混欲求濟治詎可得乎且夫黜陟者
朝廷之大典也刑賞者國家之大權也今之大吏以苞苴之多
寡爲課績之重輕而黜陟之典亂今之小吏以貨賄之盈虛決
訟事之曲直而刑賞之權乖黜陟亂則國何以治刑賞乖則民

何所措自古迄今未有官由賂得政以賄成而國猶不亂者也
又况利之與名惟樂道者不以累其心其餘則固天下所奔走
也是故有國家者揆諸恆情立爲中制養以利祿樹厥廉恥之
防寵以榮名勵乃清白之志所以馭中材而偕之大道權公義
以盡彼私情此制或乖人將何勸今州縣之中稍有潔己自好
者不惟白首下僚無望夫官階之轉而參劾且隨之而貪污者
流旣以肥身家樂妻子而升擢之榮歲且數至彼此相形利害
懸絕彼廉吏者名旣無成利亦弗就而獨舍天下之所甚利犯
當世之所甚忌此豈其情也哉宜乎競通私賄煽起貪風雖或
負初心虧素守然猶每顧而不悔者也夫賄道之開必有其漸

官箴之敗必有其原未有卻金焚璧之風肅於內而廉隅之節不勵者未有受賕納賂之風煽於上而侵漁之害不萌者今之監司是居庶官寮案之長而膺封疆屏藩之任者也而乃招權納賄如此得毋臺閣之間有誅求之及風憲之首有寵賂之私乎今之臺閣長官是皆極天下賢智之選而任股肱耳目之寄者也而或罔上行私如此得毋祿俸之薄不足以養廉用度之侈不足以濟欲乎不然則是欺天罔人虧良喪恥蠹國家而戕本根者也剔弊不窮其源而惟末流之是亟斯亦謬矣杜患不於其漸及其既甚而後圖之又豈有濟也哉決天下廉恥之防而竭天下脂膏之奉害將何極怨豈在明此而不圖後必有受

其禍者矣其一則風俗益壞而人心之日偷也夫世運之盛衰在風俗而風俗之澆澆由政教政教不行而欲期風俗之美此必不可得之事也行政教而厚風俗非有司者責乎今民之俗恥儉樸而競奢靡輕禮義而嗜貨財薄忠信而尚譎詐而有司莫之問者以考成所重不繫此也是以風俗之澆日趨日下競奢靡者至於犯名分蔑禮法而尊卑上下之等亂嗜貨財者至於乖倫理疏恩義而父子兄弟之情薄尚譎詐者至於奸法紀亂刑章而寇賊姦宄之事作一切敗禮亂常之事聽民之自爲之而有司皆莫之問及陷夫罪然後從而刑之彼蚩蚩者方不自知其何以至此是豈足以服其心哉故夫澆俗之成是亦有

司者之過而非彼民之罪也未嘗導之安知儉樸之可貴未嘗
教之安知禮義之可樂未嘗勸之安知忠信之可尚彼方蚩蚩
然競奢靡嗜貨財尚譎詐日自陷於刑戮而不知其非彼有司
者乃不自咎其教化之不至而一切繩之以法法也者是奸吏
猾胥之所資以出入者也民之黠者既巧爲規避而非法律所
得制富者又得以獻納鬻免雖羅禁網而不刑是以法之所及
止於愚魯貧民而豪猾者流日寢饋於法禁之中而常逍遙於
文網之外於是法律之施不惟不足以整齊夫風俗又且驅天
下之風俗而益敗壞之此世道人心所以日漓日偷而至不可
問也且夫教化之弛既無以立其本刑罰之敝又不足以齊其

末而士習之邪正則亦風俗所由係也今天下之士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惟浮薄輒熟奔競之爲務甚或鄉人所不肯爲者彼顧覲然爲之不以自愧蓋自其修於家者久已無復禮義廉恥之防况望其施諸政事以成天下之風俗哉彼民之見之以爲是 國家所取以爲矜式者而猶如此是倡之也天下斯化之矣夫以天下之大兆民之眾智愚賢否之不齊風土人情之各異無教以先之法以董之士行以率之而欲望人心之正風俗之醇雖堯舜不能也風俗之既澆人心之既壞而欲幸天下之久安而長治豈可得哉然則正風俗以厚人心實爲救時之亟務而興教化以端士習則又救弊之要圖也置此不

講而欲恃區區之法以齊之吾恐分崩離析之禍不可勝救而凋敝之極且有爲世運之憂者矣其一則財用日匱而民業之日荒也 國家休養生息之日久矣未嘗有甚凶極歉之年而民食常苦於不足民用恆憂其不給者貪殘之吏以朘削困之而奢侈之民以妄用耗之也夫吏治之貪由於廉隅之不飭而黜陟賞罰無綱紀以肅其源民俗之侈由於禮讓之不興而冠昏喪祭無經制以齊其等斯二者固皆民窮財匱之所由而其弊有不止此者則生財之源未裕也蓋天下大利必歸稼穡四民之中必使農居其三而士工商居其一然後民生厚而財用足是以聖王之制貴粟而重農賤商賈而抑末作所以教民崇

本務而尚儉勤也。今民之俗以商賈爲榮，以服田爲恥。惟其至愚無知者，乃安耕鑿而不變其稍黠者，卽相與舍耒耜而操銖算龍斷盤剝，以坐困於天下。蓋自城邑都會而外，雜出於鄉閭里巷之間，與民舍等。夫豈非傷農之蠹哉！夫農家者，流終歲勤苦，犯霜露，胼手足，未嘗有一日之逸，而恆不得一飽。而商賈之家，安坐飽食，制其物產盈虛之權，而坐收數倍之利。此嗇夫田父之所輟耰而嘆也。人情誰肯以其所苦易其所樂者？惟於利之所在，則相與安之。日習勤苦而不辭，今去稼穡之苦，就商賈之樂，而利之所入，又且倍之。其何憚而不爲此？是故民皆舍本而逐末，逐末之弊，嗜利而無恥，舍本之弊，廢其業而不治，曠厥

土而不耕如是而欲期財用之足是猶塞其源而冀末流之盛也斯亦必窮之道矣夫天地之生財有限而生民之費用無窮以有限之財供無窮之用而又有貪吏以困之奢俗以耗之集天下遊惰之徒羣聚而食焉斯亦病矣而民業之不勤地利之不盡又復如此其窮也豈不甚哉且夫天下之民既以困窮而失業矣乃竊聞國用亦有未必足者 國家承平數百年矣賴天子仁儉無土木神仙之好天下治平無饑饉兵革之患歲計所出自祿賜軍食河工而外無他費也而未嘗有三年之蓄是可不求其故乎夫必有冗食不貲之弊而後倉廩之積虛夫必有奢用無節之弊而後府庫之貯竭不然是將致粟紅貫朽

之床而何闕乏之足虞也今海氛之起特小故耳而已皇皇焉
懷不足之憂不幸而天下之變又有大於此者不審 國家亦
有以待之乎果有以待之則慮者之過其不然安可不早爲之
所也若必安坐以受其弊吾恐天幸有不可長恃者矣其一則
盜賊橫行而奸民之日眾也自古盜賊之患多蓄於宴安無事
之日而發於天下多故之時惟其蓄而未發以爲無事而不足
畏是以其發也恆至於潰亂而不可救然則弭盜之術無他亦
惟治於未形之時而已今天下僻遠之邑綠林深密之地盜賊
羣聚而據焉大者以千計小者亦以百計造柵置寨屠狗椎牛
晝則羣飲於市肆賭博叫囂夜則劫掠於鄉村縱橫騷擾而鄉

里莫之敢發州縣莫之敢問隸卒莫之敢撻者誠畏其勢而無
可如何也夫 國家治盜之法亦嚴矣然令行而禁不止者其
弊有二一則縱賊以爲利一則諱盜以爲功今穿窬小賊毒流
鄉里惟強有力者乃能自捕而解之縣縣得民之資而後繫之
旋納盜之賄而又出之是故盜以囹圄爲逆旅而吏視盜賊猶
客商此所謂縱賊以爲利之弊也至其大者則又修好於鄉里
之民以固其巢穴締交於豪強之吏以廣其羽翼而勢焰旣張
有司者熟視而莫敢發苟發而不能捕捕而不能獲則參罰且
隨其後今一諱之苟不至於劫財害命則固可以幸旦夕之安
而不病於考成之法此所謂諱盜以爲功之弊也夫盜之初固

吾民耳其所以捐父母冒廉恥干法禁者非其性然也教化之不至飢寒之不恤游惰之不禁是以陷於盜而不免今舍其教而治以法而法之弊又復如此亦何怪其然也哉抑又聞之天下奸宄之徒倡左道以惑眾謂數年之後大劫且至惟齋佛可免自其說行而從其教者徧天下其徒獨行千里不齋斗糧隨所至傾資產贈行或並攜其眷屬以去蹤跡詭祕莫可究詰有死者相與懽然慶幸以謂免劫而升天蓋其怪誕類如此非所謂大惑者哉世教之不明天下不知禮義之可樂乃使奸宄之徒乘其間隙挾邪說以誑愚俗是可嘆已人情誰弗好貨財私妻子重死生樂鄉里者惟其如此是以服吾教而奉吾法今皆

書明堂不復卷三
不然是固爵賞之所不能勸而鈇鉞之所不能懼也夫有作奸
之勢而無畏禍之心使其爲患豈不較盜賊而益烈哉且夫天
下之患莫大於有禍亂之實而莫著其形有潰裂之憂而莫測
其所從起彼夷狄寇邊之患是一方而止耳強藩割據之患是
一國而止耳其爲患有形故得以預爲之備其發難有方故得
以專致其力若夫一患未形已成蔓延之勢一方未靖遽增巨
解之憂則是欲爲備而苦於難周欲致力而迷於所向也是亦
拱手以聽其亂而已矣今天下盜賊之勢如此其橫也奸宄之
徒如此其無忌也其羅布環伺以待天下之釁非一日矣幸而
未至於亂者特無可借之資耳不幸一有水旱螟蝗之災彼乃

因飢寒無知之民投袂而起雖有智者豈能善其後哉黃巾赤
眉之屬攘臂一呼而應之者數十萬漢隋元明之世遂以是亡
其國嗚呼是可爲寒心者矣凡茲數者皆方今隱微深痼之病
蓋法之與時二者皆弊而時又甚焉者也然欲謀所以更新之
則非可以責旦夕之效而治之不得其緒行之不得其人則亦
未可驟而議也往者嘗怪天下弊竇百出何無以上達天聽
者聞竊聽於下風則言事者亦或略及其一二而聖主固已
降嚴切之旨下戒飭之詔矣然天下之弊如故詔旨之所頒
郡邑玩之功令之所布胥吏撓之上所以求之者盡其實而下
所以應之者具其文然後知天下之弊所以日積日重而不返

蓋未有不由於此者也。今夫人之一身，必使其氣血脈絡曰周流貫注於四支百骸之中，然後舉止動作，惟其志苟或有所抑塞鬱滯，則其病必至於痿痺而不振。良醫者投以疏通之方，決其壅滯之患，而後血脈行焉。夫聖王之治天下，亦猶是而已矣。是故天子者，元首之尊也；宰輔者，股肱之任也；羣有司百執事者，手足指臂之寄也。今以郡邑之地而天子之威令不行焉，是不亦痿痺而不振者乎？然則今日之病，苟非大有以決其壅蔽之患，而投以疏通之方，則天下之事，吾未見其可爲也。如或以爲不然，則請以一事明之：往歲洋煙之禁，初下詔旨嚴切，有犯此者，大則誅辟，小則流配，不三數日而決遣已定。蓋國

家立法之嚴大吏奉法之亟未有捷於此者然當時吏目胥役之徒邊遠偏僻之邑肆然犯禁莫敢過而問焉不數日而法禁漸弛糾察漸惰則城市都會之間蓋已有之半年之後上下相忘而價值且廉於舊若不知此之爲禁者則夫 國家政令之不行與其他良法美意之不究施於下亦可見矣夫奉法不得其人則雖有堯舜湯武之君皋夔伊傅之相相與經制於上三令五申而吏莫之省亦何由行於州縣及於百姓而致風動之庶時雍之盛哉况今時弊之積於下者不必盡聞於上其聞於上者必皆再四詳慎不甚關於忌諱然後敢入告焉公卿大臣又必再三審處不甚戾於成法然後勉而行焉則夫弊所及除

之端蓋無幾耳而禁令之不行抑又如此則是天下之弊終無
釐革之日而天子之惠終無流布之時也夫事經營於君相
之庭而破壞於郡邑之吏至以天子之威欲革一區之弊而不
可得豈非積玩之極焉者哉然則今日所陳數端者縱執事不
以爲過而告之言路言路不以爲妄而聞諸天子天子不以
爲不然而定其規制下之監司亦不能冀其有纖毫之益也有
治人無治法斯固古今之通患然未有若今日之甚者時弊之
極乃至於此是可爲長太息矣抑愚之私憂過計又有亟於此
者方軍需孔亟之際正國用不足之時竊意經費浩繁度支窘
迫而任事者闇於遠慮或有以加賦之策進者雖以聖主愛

養元元之意至殷且摯決必不忍出此獨慮亟功近利之臣偶
際時艱藉邀主眷倡爲權宜之計行此苟且之謀或謂民富
且饒不妨增益或謂軍還卽罷不久施行苟聖主一聽其言
將天下立受其禍事之可憂莫此爲尤而任事者不知慮此則
未知斯民困苦之狀故也今亦未論其他而第就賦稅之一端
言之國家之取於民者初不必其甚重而斯民困於催科之
苦恆不得一日以安其生其故何哉蓋天下暴吏之橫亦甚矣
額外之誅求倍於正賦限前之敲扑等於後期而其他陋規雜
派之弊又有不可勝窮者國家定賦以三等爲差其意以足
民也今則公賦未增而私輸已倍矣每歲開徵以兩季爲限其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意以便民也今則農功未艾而吏呼已亟矣本足民也而乃爲厲民之政本便民也而反成虐民之具如是而民安有不困者乎然此猶其有業之可征者也其甚者產已去而稅猶存丁已亡而役未免或以累年積欠取之一朝或以絕戶逃丁攤之鄉里老弱旣轉溝壑壯者日見流亡民怨已極而長吏不聞役擾益橫而有司不省若斯之苦豈有窮哉然此猶其有欠之可追者也其又甚者本無絲毫之欠橫羅墊賠之辜賦旣出於無名罪乃加於非分已困者幸免桎梏無辜者代繫桁楊一室負租四鄰獲禍甚者又不必其里居之近宗族之同但與欠稅之家偶同姓氏而胥役者卽已繫諸縲紲加以鞭扑號以冤而吏不

恤訴諸郡而官不問蓋一歲之中斯民罹无妄之災遭破家之慘者不可勝計鄉里士民稍有衣食之業者至於動色相戒不敢過城邑遊都市則其窮困顛連憔悴無聊之苦亦豈仁人君子之所忍聞者哉 國家幸無聚斂之煩閭閻幸免凶荒之患而斯民之困於暴吏者已至於此今或不此之恤而又加以增賦之擾彼民之生柰之何其不窮且死也然彼計臣之以此策進者則有說矣曰厲其法禁以絕侵欺之端緩其限期以免追呼之苦斯二說者聽其言則誠美矣然以施諸用則未見其益也蓋今之所以病乎此者非法禁之不嚴雖嚴而吏不之避也非期限之不寬雖寬而吏莫之從也夫所謂禁雖嚴而吏不之

避限雖寬而吏莫之從者何哉大抵奸吏之舞法也不避其實而避其文有司之奉公也不從其令而從其意避其文是以雖犯重科而無可指之罪從其意是以雖違規制而有可紀之功今國家立法吏有重征至一兩以上者其罪斬可謂嚴矣然額外之誅求至倍正賦未聞有以暴斂抵刑者而巧取者競稱能吏是亦避其文而已耳 國家定限夏稅止六月秋稅止十二月可謂寬矣然限前之敲扑至等後期未聞有以嚴亟獲罪者而先輸者舉獲上考是亦從其意而已耳舉天下相遁於法律之外而襲其文盡捐其科條之餘而行其意既無罪之可名又有功之可錄則夫禁防文告之設又豈有益也哉况夫國

家既有增賦之舉是不得不以聚斂爲重矣大吏既承催科之旨是不得不以亟疾爲心矣如是則必以稅額之盈虛課功罪以徵輸之先後較拙優而黜陟賞罰之施固已在此而不在彼矣顧猶沾沾然曰令於眾曰苟有以聚斂賸民者罰無赦苟有以亟疾殃民者罰無赦其誰信之而言事者猶欲恃此以防其弊其亦蔽於理矣然則法禁雖嚴而侵欺之端決不能絕也期限雖寬而追呼之苦決不能免也 國家之風旨既嚴郡縣之趨承恐後上司之繩責既峻下吏之威暴愈促彼貪殘之吏但計考成以速升遷之望豈復念彼民哉正恐 國家之所增無幾而閭閻之被禍已烈邊塞之軍資未足而官司之貪橐已盈

外夷之烽燧未銷而海內之干戈已起天下之勢方岌岌焉有
厝火積薪之憂今又張之風而助之燄則前所陳數者之弊有
不一且並發而速燎原之禍者哉正使未遽至此而天下之凋
殘困敝亦已極矣謀國是者不爲固本安民之計乃益取四
方之赤子而摧傷之譬諸割肉以充飢非不斲飽然肌體旣殘
則其斃也可立而待豈不哀哉且今日誠欲爲財用計則亦未
必無策也彼度支之蓄藏固虛矣不有冗食之可省者乎東南
之飛輓固亟矣不有浮費之可節者乎夫誠減無益之食以供
軍汰不節之用以恤民民力旣舒邦本自固苟深維宗社之
大計者其必出於此矣此之不務而或彼之是圖此草茅未識

之士所扼腕而竊嘆者也伏維執事深維國計達諸言路值計臣之言未入而先以此堅聖主之心使謬說者不得行焉且推察夫時弊之大者而究其本源圖所以補救之道以利天下則天下之民實被執事之賜而國家所以久安長治之道亦將惟執事是賴其功顧不偉歟某草茅愚賤學識闊疏自顧譾劣無用於世以是安其愚分不敢輒有意於天下之事聞者竊聽於道路之言而深察夫時世之弊有怵於中不能自己輒進其狂瞽之言於下執事其詳蓋非筆札所能盡至其大者則又非草茅之所敢言也臨楮悚息伏候裁答不宣

紀澤謹按此書蓋作於道光辛丑壬寅年間維時 公年

未三十英氣鋒銳往往有憤激蕙直之談然論事委曲周
詳筆勢驅邁騫岸雋語極多足以昭矇啟聵其言民窮怨
起仇報相尋及一方未靖遽增民解之憂外夷烽燧未銷
海內干戈已起等語一若預知有粵逆之變者蓋其識解
超越庸凡審幾察微言必有中不得以其少作而輕之也
公晚年焚棄舊日詩文什芟六七是篇已爲煨燼今於
友朋處錄得仍刊存之

與曾伯涵郭伯琛書

伯涵伯琛兩君足下別伯琛六月伯涵亦四月蕭艾之感與時俱深想同之也頃者伯涵公車北上迂道造廬僕久虛前席多有欲陳甫啟齒輒被訶止邇時視伯涵方銳志功名意氣自豪又僕僕風塵時日甚迫故未敢布其縷縷僕早歲不學壯又放廢今年迫二十有二矣碌碌焉守百短無一長出畏友朋入慚衾影深恐鳥視禽息終於白首誠有如東阿所云者輒厚自戚既又念兩君之愛我者厚望我者殷許我者過當懼以不舞之鶴爲羊公羞是終自棄於兩君且不得爲士林齒也則深自危既而自視其年方壯其志可勉其學亦或可銖積寸累以望其

有成以副我二子之望則又自慰顧家貧於書其力不能多購而二子又遠去膚末之學無所就正月前將有訪歐陽澗東之行又迫事故不果其他聾鄉之俗目論之士良不足語乎此故敢竭其狂瞽郵呈兩君幸少垂察焉竊以爲文也者載道之器濟治之方非特記誦詞章之謂也自世教衰而功利之習聞之科舉之學聞之老師小儒之俗見鄙識又聞之其足與知乎此者蓋多乎哉聞有作者則字句求工枯澀倣古內無所蘊外無所發譬諸優孟衣冠妝腔作態與古畢肖究之喜怒哀樂了不關已事此則泥乎古者也其次則勦襲語錄漁獵子史譬諸偷兒暴富羅列鋪張以文其陋究之珠玉錦繡分毫非已有此賊

乎古者也是故求古者愈多而能文者愈少僕當日有鑒於此
舉凡班馬左史之文韓柳歐蘇之集盡束高閣以求所謂文者
往往師心自用好野戰而無紀律自謂脫盡藩籬矣自出機杼
矣不知矯枉過甚其弊等耳沈溺久而始覺其非以爲有議論
而不中繩墨者霸才也恃才氣而不衷理道者偏才也有縱而
無擒有離而無合者散才也黃河之水一瀉千里有激而迴者
焉泰山之雲一散萬殊有聚而凝者焉天地之氣日月之華一
洩而萬物生一現而萬物呈必有所收而藏有所斂而隱者焉
天地日月山川之文尙寓伏應斷續關鍵之法况乎以文立教
者蓋可忽乎哉然邇嘗讀書甫就席覺思議橫生勢不可禦及

索筆追之如逋逃焉無一存者以是知其見解未確而根柢良淺也故以爲文章之道在乎積理而鍊識理不深則老生之談無精采也識不卓則兒女之語無規範也雖然作者苟無所關係夫世道人心之故則猶花草之美錦繡之文猶末也有關係矣而於治亂之本原無所見風教之顛危無所持是猶迂闊之論影響之談猶陋也善讀書者靜其心以察天下之變精其心以窮天下之理息其心以驗消長之機惟靜故明惟精故靈惟息故神陰陽寒暑之交有變存焉布帛菽粟之粗有理存焉花鳥蟲魚之微有機存焉體之精故用之宏積之厚故流之光由是充之以學養之以氣濟之以才根之於經以正其源酌之於

史以盡其變參之於諸子百家以定其是非夫而後其功可程
其旨粗備夫又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是日造堯階先生館所適
有郵書之便意之所至筆隨錄之蓋十遺八九矣詞更蕪雜俟
少休日再詳述之幸恕其妄而教以所不及斯二子之惠而僕
之望也

復彭竹溪書

自酉歲麓山晤後奔晨馳夕寒暑四周追溯舊遊良深悵悵顧時於故友書中獲聞近狀知邇者南遊吳越西走巴蜀定迹所至幾半人寰閱歷既多襟懷彌曠回視弟輩蝸守窮廬井蛙之譏其難免矣伏蒙不鄙惠賜手書眷顧之殷有似夙昔仰承厚意聊布鄙衷惟明者察其愚而恕其妄竊讀來教謂古來譚理學者每遇事變之來反多拘而鮮通以爲窮理而不徵諸事者之過反覆斯語竊不謂然夫天下無理外之事斯無事外之理善窮理者未有不徵諸事者也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言理而不徵諸事則所謂理者特佛氏之妄談

耳論事而不根諸理則所謂事者亦管商之雜術也其於事理之正蓋兩失之無足取者若夫摭拾羣言高譚名理是則老生之陋習言理而實未嘗窮理拘而鮮通固其宜也亦何足爲理學者病哉古者大學教人之法首言格物格物固所以窮理也然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蓋言窮理則渾淪而無所屬言格物則凡日用倫常萬事萬物之接吾前者莫不各有當然之準則卽事物所在以窮義理之所歸積累既多表裏精粗無不洞徹吾心故遇事變之來從容就理無所處而不得其當是則窮理之學正所以破拘攣之見盡變通之妙也不然將經之不知守而欲妄冀夫權之可通匪惟不濟敗且隨之就令不敗亦徒見

其悖於義而已矣來教又謂讀理書必兼讀史書窮理所以長其識讀史所以長其才斯亦當論顧以僕揆之則讀史者特窮理之一事耳古人格物之學自身心家國以至天地陰陽之變古今政治之宜莫不深考而詳究之凡以致吾之知而已固未可謂窮理一事讀史又一事也抑足下所謂長其才云者得非謂熟觀史事則於時勢利病之故規畫得失之端諳習既多而吾之才亦因有所增長乎是亦有未必然者夫人才大小萬有不齊而皆以聞道爲要苟非集義養氣已久體明用達時措咸宜而徒博取夫權略智術之數以附益之則所謂才者不過縱橫捭闔之用耳揆之於道相去甚遙準之以才其陋已甚安在

其能長乎區區之愚竊謂讀史者必先窮經窮經之要必先察乎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君皋夔伊傅周召之所以爲臣得其心而後道可言得其道而後政教之所及治亂之所由可得而考也夫如是故審擇精審擇精故權衡定而凡後世時勢利病之故規畫得失之端舉不足以淆吾之鑒而吾之所以決是非定可否者亦自有定識而不泥夫成敗治亂之迹焉廿三史中所載漢唐以來英君賢相材傑輩出可謂盛矣顧嘗一考其制度規模之建與夫事業勳名之成不知其視唐虞三代若何及察其學術之本原經綸之措設又未知果有當於道焉否也足下才識卓絕又素深史學意其所持以爲權衡者固必在此

若直以得失分優劣以成敗論是非而不衷諸理道之當與否是第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君子知人論世之道豈如是哉大抵高明之意蓋甚病乎老生者流尙空譚而鮮實用又見史書所載權略智術之士功業爛然以爲苟如是可以淑善其身可以平均天下而無難故舉凡言理學者概以無用置之而不知二帝三王之治五臣十亂之功莫非理學之明效而孔孟程朱之徒雖不獲見用於世然於漢唐以來權略智術之用皆有所不屑焉者讀其書而其道可知見其禮而其政可知固不待夫事功之著也吾輩讀書先其大者苟經子未明而惟史之是學恐不獨於平均天下之事有所不能卽

淑身之道亦必有不盡者弟才質凡庸素無學識蓋不足與語
夫此足下顧以爲可教而辱及之仰承高誼未敢默默又知足
下所以見教者初非有門戶之見存也故敢布其愚衷惟不鄙
而終教之厚幸厚幸

復郭伯琛孝廉書

三月某日接到去歲十月由浙省所寄書讀竟黯然道途阻修無由還報每念吾弟以粹美之質勵清介之操使得置身閒暇殫心學問何難升洙泗之堂入洛閩之室處則大儒出則名臣楚有人焉未可量也顧以承歡無具謀道未遑北走幽燕南遊吳越既遠晨昏之奉徒興行役之嗟詩曰哀此勞人尤朋舊所同戚矣然而畸人不偶君子固窮從古聖賢率資勤苦惟不以造次顛沛喪其守不以貧賤憂戚累其心是故當大任而不疑臨大節而不奪筠仙勉旃慮困心正豪傑磨厲被濯之會不可不及時自奮也如某伏處林泉粗足家食乃因循委靡不自

振奮歲月有窮時而學問無所增益晏安誠耽毒哉伏讀來教
謂宜博覽羣書不當墨守一經以自囿某早歲蒙昧無所師承
閒嘗涉獵子史博求典故所資者記誦之餘所志者詞章之末
泛覽累年茫無所得然後退而求之四子六經竊不自揆以謂
聖賢所示修己治人之道不出於是而甚悔向者之舍近求遠
務廣而荒也故亥歲承晤遂有讀書不欲多之談蓋矯往年浮
泛之弊而詞或過焉者也既承來教而後頗憶前語之失然亦
有說焉某聞孔氏之教人也曰博文大學之首功曰格物夫博
文者擇善之道也格物者致知之功也學者苟欲從事聖賢之
教固不能舍是二者而求他途之歸矣顧古人爲學一經共守

所誦習者詩書六藝之訓而已無邪說異端之教足以惑吾之心無諸子百家之言足以淆吾之鑒學者於此博學而詳說焉固亦切問近思之道也今則異論龐起矣申韓老佛之說既浸淫於人心而不可拔而元明以來陽儒陰釋之家紛然錯出其立教宗旨既自託於孔孟程朱而人品功業又皆卓然在人耳目學者不察其學術之誤昧昧以從之朱紫淆而雅鄭混其不爲所惑者幾希矣故某嘗謂學者苟有志聖賢之道必先玩索四子六經沈潛反復既得其宏綱要領所在然後求之百家諸子以辨是非同異之故考之史冊傳記以察治亂得失之歸權衡定則取舍不淆辨別明則是非不謬學問之道無有要於此

者不此之務而欲以泛然無主之胸博取眾說以求之則惑之甚者也操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茫然赴市欲以權輕重度長短豈不謬哉來教又厯舉六經四子史傳百家之書爲堂奧門戶窗櫺廂房之譬以見學者於羣書不可不泛覽而並觀也某又得就而喻之世之求入室者必先審乎堂奧門戶之所在無迷其途無詭其趨然後廂房客廳之屬可厯而觀牆壁窗櫺之規可指而數也不然而泛然觀望於牆壁之外且有認廂房爲堂奧指窗櫺爲門戶者矣從而求焉終身於迷謬之途而不得門戶所歸尙何升堂入室之望哉又况百家傳記之言是非詭於聖賢者不可勝紀若遂漫不區別與四子六經雜然並列是猶

建茅舍於宗廟之間編竹籬於明堂之側也亦不待較而知其不可矣凡茲之說非敢以張辨也學問之道貴衷諸是吾弟幸察其愚而加往復焉滌兄邇日進學可畏頃寄書論爲學之方體認殊深他日建樹殆非科名之士所及書中盛稱吾弟詞翰之美將爲文苑傳人是則善矣顧某所以期於吾弟者不在是也吾儒立身期其大者苟正學不講德業無聞而惟詞藝是習借使文如班馬詩駕曹劉要亦無裨身心無關世教上之不能致吾君堯舜之治下之不能躋吾身孔孟之庭苦心孤詣勤一世精力以爲之不過供藝林鑒賞已耳曾何與於有亡之數哉區區竊願吾弟殫心要道刻志潛修窮伊洛之源探洙泗之奧

優而游之身體而力行之使天下後世稱之曰楚有人焉周濂
溪光風霽月之品於今未墜斯則某之所殷望而切盼者也頻
年遠別夢想爲勞南望羈雲每懷靡及後會不可期而積情千
億非覲面不能盡也臨書悵悒諸希珍重

復羅仲嶽論養氣說書

伏承不鄙辱示所著養氣說一篇使之參訂引伸觸類約數萬言所以發明此氣之浩然者行夫一身之中而充夫六合之內貫幽明徹上下亘古今通人物無有乎或閒無有乎或息無有乎或遺而又卽古昔聖賢所以窮理去私盡心知性以復本體之剛大而致一身之中和者推而極之以至參天地贊化育莫不由此氣之得所養以成之也此其識量之大規模之宏蓋非嵬儒隘淺之見所能彷彿顧私心有不能無疑者感下教之忱輒獻其愚惟明者察焉其或未安亦望反復詳論以匡不逮則淺陋之望也蓋嘗推尊著各篇之義證諸孟子答問之說覺其

所以論述先儒之指要雖若多所發明而或頗失其本旨所舉
功夫之節度雖若極其詳密而或不得其要領所推功效之極
至雖若極夫高遠而或頗過其分際至其所以反覆推闡之意
雖若極其深切而或不能使讀者有所感發興起於其中也是
以綱領雖具而每有過自主張之嫌條目頗繁而不免強求貫
通之弊至於行文措詞亦或未中步趨往往累幅盈篇莫得其
真意要切之所在若出一時倉猝掇拾補苴而爲之者亦恐未
能果當於修詞立誠之旨也夫孟子當日答公孫之本意蓋言
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者惟能養此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是以
事至而不爲之懼禍至而不爲之怵而措施之際剛果勇決雖

極天下艱大重遠之任處之裕如不以自忤至其所以養成此氣者則又由平日所爲事事求合夫義而又不雜人爲以害之及其積累之久完養之固仰無所愧於天俯無所忤於人則此氣之生於中者自然盛大流行非眾物之所得撓也其或有一毫不自快足之意則此氣之浩然者亦遂歛然消阻而不足爲道義之助學者於此不可不加戒欺求慊之功以爲任重致遠之計此孟子養氣一篇所以開益後學而擴前聖所未發也今徒見其本體功用之大而樂言之而於孟子喫緊爲人之意反未能有所發明此弟所以妄疑其本旨之未當也至於功夫之節度則下文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盡之矣

四者有一定之準則而不可雜以紛紜馳騫之意有自然之積累而不可求以淺狹躁急之心其爲教甚詳而操之也約其用力有漸而資之也深其慮患已周而戒之也切蓋不必鯁鯁焉較計此氣之得失而養氣之功已無不備此聖賢之言所以渾融該徧自無支離疏漏之弊也今不卽是四者程其功戒其弊而屑屑推求於一二行事之間宛轉牽合以爲所養得失之驗此弟所以妄疑其要領之未得也若夫功效之呈則本文所云塞天地配道義者旣已舉其要矣是惟自反常縮乃曾子所謂大勇非黜舍之守氣告子之外義所得擬焉而其他所謂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之說又其驗也蓋

惟有以養其剛大之氣而本體不虧斯足以塞天地而無間惟有以極其快足之意而內省不疚斯有以配道義而無懼是其爲說既各有所當而不容混而其爲效亦自有其等而不可差至於養之粹居之安則與天地參由仁義行而塞之與配又不足以言之矣七篇中所舉睟面盎背之說動容周旋中禮之云皆不以養氣爲言蓋由充養之純粹乃著盛德之光輝與此所謂浩然者又自有精粗之別而功候詣力亦各有淺深難易之不同未可相提而並論也今一以養氣爲說而於聖賢德盛化神之詣率皆擬議妝點以爲養氣之效此弟所以妄疑其分際之或過也凡此皆鄙見所未安而細推一篇大旨則所以立論

蓋亦姑襲其名而不必盡循其意以是掃去羣言特標宗旨務欲大其規博其趣自成一家之言其用意則既高且遠矣顧於私心有未安者竊恐不僅微言之失亦懼夫大義之或乖也天古者聖賢教人之意著於書者詳矣要其旨歸類皆先其本而後其末制於外以安其內以此爲下學之功卽以此爲上達之道此宗旨所以不偏門徑所以無失也今皆置此而別標宗旨之名舉聖賢所謂精一執中博文約禮明德新民主敬窮理之訓悉推而內諸養氣之中則其立言之大旨固已不能無偏矣因其大旨之偏不足爲眾理之綱領立羣言之折衷於是強彼之意爲我之說反復遷就牽合膠附以曲爲左驗雖其引類連

義若有據依而詞意支蔓不能果當於義類之所安者蓋亦多矣使學者因是以求之舍其志之本而馳驚於氣之末則向外走作摠苗助長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恐亦不待末流而後失之也至於措辭命語或不能盡如其意則由平日積累之久蘊蓄之多亟欲假此一論盡吐胸中之奇以大其觀而伸紙行文之頃頭緒繁多往往一意未盡一意又生一波未平一波旋起及總眾說而考其歸趣亦似未能各盡其曲折而悉中夫肯綮所以辭費而理轉不明語滯而意或不達推原其故殆亦有由然者舉聖賢廣大精微之蘊綴數萬言畢發於一朝夕閒宜不免迫遽苟且之病矣夫聖賢之道形於言猶化工之妙著於物

隨所值短長鉅細方圓曲直莫不以類相從各有一定之形色而不可亂將欲立言以垂訓後世顧可苟然爲之哉伏望深體明道涵泳義理完養思慮之訓究其指歸刪其繁亂擇其要切之旨出以精約之詞務期有當於古之立言者而勿求文字之速成則夫斯文絕續之際將有身承其任而重爲久遠之賴者卽又不獨一時友朋之私幸矣意所欲陳頗多來使敦促不及曲盡所懷惟明者略其詞而采其意至於異同之見則世俗淺狹之心非所以測於大君子之懷者也近月人事煩劇頗以爲撓大箸祇及讀一兩過或有所疑亦輒一一簽出諸俟晤悉惟諒警不宣

論云以一理應萬事萬物之統體一太極也以萬理具一心
物物之各具一太極也

按此四句鄙見竊覺未安蓋曰應萬事則是以此理之散殊者
言之而不可謂之統體一太極矣曰具一心則是以此理之會
歸者言之而不可謂之物物各具一太極矣文意正反言之此
鄙見所以不能無疑也輒爲易其語云總萬理於一心而無或
不備萬物之統體一太極也以一理應萬事而各止其所物物
之各具一太極也尊意以爲何如

論云散之在天下而不見其有餘約之在一身而不見其不
足

按此二句亦覺未安蓋如此卻似倒了文意也竊爲反其語云
以此理散之天下其用廣矣然萬事各止其所而不見其不足
所謂物物各具一太極也以此理約之一身其體微矣然萬物
皆備於我而不見其有餘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論云天地生物其有心乎品彙之發生莫非一氣之鼓鑄云
云

天地生物不可謂之有心亦不可謂之無心以主宰有常言之
不可謂之無心也以化育流行言之不可謂之有心也程子所
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者盡之矣此段亦祇說得
他無心處耳語意不備則倚於一偏高明以爲何如

論云河圖一出而陰陽之妙盡之矣天地定位二五運布陽生水中陰生火中云云

按此段似以發明陰陽互根之意但陽生水中二句以上下文意推之卻似不當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陰質也而性本於陽故曰水陰根陽以其生於一也火陽質也而性本於陰故曰火陽根陰以其生於二也至以流行言之則水又生木火又生土循環相生所謂互爲其根者也今於天地定位二五運布之下驟然插入此句似無頭緒卻使讀者卒乍曉不得也

論云父母之心正則子之所稟者亦正父母之心不正則子之所稟者亦不正雖瞽瞍之頑篤生大舜唐堯之聖亦產丹

朱此則適值其變而非其常然者

瞽瞍之頑乃生大舜此固非常之事不可以常理論者然以爲適值其變則似未安蓋大聖篤生又稟天地精一純粹之氣至清至明非頑嚚之所得囿焉者也朱均之事則又反是大抵陰陽交運剛柔雜揉二五之布參差不齊賦生之類宜其駁矣雖精英之氣間一聚焉然妙合濶泊之際亦難其適與相值所謂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此段大意不差但著筆太重而語意不圓便不免急迫之病耳

論云天地之外莫測其極惟此一理以統攝之形有內外道無內外也

按此段較舊本爲優但鄙意終有未能釋然者天地之間渾淪一氣充盈周匝初無限量要說外卻將何處做外既有內外卽是此氣已有間隔何以此理卻相統攝旣相統攝何以卻分內外而致彼此之不相交涉也信如是言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得而言者何以詩書所記儒先所傳都無一語及此斯亦可以存而不論矣必欲推測以求之此孟子所以惡夫智者之鑿也

論云禮也者所以定民之氣者也天尊地卑而上下奠水南火北而陰陽秩君子觀二氣之對待而制禮以協之

記曰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恐志字亦自易作氣字不得也君

子觀二氣之對待而制禮句亦似未安蓋以天地陰陽之象言之則凡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類莫不秩然有序粲然有文君子則之凡所以辨尊卑別上下明章服備儀文者皆於是取法焉蓋文言所謂嘉之會朱子所謂天理之節文者恐未可專以對待爲言更斟酌之何如

論云此氣既賦於我則爲一己之私也有屈伸者也理則天下之公也無屈伸者也

此段殊覺未安蓋所謂氣者乃天地陰陽之氣而人得之以有生者也所謂理者乃乾坤健順之理而人得之以爲性者也故自天地觀之則氣之與理舉屬天下公共之物雖命於人賦於

物而皆非有我之所得私而自人物觀之則所謂氣與理者賦
稟各足無不完備不相交雜不相假借雖曰天下之公要皆可
以據爲吾身所固有而不害其爲私者也雖如此說究亦二
著私字不得是二
者在天在人爲公爲私亦各就其所主者言之耳今日氣賦於
我則爲一己之私是旣專以我爲主矣而又曰理則天下之公
是又舍吾身所固有而以天地爲主者言之也由前之說則無
以見大化之充周無物不體而其所以視吾氣者若無與於天
地陰陽之故由後之說則無以見人性之各足無理不具而其
所以宰吾氣者猶必待假借夫天下之公理以爲之是其爲說
旣各舉其一偏及合而觀之則又有彼此相病而終不可以相

通者是以愚竊惑焉至以是明屈伸之說則尤不能無疑夫屈伸者氣也其所以屈伸者理也自陰陽寒暑晝夜晦明以至人物之生死草木之榮枯莫非此氣之屈伸者爲之或在天或在人或在物無公私無彼此而皆莫之或外焉者也至於此理之在天下則又初不爲屈伸而有無但隨其氣之所聚而理卽命乎其闢耳以是爲天下之公而未嘗不分著於人物以是爲形氣之宰而未嘗相與爲存亡或在天或在人或在物無公私無彼此而皆不可以屈伸論者也今日氣爲一己之私有屈伸者也理則天下之公無屈伸者也則是以理氣之公私分屈伸之有無而不得爲通論矣若曰是姑就理氣之在吾身者言之則

吾氣之與時爲盛衰者乃天地自然之理非以其爲私故也此理之不可以屈伸論者乃古今不易之常非以其爲公故也以
下節文意推之老兄之意本欲明此理之在人者不隨血氣爲
盛衰而措詞命意或反不能無失愚以爲是直可以一言斷之
而其公不公私不私皆可以不必論矣以下問之誠不敢不盡
其愚其或未安不惜往復

論云居敬所以存理也然亦必循理而後可以居敬蓋以形
役心喪而形勞以理養心理得而心安

此段語意不明所謂必循理而後可以居敬殊覺未安不審所
謂循理者以心言邪抑以行事言也若以心言主敬則理自存

卽不須更言循理若以事言則亦惟居敬而後可以循理耳蓋能主敬則內私不萌外邪不入其所以存諸心而措諸事者莫非循此理之自然自無紛擾錯亂之弊如謂必循理而後可以居敬則似不免借賓定主之嫌而所謂居敬者或遁於虛而無其實矣下文似以發明此意然頗有不可曉者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蓋制於外卽所以安其內而非以形役心之謂也若如所云則反近於呂新吾外景之說而下節力辨其失得毋與相矛盾邪古人所謂心爲形役者蓋言人心不主夫義理而日徇耳目口體之欲若爲形氣所役使云耳今以彼之意而爲此之說亦宜乎其不相入矣屬此穴穴不能

盡其曲折俟他日面晤時得細論也

論云虛靈知覺之謂心理之具於心者之謂性心之神明妙眾理而燭本末之謂知體所知之理於身之謂行

妙眾理而燭本末爲知句覺未瑩體所知之理於身謂行句亦似未備竊爲易其語云虛靈知覺之謂心心具眾理而無不該之謂性性與心合而精明洞徹之謂知體所知之理於身而時措焉之謂行似如此下語差爲妥協而於下數節亦有相照會處不曉明者謂何也

論云人之有知者氣也其所以能知者理也無理則無所知無氣則心不能知今陽明之言曰吾心之良知卽天理也是

蓋認氣爲理宜其以心體爲無善惡矣

無氣則心不能知句覺有病蓋如此則似心外別有一箇氣矣
心字似宜刪去然亦覺未盡也更斟酌下語爲佳陽明謂良知
卽天理固爲大謬然推原孟子之意則所謂良知者正指天理
之發出於自然者耳陽明所謂良知則指此心之靈覺者言之
而非孟子之本意矣今不舉孟子之言與陽明之說反覆對勘
以著其名同實異之謬而第取良知卽天理之一言以爲認氣
爲理之誤則恐不獨無以服陽明之心且使吾徒者反不能無
疑於孟子之說而學陽明之學者又轉得以藉口也

論云忠孝之理具於人心人而能忠能孝此理固無不在卽

有時未必忠未必孝而此心所具忠孝之理亦無不在特私欲梏之而未發耳

人而能忠能孝二句覺未瑩卽有時未必忠未必孝以下尤覺未安蓋旣曰未必忠未必孝則當此之時已失此之理矣尙安得曰此心所具忠孝之理亦無不在乎且所謂未必忠未必孝云者正爲其發之不當於理而牽於利欲之私故耳此心旣發而悖於理則本性所存固已一旦失之而不得謂之未發矣豈得曰此其發而見於外者雖未必忠未必孝然其心固別有未發者存不害其爲忠且孝乎陽明之病在以忠孝之理爲外而隨吾心爲有無老兄之誤在以不忠不孝之失爲外而不害此

理之本有究極其弊亦正相等恐不特語言文字之小失也推原老兄之意蓋欲發明此理之根於性者以闢陽明之謬而辭氣亟迫或轉失其本意之所在遣詞命意蓋其難哉竊爲推其本旨而爲之說曰忠孝之理根於天性人而能忠能孝此其本性之真固已顯然呈露矣其或未必忠未必孝則梏於利欲之私而非性之本然也然當平旦清明之際亦必有自然發見之端而不可遏者此忠孝之理所以本於人心根乎天性雖或蔽痼之甚終亦莫之或滅也然則人性之本善亦於此可見其端矣竊意老兄之意或在於此一斑之見不知果有當於高明否也

養晦堂文集卷四

湘鄉劉蓉霞仙著

書

復曾滌生檢討書

去夏五月伏奉手翰企慕德業拳拳在懷今歲四月復領去臘所惠書十月又辱子植遞到出京時手柬遠辱眷念存問有加三復以還慰感無量弟以去秋九月拜狀託高損之郵寄十二月得報云已交筠仙由驛遞寄去今歲七月會筠仙於長沙相與語及疑此柬遂沈中道既奉來教而後始知果未達也在省半月酬應繁多計與筠仙四日聚耳比擬同草一函寄呈左右

意恩解纜遂不及爲迨歸里門益復僻左久稽裁覆實用慙慙
比士友自北來者類稱執事能遠聲華甘淡泊卽此一端已見
所守之正所存之大足慰區區向往馳慕之意及讀來教又以
見向道之勤進學之勇不獨以所聞者爲足幸也蓋古之君子
將大有爲於天下利弗苟就功弗苟成富貴貧賤弗苟趨避獨
汲汲以進德修業正誼明道爲事者彼其心誠有所樂乎此而
世俗富貴利達之見功利術數之陋誠不足以攬其心也今執
事所以自立者旣在此而不在彼而好學不倦之志且將由此
而日進焉亦庶乎其近之矣伏蒙垂諭邇來讀易頗服鵬程傳
而或不滿於朱子本義蓉誠不敏未達所云竊以易之爲書更

歷三聖而制作不同伏羲畫卦以明象文周因象以繫辭皆所以爲卜筮者決吉凶而垂訓戒故其書但掌於太卜之官不以頒於學校至孔子彖象文言繫辭之作則又因吉凶訓戒之意推明其理之所以然者其道雖未始不同而所以爲教爲法者則既異矣自是而後兩漢諸儒泥於術數之陋雜以變卦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則既穿鑿附會而不根於理輔嗣王氏始覺其陋力闢諸家之說一以義理爲斷又未免溺於莊老之教而不適乎中正仁義之歸其爲得失先儒蓋嘗論之逮伊川程子之傳出然後一洗諸家膠固支離之失畢發先儒廣大精微之蘊蓋凡後世以義理解易者莫能尙焉然學者苟不得義文

設卦觀象之本意而專欲據此以明易則於三聖制作之本旨
既未免得其一而失其二而一卦一爻僅爲一事又不免偏執
固滯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趣此朱子啟蒙本義之書所
由作也故嘗妄謂學者苟有志於易學則必先讀啟蒙以明象
數之大端次及本義以會卦爻之大意則所謂潔靜精微之體
開物成務之用皆將於是乎見之而凡義文以後周孔程子諸
聖賢之說亦可推類引伸無不各盡其妙此朱子之功所以爲
大而列聖之制所以並垂古今靡不同條而共貫者若徒以其
義蘊之廣大而樂言之於先聖所以畫卦觀象教人卜筮之本
意或鄙棄以爲不足言則易之爲用有窮而周子所謂聖人之

精畫卦以示與邵子所謂畫前之易者皆不可復見矣安溪集
惟見其學庸語孟洪範說數種船山集惟見其正蒙老莊解及
雜著數種獨於所謂易說者皆未之見然就所見數種者觀之
則恐其未嘗深究古昔聖賢之本意而或不免以己意牽強之
失老兄既讀其書而深好之其必有取焉矣俟他日購得之當
更條晰請教茲不敢妄議也承諭將撰次經史子集之言彙爲
家訓並得與聞綱領節目之詳其規模條理可謂宏遠矣願蓉
竊謂爲學之道莫先於明善以誠其身而著書垂訓則成德以
後之事非當務之所宜急大抵編次之體不難於采之之博而
難於采之之精苟非學識精醇有以窮極事物之理斟酌古今

之制使眾說之陳於吾前者皆有以析其精粗燭其本末而無
纖悉毫髮之不盡則所以定權衡決去取者將不免淆雜疏漏
乖謬之弊而徒疲精神糜歲月以取不知而作之誚則亦何益
哉以執事之高明則固無慮乎此顧區區之愚竊願執事收拾
身心著己近裏以盡居敬窮理之實勿汲汲以撰述爲事則夫
深思力踐之餘將有不俟他求而得之於此者其或欲假采輯
之功以資玩索之益則莫若且就德行學問兩門加意討論而
姑置經濟各門於後以俟餘力之及則亦要切之道也衍義一
書闡發格致誠正修齊之道特詳而獨不列治平之已意者政
治規爲古今異道苟非酌斟古制損益時宜則無以盡變通之

妙故不若姑從闕略以待後世人主之目擇乎是其然否雖不可知而要之制治之原自有根本當先之地本既立矣末斯舉焉政治所宜方策具在舉而措之夫亦存乎其人焉耳若欲藉以博通世故諳悉事機則當參考制度之詳深究利病之實因時制宜固匪一道而非理明義精無微不燭則亦徒爲故事之陳終無當夫推行之實者也前書所舉本朝先達如二李楊陸諸公者管見所窺諸公學術各有不同似未可一律論也二曲旣是禪宗安溪頗近學究潛葺德業偉然而著述不少概見見其所刊洛學編而已求其謹守繩墨純一不雜者其稼書陸先生乎雖於充養成德之際未知若何而言論平實踐履醇篤要

亦無愧於聖人之徒者矣近日湯吏部唐太常皆有時望心儀
之久頗欲聞之想深悉其素履因書並希示及聖學衰微士習
浮靡方賴一二賢達加意主持以振頑懦學之不講古聖所憂
計尊兄亦當同此懷也時事多艱邊陲不靖連年退避遂此削
弱和議之成令人憤悒彼虜何厭行復逞耳然往者莫追來者
可懲及此閒暇亦頗爲內修外攘之計否也執事旣列朝籍正
宜蘊蓄經綸以需時用材力所及固已偉然勉而進之其何可
量伊傅之業待人而行要惟有其學者能不讓耳弟自亥春別
後跼伏窮山於茲三載愧克己之不力欲寡過而未能比歲以
來彌多疾病精力旣短作輟靡常德之不修良用自慨每接來

書過蒙獎掖撫躬內省負愧何言然一息尚存不敢不勉古訓未遠遺矩可循尊其所聞行其所知終吾身而已矣伏蒙不鄙屢賜手示使論爲學大意某不敏於道無所見弗敢知也然竊聞之主敬者存心之要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相資其道始備厯考前聖之訓蓋未有不由於此而可以幾於成德之域者也然則學者苟有志於古人之道固舍是而末由但功利之習溺人最深時會所趨靡然向之苟非豪傑未有能自拔於風波頽靡之中者此病不除雖欲入道而不可得則義利理欲之辨爲己爲人之分抑又學者之所宜自力者矣執事勵志有日必有深造自得於此者伏望日新其德以自進於高明之域終爲斯

道之幸則區區之望也筠仙天資粹美瑩徹無瑕朋輩中罕其
匹者但於詞章之學已成結習比嘗盡忠告之誠雖幸聽納似
未肯決然棄去因書幸更策勵之朋友之道斯其大者澄侯溫
甫兩弟比在省嘗晤及窺其意似於科名得失之際不能無介
介者亦嘗傾竭鄙慮以相規切亦似未能遽從誠信之不孚而
欲感人於言語之末吾知其難矣子植歸後不及一面不識其
志趣若何欲一叩近狀之詳而未得也因風布此未究所懷北
望燕雲悵想無量

與郭筠仙孝廉書

去秋九月接到由歐陽曉岑所寄手柬具審邇況安吉良慰鄙懷春初接滌兄書知比來體氣益彊尤用欣幸近所習何業退息有所居遊有徒講習討論有同志努力何如當不悠悠也頃歲屢奉書勸吾弟務正學窮經術勿徒詞翰是習鄙固之言不審荷垂聽否此似不足深論然區區愚慮良亦非苟然者請卒陳之某聞君子之爲學以成德也德未成不可以適用不敢寬吾學焉君子之立言以明道也道未明不足以垂訓不敢苟於言焉然聖賢不教人務立言以明道而第勉人務積學以成德則本末先後之間固有辨焉蓋必道與德實積於躬然後以達

諸用而無不行以垂諸訓而無不法夫二者之歸一也不務德以爲學則曲學而已矣不體道而立言則贅言而已矣然則君子之擇術也宜奚從焉從之於道德之途以體諸心修諸身則體立而用行其發於言也若龜鑑然皆躬行心得之餘也斯華與實兼之矣從之於辭章之途侈其文喪其質其役智也彌勤而卒歸於無用其載於言也猶虛車然有近是者不過忖量臆度之私依倣揣摩之似而已雖欲假乎道以鳴之而不得於心也雖欲強其詞以從之而不得於言也匪惟不得於言而已又將并其本而亡之則何益哉世之務詞章者常嚶嚶曰吾將以明道也此特文士之大言耳彼初不知道爲何物而姑借是以

張吾說豈所謂由中以達外者然哉况乎道在天下初不俟文而後明其欲明道而汲汲假文以發之皆襲於外而不充其內者也今其言則大概可考矣自漢唐來以文章名家者無慮數十百人然皆不必通乎道最近道者於唐曰昌黎韓氏於宋曰廬陵歐陽氏雖二氏之自負亦然曰文者載道之器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亦庶乎不苟爲者矣顧今以其集考之於道實有發明不自詭於聖賢者蓋寡雜駁無實之詞荒誕不經之論往往見焉昔人論之詳矣韓文之粹者莫如原道而蘇軾氏稱之曰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則何言之謬也是序也如以文論篇法變化開闔誠有可觀而要其旨趣

怨訕驕蹇類類放不可爲訓學者讀之適長輕肆浮囂之氣而已其不足與乎道雖童昏猶能辨之而蘇氏尊之如此豈非狃於文士之習不復探其本故然哉驚於外者必荒其內阻其華者不課其實文人結習往往然矣昔程伯子以記誦詞章爲玩物喪志叔子以有高才能文章爲不幸劉忠肅謂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者彼三先生皆宋代大賢魁儒然言之深切痛至類如此何哉凡人之情遇端人莊士則嚴肅之心生焉接華士僉人則慢易之情出焉及其久也則皆化之矣故賈生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蓋

一居處晉接閩性情移易二端殊焉况乎學於其道心與俱而神與遊其所趨向有不潛移而默化者哉吾日取六經四子濂洛關閩之書肅衣冠平心氣以誦之慄然如父兄師保之臨其上而詔其旁久之其志通焉其神契焉如揖讓堯舜禹湯之庭侍坐文周孔孟之側聆警欬而親提命也由是盈耳充腹莫非仁義道德之懿而氣質之化性情之感其入有深焉者矣吾日取百家眾技雕繪纂組之文竭晝夜忘寢食以求之靡然如珠玉錦繡之列吾前而誤吾目也久之其氣淫焉其情肆焉如縱觀俳優雜技之場而恣其流蕩放乎山巔水涯睽就博徒狎客之倫而與之酣歌叫囂也舉凡精神所注智慮所營沈酣浸漬

無適而非是者由是謹愿者變爲浮夸端厚者流於放恣至其見諸行事設施之餘亦不待問而可知已故僕嘗謬謂記誦之學止於喪志而詞章之學其終至於喪德其德旣喪借使文采爛然亦所謂其餘不足觀者况乎道聽塗說之初無與於文哉昔之君子所以汲汲惟道德是修經子儒先之書是求而於此有所不暇又且推而遠之重舉以爲世戒其意非苟然也今吾弟嗜好之篤至於久而不厭得非習之旣熟於此偶未及察故歟某之愚闇蓋嘗躬蹈其轍而幾覆其車焉是以不揆固陋再三冒瀆而不止也自辱知八九年來立身本末蓋吾弟所熟諳中間行檢疏略幾於衡決而不自知賴天之靈頗自悔悟不至

終暴棄焉然反諸當時之心豈以爲非是而不之顧哉亦誠以謂達人傑士恢奇磊落之爲稱心以出之耳學之不講昧於義而闡於識或至越禮踰閑而自以爲得斯亦殆矣然推求受病之原非迷溺文士浮華侈恣之習不至是也學術之在人心其端甚微苟本源未及隄防未流彌增泛濫况乎志所存習所趨且以是爲固然則毫釐千里之謬宜有不待舉足而迷於戶庭之間者吾弟天資粹美故雖習焉而未蒙其害然亦豈可以爲無害終身由而不之戒哉投白璧於泥沙雖幸無所污染然污下蕪穢之地人知非託迹之區而或不自寶貴至舉希世之珍漫以相擲此其可爲深惜者也區區之愚略具於此願不以爲

腐而少垂察焉滌兄器量恢廓識大體知舊中無其匹者昨所
寄書尤特達有卓識而自視欲然方將由此深造以得之一此
不懈吾不能測其所至也吾弟久與居遊意所講求切劘當更
精切深至月異日新使兩君並轡連鑣直登古聖賢之堂而窺
其奧豈不重爲吾道之光哉樹德在人當仁不讓吾弟勉之而
已比以山居之久益耽泉石俯仰槃阿陶然自適一涉城市喧
囂之迹意忽忽其不樂視此氣象豈堪當世用者而兩君懷抱
異器方將慷慨以建事功從茲趨舍殊途勢不復可以相合縱
圖良晤能復幾時幸歲時一惠音書勿嫌頻數舍下老幼都好
近況亦且如舊所憾歲月迫人行及三十而學業訖靡成就時

深愧歎耳春氣正和惟保身進學千萬自愛

復羅仲嶽書

比頗覺向日用功實多浮泛馳驚之弊故考索雖勤而體驗實疏其於省察存養之說非不剖析精至而方寸之地無可据以爲進德之資所以乍密乍疏時操時舍卒無實際工夫之可言也方擬力自鞭策以希寸進而未知向後何如冀老兄時有以教之耳來書言近覺要做好人念頭比前益堅此可想見道心充長之驗亦望更加嚴密工夫使吾所謹諸操存持養之地者愈精愈細而無幾微毫髮之不自慊則德性益見堅定而其進也不可量矣承諭近頗究心水利邊防河患等書此皆經世要務不可不盡心講求者古人於時事利病規畫得失之故莫不

視爲學問要切之事故一旦出應世務如取諸懷而應之不滯
後世講之不夙臨政而後從事其布諸政令者往往拘泥而不
切於事情斯其所以蒙腐儒之誚也往歲陳廣勇爲言朱子於
古今時務政治之宜靡所不講而後之學朱子者但守心性理
氣之辨太極西銘之說以爲的傳所以祇做得箇閉門獨坐泥
塑木雕的好人一涉仕途便成鑿柄身所值者皆無可柰何之
事日所應者皆未之前聞之務宜乎智略之士睨視竊笑以道
學爲廢物也此語近戲而亦切中學者迂疏之病吾兄能於此
畱意庶幾一雪斯言乎至謂將細考內地邊外水道山勢兼及
苗疆諸務彙爲一書此則可以不必蓋前人之爲此者多矣入

國朝來考据風行著述尤夥若顧景范祖禹之方輿紀要一百二十卷尤其最詳核者彼皆考古證今窮數十年之精力而後成書其於山川險易之辨古今戰守之宜與夫僻壤遐陬夷落聚處之境詳哉其言之非諳練經歷之久足以訂其謬而補其所缺而漫著書則亦徒爾鋪陳無當於得失之數故竊謂不必糜精神耗日力於此途也

答曾滌生檢討書

五月九日辱手札之賜莊誦再三具悉勤學體道之至意而謙懷虛衷溢於言外真令人作十日思也弟往歲不揣固陋妄有所陳拜函之後方惟冒瀆是懼不謂芻蕘猥蒙采擇夫虛懷善下昔人所難而來教惓惓嘗若不及卽此一節胡愧古人允矣吾兄從茲遠矣書中反復刻摯彌見向道之篤與所以檢躬之密而土崩瓦解之喻雖過自斂抑然古人爲學終日兢兢常存不見自圖之意卽吾兄之所以自訟者而愈知其德業之日崇也至於用功之方首事大學尤能深體聖賢教人至意而審端致力又皆一一得其要領是非用力積久胡能言之鑿鑿若此

賢者固不可測弟向者誠不料吾兄之進業至是也顧弟陋衷
猶有不能無疑者謹臚列於左而望吾兄之終教之來教謂宋
之五子明之王文成薛文清胡文敬劉黻山諸儒皆墨守大學
一書遂成大儒薛胡二子謹守繩墨醇正無疵以繼程朱之後
良無閒然王劉二公功業人品卓卓可頌至於學術則有不能
無議者陽明首倡異說痛詆紫陽欲立異以爲高乃援儒而入
釋畏格致之難幾則倡古本大學之說知日月之莫踰遂訂晚
年論定之書貽誤後學實非淺鮮念臺鑒其禪悟倡言辯說蓋
亦頗覺王學之弊而知講學之不可廢矣顧其所謂無善而至
善云者仍然心體無善惡之說也所謂默坐靜觀云者猶然體

認良知之旨也名爲救陽明之失而實未能盡脫陽明之習其爲蔽雖有淺深大小之不同而其不能實體夫大學之教則一也謂之墨守豈盡然乎夫詆訛先儒學者大病如弟固陋甯不鑒茲顧於學術是非之際則有不能不辨者譬諸行路必先辨其孰爲坦道孰爲歧途然後趨向端焉不見異而遷焉是中庸擇善之道亦卽大學格物之一端也不然將使荀楊與孟子同科楊墨與吾儒角立門戶之分既混則升堂入室將迷其所入之途黑白之辨旣淆則眩紫奪朱或轉亂吾心之鑿其爲害道可勝言哉李二曲格物解蓋本心齋涇陽之說初亦似無大謬然聖賢言語意各有屬經所謂物有本末之物則實指其條理

以物之有則者言之也故謂格物之物不外身心家國天下之物則可謂格物卽格夫物有本末之物則自有綱領條目之不可牽連而混同之也夫格致之工期朱言之備矣自陽明王氏目爲支離力攻補傳有明諸子翕然和之閒或小變其說要皆祖述其意求其謹守而篤信之者千百中僅一二焉不知程朱之說本末兼賅精粗備舉良以人之一身萬物皆備故自日用倫常以迄天地陰陽萬事萬物之理莫非學者所當窮而窮之之功又自有道不可求精而遺粗亦不可逐末而忘本也孔曾之教於茲備矣紛紛之說果何謂哉吾兄直指學問思辨四者爲格物首功最得聖賢立教之意所謂學問思辨有次第而

所格之物無次第非謂格得誠正再講修齊格得修齊再講治平云云則似微有可商者古人格物之功在卽物而求其理固非有次第之可言然推其用功之方亦自有先後緩急之序不可泛鶩而并營也譬治水然其於支派之所匯眾流之所歸某水宜疏某水宜鑿某水宜排宜決固當盡數講求而謀施治之功則必自有源始固不可謂吾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不求其誠心可不求其正身可不求其修家國天下可不求其齊治且平但欲求所以齊治均平之道則必自誠正修身始蓋誠正修身者明明德之事其本也齊治均平者新民之事其末也本末先後之際雖不可過爲拘泥亦豈漫無次第之可言哉來教又

謂慎獨之功或因其氣稟所偏而施檢察之力是亦切論第古人造詣用力有深淺之異賦質有純駁之殊故其自道得力亦各就其艱苦之所歷詣力之所及者言之學者於此考之眾說以會其歸體之一身以要其守精擇而慎取焉可矣不察乎此而偏執一說以自囿得其偏必遺其全謹乎此或忽乎彼則吾身之患必有所偏而不舉之處嚴其所及防者而寬其所不及檢者則夫弊竇所存其潛伏而竊發者不知其凡幾也至於靜坐之說實吾人切要之功但須中有所主方爲無弊不然或且墮於空寂明季學者所以多詭於程朱而流於禪悟者蓋皆坐此吾兄其亦慎之惟敬之一字實該貫動靜之法前聖心傳舉

不外是因而存之其亦可以杜偏勝之弊而絕放佚之萌矣凡
茲瑣屑不過因來教而並及之一隅之見知無補於高明聊陳
所疑以供采擇之萬一若夫規模之大節目之詳大學言之備
矣以吾兄之明敏又加以刻厲精進不自滿假之盛心其將來
所樹立以報國家知遇之恩而造天下蒼生之福者意必與
古人相頡頏使學術事功出於一轍而不屑屑於功名之顯赫
也吾以君之言卜之矣弟往歲不自檢束學業荒廢凡百所行
事事瓦裂亥春辱示讜言多中病痛數年以來方深內訟自來
書數數引咎彌增惶愧年來亦甚思力自拔濯而功力淺薄志
氣因循聖道之精彌高彌堅如泰山之不可躋而偏私之積日

新
月
盛
如
膏
盲
之
不
可
去
歲
月
有
限
道
蘊
靡
窮
我
思
古
人
心
滋
戚
矣
然
一
念
拳
拳
未
甘
暴
棄
又
伏
處
林
泉
屹
屹
自
守
外
緣
既
息
名
利
無
牽
十
畝
閒
閒
陶
然
自
足
或
當
少
圖
寸
進
無
曠
天
職
庶
幾
此
生
無
然
虛
度
鄙
志
如
斯
未
知
過
此
以
往
復
何
如
也
吾
兄
既
列
朝
班
則
當
以
皋
夔
伊
傅
自
期
許
須
知
彼
數
聖
賢
者
不
過
各
盡
其
職
分
所
當
爲
雖
功
業
彪
炳
要
非
於
性
分
之
內
有
增
益
顧
其
學
則
有
不
可
不
亟
講
者
謨
訓
具
在
取
而
讀
之
亦
可
知
學
問
之
與
功
業
初
無
兩
途
而
古
人
之
與
今
人
未
必
遽
不
相

者所羞枉道干進君子弗取也筠仙橐筆依人紛紛逐隊頻年
失所哀此勞人顧業以逸荒志因勞奮從古聖賢鮮不備歷艱
辛如弟身處安閒日益廢墜晏安禍人此其明鑒筠仙所處或
正天之所以玉之成未可知也特吾輩相念之深不能無戚戚
耳別離數載天各一方音問遙遙恆閒歲不一得回憶酉年聚
首此境甯可復耶嗚呼當彼晤時意氣激昂惟以詞章相勸勉
而不知有其他今既各知向學相與抗懷古人而南北分馳求
一覲面不可得切磋之益豈不難哉胸中所欲陳者甚多伸紙
萬端不能備及伏惟以時努力爲道珍重時逢羽便惠我讜言

與郭翼臣孝廉書

六月八日閔邸鈔知吾弟已領鄉薦爲之喜慰往者念吾弟家計清貧復遭水厄或不能不爲境遇所苦致荒大業抑或不免有所干求於世致墮清操懷此隱憂時爲過慮顧亦無可如何今旣獲解或者可以少濟拮据不事干謁抑亦可勉崇德業加之淬厲於茲二者將兩得之聞此報時翼臣知我樂否也數年來荷吾弟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顧維愚陋不克有所資益心實愧之比在省城數相會晤亦以時值息遽未獲盡所欲言今竊有爲吾弟瀆者人生造詣亦有何窮要使此心瑩然不爲利欲所汨時時刻勵時時提撕當熱鬧場中冷得下紛華場中淡得

下艱苦場中耐得下便有幾分人品幾分學力不然縱饒撐腸
萬卷搖筆千言究竟了無毫毛之補此雖老生常譚然每觀古
今來端人莊士名臣大儒未有不先於此處跼定腳根而學術
事功有可觀者先儒有言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吾人今日
爲學但於此等處識得透守得定一切窮通得喪顯晦榮辱之
遇舉不復有所欣戚於其中便自然壁立萬仞掃除一切羈絆
救全一生名節將來措之事業亦自光明俊偉不爲利害所屈
撓不爲時勢所驅迫或出或處處之裕如斯真能自立者也吾
弟氣稟清明一塵不染其於世人利欲之情俗士浮華之習舉
世之所迷溺而奔走之者類皆淡然漠然無所係累而獨有志

於古人爲己之學以爲士君子之欲期自立者不可舍是而有他途之歸也此其見解之卓然志趣之遠大固已超越凡流而獨得大道矣所冀勵乃精神堅厥趨向就其所已能而益勉其所未至毋遊於逸毋眩於俗毋始勤而終怠毋畏難而苟安毋惟聲華之逐而詭其趨毋惟非笑之避而潰其守則其造詣精進當有一日千里而莫能測其所至者如某不敏尙當勉策駑駘而與之相先後焉至於用力之方進德之序則先儒之遺訓具存吾弟亦旣讀之而得其要矣由是竭吾力以探討焉終吾身以服行焉不得半而止不見異而遷焉則亦何業之不廣何德之不崇哉區區之愚所以期於吾弟者如此但當鑒其誠悃

必不以爲刺謬而鄙棄之也憶省門話別時弟以謂苟得副車少資菽水當可爲聚首讀書計今旣如願斯酬矣明歲當就試禮闈度不能棄彼以就此將來或得或否要不可不存茲論以爲久遠之圖也湖田或仍舊墾闢以爲世業或遂爾捐棄別作良圖此際當有定論然愚以謂守此殘疆歲爭食於鯨鯢之吻非策之得也要當去此以適樂郊乃所以爲久遠計耳到京時或與令兄共寓滌兄宅中亦可資講習之益晤時並希寄語各相與努力自愛後會殊遙遙也某自旋里以還仍就館室雖頗有讀書之暇殊無進德之益默自檢勘要祇緣氣質偏駁消融不盡以致病痛百出莫可救藥每念賢昆季天資之美未嘗不

悚然深愧歎也弟春閒所以規我者良是深感見愛之意嗣後
有可見告者不惜盡言爲祝

上曾封翁論舉節孝書

丙申之秋嘗獲躬叩崇階親承德誨於茲九年未伸參謁屬者
滌兄洵登翰苑旋侍講帷 誥命頻頒 覃恩疊至邑里欣欣
傳爲盛事而某跼伏窮山未克一預賀客之末禮際闕如良深
愧悚然每一追念昔遊緬懷德範未嘗不神遊几杖間也比日
秋涼伏想頤養康樂履道綏和竊伏下風無任禱祝茲者竊聞
太老伯嘉惠鄉邑舉揚節孝某輒僭易有所干陳竊以士大夫
閒居鄉閭優游里巷其於郡邑利病之故生民休戚之端職在
有司義無干預計其勢所得爲道堪共濟者惟是修明鄉約設
置社倉爲有濟撫綏之政振興學校表章節孝爲有裨教化之

道是二者不至上侵有司之職而下可以造鄉里之福上可以
佐國家之治士大夫苟欲展布才猷嘉惠桑梓計無有先於此
者矣然某嘗遊歷郡國見所稱搢紳士夫蓋鮮留意於此者獨
聞崇浮屠之宮以邀福致沙門之客以市恩甚或怙勢以作威
居閒以牟利重爲官吏所苦患鄉人所怨訕者往往是焉蓋其
酣豢於富貴之餘旣安且榮方汲汲恣情縱欲罔上徇私之不
暇豈復有世道人心之念入其懷者太老伯平居恂恂旣深以
此類爲鑒而復倡茲闕典用播休風此誠搢紳先生之盛舉也
竊惟 國家旌卹之典著在令甲布之天下而有司者不能奉
揚 德意按例舉行自非富家巨室物力優裕三請五申未有

膺斯典者蓋 朝廷良法美意之不究施於下類多如此每竊
惜之夫在孝子悌弟貞女節婦一意孤行率其性之自然行其
心之安然初非謂是足以博鄉曲之譽丐朝廷之榮而後爲之
也然而明盛之朝聖哲之主往往爲之咨嗟太息錫之寵命表
其閭而旌其墓者以爲國家所以敷教善俗正人心維世教之
大計將在於此吾一沛發德音表章幽隱而人心奮發爭自濯
磨於是而節烈之風盛禮義之俗成矣此 國家著令之本意
也今或以一朝令制惟行於力能自請之家而閭巷畸行蓬藋
苦節往往困於財阻於勢而不得自達則是褻崇獨加於望族
令典偏遺夫寒門法制無章何以爲訓彼民之見之以爲是坊

巍然屹峙於里門者特出於富厚有力者之自爲初非朝廷果重其節烈而褒嘉之也如是而欲民之勸於義而競於節亦已難矣且夫國家樹制必示輕重之準賢能泣事務揆先後之宜義準時行法緣情立蓋未可以一律施也今試以人情度之彼望族名家夙嫻禮義之訓而身依華胄家享素封其守節也較易至如漆室楚婦不聞女史之箴而室等磬懸情同匏繫其全節也較難彼不惟難之慮而惟節之是殉終始一心死生不渝此宜仁人君子之所憫恤也古人賞罰之施各有先後疏遠貴近其道不同假令良有司於此斟酌難易推法意以行之吾知其必有權衡焉其肯以煌煌令制徧徇一夫之請而漫不爲之

區別哉每觀王道不遠人情古今法意大抵同也今或不此之辨而昧昧焉反其道以施之輕重不倫後先失次此貞魂幽魄所爲飲泣於黃泉者也太老伯乃獨惻然憫之謂是孤苦之操宜在褒嘉之列爰倡公義特建總坊蓋仁人君子之用心大抵如此伏願博采輿論務闡幽光苟其實著貞操昭人耳目不聞寒賤悉得甄收俾夫窮鄉僻壤丐夫爨婢之流皆曉然於聖朝崇獎節義之意眾志咸喻幽隱畢宣於以勵薄俗挽頹波樹鄉閭禮義之規成國家風教之盛厥功甚鉅伏維詳審而究宣之某也不才夙承寵眷用敢輒陳瞽論而並申其私請焉某有從姑適朱氏十九歲而寡零丁孤苦靡境不嘗今歿且十餘

年而鄉里猶咨嗟道之每欲捃摭遺行請旌當道然計官司申
請文移往來厥例猥繁所費不貲而其孤乃貧困顛連不自存
活緣是廢閣未克表揚生旣不諧死猶抱鬱長使泉下貞魂泣
青燐而嗥宵露某誠痛之緣是拜函輒有干請並爲傳其大略
附錄呈覽倘蒙哀矜不責經費俾得因緣盛會掛姓氏於坊表
之末則高厚之賜不獨其子若孫實身被之而某區區數年之
懷亦得藉以少慰其爲感幸抑又何如肅使陳情可否俟命干
冒尊嚴不勝悚息

與羅雲浦書

不見幾年彼此闊阻未嘗奉尺牋通慇懃之意然眷念之忱積有年所蓋未始以相遇之疏而或忘之也憶酉歲麓山同寓時士友雲屯殆逾百計書淫傳癖蓋不乏人而獨愛足下磊落有英氣無世俗一切聲利庸陋之見雖意趣所嚮彼此不必盡同要其私心所引重恆惓惓惟足下是屬嗣茲以還相見日淺蓋不相聞問者又七八年迂闊之見與曩時絕異每自斂戢不輒與朋舊通聲氣故雖於足下意拳拳亦竟不知其造詣所至雅志所存大小淺深究何如也自頃歲來頗聞足下近狀多不適意既嘗爲二豎所阨又舉所食先疇而悉歸烏有流俗之論或

相訾尤卽夙所知契亦不能不以生計蹇澀切切爲足下慮而
愚獨以爲貧約之遭可以困庸人而不足以戾奇士凡厥遭遇
正彼蒼所以勵豪傑而玉之成區區得失要不足爲足下欣戚
也蓋造物之生才也嗇其遇乃以增所不能而豪傑之勵志也
隨所遇而皆可以自立古今來蓋多履屨窮躬憂患極人世衡
慮困心之境而卒之德業勳猷卓然有所建樹稽諸載籍往往
皆然幾見有處晏安席豐厚無所苦於身世之故而能激昂自
立爲一世特達之士者哉是知天之嗇之也乃所以豐之其窮
之也乃所以曲成之志以屈而益伸才以斂而彌勁凡諸賢達
靡不由此其不能然而屑屑懷安飽計朝夕處樂則淫處約則

濫若斯之流抑不足與於有無之數者也故嘗竊計足下自茲
以往其才識當益練達學業當益精進獨時時爲知好言之閒
亦訪諸友朋用以覘足下之進退焉逮昨秋接羅山書果亟稱
足下器識超邁方益慷慨激勵以求幾於富有日新之域某於
是始信向日所以策足下者之不謬而又以知材識傑出之士
果非境遇之所能阨也甚幸甚幸所冀隆厥蘊蓄益自磨礪務
爲有體有用之學而終成可久可大之業區區愛慕之私實在
於此惟明者察其愚悃而恕其率易之咎焉屢思書奉所懷而
道里僻左無由附致今者偶值便鴻用修寸簡布區區之意至
於膚末之學所欲與當世之君子共講焉者則固未敢遽陳也

比所修何業討論所及玩索所得想多有可教我者江魚有便
肯相枉存歲晏務繁撥冗草此不肅不備惟亮察不悉

復曾滌生侍講書

正月初四日奉到去秋所寄手帖並詩五首開緘疾讀如共晤
言實用慰幸書詞明快俊偉所以辨王氏之失者甚至仰見析
理之精衛道之勇而自視歛然若望道而未之見者蓋學愈進
則心愈下此意可欽仰也王氏之學自明嘉隆時已徧天下至
今逾三百年弟往歲嘗讀其書亦恍若有得焉以爲斯道之傳
果出語言文字之外彼沾沾泥書冊求之者殆未免乎澤藪之
見也其旣以措諸事而窒焉徵諸古而無據焉反諸心而不得
其安焉向所謂恍若有得者乃如星飛電馳不可得追蓋迷溺
於詖淫邪遁之說亦已久矣困而自悔始徐檢孔孟程朱之訓

逐日玩索乃粗得其所以蔽陷離窮之端閒緣來諭之及而略辨數焉乃若其所以害人心傷世教亂古訓誤後學之本則固未遑卒言也執事乃獨灼見其病而以判心迹離仁義任心之明而不察乎理一分殊者闢之則既已極其明辨而深中其病矣某愚以爲其所以受病之本尤在認氣爲理執知覺運動爲性是以昧乎人心道心之別而直以此心之虛明靈覺者爲天理之本然則良知之說誤之也且夫人之有知蓋氣之精英者爲之凡其養於靜而明感於物而通觸於欲而覺者皆是也乃其所知之理則性實命之由其理以發於知雖麗於氣而氣不得預焉孩提之愛敬是也孟子謂之良知云者以其原於性命

之正無一毫人僞雜乎其間故爲別夫凡言知覺者言之耳今乃舍其愛敬之實而第竊其良知之名曰良知卽天理也卽未發之中也卽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也斯已謬矣及考其所以名言之實乃獨指心之湛然虛明靈妙不測者當之一有感觸於中不問所從來者之善與否而卽詫而奉之曰此吾心之良知然也舍其所知所覺者而取其能知能覺者則知與愚人與物奚別焉告子惟不知此所以同人性於牛犬而莫之辨也如彼之說旣以能視聽言動者爲性矣又以無善無惡者爲心之體矣是所謂良知云者特此無善無惡之發見者耳夫豈仁義禮智之根於心者然哉旣取孟子所深闢者以自珍又假

其所謂良知者以立教欲欺人而先已自欺其心吾見作偽者之心勞而日拙也彼其所深惡而欲去之者則物欲之昏焉爾知有物欲之昏而不知有氣稟之雜知其昏焉者足以爲良知病而不知氣稟既拘以後此心之發於知覺者久已雜於形氣而非義理之本然則已蔽於理矣乃所惡乎物欲之昏者又非惡其蔽吾心之理而欲去之也亦惡其足以昏吾之神識焉耳故其言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錯萬變又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言謂之精精也氣也神也皆所謂形而下者今陽明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此而已則亦何有於仁義何有於人倫何有於庶物彼方將掃見聞

空善惡以求之又安肯屑屑效吾儒卽物窮理從事於格物誠意之學哉凡此皆其蔽之大者其他詖淫邪遁之端雖若變幻混漾莫可究詰要其宗旨所歸則已不出於此矣因其宗旨之偏成爲門戶之見於是果於自師銳於自用遺實修而矜冥悟捐下學以期上達以名節忠義爲粗迹而不事躬行以詩書禮樂爲陳編而無庸誦法私意旣盛詭道相蒙傲然自謂足以超千聖而邁百王矣其於聖賢之訓事物之理雖其歸萬殊舉不難以心爲範圍而籠罩之雖或離乎經叛乎道而莫之辨也其於倫類之等庶物之繁雖其變萬端舉不難以心爲權衡而低昂之雖或瀆於禮悖於義而不之顧也陰挈禪門之旨以爲之

宗而陽託良知之名以樹之幟其稱說既侈而託名也高其用力不勞而獲效也捷於是世之好從事而欲速成者遂以靡然向之以謂果足以紹前聖之心傳矣有疑其不然者則告之曰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也蓋孟子之說云爾聞者不察其名同實異之故而翻然從之三百年來以此塗天下之耳目誤後學之心思其爲禍豈不酷哉今天下爲科舉之學者既相率競逐於利祿詞翰之途迷溺焉而不知返不知有所謂王氏之學者苟有向學之心則已拱手匍匐而歸之矣羣講學者於此與之言主敬言窮理言篤行則逡巡斂衽而謝不敏焉及與之言良知言頓悟言神通妙用則勇者奮袂以前驅懦者欣然而色動矣

爲其可以一超而立悟也夫不藉彊探力索之勞履規蹈矩之苦銖積寸累之勤不踐其迹不考其行而可以高視大言自託於聖賢則誰不欲安坐拱手希俎豆於洙泗之堂者此王氏之學所以蔓延天下雖以諸先達排斥之力而其焰方張未之熄也執事乃獨深燭其弊而力闢之其爲功於世教何如哉抑某於此重有慨焉大道之傳如正統然不可一日廢絕於天下必有任其傳者而後人極立焉今爲彼之說者旣日趨於迷而無所事於學其服吾之教者雖頗事於學而不能盡其材蓋任斯道者之難其人也以某所見當世之士衡之大抵高明者有進取之資而無其學則踐履闊疏而無可成就之實謹愿者有狷

介之守而無其識則志趣庸陋而無復遠大之規其他本庸愚
甘暴棄者則益無望於此是以私竊憂之蓋斯道之傳不絕如
綫及讀執事之書而爲之瞿然喜也士之能任重致遠者非獨
其學力之優也亦必有過人之質焉質旣殊絕學又足以副之
則事半功倍不懈而以幾於成明道先生有言宏而不毅則難
立毅而不宏則無以居之方期其任重致遠以紹前聖開來學
而豈淺狹柔懦者之所能勝哉執事器識所該材力所及蓋庶
幾其宏且毅而有作聖之資者矣而志所存學所至又皆聖賢
之道之大者則夫夙昔所仰望任重致遠以永斯道之傳者執
事豈非其人乎哉當吾世而有斯人亦其所寤寐求而心焉慰

者况其在夙昔相與稱知交託同氣者哉此某之所欣幸也冀
執事於此毋自諉焉勉而循之竭吾力以赴之其居敬也已密
而益期其密其窮理也已精而益求其精其篤行也已力而益
致其力以德之修悖責之己而以道之興廢聽之天其見用於
世歟是道之將行也其所謂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所
者固可以畢吾之志矣其不見用於世歟是道之將廢也則修
之於身傳之其人俾後世學者有所取法蓋終身肥遯而無所
怨尤焉若是者其真可以立人極而任斯道之傳者矣雖然未
可泛望諸人人也識有所不周材有所不逮吾無責焉其足以
勝斯任者不容自恕執事尚勉圖之如弟資既愚柔識復鄙闇

蓋不足與語乎此顧維天命之重聖訓之詳不敢自暴殄焉他
日以君之靈幸得苟全素履不負疚於天地不得罪於聖賢不
見絕於世之君子而卒免於小人之歸則區區之願千萬滿足
雖然亦豈易幾哉懍之以終身要之以不懈庶幾斯言之或踐
焉爾班馬韓杜之文弟早歲蓋嘗好之比守明道玩物喪志之
戒六七年不復措意於此閒以結習未忘之故取而讀之惟其
華藻是耽而不復審意趣所寄愛其議論之辨而不暇察義理
所歸見其怨懟不平也則亦從而怨懟不平焉見其傲兀自喜
也則亦從而傲兀自喜焉由是吾心所好惡浸以失其天理之
本然及夫漸漬既久日變月化如入鮑魚之肆然久而不聞其

臭矣厥或告之以爲害道則且拒之以弗信謂是耳目之娛初
無與於身心之故况其立言之大旨固亦無悖於理抑或以爲
雖悖於理而不害其文之工故意恆左袒焉及反而檢諸言動
之間驗諸心性之地乃多有失其故步而不得其安者於是乃
心惶然始信先賢之訓之果不謬也今執事所以篤嗜之者如
此固必有取於其大者然試察焉得毋有近於弟之所病者乎
果有一二近似之者恐亦未可以爲耳目之娛而不之戒也伯
琛此好尤癖比蓋屢書規之慮其不見信也又嘗懇執事轉致
戒焉今旣不免私嗜之心則固未必肯爲之言卽爲言之殆亦
陽奪而陰予之耳宜其久耽是而不捨也唐太常學行之美仰

之蓋久以來書徵之尤信吳比部倭廷尉亦夙所嘗聞者執事
既與之遊想見麗澤之益幸斯文之未喪信吾道之不孤欽仰
無已太常所著國朝學案已成書未既嚴學術之辨則於去
取之間必有不苟然者甚恨不及見之往讀黃梨洲明儒學案
意不能無歎焉苟得有識者并爲釐正所係殊不細也陸桴亭
思辨錄久求未得張清恪及楊園集亦未之見見其居官時所
布教令及書札議論之一二而已歐陽小岑處所寄書十函舊
已領到山居獲此奚啻百朋之錫敬謝敬謝金仁山集有正學
編五卷未見有便希爲補寄安溪易說於鄙懷多未契者欲條
陳所疑以請教而未暇也比歲講習所及玩索所得及其他論

說之見於書詞文字者並希錄寄有可以見箴者希就緊切處
痛加鐫誨尤所切禱舊所懇作堂記者承家嚴命揭其額曰養
晦蓋欲其務韜晦以自修故寓意以示警耳儻蒙濡筆希爲推
廣其義重以訓飭之詞要期痛至庶有警於昏庸也某昨歲不
自揆度謬爲此間學者講授爲學大意亦既累年未見其益今
歲不敢復然有欲來者亦已謝遣自顧無可及人者而來學之
士類多浮慕而不肯實致其力蓋利祿之溺人深矣去秋子植
有同硯之約旣而不然自維寡昧慮不克有所資益抑士各有
志固未可彊以相語也來書所以見矚之意勤懇至願弟鄙
闇將何德以堪之異時會晤當更勉竭愚慮以相切劘乃所以

副盛意耳賢姪既就傅想益嶄然見頭角聞又有門楣之慶書
中不言月日當是秋閒也弟亦以昨秋九月生女計已得一男
兩女子矣一別歲時從記取兩家兒女各成行每顧之殊增離
索之感也所懷千百非遠書可既何時合并以究斯義春氣正
和惟以時節宣爲道珍重

上賀藕庚先生書

拜違教席候近十旬瞻慕之誠食息不置比日冬溫伏想燕居
休暇道履綏和竊伏下風無任禱祝某窮鄉晚學行誼不修自
早歲溺於記誦詞章之習泛覽累年茫無所得比及壯歲稍自
悔悟始從事於六經四子濂洛關閩之書以求古人所謂爲己
之學者顧以材質凡庸見聞孤陋於茲幾歲靡有成功蓋嘗俯
仰古今慨然嘆息以爲士生今日苟不得大賢君子以爲楷範
則亦何以消其鄙陋之私擴其卑狹之見所以古之求仁者雖
日孳孳以反求諸己爲事而其居是邦也則必事其大夫之賢
者以資觀摩之益以爲非是不足以成其德也竊惟先生道德

之懿儒術之茂所以發爲文章達諸政事者當世之士類能傳而誦之而其所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則且日新又新而未已某旣飽聞而饜道之時先生方馳驅王事遠膺封疆之寄而某踈伏窮山雖有執鞭之願而莫之遂也自昨歲來乃聞先生已解印綬退歸里門某私竊慶幸以爲異時或至會城庶幾可因介紹執鄉後進禮請見於下執事以償其夙昔之心焉顧生平深以懷刺干謁爲恥以是苟安賤迹未嘗一詣公卿之門如先生之盛德固不當以此爲例而鄙哉硜硜卒不欲以此易其夙昔之操故雖仰止景行積十餘年及一旦典型在望反若逡巡退縮未敢遽從賓客之後瞻仰道德之餘光也不期先生過

采虛聲降屈爵位齒德之尊賁然下顧某誠不意窮鄉晚學何以得此且感且慙罔知所措嗣是夤緣數望清光屢承明誨因得仰窺大君子虛懷無我推誠待人與其所以惓惓憂國奉公之至意退而自喜以爲詩書所稱古賢臣斷斷無技休休有容之詣乃於今日見之所以激發懦衷消融鄙慮俾益知有所嚮往不怠於善受賜不已多乎近世士大夫酣於勢位足己自賢自公卿以下不聞禮賢下士之風而士之自重有恥不求聞達者亦甯韜光匿迹而不屑枉道以求知蓋上下之無交非一日矣先生獨執古道虛心延訪降禮以就之非其好賢樂善出於中心之誠烏能若是推是心也士之懷仁抱義者孰不向風其

有片長薄技經接納蒙獎掖孰不思奮於善而恥於惡於以樂
育賢才培養善類進爲 國家之用而造天下蒼生之福豈不
惠歟雖然先生好賢禮士之忱則旣已無愧於古人矣而惜乎
某之愚不足以當之也計自茲以往惟有勉殫素學益勵初衷
矯其氣稟意見之偏振其頹惰昏慵之習務改過以遷善納其
身於規矩準繩之中由窮理以致知殫其精於學問思辨之際
俛焉孳孳斃而後已則於先生之盛意庶乎其有以承之過此
以還未知所報亦冀先生終有以教之也尊體比何如計益清
健豈悌君子神明所相无妄之疾度勿藥而有喜也聞唐鏡丈
歸舟遇盜遂盡喪其行資意外之遭乃至於此而匪徒猖獗遂

敢橫行江漢無復畏忌世事之變其亦殊非細故矣瞻望門牆
末由趨侍切冀以時爲斯世斯民厚自珍攝因便肅函不勝倦
倦

與曾子植書

子植足下別且歲餘彼此僻左無因緣相見屢欲寄書而恆艱於便欲專足相候則凡鄙意所欲宣者未知於吾弟意云何也故輒嘿嘿開春接令兄書所以見囑意良厚比擬五七月或至省門足謀一晤既不幸遭大母之憂而羸弱之軀日有疾病自維怠廢自治弗遑其奚暇爲足下謀緣是因循遂成疏闊而足下亦卒未有書問比歲學業所及志趣所存莫或告語僕罔聞知也然每一念及令兄屢年見囑之意與吾弟昨歲相與之情撫躬慨然未嘗不呼負負懷之既久義不容嘿輒緣此足之便略述鄙懷以曉左右竊以人之爲學貴先辨其志志不立則因

循委靡日以銷而月以蝕終莫幸有成焉其志苟斷然有以自
決於中者其成也亦必遠矣僚之丸秋之奕羿之射慶之鑿師
曠之審音公輸之呈巧庖丁之解牛彼非有過人之材智而卒
能以其技名一世者其用力專而志先定也夫君子之於學亦
豈異於是哉志於小故所就者亦小志於大斯所成者亦大大
小雖不同量而要其勵吾志以從之竭晝夜忘寢食以蘄至於
是而不至是不止者則一而已是故小人志藝以技成名君子
志道以學成德基之於一念之間而成之於數十年之後有如
操左券以責右契卒之無不償者古昔聖賢所以成不朽之業
皆由於此矣顧論學於今日則又有辨有考据之學有詞章之

學有經濟之學三者皆傑然超出於科舉俗學之上材智之士爭趨附焉然僕以爲是三者苟不本於道德之實則亦與彼俗學者同歸於無用而已如欲務其實而求適於用則莫若從事於道義之學焉道義之學其蘊極乎高明廣大而實爲吾心性有生同具之端其精極乎性命天人而實皆愚夫愚婦可與知能之事其功用極乎參贊位育而要丕越乎庸言庸行民生日用之常蓋凡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治周孔顏曾思孟之所以教胥於是乎在焉學者誠能勵吾志以從之其高可至於聖賢最下亦不失爲善人君子譬諸射者之於的然苟棲鵠於侯而日凝神注矢以從之雖功力所及有遠近難易之不齊然其

中也必有日矣其不惟正鵠之求則且彎弓終日而莫知的之
所向况望其有一中之得哉是可爲學而志於聖賢者喻也然
而世之學者往往病其高遠而難幾甘自暴棄而不求而獨於
身外儻來不可必得之數則趨之若鶩雖至冒廉恥捐頂踵而
不惜向道若彼趨利若此豈其才之優於爲小人而不足於爲
君子哉凡其可以爲小人之才皆其可以爲君子之才使易其
所以爲小人者爲君子將無不足然往往勇於爲小人而怯於
爲君子者非才與不才之異其志之所趨殊焉耳今斗筭者流
旣惟利祿之趨苟其稍自立知向學者則流俗之論輒相與誑
誘而震撼之內慕乎富貴顯榮之遭而外畏乎庸俗訕笑之口

氣懾情憊而不克以自振茲士風之所以日敝也士君子讀聖賢書當識輕重明趨舍而知所好惡柰何不慕爲古之仁聖賢人而慕此苟賤亡恥之眾不畏古之法言莊論而畏此悠謬無識者之口哉夫慕之固將效之畏之又將思所以悅之苟自好者其自待輕重宜居何等也且吾人斗室窮居不過一草茅士吾勵吾學獨行其志此亦何與於人顧尙畏茲眾楚之咻不能自決借令一旦列朝班躋顯仕欲有所論建而羣小譸張浮言胥動則遂將緘口咋舌俯仰從人而已乎胡廣馮道之流闔然媚世夫人而知笑之及其持厥躬也不能自激勵焉窮居無以自見立朝欲以何施吾見笑人者行躬蹈所笑之轍而坐見椰

善則道之身也
三
揄者之乘其後也茲非志不立而隨俗浮湛者之明鑒哉故夫
吾人一日之志終身成敗之機也機決於此而千秋之業立焉
機失於此而一生之行墮焉使世之爲士者日自磨礱以蹈先
民之矩雖由是與曩哲爭光無難焉使古之爲聖賢者稍自降
抑以徇流俗之規則亦與彼蚩蚩者同歸於盡而已君子之求
志也不期立異於人世亦不肯苟同於流俗躬仁義而力踐之
不以舉世不爲而自阻飭道德而心樂之不以沒世無聞而自
戚凡所爲兢兢焉較義利於毫芒之際爭得失於方寸之間惟
日孜孜常若不足者要以期依乎中庸幾於成德之域而止及
其成也窮與達靡不得焉進與退靡不裕焉其素所樹立者然

也夫聖賢之當爲夫人而知之矣堯舜之可爲夫人而聞之矣知其當爲而行之不力自棄者也知其可爲而諉之不能自賊者也自賊自棄斯下愚者所甘心而志士所深恥而不肯出者也故僕今者竊願足下先定其志志既定而後工夫之次第功力之得失可得議焉其不然者雖日言學無益矣足下且以爲何如哉僕早歲不學壯又放廢今犬馬之年行及三十而碌碌無所短長蓋志氣因循之過也足下之齒少於僕而聰明才力又皆過之使及此盛年力自奮勵古人不難到失今不圖則後之視今將如今之視昔雖欲悔之抑無及矣日月奄忽轉盼卽逝尙以僕爲前車鑒哉平生迂直與俗少諧其於朋友苟實愛

之則必盡所以責善之道而不敢恕數年來以此獲戾於人
者不少雖頗自尤然於心終無悔焉足下性篤摯令兄蓋亟許
之其於僕似非無意者故聊誦言以發足下之志其以爲然將
繼此而有進焉其不然亦幸有以相覆要當極論以求至當之
歸乃不虛此往還耳客中佈此雖猥多恨不逮意惟足下審察

養晦堂文集卷五

湘鄉劉蓉霞仙著

書

復曾滌生閣學書

三月八日接到昨冬十月所惠書展誦反覆甚荷眷念之勤五月澄侯顧舍間畱止五日因得備悉邇况之詳尤以浣慰七月抵省適澄侯子植季洪以試事先後並至得會晤者數四嗣馮樹堂歸棹赴省亦爲勉作兩日聚初意吾兄與老筠兄弟當有賜書旣徧訪北來相識無之亦擬歸時畱一函奉寄適以事牽倉皇遂返比囑澄侯爲道此意想蒙鑒原也前書暢論道德文

章窮源竟委詳哉其言之所以啟其蒙昧者多矣顧於鄙衷有未盡釋然者計非晤論反覆從容旬日不足以暢彼此之懷而合異同之趣書詞所陳慮無以達精微之意而罄拙於辭而吃於辯度不能帥羸卒以角勝也顧維下教之殷不敢不盡其愚聊陳所疑以塞來誨竊以文莫盛於六經道莫隆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彼數聖人者之於道皆躬踐而身有之故其達於政事見於制作著於動作威儀之餘者莫非道德之懿而其發之言語筆諸簡冊者又皆昭著發皇而不可掩蓋道德之精由是以傳而文章之盛於是爲至後世雖有能言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堯舜周孔之相去遠或千年近者猶數百歲古今殊代聞

見異詞資稟詣力又不同科然或性之而聖或反之而賢要其成功先後一轍六經之作或紀言或述事或以卦畫或以詠歌或以辨威儀或以彰節族旨歸既異體製不同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然本末始終同條共貫又若出於一人之口而無一言一字之不相發明也若是者何哉道之散於事物者雖萬殊而一本而其具於人心者更千載而一揆聖人者既皆默識心通而馴至乎其域則所以得之心而傳諸口者自然若合符節無復毫髮之異故文字所著千聖之統繫焉聖賢雖往而其學問治術之存於六籍者歷萬世而猶可見也後之求聖賢者苟非精研文字固無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非心體而躬詣之亦安能

實有諸已而冀其有一言一行之合哉秦漢以降道學失傳諸子百家各以其意爲說而不根無實似是而非之論譁然爭鳴紛紛與六籍相亂其間賢者或頗考信六藝而知所折衷然不究其實而務侈其詞不充其內而務襲其外則言日以龐本日以喪而道與文迺自此分途焉學者誠能體聖賢之言精思熟講而自得之則彼之紛紛固不足以淆吾之鑒不幸涉道日淺聖賢平淡質實之理無所屢於其心而於彼說之新奇而可喜麤厲而不平者反誤有所感而入焉則性情深至之餘心術隱微之地所以受其病者不少矣昔之君子蓋有憂之故切切舉以爲戒而弟前書所陳亦輒引以爲說蓋嘗身受其病而痛自

懲焉非敢漫不加察猥自同於世人之說也今觀來教之言則所取於文字者固必以道爲權衡而非專嗜華藻之謂然或盛稱遷愈以爲見道之深且博且復引而進之孔孟周張之次則雖以來書誨諭之詳終不能不以爲疑也遷之爲史其識解誠有過人者然論道德則雜黃老論事功則尙權謀論六國得失楚漢興廢要不出形勢強弱之間及其論文王治岐之政至謂降陰德以分紂之天下立說之謬豈知道之君子而顧出此哉其他序游俠傳貨殖與夫紀傳論贊之詞凡所是非譏貶類借以舒其憤懣怨懟之私而不衷於理知德之士蓋難言之獨其文詞高妙意致豪宕紀傳所述數代之事迹具焉是以儒者多

讀其書而後世文章之士尤尊仰而誦法之至於志先王之道
窮學術之歸固未有卽其言以求之者也昌黎之學固非馬遷
之比其著於文字者亦往往有見於道而多所發明然惟不務
躬行心得之效而但欲託空文以自見是以君子猶或病之蓋
大道之傳初不繫區區文字之末而非實有諸已則其言之見
於文字者亦必不能一本乎道以出之此其華實醜疵銖兩等
差自有定分雖阿所好者欲稍假借焉而不得私也老兄但以
愛其文詞之故欲并舉所謂道者歸之不已過歟盤詰諸篇聲
身佶屈蓋雜出於古語方言考其辭時若不文要其推心委誠
反覆告諭乃若家人父子之相語豈得以不文少之哉後世誥

命之作典美華贍務侈於三代然詞雖文而誠不屬求所謂忠厚惻怛之意不可得也則徒文之不足尙亦可見矣鄭衛之詩大都淫亂之詞聖人存之蓋以爲戒然惟其性情之感一出於情欲之私而不得其正是以達諸詠諷之餘者蕩然無復禮義廉恥之防凡皆其誠之不可揜者也今欲推尊遷愈而援此以爲例固已自覺其言之不可訓矣君子之學於古人而求至之也將必於其道之至焉者求之故學射者必於羿學樂者必於師曠學御者必於造父王良苟舍是而他求求焉而不盡其道未有能至焉者矣是故以文論則遷愈爲工如以道則不獨史遷之誣且駁者不得與焉雖其賢如昌黎者猶不足師也夫器

識如昌黎文章經術如昌黎立朝節概如昌黎求之後世未易多得也而弟以爲不足師者以爲君子之爲學苟無志於道則已其志於道則必效法其至焉者而不當守一隅以自隘如昌黎之才之識苟充積完養躬聖道而力踐之其所成就豈在孟氏下哉惟不能然而縈情於仕宦役志於文藝苦心孤詣而不得聖者以爲依歸同時輩流如孟郊張籍李翱之徒才識又遠出其下不能執古道相切劘故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止於如此每讀其書想見其人惜其所遭之不偶德不備於躬道不彰於天下後世也天之生人眾矣求其聰明魁傑甚有志於古人之道者千百輩而難一覩求其德崇業廣繼往聖而紹斯道之

傳者數百年而不一遇也自漢迄隋五六百歲而後得王仲淹
又數十百年而後得昌黎二子者皆不世出之才所見不爲不
大所以自任不爲不重而詳所著述要終始以考其成功皆不
能無遺憾於前哲以此見天之生才之難而吾所以充養成就
之者之尤不易士君子處庸庸萬眾之中負奇材異器鍾兩間
之間氣閱幾世而一出宜何如珍重自愛惜也老兄之器識蓋
已不下昌黎而文章議論亦往往似之以馨耳目所見聞聰明
材力如此其比者殆未可一二數誠敬之重之不敢以意所不
慊者相期望故往歲奉書貢所懷嘗盛有所稱述中間流播或
致物議以爲標榜之詞而馨不敢以自明也相知有淺深責善

有至有不至其云云也固宜伏願暫輟文字之習力究道德之
歸用副企慕者之心而塞紛紛之口且勿使後之論者如今日
所以惜昌黎之意區區之心不勝至願如蓉譚劣闇於識而腐
於材蓋不足與於有無之數者限於其天固無彊焉乃若其志
則亦未嘗不望聖賢之門牆而思游歷焉非樂乎其名而託之
實以爲人之爲人必如是而後可以無憾故求之八九年茫然
未有一得之效而不敢以自悔其於詩古文詞凡百技能之事
雖萬萬不如人未嘗引以爲恥見匹夫匹婦之至行則心折焉
愧汗悚惶而自慙其弗若此淺夫卑陋之識不足陳於大雅之
前者以老兄見愛之深輒自忘其固陋而一陳崖略儻可賜之

教誨乎則誘而進之亦故人始終之惠也唐鏡海丈博識多聞南歸後數承緒論清風亮節良所佩服所著書亦及讀之比以舟行遇盜遂盡喪其行資蓋書籍太多之爲累也賀藕庚丈德器粹然而虛懷服善尤不易及今雖廢處於家而憂國之念惓惓不忘每見必道及吾兄以不及識面爲恨蓋其好賢樂善出於至誠此意可歎服也但臥病日久勢殊可憂老成典型心竊禱之茆雲年幾何矣聞甚博雅而體氣清癯我輩一何相若邪相去之遠未有見期幸致意爲誦杖杜之卒章也比歲體氣何若所患癘疾計當全愈聞紀澤殊質厚可愛想讀書益成倫序矣尊著詩古文章希錄副本見寄睽違日久甚欲一聞議論之

詳以爲慰願勿吝也昨以事赴省垣謂筠仙當已旋里足謀一
晤比至則聞尙滯金陵乃馳一介招意城來會小住十日昨者
亦歸去矣歲晏事繁明日當雇舟南返寒夜呵筆略道區區詞
亦費矣不能盡所懷也方此嚴寒惟珍攝自愛旅館淒清悵想
無已

復曾滌生侍郎書

春杪奉賜緘迺聞茱雲之喪捧書驚怛不可爲懷會接澄侯書
又得老兄晉職宗伯之報退之詩云哀情逢吉語愴恍難爲雙
斯言真不浪語也弟不及識茱雲然嘗聞其爲人溫溫然博雅
君子也而特爲老兄所器重意尤慕之時從友朋訪問丰采拳
拳思一見以解渴懷自昨秋來乃聞已罷官歸私竊自喜以爲
大湖南北相距一水耳會當有見期不謂遽至於此可傷也茱
雲家世何若昆弟頗才否子女幾人不至失所否平生有何著
述有可傳者想不惜爲彙次若不及有所表見而齋志以逝則
尤可爲傷心者也計相與知契之深悲悼懷思有不能自己者

或爲撰有銘詞希并示及其他著述與凡往來書札之可采者
並希錄寄悲斯人之終不及見而冀一遇之文章楮墨間以寄
其慨慕無窮之思亦可歎已抑弟又有慨者自亥春言別逮今
十年從事問學之日久矣雖資性篤下不能奮勵自樹立以幾
於成要不可謂無其志者抱拙守愚既歷年歲卒無以自別於
常人僻處山隅見聞寡陋終不獲友朋之助以自輔益抑良友
有不易得者自有知識來卽知此之爲亟寤寐以求非不切至
而同志者不數數也性情篤厚可深交者少而能明道義執古
誼相切磋者又加少故取益之途隘焉趨向有異同識量有大
小詣力有淺深賢否優絀至不同量而相與知契淺深之故亦

以是差等焉拘於局者不能廓之使大闢於識者不能牖之使
明才有長尺有短可節取而不可備求夫安能彊以相合乎道
之浩浩非識量閎深者不能窺其大而規其全而非實有體察
之功亦無由達其微而致其精益真知實踐之難也數歲以來
管見所窺測鑽研所得雖不敢謂有見於道亦時有冥獲焉欲
以告語而難其人每抱遺經私竊太息安得卓識偉度如老兄
者相與一暢此懷乎山川閒阻覲面未由引領燕雲時增感喟
聞荼雲之卒而心竊痛之匪惟傷善人之不祿抑亦悲同志之
難得也然弟自頃歲來疾病浸尋體氣羸脆兩鬢蕭疏顛毛半
脫落矣每把書卷忽忽若忘心憊神凋固不能極己意之所欲

至而人事膠擾百不遂懷抑不能脫然無塵俗之累用是鬱鬱
恆無好懷年壽修短不足計恐所業卒靡成就而奄忽委化重
增知己悼惜之情則區區所顧念而不能忘懷者耳老筠近殊
壯實體質偉然可喜之甚昨秋會長沙嗣又相將爲衡山之游
前後往還約四十有餘日可謂久聚矣然所懷多不盡者擬秋
閒一往訪之而歲儉年饑所在荒歉未知此後竟何如也吾兄
邇况何若部務殷繁度未有讀書之暇冀以時爲 國自愛慎
眠善食是所至望

與曾滌生侍郎書

士之進說於門下者多矣亦曾有建宏圖規遠略陳天下之大計者乎翁嫗之智不出豆籩之間吾固知其無有也亦曾有獻忠言陳讜論攻執事之短而摘其瑕者乎投策而干進獻諛言以取容悅吾尤知其無有也然則執事所飽聞而鑿聽者淺夫小儒道聽塗說之流街談巷議之倫耳惟善人能受盡言而君子樂成人之美執事今世所謂賢者有忠言至計而不以告非所以待大賢而抑非有道君子之所以自處故輒貢其瞽言大且深者不欲遽及而淺薄者有不足陳則請麤發其端執事試平心察焉擴其量以受之以爲可采將繼此而有進若罪其冒

昧斥而不錄則執事之過咎非吾黨之責矣稱執事之能者曰
文祖韓愈也詩法黃庭堅也奏疏所陳歐陽修蘇軾之倫志量
所蓄陸贄范仲淹之亞也數者誠足以暴於天下矣道喪而文
敝得一二賢者起而振之豈曰小補然此特士君子不得志於
時而有待於後者之所爲耳旣已達而在上矣則當行道於天
下以宏濟艱難爲心而尙思以區區之詞翰自見不亦左歟託
文采以庇身而政綱不問藉詩酒以娛日而吏事不修陋習相
承已非一日君子推原禍殃所自始將唾棄之不暇忍復蹈覆
軌而躬爲之駕哉大疏所陳動關至計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
不敢言者然言之而未見其效遂足以塞大臣之責乎 國是

未見其益而聞望因以日隆度賢者之心不能不以是歉然於懷也若夫陸范之志量則遠矣二子者遇已隆而志則未伸學已正而道或未盡然匡主濟時之略先憂後樂之懷實足以信當時名後世執事雅量及此庶能任天下之重者亦望陳古訓以自鑒而不矜於氣規大道以自廣而務宏其度集思廣益庶幾近之若規永叔子瞻之節概以自多采退之魯直之詞華以自豪此承平無事之世所爲優游以養大臣之望者而非今時之所急需以無救於治亂之數也頌執事之賢者曰其廉可師明執事之志者曰以身殉國雖執事之自許也亦然曰不愛錢不惜死壯哉言乎雖然以此二者明執事自待之志爲戡亂濟

時之本焉可矣若以慰天下賢豪之望盡大臣報國之忠則豈
但已哉貪夫之殉利也如蟻蚋之競逐於糞壤埋首殞身而自
以爲得於此有人焉志節皎然大利當前而不動可不謂賢乎
然自君子觀之特亦士行之一節耳貞女之自號於眾曰吾能
不淫不淫遂足以該淑媛之賢德乎不規其大而遽以自旌則
何其見之陋也今天下禍亂方興士氣彌懦欲驅天下智勇材
辨之士棄墳墓捐親戚出沒鋒鏑之餘與死寇相甬逐非賞不
勸漢高捐四千戶封趙壯士而陳豨授首項羽卽利不忍予而
韓信陳平閒行以急去故濫賞則志士恥與庸豎爲儕而吝賞
則抑無以繫豪傑之心以廉自獎則抑將以廉繩人而功名之

士乃掉臂而思去之矣故曰廉介之操以語執事自待之志可也大臣之道蓋不止此而抑非可以泛責之人人者也

與左月樓書

頃承嘉惠以明忠毅忠貞二公之遺集見貽而鍾君爲之致詞曰以是表數年願見之忱且爲他日承教之地其禮與詞有足多者誠足下相與之意厚也顧僕何人迺辱斯誼念盛意不可虛辱輒因便附致區區竊惟尊甫先生所以刊布是集之意蓋將揚二公大節於天下使後之讀是書者有所感發興起激其頑懦之情作其忠義之氣於以振士風維世教甚盛意也雖然彼二公所以成仁取義爲世完人者亦豈無本而致然哉彼其忠烈之操固已根乎天性而平日所以誦法聖賢講明乎道義彝倫綱常名教之訓而身體之者又已浹肌膚淪骨髓無一毫

私吝之意雜乎其間故一旦殉國赴義視死如歸雖至灼體裂
膚陷胸決脰而處之泰然不以死生爲纖毫顧慮以此見學問
之益人而士之欲期自立者不可不厚植其本也然則足下苟
欲紹前烈以承庭訓進修之方宜無有先於此者矣憶自頃歲
聞貴師羅山先生稱足下甫童齡而志趣超邁嘗慨然有效法
古人之意僕固已心焉識之嗣是每歲會晤輒稱足下嚮道甚
勤進學甚勇於義理精微之蘊往往有所契入僕聞之且喜且
慰幸後起之有人而屬望之彌奢也蓋吾邑之落寞久矣秦漢
而還列在郡縣然史冊所著可指數者自季漢蔣公以外無稱
焉其達而在上不聞有殊勳偉烈磊落軒天壤照耀古今而求

之山林韋布之儒學成德立爲天下後世宗仰者亦未有聞也夫前此數千年中人才多矣豈無魁傑瓌璋非常之士挺生其間而訖不能有所表見何哉其才雖美而學不足以成之其志雖遠而識不足以達之是以淪落終身卒泯滅而無傳耳足下才雋氣銳而能自奮於學問不貳其志必大成之器也意者其興吾邑乎今足下將去江南江南天下所稱文物之藪也士之傑然者類能奮文學勵氣節以自表著亦往往沿襲聲華以浮藻相誇尙有六朝之遺風焉足下少年去名師益友乎處其間將何道之循以爲立身之準乎靡麗紛華之習皆足以惑人而奪其志至於浮華之士盛文詞以干聲譽廢行檢以鳴通達尤

當世所號名流而才士之所爭趨者也足下能終守樸學而不
移乎夫聲色貨利與凡流俗玩好之娛苟識趣超邁者能自拔
焉若夫時會所趨稱風雅盛壇坫鼓天下而從之非有學守者
不能無惑也僕願足下慎交游之際守敦樸之規毋惟時好之
求而求其道之在我者苟於此實有得焉則彼之紛紛皆不足
以奪之矣至於進學之方檢身之法彼聖賢之訓具存足下師
友閒講之熟矣博取而精擇深思而力踐務虛其衷以來天下
之善毋以小得自矜盈其志而隘其量也斯庶幾大成之望乎
異時相見請一證斯言足下勉旃屬望之深不覺縷縷惟裁察
不宣

寄曾滌生侍郎書

秋初客省門擬附函問訊起居尋以屢奉去函久虛還報悵然
遂已比得澄侯書謂老兄夙夜趨公略無暇晷於一切應酬文
字多所廢閣音問之疏亦職是故斯言信邪古人當戎馬倥傯
軍書旁午之際談藝賦詩從容暇豫今雖部務殷繁大都不過
循故事省文書以老兄之聰察自應處之裕如而謂遂無晷刻
之暇是殆不然之論也音書遲緩不足怪果遂以文案細故自
困將何以經世度務自任以天下之重乎世方多故物望匪輕
竊謂執事當養性怡神愛惜精力輕重大小之間不可不自審
處也比蒙寄示奏草三篇剴切詳盡忠誠之意流布行間深所

歎服而用人行政 中培養人才之說尤切時務之大者士大
 夫狃於晏安循故趨蹈常轍不為經世有用之學久矣其平居
 無事既未嘗奮志勵學躬探治道之原而究心於當世利病得
 失之故一旦當事權任職守以不學未成之材臨事物無窮之
 變經術疏而知識淺懵然無所憑依抑不得不各隨其天資材
 力之所及而冒昧以應之奉法律為詩書積閱歷為學問其弊
 也事求可功求成懷苟且之心而圖旦夕之效其下者見難而
 懼見利而趨偷惰委靡而頹然任之人才日衰而政綱不舉流
 弊滋紛非一朝夕之故矣人情當頹靡之後非盡鼓舞之神不
 足以策昏惰而激懦頑而非軌之於道義澤之以詩書抑不足

以勵真才而收實用故老兄經筵之請實今日鼓勵人才之大
機今卽未能遽行然啟沃之餘不可不常存此意異時 聖志
豁然修帝王之盛節復 祖宗之故事天下英髦俊偉之士聞
風興起必有出而應 國家之用者由是慎學官之選謹庠序
之教倣宋胡瑗教授湖州之法增損以頒諸學宮詔天下郡邑
守令聘蓄道德通經術者爲書院之長拔其士之有材識志業
者廩於學官隨資性所近分經義治事等齋類聚而時教之俾
相與考道論德裕經綸之蘊而博習於當世之務以時課其德
業而賓興之有司者亦以得人之多寡成教之早遲爲殿最更
五年十年 國家必收作人之效夫事需才以濟才非學不成

今之議者知求詳於法而不知致審於行法之人教不素明士
不夙養天下人才日就衰替借使 朝廷更制科破常格以求
之莫有應斯舉者夫欲趨事圖功而才不足以供器使雖集唐
虞以來聖賢之君相於一堂議法而行之豈有濟哉則豫人材
以備世用誠今日之急務矣老筠寄示執事所譔劉棻雲墓銘
家傳石刻各一通意深詞摯委婉曲至讀之慨然如見其人而
接其談論棻雲爲不死矣家傳中所論漢學宋學之蔽亦爲允
當但云程朱釋經近於仲尼之本旨爲多似未爲知朱子之深
者蓋猶桐城姚氏之緒論而近與多之云語意尤遠恐未可據
爲定論也比晤溫甫云養晦書堂記已蒙落筆望先將草本錄

寄還爲寫作屏幅至惠至惠兒子培基今八歲始課之讀記誦不能逾中人而書義之淺者靡能領悟異時之成否不可知窮寂中聊以自娛也澄侯究以何馬歸尊箬許錄示否某雲遺文則澄侯已諾爲鈔節矣書札中有佳者并希錄寄餘惟以時爲國自愛千萬珍重

復朱石翹邑宰書

比奉手誨伏悉衡永一帶賊氛甚惡尊意深以敝邑團練未成爲慮亟亟謀爲保衛地方之計仰見愛民憂國之盛心欽佩無似伏念此法自昨歲來屢蒙傳諭士民刊布條告譬曉反復何啻再三而鄉里愚民但苟旦夕之安不爲久遠之慮奉行者卒屬寥寥推原其故蓋皆由督率董勸者之不得其人抑或雖有其人而又苦於經費之無所從出是以曉譬雖切文告雖繁而徒爲亭長補壁之具也不孝之歸方擬邀集各鄉知舊共相勸率以爲防護桑梓之謀仰慰台端諄囑焦勞之意豈意天降禍殃遽罹罪罟摧傷慘酷百念俱灰蓋自是不復有生人之趣矣

伏承誨諭謂將傳集士紳捐貲募勇爲保守之圖方此天時亢旱人心動搖之時四境多虞賊氛日逼鄉團保伍之法旣屢經飭諭而卒鮮成功斷非一時所能猝辦則就城募勇簡練桀俊以資彈壓而銷逆謀實此際之急圖而刻不容緩者萬一土匪竊發旣可以立即撲滅卽或流寇竄入亦可以備防堵而壯聲威事會機宜莫急於此但地方遼闊極少亦須二三百人然後可以備用計工食賞犒之費每日約須錢三數十千現值田畝成災錢糧公項旣已無可挪移似不得不取辦於捐輸之項以資調劑而年歲之歉人情之慳又且如此前聞制軍有勸捐議敘之說不知何如區區思慮謂宜舉此情形稟知各憲迅將此

議施行俾凡捐貲合例者許就本州縣衙門呈繳其所應得職銜卽由地方官先行給與實收執照以俟彙詳其有公正紳士不能如數捐輸而能盡誠勸諭鄉族零星湊捐及額者亦准將應得職銜先行給照其他士民中有能團練鄉勇及百人以上防堵地方竝能備地方官調遣策應者作何優獎有能督率鄉勇捍禦邊陲使賊匪不敢闌入竝能斬獲首級搶奪器械資裝者分別等差准其以軍功議敘如此辦理庶期人心鼓舞捐輸較易爲力卽團練亦或可冀其有成不然以貧乏之邑際災傷之後雖其家稍裕饒人猶解事者且不肯傾私橐以濟公局况乎識闇力微之家尤難理諭不肖者又從而沮撓煽惑之亦徒

勞脣舌而已矣。天時酷旱，迥異常年。敝鄉素有井泉之利，然聞高仰之區，久成赤地。卽低窪之處，亦已十損六七。若復經旬不雨，則此二三分者，亦難保其有秋。以近揆遠，約皆同之。敝里視他處生計稍裕，然扶老弱而轉徙他邑者，已多有之。顧此哀鴻，徒增浩歎。報災之請，久爲大吏所厭聞。况當軍需告匱，司農仰屋之時，尤難置喙。竊計台端憫念窮黎，必且力爲籲請。然大略得列，緩征已爲優幸。賑卹之望，十九難必。萬一秋雨愆期，雜糧失望，此數十萬狼狽失業之民，又將何以處之。恐異時籌賑籌軍交需，竝濟不得，折爲兩事而捐賑議敘之例，亦不得不預爲之請也。比得寶郡信息，言魁太守練勇設備，堵禦有方，而江岷

樵太守躬率楚勇三千轉戰楚粵間殺賊無算遂不敢復窺寶境則界嶺一帶宜可無虞所慮者衡州之流賊與本邑之土匪耳現今各鄉團練毫無可恃而匪黨奸人遂已傾耳側目懷窺伺覬覦之意知舊中稍有識者莫不以爲隱憂然與之言捐貲募勇爲先事之防則皆咋舌搖頭而自謝不及不孝憂苦之餘神思昏憤語言蹇澀抑不能慷慨激勵竭愚慮以相感發伏處倚廬徒切憂歎而已頃王璞山偕康君來弔言奉制府札募勇千餘赴衡防堵謂借軍餉以資訓練而實爲策應本邑之計意亦良善顧兩人者皆乏駕馭之才而將千餘烏合之眾無恩誼以相維繫無軍法以相約束竊慮其所志不就而或致潰敗之

歲也璞山懷忠義之志有俠烈之風趨義赴公不顧利害其心
其志在敝邑士林中殆不多得然才略疏而智慮淺無輔車以
相濟故嘗力尼其行然以之坐鎮縣城統募勇而司訓練殆無
出其右者計亦必在台端明鑒中矣滌翁歸里之期計當在八
月底將來邑中公事或可資一臂之助但無米之炊無從措手
斯又賢者之所同病耳新撫藩已到任否風采頗勝前否時艱
若此決非蹈常襲故之才所能濟天如矜此一方之民而未忍
遽絕則願簡畀賢哲以託億兆之命其不然而仍俾憤憤者往
承其乏吾民其無望焉耳矣苦塊餘生思慮昏塞言之冗長猶
不能自達其意數四伸紙覆視漫不省其所云蓋心力之凋耗

如此把筆欹斜不能端楷惟大君子矜而宥之餘惟及時保衛
以福吾民千萬至懇

與江岷樵太守書

月前肅具寸緘郵呈幕府時不孝伏處倚廬久疏外務一切時局或罔聞知比到縣城始聞執事屢樹戰勳疊膺榮擢此世俗所豔稱而在執事德業日隆初不必藉此爲重卽知舊中慕義向風欽仰隆誼亦不以此爲執事榮獨幸勳階稍崇則事權亦當稍重異時碩畫遠猷亦或易於展布不致掣肘之虞此則朋舊所私慶也伏承手翰具悉比歲屢致失機敗事之由與各州縣所以相繼失守之故承平旣久武備廢弛玩寇召殃古今同慨然不孝聞諸道路謂全州之陷武都司之殉節皆由和鎮軍擁兵不揀所致及在道州駐軍於北而開其三面爲賊匪擄掠

招降之路以故賊勢蔓延不可收拾物
來翰始知各鎮帥中惟此公可期集事
偉度卓識必能覘其大而窺其微道路
帥兵柄獨歸和鎮雖世所稱老成夙望
授委任可謂專矣然而與賊相持殆將
挫凶鋒坐使師老餉糜生民塗炭此大
計有執事爲之贊畫必且別具深謀可
勝負於一戰之間佇盼捷音匪伊朝夕
夕視事帷幄之任必將他有所屬若不
雪從前之謗竊慮所志未成而媒孽其

之會間不容髮維執事熟審而亟圖之不孝於前月之季馳赴
縣城襄辦防堵事宜以積愆負疚之身犯悖禮違經之戒又不
自度才力弗逮而爲非分之圖此宜守禮之君子所屏棄者也
所募丁壯訓練稍有可觀而餉糈難資接濟以是不免棘手之
歎滌冗以昨十三日營韓伯母太夫人事畢卽可赴縣聞有書
奉寄而此次不暇及當俟後便耳恃愛之深冒昧布此惟冀鑒
察近日賊勢何如并望宣示一二佇候還雲不盡不盡

與江岷樵廉訪書

前因憩亭觀察率師赴江右之援老筠往參軍事要與偕去弟
念湘勇皆新集之卒而將勇諸君子抑非素嫻乎此者或致疏
失殊損聲威亦甚思廁身其閒勉竭愚慮以孚眾志而一士心
相與迅掃妖氛藉圖良覲顧先慈窀穸之營迄今未就誠不忍
遽以墨經從事遂爾中輟翹首旌麾徒增悵想比聞章門屢塌
城垣而卒蒙揀護履險如夷江省士民同聲欽戴當台旆入城
之初南中知好固已預信其然而區區保障一方抑未足展尊
兄之夙抱也頃滌公出示手翰竝老筠書藉悉計慮深遠謀畫
周詳大勳之成計日可集第聞以馬鎮殉難之故與彼中大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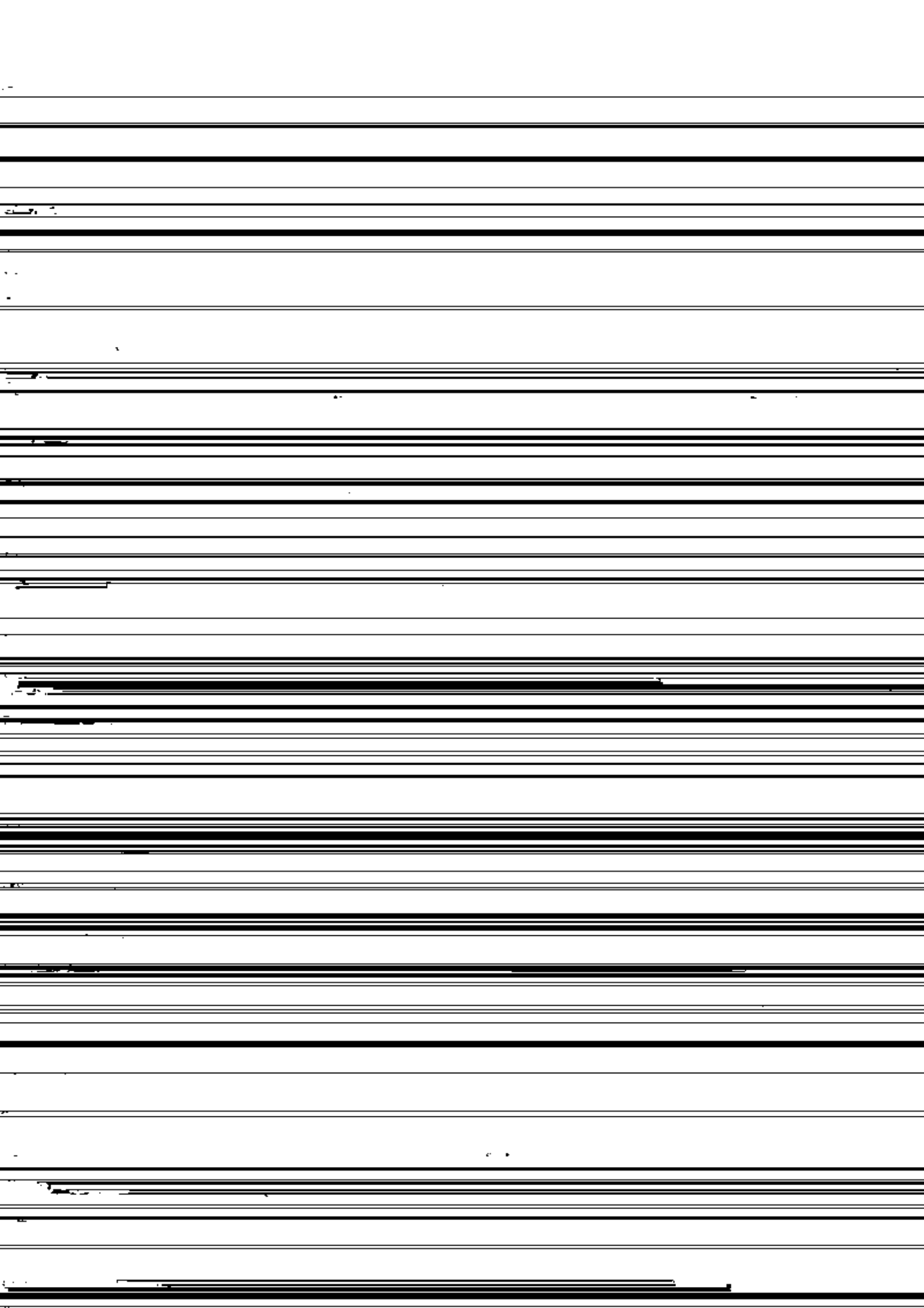
意見未洽大將先登陷陣而麾下將弁無能翼護甚或坐視其死而不爲之援此豈復有人理者苟不加懲何以戒後而彼或斷斷爭之以未嘗躬歷戎行不達軍威所以不振之故耳戎政當廢弛之後一切治軍行法皆出以優容姑息之意一用不測之威則羣賊爲未嘗經見之事而竊竊議之蓋耳目狃於故常而才識智慮或頗近庸陋而不聞大略宜不足以及此卽其別有他意要亦庸夫淺俗之恆情而未足深怪也然則彼所執者殆皆不足較量而竭忠誠以相感孚俾持異論者轉旋於不自覺抑又君子之所宜自勉者古大臣際衰亂之世處昏濁之朝與庸豎僉王相儕伍旣不忍坐視綱常淪胥生民塗炭而思竭

吾力以救之抑不得不貶損丰采委蛇隱忍以求共濟如狄梁公李文正之爲者其所處爲最難而用心爲特苦千載而下猶將鑒其孤忠蓋宛轉以運機權而不詭於正論者或謂其委曲已甚不知非此不足與有爲也迺者滌帥以事多掣肘之故不滿意於羣公弟嘗勸之以謂當國家多難之秋總宜以宏濟艱難爲念彼卽不必皆賢而未必至於不肖正使遂至不肖然旣不幸與斯人竝世而生又不幸與之同僚共事亦惟有推誠相與婉曲求濟之一法譬人家猝遭禍變門祚顛危岌岌可慮而父兄子弟方各以私意相競則必爲之竭誠殫慮垂涕泣相勸戒至於甚不可回猶再三反復焉而不厭其有可調護之方雖

夙昔所不屑爲猶不憚躬爲之惟其爲宗祀存亡所繫痛切於身而不忍以秦越視也故爲大臣者誠有公忠體國之心則將恪慎憂勤視國事如家事視僚屬如弟昆挹和衷以徧察羣情豁虛懷而兼納眾慮卽其矜才飾智好爲異詞挾詐懷私故撓公議猶將矜其愚昧力圖運旋不忍任吾意而遽生鄙夷決棄之思積時旣久慝志潛消肫摯之忱智愚共喻天下事乃可以惟吾所欲爲而不虞其或格蓋自古迄今未有至誠懇切積時日相感孚而人猶不諒者也矧尊兄忠義耿耿足感神明而勳績韜略卓著時望誠復恢廓雅度弗伐賢勞商度公務如營私計憂切於自謀之外誠孚於未言之先苟有人心宜未有不動

者春初聞奉 旨趣赴大營幫辦軍務慶幸之至轉抱私憂以
彼武夫麤材尸居重任既乖人望或長矜誇而尊兄以儒生崛
起爲之佐貳志操心術本已殊途形迹之閒易生嫌隙如或薄
其猥陋恥與爲僚旣鮮和衷豈能共濟故輒婉告唐君代達鄙
意謂此行克敵之要在於戰勝一心而不在決機兩陣之際破
賊之謀難於運用一帥而不難於指揮三軍之士誠有以大服
其心不相牽制則事無不濟功無不成而唐君未喻深心但以
不和爲說故區區私懷卒未達於左右茲因便羽輒布愚衷心
之精微非紙墨所能罄惟尊兄卽鄙論所及推廣以盡其餘得
其所已言則其所未及者固可得而默喻也至於勦賊方略計

必已具碩畫書生庸陋軍旅未嫻固不能有所陳瀆而形便由
於經歷機宜決於俄頃抑非相距千里者所能遙度也老筠常
共晨夕憩翁計亦時接緒論羅山叔績皆不時可以相見戎馬
倥傯之中乃有友朋聚處之樂慰幸何如此閒事體小變已詳
具所致老筠書中計邀閱悉時局如此當道尙務泄沓禍豈有
已時邪傾竭私忱不覺猥繁惟努力爲 國自愛不勝至禱



領合羣策羣力以圖之使人人効其智能勤其職事竭其材力
之所能至故用力不勞而事已畢集今天下兵雖敝饜雖匱得
其人而任之不難治也所謂其人不必奇偉非常之才苟其忠
實練達麤有幹略即可隨其才之大小而備器使之用其果委
任適宜優劣得所卽不必有赫赫可紀之功而較其成效雖所
謂奇才者無以踰之竊謂今所募五千人者既不能盡得智略
材武之士以充將帥之選則莫若分爲四大營使羅山璞山伯
韓季洪輩統之營官以下聽其各舉所知卽才具稍疏其勢固
可兼轄其他轉運軍餉督造戰艦支放口糧修備器械之屬皆
擇其賢者能者區分而專任之紀綱旣布職掌攸分小大之才

奮興翕附則較優絀而課殿最以安坐制之而有餘故雖勞於
求人而常逸於任人今建議勦賊亦旣數月而規模部置未有
設施計畫已盡於纖微而宏綱未舉憂勞殆形於夢寐而遠略
無聞此區區所以憂其用心之徒苦也經紀營務旣藉羣才贊
畫軍機尤資眾慮諸葛治蜀之教曰諸君但勤攻吾之闕則庶
幾寡過彼當政務休暇之日而所慮所求尙復如此况戎馬倥
惚之會萬變糾紛策軍事之機宜爭得失於俄頃何可不博資
羣智以贊殊猷今天下英傑瑰瑋之人遠在千里外者旣未能
遽及矣近者如郭伯琛左季高鄒叔績吳南屏之倫固當羅之
幕府以廣忠益比聞郵牘招延閒及一二顧未有起而應者竊

怪老兄光明俊偉之識豁達淵深之量蓋非時彥所及而豪傑之士或反不樂爲之用雖夙昔有相知之雅者亦或思引避而無景附之情可不一思其故乎求之不竭其誠遇之不優其禮用之不盡其才三者古今所由失士之大端也而或者以謂神機獨運頗乏虛己下問之誠成算自優或無與人爲善之意瑕瑜有時而竝棄清濁亦苦於大明故賢者無由輸其誠不才者無所匿其短稽諸眾論往往云然謂宜少損聰明俯拾膚末庶幾懷奇者尙樂於自效輸忠者不疑於見輕多士景從事乃克濟不然則師未舉而勢已孤軍未成而情先渙孤子一身將誰與共功名濟艱險此區區所以預憂其輔車之乏助也夫幹事

者才也任事者氣也才之聚斯可以役天下之智能而無職不舉氣之盛乃可以勝天下之艱鉅而無功不成今賊黨旣繁賊氣彌銳令行禁止其勢頗足以自張而我所以應之者人各一心不相親附甚或彼此嫌貳推刃相仇以此較量蓋不待臨敵對陣而勝負之數已大概可覩矣迺者中丞倡四省合剿之議揆諸事會良亦要圖然非當事者共矢忠誠交相勸勵其何能結千里之契聯數省之心以倡大義而濟時艱乎晚近人情惟競私意語言文墨之微儀節周旋之細小相違忤動致猜嫌而國家艱大之圖疆圉安危之計遂可置之不問每有聞見輒用喟然彼淺量狹中之儔所見固宜如此尊兄度越時賢識超

等輩而意氣之競時或不免焉此則區區之所深惜者也比聞
與當事書問多忤少諧小有異同輒相爭執或細故之失檢而
督過之已深道路傳聞頗乖夙望蓉之不敏尤所兢兢竊謂
國步艱虞之秋 君父焦勞之際爲臣子者義當蠲除私忿務
矢公忠况於小嫌何足介介而反躬責己吾黨所珍小者之不
能自克則大事其何濟矣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相獎以忠義
雖不肖者亦將革心嚮善勉自附於君子之途苟繩以過愆雖
同志者亦或構隙成嫌激而流爲意見之事故曰以善服人者
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惟尊兄擴虛公之
量以涵育羣倫推忠誠之心以獎掖末俗德輝所溢物望咸孚

則慕義者經鼓舞而益神卽懷私者亦轉旋於不覺若其不然將人人秦越步步荆棘拂意之遭不但一端而止雖孤忠自賞而執德不宏抑非所以誘斯人而偕之大道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故他或從略而於老兄則不敢恕焉言之猥繁出於誠款惟求闕集思之君子俯賜容納勿以爲腐宿膚泛而并棄之幸甚幸甚

與曾滌生侍郎書

十八日接堯翁書賊悉岷兒遂殉廬州之難爲之拊膺大慟摧裂五中天其果無意於斯世邪一何斷喪忠良之酷且速也往者默念天時靜觀人事固知尼運方興當世賢人君子有世道之責者決無幸存世壤之理然亦竊計彼蒼蒼者旣於泯莽混濁之中篤生數輩卽不欲令得志於時亦當使之備歷艱辛稍展幹略及其終不可爲然後挫折殘俾就一死用告天下後世使知氣數之窮非人力所能轉挽而逆天心以求有爲者之徒戕軀命而終已無濟則旣以大顯其主持末運之力而仁人烈士當智盡能索精疲力殫之後亦自曉然其信天定者之莫

可如何則亦甘心待盡而無所怨恫今或微志未伸而大星遽
殞則不惟吾黨之士不能無遺憾於彼蒼卽岷兄之毅魄英魂
亦不能不抱憤黃泉吞聲馬革非極人世傷心之故耶天之將
喪夫復何言而輒此云云者亦聊以發吾黨之一慟也廬州餉
盡援絕固知不能堅守然殉難始末亦憾不聞其詳叔績蔭渠
達川宣甫諸君子亦尙有一二幸免於難者否覆巢之下殆無
完卵此中光景蓋不復可涉想矣皖省旣殘則武昌益復可慮
制府孤軍遠出不知現駐何處萬一此老更有蹉跌則鄂城遂
不可問而湖南之藩籬益撤竊謂今日之事遂當急援武昌嚴
密防堵先爲內固疆圉之計然後徐圖進剿之方卽或 寄諭

敦促亦不宜輕舉以試一擲計尊兄老謀碩畫動籌萬全必不
遽爲擊楫東下之計也去臘蒙見諭使備幕僚之數自維才力
精神於軍事無能爲役又處憂制之中重以嚴君之命義不可
偕蓋已決志爲赴館之行矣旣聞岷兄之變乃復慨然改圖蓋
慮諸士友懷從戎之志者或因是沮喪而生退怯之心則勢益
孤而情益渙慨世情之變遷感平生於疇昔念不可不奮身從
事少効愚忱倡率同志用相從於艱苦患難之中蓋屢請於家
嚴而後獲命焉誠不自度量不顧義之所安不揣才之弗逮知
其不可而苟然從之實無益於有無多寡之數此宜秉道見幾
之君子所憫笑者也聞水師尙未募集戰艦已畢工否雪雨連

旬工匠難以施手想見焦急之懷敝鄉居近灘河擬爲招致水
勇百人船隻數號當卽率以赴潭昨已函告堯翁矣鄒叔明所
募水勇有成緒否去臘澄弟所云逐項派人經理之說則職有
專司事有責成要在擇其人而任之耳

與胡詠芝宮保書

去臘奉書託希庵轉寄計呈覽之日久矣春氣尙寒聞大旆尙駐黃州伏想台候安和至以爲頌迪公忠櫬南旋蓉往返諸其家伏讀 上諭飾終之典至優極渥皆大疏極力闡揚所致迪老得此可以不死矣三河之敗由於兵力太分疏中固已及其所以進兵之速或謂屢奉催速之 旨調兵未集倉卒出師而 諭旨所以敦迫謂由勝帥廬州潰敗所致此語不知信否渠家囑志其墓似當爲紀實以傳信於後而外論頗有議其輕進者亦似當略爲表白也失事將弁當申明紀律以示懲創聞已分三等治罪復有持寬厚之議者兵事方殷殆未有息肩之

日少事姑息則士氣日靡難期湘軍之復振矣鄂力但能自固其勢未遑遠圖欲固鄂圉以保境息民當設重鎮分扼要害而選將練勇莫如卽用本地之人俾異日兵農雜處無貳無猜且有愛護桑梓之意此事非年歲可以奏效然公旣身任鄂事當圖久遠之規粵難未息而夷患已肇其端皆明公他日之憂也荆襄漢黃爲古今生才之地當設法廣爲招徠以備他日吏才將才之選向見儲材館中收羅頗雜無人焉爲之主而進見之曰又疏無由諧其材否今旣身在行閒無吏事之擾卽可羅致幕府詳觀其議論聿采以察其器識之大小材具之短長而誘進之試之事以覘其實用考其成功斯不虛博好士之名矣用

才不難育才爲難科舉之法旣敝而人鮮實學士鮮成材蓋未
可迫求之一日今旣妙選英俊大都質美而未學才雋而不適
於用者居多愛其才而遽授以事則適所以害之故培養而裁
成之爲要也學校之廢久矣書院之弊徒以潤閒秩而資趨時
干進者以速化之術於造士之實無與焉今誠舉有道德通經
術者爲之師長略仿安定先生湖學教授之法分經義治事各
齋以處之公亦不時躬往勸率去月課季考之陋規而惟以成
德達材爲務遠則十年近或三五歲楚材日興抑可漸收作人
養士之報矣李雨蒼才識超邁後進中殆罕其匹惟氣浮而鋒
鏑未斂驟試之以軍事誠難免覆敗之虞然大臣以人事君則

如此才者正宜委曲裁成以備異時干城之選頃嘗以智深勇
沈四字勗之如其克副此言他日當成偉器公既錄而用之願
多方陶冶斂其才而使適於用勿因時有瑕疵或一試不效而
遽棄之天之生才實難能愛惜而成就之者尤不多見世未嘗
無英異出羣之姿然卒之少成而多敗則育材用人者之過也
保境息民理財養士爲今日治鄂要務公去歲減漕一事爲養
民第一惠政所以裕餉之源而惜乎未節其流也節流之大者
莫如裁兵鄂兵之不可復用公往歲蓋親見之惜乎復鄂之初
未及汰除而聽其歸伍遂爲糜餉之大蠹今欲去之已如癰瘍
之著於體未可驟決而遽剜之也則莫若漸減而徐圖之汰其

老弱而額缺勿補不五年即可損其半選將才使勤訓練餉既裕而兵亦可精咸豐初元滌公嘗有裁兵裕餉一疏聞近始通飭各省似可斟酌行之此雖制府專政然公與之契誼特厚盡誠以相商或不難和衷而共濟也江西爲大有爲之地而屢壞於庸人之手其患未有甯日鄰封不靖終貽南顧之憂如使滌公爲之合川楚兩湖之力練兵籌餉蓄三年之艾據上游之勢以圖進取賊未始不可平也天下之禍方興而未知所終極粵難卽平然可慮者正大合四省之才之力搏心壹志爲國家保固東南庶朝廷尙有討賊之師吾民尙有安枕之日此亦謀國之大臣所當早計而熟籌者也因便肅函不覺縷縷惟恕

其率易而垂察焉

復左季高郎中書

接奉惠書竝讀中丞公賜函領悉盛意不孝自比歲戢影窮山
置世事於不問友朋交謫郵書盈篋而卒置之弗顧者冀得以
閒暇之身少盡人子一日之養也詎意依侍庭闈倏逾四載其
於子職未盡毫芒而地坼天崩遽罹凶禍追思愆咎摧裂五中
伏讀唁音祇增愴痛然於奉養之道雖百悔而無可自致惟附
於棺者必誠必信猶不孝之力所得自竭者世俗徇堪輿之邪
說或至奉親體以邀福利不孝雖愚蓋嘗誦法先賢而竊聞其
緒論不敢蹈茲薄俗以蒙來書嘗巧之譏亦不敢自詡達觀致
貽他日無涯之悔蓋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要必有道則所謂天

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也自嬰凶禍奄踰兩月窳窳之奉未有
吉區而禮經三月之期疾如轉瞬萬一所圖弗就則改歲當謀
淺厝蓋慮開春陽氣發舒先人之靈將不安於殯所耳老兄佐
幕數年保境息民功在桑梓雖謗議繁興轉相煽衍而公論要
不可滅承諭將及時引退蓋亦吾儒潔身自處之道惟欲使不
孝往承其乏則不惟識闇才疏罔達世務徒累賢者知人之明
亦懼斲情瀆禮輕冒不韙或非君子愛人以德之意夙叨知愛
伏惟察而宥之中丞公書理宜肅函奉覆而自顧瑩瑩在疚實
不敢以姓名自達於尊者之前伏懇老兄代達下忱是所至禱
舍弟患失音累歲醫者以爲難治心實憂煎擬於開春往返曹

君鏡初來爲診視伏乞先以一書道意至要至懇苦塊餘生語
無倫次惟心照不具

復左季高郎中第二書

昔塊中忽逢改歲哀感方深復奉手函並致中丞拳拳相招之意讀竟悚息不能自己不孝負性迂愚於世事無所通曉蓋老兄所深知然覩時局艱難生靈流徙未嘗不慨然發憤思得所藉手以施拯救之方中丞公廉公仁恕德器粹然蓋平生所欽仰遠辱召命詞意勤勤蓉雖不才豈不關懷桑梓藉竭狂愚不幸適會此時遭罹凶禍憂傷慘酷殆絕生意甯復畱心世事更作濟世匡時之想乎遭禍以來神思昏塞臥起違度飢飽不時間誦禮經稍涉思慮神魂飛越惛然冥然卽欲冒禮從公勉思自効亦何能默察時變審度事機前書慮冒不韙蓋猶皮膚之

論而未及其不復可用之實宜老兄之不察而復以相屬也抑
觀足下佐幕數年大則章疏小而稟牘具草擬批兼綜並理故
能總挈全局代劾勤勞若蓉之愚既無此捷給肆應之才將負
中丞公虛懷延訪之意徒尸此席亦竟何裨老兄急求替人而
不籌思及此毋亦但爲一身引退之計非復爲謀必忠之道乎
伏望婉達中丞公更爲推擇可者而勿復以不孝爲念現值楚
境肅清軍事稍閒自可從容博訪加意搜羅要在汲引得人何
必急求備數萬一粵氛復熾邊隅告警卽當馳詣省門勉竭愚
慮以答中丞公虛衷求助之盛心而副老兄惟懷永圖之至意
斯言不妄千萬諒察中丞公書仍未敢復伏乞代達鄙忱是所

叩禱鏡初蹤跡何如便中並求示悉餘不二

復左季高郎中第三書

接奉賜緘並承厚賻啟誦之下愴感難名不孝遭先君子之喪
今三月矣節序流易忽屆立春陽氣之迴旋有時而先人之懿
範德音邈然莫返哀慕徬徨出銜恤而入靡至於茲始知蓼莪
一詩爲人生不忍聞之至痛世乃有無父無母之人何其酷也
自邁閔凶無復生意而舍弟抱恙暗不能言日與臥起聖室酸
辛相對雖家庭日用之事不復關懷友朋慰唁之書或缺還報
矧復與聞世事更及當今理亂得失之故哉中丞公當代賢者
屢書見召志在保固湖南而非爲一身之私計湖南非他固吾
桑梓父母之邦也賢中丞憂勞於上而部下士民莫相應和則

大義絕於人心而生人之道遂廢故前函陳情懇辭未復有賊
蹤緊逼當竭愚慮之語蓋以爲丈夫處世氣誼相感禍福同之
如值勢迫事急則効勞分憂實出於分義之當然而無可辭避
非自信其才之可以濟變足繼賢者而承中丞公拳拳之意也
老兄汲引勤勤而不量可否不察其愚而憫其志專使馳傳停
驂相待若以不孝爲真能繼此席者豈知苦塊餘生僅存視息
久已無意於人世哉九旬以來寢處殯側未忍少離情懷慘傷
竟夕無寐形同槁木心類死灰兩鬢蕭疏漸成斑白使老兄親
見其然當不忍更以苦語相迫羸然一弟忽入病魔頃專人往
返鏡初未知究能來否如其所學尙淺亦慮非所能療其他庸

庸更復何望每一顧念如沸如焚奉告老兄暫相舍置異時大
事靡畢殘喘尙存庶期蓄養精神收召魂魄勉竭駑駘之力或
程尺寸之功此時依戀靈幃煢煢顧影實未能承命以出也中
丞公書俟卒哭後乃敢肅函奉覆伏乞預達鄙忱千萬之禱不
孝遭大故後每蒙友朋矜恤多致賻奠然非平生至交有骨肉
兄弟之契者未敢祇受老兄知契未深而摯愛特厚隆情下逮
不敢視諸泛常酬贈之列躊躇數四謹遂祇承熱告幸靈舉室
感涕希老赴鄂有期並約迂道過訪一切情况尙可附陳北上
何時不及走送願努力爲國自愛務宏遠謨以幸天下

養晦堂文集卷六

湘鄉劉蓉霞仙著

書

復胡詠芝宮保書

伏承手示言比來患病甚深希庵書來亦謂精神遠遜於舊
朝廷方倚公爲東南保障而英華遽爾衰滅斯可慮之大者公
所以致疾之由我知其故迪老丁尼而志已傷澹公去鄂而和
益寡比復接踵同殉雖山中人且爲喪氣矧夙賦同袍情意摯
而氣誼相感能無悼於懷乎同志之侶不可數得疆圉孔棘而
相期共濟艱難之友先後淪喪此諸葛公所爲致痛於士元也

推厥病源殆情志之鬱非陰陽之賊矣來函重以湘事相屬此
東南根本之地又桑梓父母之邦微公言某豈能忍置乎惟南
幕一席實不易居主人翁廉靜寡欲而乏剛果有爲之志欲嘿
然以運之則事必不舉苟奮起以圖之則喁喁者且交集於其
身蓋十餘年來上下相習既久機緘深而揣摩日熟稍欲提挈
綱領綜核名實規畫甫施而畫諾坐嘯之謠都人已爭傳之季
公所以得謗未始不由於此自度智略不如季老而迂直膠執
過之異日之難合而寡諧蓋可逆覩智者方以前車爲鑒肯復
躬駕以從之耶凡作事各有規模雖賢者不必相襲卽道合志
同之友先後相承氣脈相續布置方略有因無革而心思之所

運量意嚮之所寄寓風采之所流傳亦各有韻度焉而不必其迹之肖也蓉與季公志頗同而道不必盡合施之於事塗轍判然固不能踵前規而無所損益無所弛張卽主人翁幸見信從且不能盡行吾志矧環而相伺巧以相搆者之風尙已成則陽拒而陰撓之者且百其術以相煽季公於此往往多方遷就以求吾事之集故多失其本圖某自度無此圓融之略而倔强迂滯將蒙上壁之誚異時得謗且不第如季公此又思之爛熟而令人意興索然者也吏治爲財賦之源養民贍軍以保疆土皆恃此爲要圖而循良之選不可多得則激濁揚清使中材之士咸喻吾意而知所祈嚮亦自有蒸蒸日上之勢季公初時用意

亦出於此然所以寄耳目別殿最者不必出於至公又或采
虛聲而徇要路之意則所陟者或非其所黜者或附他途以
規復用於是枉直雜糅觀聽惶惑所謂吏治者多出於粉飾鋪
張之途而風尚一變矣今若安坐以承敝風則非夙心之所宗
尚欲改絃而規後效抑非旦夕之所可轉移且任事實難成功
恆少借使居其位而自爲之猶不必盡如吾意况執筆以佐人
者能保吾志之必行哉人材各有短長善用人者必使優劣得
所迺能收得人之效不孝負質迂愚而自束髮受書志不安於
小就故無一材一藝之可稱其所學於古者又皆迂疏闊略與
今異宜故亦竟無大受適用之實以是不敢求知於時匿跡窮

山藉安愚分而非果於忘世也今欲使之效能幕府守前人畫
一之規彌縫闕失補苴罅漏旣非才之所稱亦非志之所甘然
卽使遭時竊位舉措自由抑豈能展布尺寸果有成績之可紀
乎志大而才疏慮深而略短匪惟世所同棄抑自知非遠到之
器矣辱明公知愛特厚意似以爲可用者故並陳其肺腑幸垂
察焉

與胡詠芝宮保書

連布三函計呈台覽頃於顓公座次得見所致錫三中丞書知
京師不守淀園被焚明公憤逆夷之狂橫首倡大義會二督
三撫五銜爲率師勤王之請而自爲前驅以倡先天下此誠
爲臣子者枕戈待旦投袂而起之時也君父之急義無反顧
豈宜較計利鈍稍涉遲回乃事有不得不爲熟慮者南北風土
異宜而湘軍柔脆特甚裹糧疾趨遠涉三千餘里勞疲旣極而
欲使與逆夷爭鋒技藝短長殊其故習此必不能勝之勢也大
臣之籌國也務籌其全大將之謀也先謀其敗萬一兩軍相
持銳氣或挫宮禁無肅清之望士卒有飢疲之色而陳李各

逆乘虛上犯人心危悚根本動搖不惟皖江南北不可支持卽
湖北江西亦有岌岌可虞之勢斯時餉糈之源旣斷而無可復
籌忠憤之氣已竭而無能自奮則一舉而大局不復可問雖有
賢者豈能善其後哉睿愚竊揆今日時勢以謂局旣壞而急宜
改圖甌已破而不當復顧 都城業被沈淪則宜亟請 天子
移都長安以繫中外臣民之望而仍責成僧邸力遏夷氛收復
京闕閣下急選精騎三四千人躬赴宣大迎護 乘輿滌帥
率所部步隊三四千人進駐西安掃 闕除道以俟 玉輅之
臨則餉需不繁而力可爲繼並請 特旨賞加季老三品卿銜
俾總鮑張之眾以備皖南而嚴江西之防以希老兼統援皖之

師俾扼英霍而固湖北之圉兩君者均許專摺言事以重事權
而一眾志籲公仍統援蜀之師繞道由川北進剿以防逆匪突
秦之路 皇圖旣固義問斯彰 神器可期於再安 王綱不
至於解紐然後撫豫平蜀規復 舊京海內忠義之士必有起
而應者區區愚慮輒因驛遞一急布之惟明公少垂鑒察並以
附致滌帥以爲何如也

致曾滌生節帥書

八月肅布一函久無還報屢思續貢鄙忱因循遂輟然聞祁門軍事方棘聲息益駭意未嘗不惴惴也劫剛歸過省門詢悉體貌豐腴逾於曩日至用慰幸惟朝廷倚畀方殷而事機日覺棘手徽甯淪陷賊燄彌張論者不察其由或反歸咎於易帥之舉以爲數載支持幸獲安堵皆故帥保障之力運會所遭良難自解夫孰與執筆而爭發邈論於得失之林乎堤之決也不決於決之日城之圯也不圯於圯之日論者不推察時勢遽欲執此以爲功過之準則信乎任事之難而具特識者之不易得也天下之亂方興而禍日熾夷氛內犯乘輿北巡遂爲開闢以

來之大變南北交鬪財絀力殫抑未知所以爲挽回厄運之計者將孰俟焉以掃除腥穢廓昏霾之宇而返之太清乎弟爲諸公敦迫迺有戕眉之役牽率就此非意所期而私門禍變頻仍舍弟竟不起疾憂苦煩煎摧傷心膂環視儕輩中遭罹不幸無如不肖之甚者舍弟旣早逝無子女以寄吾愛甚功服屬中無可後者不得已爲擇族人之子以承其祀而慰其靈嗣茲孤子一身獨遊天壤世方多難而四顧茫然更無與共艱辛支門戶之人亦蹇運之至酷矣蜀事糜爛勢未可以遽平而籲公西征之舉不可中輟竊揆方今局勢兩湖江西實東南根本所繫必三省安固而後可圖進取之規三省一或疏虞卽平蜀而得不

償失顓公非將帥才然使之鎮撫湖南實非小補舍封疆而膺
專閫則兩失之道矣替人昏庸已甚湘事尤覺可虞粵氛闖入
江西其勢又將滋蔓聞大旆尙思進駐淮陽恐轉盼已成糜爛
之局而孤軍無以自固也麾下將才太少緩急無可倚仗之人
羽毛不豐豈能高翥竊謂莫如奏改厚庵爲江南提督俾募陸
軍七八千人不過半年當可少收其效賊勢尙銳固當廣爲儲
將之謀急求自強之術但守舊規而不思變計豈有望乎季老
屢有捷音或遂練成勁旅惟部下亦乏將品恐未足以張其軍
古人言察政不得下和季老才智溢出而少欠凝定亦慮未能
鎮壓諸軍潛消將士浮動之氣也筠叟歸後痛逆夷之狂橫病

某邸之剛愎愆盈胸有觸輒發屢約一詣省垣而閉關固拒不肯復涉世塵頃約與結茅龍山之巔飽噉薇蕨以卒餘年弟明日卽買舟歸爲舍弟營葬事並約筠叟來吾家度歲也率泐不盡千一惟爲 國珍重自愛

與易笏山孝廉書

省覽尊錄知其學求爲己志在匡時旦夕兢兢時自箴勸良善
良善竊維學問進趨之志固儒者所當自強而要貴有省身克
己之實功名竹帛之思亦志士所以自勵而獨難其憂時憫俗
之心斯二者蓋誠僞公私之所由判尊錄於此獨惓惓焉雖未
知所得所養究何如然其心其志固可以質諸古人而無愧矣
至於友朋離合之際常以古誼相規切心志感孚千里無間則
尤古仁人義士忠貞篤斐之忱所爲彌天際地亘萬古不可磨
滅之眞意笏山他日名重斗山功高日月皆將於此基之此尤
鄙人所愛慕傾企而不能去懷者也蓋惟至誠可以動物貞固

足以幹事如記中所謂力爭氣運之言亦恃此一念之誠貫徹金石扶植綱常固結渙散之人心鼓舞忠義之儔侶要使誠動天地義薄雲霄人力既竭以無餘尾運因之而自轉此又天人感應之微積之幽獨而通之神明蓋人道之貞勝其理未有或爽者也蓉之不才竊嘗繫懷及此遭家多難禍變頻仍志冷心灰不復有意於世然睹時局之艱難感黔黎之顛沛未嘗不惻然憫之得諸君子奮志澄清匡扶世運俾鄙人得以養拙窮山溫習故業其爲嘉惠豈有涖涯軍事少暇聊草此以當晤語尊錄尙未卒讀先此奉聞儻可惠臨一暢論乎是所翹盼

與胡詠芝宮保書

自去冬迄今逾三月不及箋候起居然欽企之私固未嘗一日去諸懷也比聞尊體違豫久未卽安天眷鄂民必蒙默佑而區區私祝尙冀保障東南更爲江左衣冠延數世之命豈第鄂疆千里一時之寄哉伏維爲國爲民厚自珍衛以慰遠懷千萬之禱蓉不幸復遭舍弟之喪憂苦煩煎百念俱廢環視儕輩遭罹不幸無如不肖之甚者以是益復無意於世籲公繫維不舍迺復強以西征念其幕中乏人不欲遽棄前諾是以仍申半歲之約期於秋閒遄返嗣是遂不復履世塵矣蓉之不堪世用蓋嘗屢書自陳執事不察其愚猥以上污薦墨由是

綸音下逮



疆場重爲世戒則此風邈然無復敢薦士於朝者風會所關殊非細故此又不可不慮也抑蓉尤有私計弗便者兩弟早世並乏嗣息孀嫠在室殆同無告蓉以孤子之老際茲門祚之衰顧影煢煢悼心失計古人之得志行時要使凡物皆得其所今蓉環顧一室不克自全尙何濟世匡時之望乎伏乞閣下少垂矜察俾樗櫟庸質得以不才終其天年則以後待盡之餘生悉出明公之厚賜或異時學業粗有成就著述略具規模亦莫非閣下陶冶而成之者感戴鴻施殆無紀極臨楮不勝悚息之至

與李希庵中丞書

經年不接音書時切懷想比聞榮邀特簡晉任封圻朝廷
慎重疆寄夢卜英賢湘楚人才以次錄用此誠東南生靈之大
幸也惟時局日壞賊燄彌張老弟方治軍旅而兼察吏安民之
責任重事繁實勞心慮此則鄙人所私爲懸係者也陳逆乘虛
上竄鄂北幾爲震動江西局勢岌岌可虞此軍自抵沙市疊准
官相咨畱旋復奏請分援江鄂竊揆東南大局兩湖江西實爲
根本所繫之地必三省安固而後可圖進取之規三省一或疏
虞卽平蜀而得不償失此鄙人之私議持之蓋非一朝亦嘗默
察事會竊計此三省者將不免於近憂故思且畱籲公於湖南

而移此軍於江西謀之不成遂有今日昨接官相來咨亟勸籲
公如議辦理既定局矣而軍中隨員多思入蜀者僉以利害之
說動籲公計遂中變蓉本祇爲半歲之約不欲堅持其議故且
爲分軍之謀然計鄂力尙足自固惟江西糜爛其禍且及湖南
則實事勢之無可如何者蓋天時人事交相湊泊以成亂局而
速禍機非人謀之所能及也比聞景鎮不守左軍被圍賊蹤擾
及吉臨無一兵與相抵禦江省事權紛錯似亦無與籌酌機宜
主持大計之人則由腹心以達四支表裏交病恐成不起之證
湖南長吏新更卽果賢者亦難遽悉情形且抵任未卜何時攝
篆者偶爾代庖莫肯力謀深慮則局勢之必壞亦在意計之中

滌帥進攻徽州如可得手則機局爲之一轉然餉道旣絕腹背受敵已成孤注之勢詠公病勢頗篤似非旦晚可愈晨夕念此殊切隱憂所冀天心垂注東南勿使三數君子遽罹厄運庶大局尙可支持人心尙相繫屬否則事機潰決遂有不堪涉想者矣譬比歲遭家多難禍變頻仍一弟羸然復不起疾神傷意慘不復有意於時茲者峨眉之遊蓋亦迫於朝命聊爲半歲之約冀遂還山之謀不意寄諭垂詢復及賤迹亟以書抵詠公丐其少垂矜察赦此餘生詠公不諒苦衷乃復率爾陳奏萬一朝廷竟用其言遂有進退維谷之勢禍福死生亦何足計獨自念材力精神俱不堪膺重寄而孤子一身孀嫠滿室更無與

○卷之三
三
摭拄門戶之人此所謂每顧而愴然意阻者也雄師現駐何處
日久未得確音惟聞孝感克復漢黃底定計可直趨德隨靜臣
一軍可不虞其單薄矣鄂事定後幸以桑梓爲念更與滌公詠
公多方挽掇此軍既抵蜀境卽有難復回顧之勢極知賊蹤太
蔓兵力過單未能期其有濟惟冀保全產鹽之區俾有流通而
無阻滯則於兩湖餉源稍收疏濬之益耳筠叟感憤時事決計
入山尊處雖以朝命相迫未必肯出桐雲梅生聞已偕歸幕
府邗周文鍾竝相羅致詠公能不致私怨於盡取躬皖南未可
粹平鄰封兼復不靖髮捻交熾措手殊難所幸袁毛舉屬同志
涓公亦復可人并力一心當可徐收其效王子懷侍郎篤行君

子久爲東南人望所歸老弟如可具奏請督辦皖省團防似亦
固結人心之一助際茲蹇運方張之日當以扶植正人迎道善
氣爲第一義要使陽德浸長戾氣潛消庶期感格天心傾除否
運老弟識慮宏深計必不河漢斯言也此軍以十九日行次東
湖更三數日卽當揚帆上駛尊處進剿情形籌皖方略幸不時
宣示一二

復郭意城舍人書

屢奉音書久稽裁答良以軍事倥傯不暇握筆而書記敘述情形多不得其要領稽遲之故職此之由比接手書益悉南中近事值茲便羽輒發奮一陳大略蜀中著名匪日向祇李藍兩逆藍逆最悍而李黨最多去歲綿州之役大破藍逆十六萬之眾斬馘過半嗣復跟蹤躡沿途奮擊及抵丹稜存者不過萬餘時李逆大股方踞青神眉州一帶相距不踰百里分遣其黨李長毛何螞蟻子之眾二萬餘人往助之兩賊遙相倚角楚軍旣破眉州李逆退踞青神本擬乘勝蹙之而慮丹稜之襲吾後遂議以蔣提軍所部川勇牽制青神而悉楚軍精銳逕攻藍逆大

戰三次設長圍以謀聚殲藍逆宵遁楚軍追擊破之遂殲其渠
餘眾晝夜狂奔楚軍亦兼程跟剿及於濠陽塔水橋等處擒斬
略盡餘不過三四百人分兩股狂竄藍逆朝鼎之從兄名朝柱
者率百餘人竄渠縣營山一帶鄧僞統領率二百餘人竄江油
彰明萬山積雪之中勢不宜更勞大眾其時李逆已分遣其黨
周曹張朱各逆竄擾合州定遠各州縣川軍不能禦也遂飭各
縣團練入山搜剿而撤湘果護軍果毅各營回攻青神未至而
李逆聞風滋懼遂於臘底潰圍而出畱其黨周廷光等七八千
人守其老巢而自領全隊竄踞鐵山鐵山爲犍樂富榮各井廠
適中之地山勢綿亘陡絕不利仰攻又歧逕四出隨地可以擄

糧楚軍爲數少不敷分布乃撤青神東岸之師悉赴鐵山而以
蔣君全部合圍青神翼可殲其餘黨未幾而石逆遂陷石柱竄
涪州不得已抽唐副將友耕唐太守炯兩軍及果毅全軍往禦
之青神之賊食盡圍急數乞援於鐵山李逆遣其悍目卯得興
率二萬人赴之未至而周逆已夜出四五千入縱火大噪焚燒
川軍二壘各營驚起相率棄壘狂奔旗幟器械鍋帳之屬蕩然
無存卯逆援軍遲一日始至於是周逆盡率其黨由東岸竄與
之合湘果各軍適自鐵山尾至邀而擊之大破其眾二萬餘人
生擒周逆驛皆護軍各營亦乘虛急攻鐵山李逆既得敗卒之
報不能自固遂率其眾竄富順所屬之天洋坪沿途潰散存者

不過三四千人卯逆收合餘燼竄踞宜賓所屬之八角寨兩賊相距二百里勢不得合楚軍先後進逼八角寨下而富榮各屬團練糾合二三萬人亦逼圍天洋坪李逆無可攜掠率眾夜竄圖會卯逆於八角寨爲團練所覺四面圍剿斬俘甚眾生擒其母與妻檻送省城李逆僅存死黨七八百人從間道逸去將抵八角寨又爲楚軍截擊幾可盡殲會天大雨李逆與其親隨二十三人得脫歸寨寨故險峭壁插天其高可十五六里溪水環之楚軍屢次銳攻不得手欲斷其攜糧之路而山逕紛歧然李卯皆受大創伏不敢出寨中日有來降者其勢亦未能久支也石逆自竄涪州圍攻甚急二唐及曾軍先後踵至劉靖臣廉訪

亦率所部果後全軍由酆都來會一戰破之該逆遂竄綦江渡赤水趨敘永勢極飄忽時逆目何金瀧等自滇南竄擾筠連高珙一帶眾約二萬人與石逆暗相勾結我師既集敘永方刻期進剿石逆遽移營竄陷長甯與何逆合併眾至四五萬五月以來各軍漸次畢會屢有捷音惟各路勇怯不一意見歧出故於進止機宜往往不能悉協則督師統轄未得其人之故也石逆與李卯所踞之地均屬敘州境內此外惟涪州之鶴游坪尙有周曹一股約萬餘人僅張補詩觀察所部千四百人與之相持亦由兵力不敷分布之故張朱各逆於春閒竄陷新甯張補詩率師克之旋擾雲陽各處藍朝柱者率百餘人竄入其中兩不

相能遂殺張朱而奪其眾忱於楚軍之盛圖竄秦中適易笏山
率所部逼之於太平縣多所斬獲遂由定遠廳竄西鄉縣聞尙
有眾五六千人鄧逆竄入萬山之中本不過二百人嘯聚數月
又近千計蕭英衡率楚軍五百薄之屢殲其眾餘三四百由昭
化竄往漢中現聞兩賊業已會歸一處陝兵酣豢之餘望風卽
潰毛小梧方伯募川勇三千餘人往漢中督辦現尙未能得手
陝東旣遭捻匪之擾又有漢回互鬪之事仇殺至二三十萬之
多關輔震動張小浦副憲親往講和竟爲回人扣留而殺其從
者覺隙旣深殆非一時所能了結恐其禍且烈於滇南也滇南
之事從前苦於何氏父子之脇持生殺予奪惟意所欲彼中大

吏唯唯焉莫敢誰何近則又爲回部酋長所挾制旣長驅入省
會易置鎮協自署職官彼中大吏又復仰其鼻息唯唯焉莫敢
誰何何氏旣失勢不爲回眾所容遂率其黨萬餘人圖就食於
蜀蜀故殘破之區軍興以來失業無歸之游民以百萬計方日
爲撫綏安輯之謀而不知計之所從出其能堪滇人之蝨處而
蠶食乎今何佑保尙畱曲靖其義子曰自清者已抵瀘州旣屢
奉折回之旨而悍然不顧託言滇中無事當肅清四川直下
江南平居短衣佻達出則戴銅橐插雉尾蓋一亡賴之狂釋耳
潘木君制府現寓成都張石卿中丞早抵重慶兩公者經營滇
事惟以索餉爲亟石翁向有賢聲前撫湖南曾一展謁故思少

竭慮條陳方略願以此拂其意旨頗致煩言世方多難任事者不務澄心深慮思其艱以圖其易而矜其盛氣以恣其愎而競於鬻其亦非匡時之偉器矣某謬縮藩章於茲半載於用人理財察吏安民數者時懷整飭之思未有纖毫之益地方之蹂躪已甚而廓清無期間閭之脂膏已竭而朘削不已尸茲大位實用赧顏比值天時亢旱穀價翔貴蓋皆溺職不德上干天和之所致下慚父老上愧 朝廷一俟秋冬以後軍事稍平卽當引疾歸里仍與賢昆仲結茅龍山之巔飽噉蕨薇以卒餘歲餘具詳令兄書中不復贅及

復郭筠仙觀察書

前奉書擬卽作覆卒少暇蓋川藩案牘之繁倍於他省所隸百三十餘州縣日行事件多至三四百起皆須親裁而後行又益以防剿釐捐清查各局旣已不勝其擾軍餉浩繁無可支發日日持籌握算以圖必不可興之利以理必不能足之財焦慮勞心形神俱瘁甚矣要職大位之不可居也平生淡於利祿又深知時局之艱難不欲身與其事詠公不諒吾素竟使困此樊籠每當踴躍窘乏之餘意未嘗不怨之也蜀中軍務現已十平其八石逆夥黨大率悉趨仁懷其尾隊逗遛江津綦江境內勢已難於久支而楚黔各軍莫相統一亦難期其痛剿將來必由

西秀回竄施南仍成不了之局李卯兩逆踞八角寨勢極窮蹙現聞米糧俱絕至屠牛馬以供日食月內當可掃穴擒渠用彰天討至鶴游坪一股本非悍黨勢易掃除將來巨憝既殲亦將自潰卽或勞我師徒要不難於奏績以現在事勢度之不過秋冬之交可期一律肅清惟善後事宜實難籌辦而隱憂之伏於肘腋又有深可慮者蜀省生齒至繁無業游民殆近百萬其稍馴者則趨井廠充撈夫以營衣食桀驁獷悍之流則當私梟爲囑匪如所謂閑亡帽頂哥老會千子行之屬不下一二十萬人自比歲滇匪竄擾井廠失業舟楫無利向之所謂稍馴而仰食於是者無所於歸則或投入賊巢或聚爲游勇以故李藍諸

逆旋散旋聚愈勦愈多而陳八仙盧又雄姚懷玉胡飛鵬之倫
各擁數萬之眾橫行州縣今李藍逆黨漸可蕩平陳盧媿徒悉
經遣散此輩將安歸乎亦終於爲盜而已耳欲求消弭之法莫
如就蜀士中擇其通儒術嫻武略者使爲將官而召募約束之
勛以忠義齊以紀律或可化強寇爲勁旅潛移默運於不自覺
而井廠旣復則向之稍馴而頗能耐苦者仍可使之仰給於此
苟處置之得法何後患之弗弭惟將才實不易求斯鄙人所爲
日夜焦思未知所措者也滇南回患已入膏肓其魁酋旣據省
垣遂握兵柄大吏仰其鼻息莫敢誰何近且聽其指使與之併
力以拒 朝廷文武惟所廢置錢糧惟所徵收坐視要疆淪爲

異域某公躁率無遠略而客氣太重自謂回人實畏其威屈首求和厥或告之反忤其意而自上速求赴滇之奏謂可指揮自如頃得回酋來移尼之境外深閉固拒乃始恍然自悟倉皇失措木公年力既衰智慮尤短現擬漸趨貴州亦已鄰於暮氣矣三秦富饒之區突遭回變淪沒十餘州縣富室村莊悉遭焚掠屠人至三四十萬之多篠翁親往開說乃蒙其戾近益糾集徒黨屢撲省城人心危悚惟日盼多將軍往紓其急陝省軍民回人居其三四所在蠢動甘肅撤回又羣起而應之炎炎之勢又烈於滇彼中大吏夙乏應變之略士民無所依恃而沈朗亭制府竟爲山水漂沒是可怪也蜀中後患既已如前所云鄰封情

謝乞當取酬臣仰怨浩形

遂還鄉之願也頃閱邸鈔知吾弟亦拜江蘇糧道之命不知
去就之計今已決否論君臣之大義不當以不仕爲賢論友朋
之私情則不如無官之樂蓋以吾輩之性情當今日之時會出
膺艱鉅祇見其茹苦含辛決無愉快暢適之日蜀中多武侯祠
吾每肅謁廟門顧瞻遺像未嘗不私憐之或誦其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之言俛首潸然涕不可止蓋自傷所值之時之難而此
身之不復爲我有恐他日徒有許國之心不獲一展其志而
忽焉以死如武侯者是可悲也老弟中懷恬愉而秉性忠貞亦
似難諧於世如遂應詔而出與吾鄉諸同志共扶扈運支柱
東南誠亦儒者之壯懷生民之幸事其不然而矢志林泉無心

祿仕則當如來書之言相與築室於蕉溪版溪之間讀書鳴琴以娛餘歲槃阿之詩所云永矢弗諼者吾兩人其可相喻於言意之表乎蕭濬老專祠之舉殊不易成渠嘗買大宅於東茅巷似不如稍爲修葺以完之之爲愈春翁之死吾極慟之當時因爲請封請謚請以其死事之烈宣付史館不欲過乞 恩施故於湖南本籍建祠一事不復瀆及今頗難於補敘如毛寄翁中丞肯爲陳奏則借湖南士紳之意必邀 俞允忠義錄編輯何如舍弟蕃與從弟恪臣族子星槎三人者死事甚烈皆擬爲之立傳以附於此錄之後而未及爲舍弟曾蒙滌翁爲銘其壙南翁爲記其亭老弟爲表其墓計其橐當未散失務乞爲撰次一

傳以彰其志而誌吾痛恪臣從王壯武殉羊樓崗岳州之難星
槎從李忠武殉三河之難其志行皆特異於人非苟然以死者
不可令其湮沒幸爲寄語南翁研翁篠翁三君子勿遺之也春
老卹奠之資乃爲陳茂齋所誤不能歸其資本不知所存尙有
幾何幸與子迎公祖共籌酌之庶以慰其家室偶值秋祭致齋
之暇縷縷及此惟心鑒不備

復張石卿制軍書

奉到還章始知前次肅函郵傳未達幸芝岑觀察錄稟呈閱深
荷優容彌深感篆旌麾至敍正值髮逆犯川仰賴德威於楚軍
未到之先指揮扼擊是旌節尙未入滇而已大有造於蜀也比
來滇東道阻自宜暫駐蜀疆徐籌前進竊查滇南大勢杜逆負
嶠迤西乘 國家多事之秋據洱海蒼山之險觀其復楊振鵬
一書欲循南詔故轍料事詭譎多中窾要聞頗招徠窮民給與
籽種馬牛墾闢土地細人感其私惠欣相擁戴遠近服從跡其
悖逆之狀不容稽誅而察其根植之深殊難驟拔彼有人焉殆
未可以輕視也至若馬岑盤踞昆明外託受撫之名陰蓄不臣

之志徐既黨附醜奴潘復輕入虎穴勢將俯首帖耳受其指揮
一動一言爲所脇制甯復能宣示威信稍立異同以承 朝廷
姑予羈縻之微意哉不能制人而徒爲人所制蓋自其冒昧赴
滇之初而已知其無戡定之遠略矣前讀 詔書有不可深入
之 旨是 廟謨神算早已洞見萬里之外然不履滇境終無
以繫屬人心驟以兵壓滇境而兵力不强餉運不繼則匪惟不
足以戡亂而適足以速變均非計之得也欲爲一時權宜之計
莫如擇滇屬之近蜀稍可憑藉者權時布置練兵聚糧徐規進
取之略庶措施有方而號召亦易迤西南所謂崇山巨川足資
保據者既爲花門所占僅迤東昭通一路介滇黔之間分川貴

之險地勢尚可憑依其閒銅鉛之產亦可略資接濟近漁帆觀
察有就昭通暨置行省一議誠爲識時務之大者誠據昭通東
川敷昭義問漸推漸廣因以號召全滇其勢尙足自振目今滇
中州縣之聽命於花門者非必人人帖服也特以省城根本之
地旣爲花門所據州縣力難抗衡且一有參差不以爲伸大義
而以爲壞撫局誰復敢起而異議者一經改置則人人耳目一
新轉環自易不獨臨安之拒回者可以招徠馴服使爲我用卽
各州縣慕忠效義之儔亦必有起而響應者然後耀我兵威徐
規進取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寬之以日月要之以誠信全滇疆
宇可望次第肅清蓋處四方多難民力凋耗之餘不能不隱忍

以圖功從容以靖亂此尤大臣謀國之苦心窺時制宜獨握
機要有非邀功躁進取快一時者所能測其崖略伏惟元老壯
猷自已卓有先見滇路現方梗阻敍郡省城相距殊遙伏乞星
輶暫臨與大府面商措置進取機宜謀定後動蓉與薊泉方伯
漁帆芝岑兩觀察往復熟商意見相同謹肅寸丹恭迎憲駕伏
惟垂鑒

復左季高中丞書

去歲兩奉手柬穴未卽覆艱難情狀彼此同之而麾下率飢疲之卒入糜爛之境饑饉之後疾疫從之其所處又難於蜀每聞浙人傳述聲威未嘗不慨想英風倦懷盡誼頃讀所致顛門宮保書又知彼中人心之澆漓風俗之頹壞未可驟期整飭蓋從古禍亂之興類皆積之數十年紀綱法度漸弛漸廢至於蕩然不可收束而後人心風俗隨之紐旣弛而未可遽張綱已解而未可驟舉則一亂而不能遽求其治亦理勢之必然也 國家當海寓晏安之際封疆重寄多畀凡材以粉飾彌縫爲稱職之舉以偷惰苟簡爲省事之圖歲月浸淫苟幸無事或且獎其醜

謹推爲老成不知大綱小紀悉已墮壞於冥冥之中及夫禍變
既成而後舉賢者能者往承其乏然已潰決分裂無從措手此
從古禍亂之常轍而吾徒今日適逢其會亦所遇之時之至不
幸矣然既已身際其艱而受 朝廷非常之遇則亦惟姑置成
敗利鈍於弗論而務殫吾誠竭吾力以圖之其濟天也其終無
濟亦聊以畢吾效忠之忱致吾命而遂吾志使後之論者曰是
雖未能大補於時然其心其志則固慨然思有濟於天下知其
不可而爲之冀以拯災黎而回戾運稱 朝廷委任之意其亦
可以稍寬當世之責矣蜀中狂寇次第殲除腹地肅清商農復
業惟遺孽擾及漢中髮匪竄踞興安秦隴之回患已深台藏之

夷勢又熾石醜遁入昭通方圖收合餘燼仍爲窺伺之謀教匪煽於黔疆亦且勾結殃徒時聞邊陲之警四境以外幾無一席靜謐之地可以稍安在在戒嚴時時設備兵以分而見少餉以積而愈多方日行苛斂之政以苦累吾民坐視吏治之廢弛而弗克挽救蓋於是益嘆諸葛之不易爲而向日相與厚自期許者之已過也然亦有尙可自解者諸葛之入蜀也招延東南賢傑以爲僚屬妙選三巴豪俊之士而登進之甄錄劉璋父子排擯屈抑之才別其器能授以職任當時賢者或由功曹主簿掾吏洊升不一二年而躋郡守厠朝班以故材傑蔚興人懷自勵操守不期而自潔吏職不誠而自修風動於一時而鼓舞謳思

於千里之外今則守令以下各員悉由揀發指捐而來欲補一
官須詢部例欲委一缺先問省章賢能者苟無歷俸之資則不
可以驟升庸懦者苟無貪劣之蹟則不可以竟黜非是則部詰
於上吏持於下按籍以索才濫竽而備數欲求激勵人才之效
詎可得乎府廳州縣之待缺者多至二三百員佐貳雜職之待
補者多至六七百員流品猥雜賢否混淆泛駕者加銜勒而稍
馴驚駘者雖鞭笞而不動此整飭吏治之難也諸葛席劉璋之
舊民殷國富儲積充盈又取全蜀之財專供軍國之用伐吳之
後休養數年然後南征孟獲北伐中原皆權府庫之盈虛以規
師徒之進止其或小有挫失輒復退守邊隅閉關息民勸農殖

穀用能廣儲兵糈徐作後圖然而六出祁山卒苦於糧運不繼
至於屯田渭水亦無非爲撙節軍儲愛養民力之謀今自李藍
蹂躪之後都市成墟農桑輟業倉庫之積罄竭無餘而舊欠餉
積積億累萬月需新餉又已纍纍通計每歲常賦之外總須增
籌二百七八十萬始足以資供支自非借資吾民何從悉索以
應脂膏旣竭尙爲朘削之圖瘡痍未平更事追呼之擾苛虐至
此尙何休養生息之可言乎加之京師派餉多逾百萬鄰封
協款數又過之部檄羽書月常疊至揆諸大義均屬刻不容緩
之需準諸民情實有愛莫能助之勢爲炊無米婦卽巧以難施
欲汲無泉綆雖長而何及此籌畫餉糈之難也凡此兩者皆政

治之大端既不能有所設施其他利所當興害所宜除者亦往往苦於沿習之久格於例而莫可如何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借使諸葛復生其能奮發振厲以伸吾志乎欲用人而限於資格欲理財而困於徵求吾知其束手無策亦與鄙人等耳諸葛際炎運之衰孟德仲謀皆一時能者據一隅之地以與兩雄角勝而天時地理無可憑藉以顯其奇在武侯可謂不幸然亦幸而遇昭烈之主撫荆益之眾創制立法而獨任之措施惟已興革自由是以猶得稍展其才功在一時名垂後世至於今仰其遺烈則諸葛所遇之不幸尙未若今日所值之時之不幸之甚也浙中精華之地大都賊所窟巢閣下積苦兵間無從謀食擁

巡撫之虛名而不得土地人民之奉以舉吾職而行吾志良亦不可謂幸然於用人行政尙可惟吾意所欲爲而不苦於文法之拘又地方殘破之餘人知其勞瘁艱辛無可欲者貴游之宦或唾棄而不顧上寬其責而下安其教庶幾展布從容終奏底定安輯之績則於不幸之中尙有至幸者存焉天下擾擾禍變繁興東南之難未平西北之事又熾島人逼處京師多方要挾其勢駸駸殊堪深慮吾徒爲人臣子弗克掃除氛祲共振國威致使患藏肘腋憂貽君父此其所痛憤於心而昕夕弗甯者也頃所代籌浙餉現復措解一萬將來陸續催齊恐亦難盈五萬之數來書意猶少之不知此間竭力經營久已屨焦筆

禿浙商之寓蜀者苦乏厚貲浙幕雖多而慳吝性成亦頗憇於桑梓之難其能稍自効者惟官官亦非有樂輸之情也挾上官之勢力以迫之不捐則撤且參以是爲取盈之術抑豈讀書談道者之所肯爲然且躬蹈焉而曾不之恥亦念越事糜爛麾下獨任其難義當薄效涓滴之助以見吾徒心志之孚其如是而已矣薊泉進軍何處所部尙勁健否聞過江西時降卒有相煽爲亂者戕其統將高連陞道遠不得其實未卜何如克庵壽山石泉皆夙好而不及致書煩爲問訊石泉擢衢守想仍不離左右也比來體氣何如諸葛事繁宜加餐食蒙以武侯一席相讓所不敢當謹以奉璧餘不一一

復曾相國書

兩年未奉音書知籌國忠勤無暇旁鶩弟亦未敢輒以尺牘相溷慮煩籤掌之勤非敢援例以相報也二月得沅老書駭悉季子以積勞不起嘆惋累日正擬裁書致唁且謝音問不時之過忽奉賜函知持堅忍之說者亦不欲竟其業何慰如之去秋聞蘇常援賊畢萃金陵沅老率飢疲之卒當獷悍之鋒駭浪驚湍聲達巴蜀嗣是訛言流播頗悸神魂入冬以後危機稍息吉語時聞魂夢始覺安謐可知雁杳魚沈噤同蟬寂非能自悶於心直晉人所謂聞當耳承示采米一事窒礙難行以此閒米價之昂亦與江鄂湖湘相等而運費倍之又歷三峽之險兼有損

失之虞既具詳先請籲帥咨覆矣顧念十萬之眾月需米約三萬碩一日乏缺卽有飢潰之憂若不設法轉運則五六月青黃不接之時益見翔貴不可不早計而預籌也轉運之法請設局於九江漢口以收江西兩湖之米而派官爲督運倣劉晏舊法以船十艘爲一綱立一綱長擇武弁之明幹者領之其或升斗不合顆粒不淨及有潮溼霉壞皆惟該弁是問十綱爲一幫遴派一廉能精強之文員主之綱長以下責令糾察或無故遲誤亦以其罪罪之數運無失奏請優獎如軍營戰功之比庶期人思自奮奪富商中飽之利祛巨賈居奇之弊雖未必立見饒足而價值稍廉三軍宜無乏食之慮續讀大咨擬設局於夔州宜

昌荊州三郡節節轉運計圖迅捷顧其中多未便者江流湍悍上水維艱故川商舫船下駛既卸載於宜昌沙市卽竝其船而貨之以泝流最難又無回貨可載停泊日久則所費滋多故以棄船爲便利也今設局於夔州則載米自敘瀘渝城而下者既苦售船之無人而由夔州而宜昌而荊州換船過斛至再至三擱斗滲潮之弊必不能免逮抵皖營計每碩所存不過九斗又霉壞不復可食至出峽犯險破船損失之米勢非委員所能賠墊抑不得不姑從寬典通盤合計所耗實多故竊謂必不得已而采川米莫如就沙市專設一局招商販買節次屯儲仍派員逕運至皖如前法旣省更換之繁卽可杜以前數者之弊商人

逐錙銖之利但使稍有贏餘自當源源而至不俟設法招徠而
舳艫接於歸巫矣范雲吉郎中爲言川東米價廉於省會或者
尙可試辦輒條晰利病以備采擇伏候裁察比聞尊處餉糈積
欠過久所部不勝其苦有潛逃來蜀者頃歲各處釐金竝形短
絀東南餉項方恃此爲挹注之資而洋行日增利源日塞其涸
要可立待若不別籌長策何以接濟要需現計諸路水師益成
氣象長江之險決非賊所能爭何弗規倣劉晏之法推廣淮鹺
之利以贍諸軍而籌久計乎規天下之遠略者固難程效於旦
夕之間成天下之大業者抑非但恃一手足之烈廣延材俊徐
創規模則轉運一局亦將來別闢餉源之先兆矣蜀境雖靖而

四境烽煙防兵仍未可撤三巴殘黎困於輸輓已歷年歲茲幸
巨憝就殲仍未能出之水火之中籌捐籌釐委官四出雖平生
所深恥而不屑爲者亦且覲顏含垢而強圖之於時未必有濟
而吾民先罹其害此其所晝夜懷慙而無以自解者也滇秦回
患積毒愈深蜀難初平無能兼顧現謀南拒滇黔北規漢沔究
其力所能逮僅可自顧藩籬顧念時局彌艱島夷益肆爲臣子
者義當肅清秦隴以備非常故雖竭膏脂蒙怨謗而有所不卹
耳然而孤懷耿耿何裨時艱惟冀吳越速平機局大轉庶幾足
以懾服彼族之心激勵中華之氣此又海內黎庶所日夜禱祀
以求之者也希帥營葬畢後是否已抵皖營筠叟現在何處前

聞將赴金陵不知曾否成行季老書來索餉頃嘗詳覆一函備述此閒情事附錄呈覽挺經久不成書以從古無此體例今創爲之殊覺寡味請從此輟業或有所及自以奉聞承惠通志請附寄舍閒居官苦無讀書之暇擬俟歸田後復理舊業耳尊體比何如惟爲 國珍重自愛

復李黼堂方伯書

前聞台端奉 詔治兵漢南方冀迂道蜀疆藉圖良覲頃接惠翰祇悉季春中浣起節湘中而軍麾迅發取道襄樊逕向興安計刻下當抵武昌矣閣下鴻才偉抱加以頻年閱歷規畫進取胸中諒有成算猶復虛懷下詢漢南情形足見集思雅量查漢南之賊始不過由川敗竄之張第才一股繼又益之以藍朝柱曹燦章而賊勢稍增旋復益之以髮逆僞扶王等而賊勢愈增張逆與藍曹合股初踞黃花嶺陷洋縣圍城固未下而髮逆自竹谿入平利走紫陽陷興安進圍漢中張藍各途皆迎附之然其黨雖合而實分髮逆穿地道轟漢城城中穿穴應之因以

斃賊城圍稍緩藍逆分竄襄沔甯羌旋復退出甯城遁回漢郡
川中派兵駐廣元扼七盤關兩河口等處屢謀益師赴援漢中
而苦於饋餉不繼石逆又由滇境竄甯遠出雅州旋由名印彭
灌趨綿州梓潼越山踰險疾如飄風我師竭晝夜窮追苦不能
及前股方逸後股踵至用是疲於奔命益無暇爲漢中之圖然
秦蜀相爲唇齒義同休戚其撥兵援剿之思蓋未嘗一日忘諸
懷也藍張本川中敗殘餘匪初非獷悍之賊髮逆前在鄖西亦
經多帥擊敗入陝境後連陷郡縣裹脅漸多兩股合竝眾號十
萬然其志在擄掠本無深算觀其棄興安而不守圍漢郡而不
克則賊之智略力量實無能爲亦可見其概矣漢南諸軍自易

笏山太守所部果健營楚勇三千餘人之外實鮮得力之師然彼此相持時逾半載勝負之數亦略相當足見賊黨雖多而精悍甚少漢中積粟頗多其勢尙能固守所慮外無接濟日久亦有必匱之勢耳小梧方伯之赴陝也率川勇千人楚勇號奇勝軍者六百人以行以其時漢南餘孽無多勢亦易於掃盪方謂剷除此賊即可逕赴西安新任不知抵漢以後賊黨日增軍事日棘於是始謀增竈募勇以厚其勢而川中游勇聞風趨附者絡繹於途毛君陸續招收驟增萬餘之眾月餉旣無所出部下將弁又不能禁戢士卒所在騷然由是怨謗繁興傳播道路而勸捐籌餉之舉益鮮應者髮逆旣合局勢日艱責軍士以進戰

則藉口於欠餉之太多責紳士以勸捐則託詞於剿賊之不力由是聲望大損威令不行其實毛君此役本思報效朝廷非不竭盡心力病在倉卒之際不擇將領不選卒徒而率然號召以應之迨知其果不得力而積欠已多雖欲遣撤更換而勢有所不能耳川軍舊稱強勁所向有功顧自滇匪入川未嘗一著戰績由其將官志圖漁利本無敵愾之情其部曲意務偷安不作建勳之想沿習既久濡染成風卽欲鼓勵激揚亦苦無從著手弟隨籲帥西征所募率皆湘勇受事之後屢謀兼用蜀人鈐以楚軍營制亦冀簡練材俊申明紀律別樹蜀軍之幟然卒之未著成效徒苦虛糜不得不撤而去之計所遣散陳八仙盧又

雄姚懷玉胡飛鵬等所部之勇先後約十餘萬人今之投效漢中者皆是也小梧方伯所收之眾聞近萬人漢中楊太守所收之眾又萬數千人素不講乎軍律勢頗難於控馭兼之欠餉日久譁譟時聞留之則費益不貲難爲挹注之計散之則去而爲盜更煩剿擊之勞則漢南軍務之難患不在彼而在此亦事勢之較然者矣笏山英爽慷慨勇於任事其所部楚軍尙稱得力陝人甚稱頌之蜀中擬派張補詩觀察之嚮導營三千餘人朱小浦鎮軍之桂字營二千餘人前往會剿合之笏山所部已近萬人得閣下爲之指授方略計必可迅掃逆氛籲帥頃以麾下到秦尙需時日奏請先派鄂省留防鄖陽之李雨蒼郎中前往

代總其眾雨蒼英邁無前練習戎事冀其疾馳猛擊先挫凶鋒
則閣下將來接辦尤易收摧陷廓清之效也辱承垂問謹將近
日情形縷悉備陳惟賊情朝夕變更其應如何勦辦之處未可
預籌閣下素裕韜鈴隨時審度定必成竹在胸膚功迅奏弟職
羈錦里心嚮旌麾盼望捷音曷勝欣頌肅此布復統希亮察不
盡

復曾沅浦中丞書

真初彙奉兩函致候起居兼陳蜀事計此時已邀台覽昨閱邸
鈔欣悉開府制中重膺疆寄益見 朝廷任用楚材惟恐或失
而老弟積苦兵間勳勞卓著亦實足以上契 帝心下孚民望
私衷慶幸難以言宣頃得四月二十二日惠書藉悉種切台從
暫不之任自係以軍事爲重側聞浙東之賊多趨金陵則情形
更爲喫緊麾下現擬疏請籌餉增兵將九洑洲攻克以收長江
之利而斷該逆水面之援自屬全局關鍵惟增兵尙易籌餉實
難蓋自夷舶通行財源益竭實方今天下之通患然東南半壁
卒賴諸君子竭力維持賊勢日窮疆土漸復厥功實已偉然而

經營慘澹之懷亦卽是可見矣弟濫竽井絡倏已歲餘於地方毫無裨益所幸石逆就縛巨患蕩平頗思撫輯瘡痍講求吏治而四境之外苦無甯區恐吾民終未能安枕而臥也查石逆自客冬於敘南大挫後狼狽入滇今春復親率大隊闖入建昌以圖狂逞聞警之餘卽飛調重兵力扼大渡河以遏其衝突復檄該處土司四面環攻該逆既趨絕地前瀕大河後阻重山凡奔竄所過之區多被我兵以滾木擂石據險拋擊死亡枕籍歸路旣斷糧道復絕遂坐困於紫打地地方間有緣崖逃逸及冒死搶渡者均被我軍轟擊其落河溺斃之賊亦復不少石逆勢窮力竭束手親縛所贖部曲數千人悉棄械乞降籲帥慮降賊過

眾且係該逆死黨萬一處置失宜仍成不了之局檄弟星馳前
往督辦善後事宜幸已一律完竣當將石逆及僞嗣君僞宰輔
共五人解省正法餘俱駢戮於大渡河畔竟無一漏網者比提
石逆研訊據供自金田發難之後一切悖逆情狀歷歷如繪其
梟桀堅強之氣溢於顏面而詞氣不亢不卑不作搖尾乞憐之
語自言南面稱王十餘年所屠戮官民以千萬計今天亡我我
復何惜一死臨刑之際神色怡然實醜類之最悍者刻下蜀地
雖已肅清而滇黔秦隴邊氛甚熾漢南逼近川疆雖屬肘腋之
憂實同心腹之患現移此閒得勝之師萬餘人前往會剿亦以
餉項艱難百計綢繆無可羅掘稔知此等苦况易地皆然每值

焦勞窘乏之際未嘗不念及台端之所處爲尤難也皖南賊復
上犯希老旣已久病驟難東下味根又不能應調而往席研香
觀察所募之三千人是否果能得力現在曾否抵皖以慰滌相
之望比聞兩湖均苦淫雨米粟昂貴江皖軍食日益難望其充
足將奈之何殊爲懸念耳肅此不盡十一仍惟時惠音書以紓
翹盼

養晦堂文集卷七

湘鄉劉蓉霞仙著

書

復張石卿制軍書

頃奉鈞函知前肅蕪稟尙未郵呈尊覽而誨諭殷殷曉以脣齒之誼俾爲芻蕘之陳盛德謙光益銘心膺竊惟滇南邇日情形譬諸癰疽之附於背雖尙未潰決而其勢駸駸日積日盛未可但投輕清之品冀遂卽於消滅如欲療之要當內外兼治大施攻補之法而非蓄三年之艾鍊九轉之丹則亦未可輕於一試也竊窺執事之意頗似迫於朝命急謀赴滇蓉愚竊謂旌節

一涖滇中於事益無所濟何者無勁旅以折服叛回之心無鉅
餉以激揚練卒之氣或勦或撫措手皆難雖有偉略深謀將何
所用故竊謂欲經營滇事而急求赴滇非長策也然則欲蓄精
兵籌巨饟以綏靖滇疆將何道之從乎滇南之不能不仰恃於
蜀匪惟唇齒之誼當然抑揆諸今日之時勢舍此而他無望矣
頃讀大疏知己奉部撥粵餉二十五萬使其果能協濟自可藉
資數月之食顧以愚見度之皖浙吳越之交大兵雲集而各營
欠餉或近朞年粵東果有巨款亦將先此數省而後可及於滇
蓋遠近緩急之勢在所必然山陝雖號殷富然祇可專顧京
畿今陝中警報時間則其力亦僅能自保其餘各省大都自守

之國然則滇南之不能不仰恃於蜀舍蜀而他無可望亦不待智者而知之矣蓉自去冬謬荷殊恩稍思自効卽嘗籌慮及之其時藍逆旣就殲滅李逆困踞青神餘黨之竄擾東北者尙不幾何竊計漸收魚筴之利藉資飽騰之勢不過半歲蜀境可期肅清而蜀亂旣平則餘力當首及於滇黔滇黔又安尙可次及於皖浙此亦籌國者分義之當然蓋度諸時勢而責無可諉非至今日始發此論也不謂事不從心李逆旋即潰出餘孽漸張粵逆滇氛又復接踵而至由是徵兵募勇殆無虛時餉糈之需月增十萬川東精華之地數遭蹂躪夔渝釐稅旣苦商賈之不行閭閻凋殘抑患財賦之無出各軍欠餉久者或及半年

少者亦逾四月通計乃在百萬以外其他台饒藏饒欠解四十
三萬餘兩部派 京饒欠解六十二萬兩 定陵工程銀欠解
三十四萬兩此數者皆有刻不容緩之勢羽書部檄疊至頻催
本司智淺才拘持籌無術實不知所以爲轉輸之計前肅蕪稟
旣嘗縷陳曲折計旌節旣駐渝城亦將確有聞見稽延之咎自
蒙鑒原頃嘗詳請制府先由川東道撥銀萬四千兩以濟急需
其餘五萬現實無款可籌應俟從容經畫然竊計滇省軍務終
惟巴蜀是資斷非此七萬之數所能了結而孰籌滇省情形苟
非敷衍之局亦決非一時之力所能舉辦欲速見小事必無濟
譬如捧土以塞孟津杯水以救車薪亦見其計之徒勞而無益

矣今之論者多謂撫局已成事機大轉遂可因其勢而利導之故其行宜速而不宜緩不知回民之就撫非有畏威懷德之心漢民之聽其撫實由於勢迫力屈之故兩情既處於相疑禍機終必於一發况聞各鎮兵符多爲回酋攘奪要害之地徧置爪牙省中文武大僚莫敢爲異抑不得不忍尤含垢以聽其所爲回人之箴益張漢民之氣日鬱其不能從容坐鎮以苟幸無事豈待先識之士而後可決哉故睿愚竊謂無強兵以折服叛回之心無巨饗以激揚練卒之氣則不當急謀赴滇幸而蜀中巨患可於今歲蕩平蓄銳養精清釐宿負然後悉巴蜀之甲轉夔渝之餉捲旆疾趨大張撻伐以馴善類而征不庭不過半歲可

收廓清底定之功事有跡若迂緩而功實神奇者今卽不以爲
然然將來之要歸成效終亦必出於此惟老謀卓識之君子有
以審其機而握其要執事智珠在握而博訪無遺故敢貢其瞽
論伏惟恕其率易而加采擇焉

復竇蘭泉侍御書

兩奉手翰過辱獎飾撫躬循省抱愧滋深屢思傾竭鄙懷一相
酬酢而軍事卒卒殆無停晷操翰復輟至再至三又不欲以泛
常酬應之言委諸記室久稽裁復幸勿爲過蓉材質愚魯學問
不力雖承先儒緒論稍窺古人門戶而踐履不篤克治不猛以
是年近五十所志所期卒靡成就比歲出應世務動多乖忤閒
或憤發振厲思一矯流俗因循之習而不免氣質用事過於義
而不適於中以是益自知所得之淺在蜀兩年於吏治民風毫
無補救而或不免急求富強之效取凋殘困敝之民而朘削之
其於州縣屬員竭誠勸諭幾於舌敝唇焦而無能改於其德或

相與迂笑之以爲大怪則德之不足以及物誠之不足以動人亦大可概見矣執事以其志與學稍知所嚮而亟思誘進之聽其言而不考其行采其名而不察其實獎借逾恆期許太過得毋重爲海內君子所竊笑乎比蒙 朝廷過采虛聲晉擢秦撫自維陋劣何堪膺茲重寄而時局多艱又不敢遽爾辭讓中宵悚惕時懷隕越之懼辱承老兄知愛迴異尋常將何以教之乎前讀尊箸小學劄記指陳末學失教之弊至爲痛切銖寸錄析理甚精闡發不少奏草規切時弊尤能綴其大綱動中肯綮展誦迴環實深欽佩近時學者誦法宋儒頗牽文義動涉迂拘用是常爲世所詬病不知周程朱張數先生莫不洞達世務體用

兼賅既躬豪傑之資而所學所養又能充實光輝含宏博大非同後世腐儒小生尋行數墨稍得一知半解沾沾自喜以爲獨得之祕也執事議論著述類皆疏暢條達絕無塵障非其天資高朗而學又足以達之惡能若是方當朝政清明賢者在位出其所學以康濟時艱施惠天下豈有量乎

致駱籲門宮保書

錦城叩別倏忽經旬念追隨杖履已歷三年一旦遠去德輝能無悵惘况承摯愛逾恆尤難愒置此其所日往來於懷而不能自釋者也自頃奉 詔赴陝時日迫促所有應辦事件多有未及先期婉商遽以形諸簡牘以是動起疑端頻煩盡慮疏略之咎實所難辭然事起倉卒不逾旬日而交卸藩篆料理行裝募選勇丁簡閱軍實一切均乏襄助得力之人不能不躬自綜理加以賓客之繁多應酬之填總紛沓瑣屑日不暇給此其所以動致疏略之由計亦惟大君子能俯察而曲諒之今輒條具大者數端以塵明鑒凡協濟鄰封之舉總須力實有餘而後可以

兼顧楚軍援陝特爲顧全大局非其力果豐饒且所派四軍一萬三千餘人月需口糧軍火爲數總在八萬以外如以一年計之且近百萬之多爲惠不爲不大豈可更存希冀之心且蜀省捐輸已難再舉萬一津貼未能加辦釐金又或短絀卽此每月八萬之餉亦有不能接濟之時譬前謬竊藩筭旣歷歲餘其於物產出入之源籌款盈虛之數亦旣洞徹底蘊周悉情形豈一旦離蜀赴秦遽存歧視前茲請攜兩月之餉本慮漢郡解圍逆匪敗竄之後急應跟蹤追剿悉數殲除萬一或以乏餉停軍不能尾躡其後則時會可惜死灰且有復燃之患且由成都抵漢計程近二千里往返稍或滯濡卽在兩月內外所當預籌早計

以免延誤事機執事疑其以蜀餉資秦軍而楚軍乏餉仍將索之於蜀如果以此居心卽與市儈何異自顧平生行誼雖碌碌無所短長而於取與小節硜硜自守頗見信於友朋豈今日任職服官反至盡乖素守况蜀軍旣資蜀餉秦軍須用秦饟前在藩司任內曾經剖析具詳畧劃已極分明一旦自食其言何以取信於世此又情事之顯然者也至於周曾各軍用防川境以固藩籬自係方今要著現值秦地糜爛精華銷竭業已無可擄掠甘肅著名瘠苦必非賊所垂涎之區則該逆之圖犯蜀圍自在意計之中蓉方資蜀軍蜀餉以戡秦亂豈得置蜀事於不顧如將來率師援秦反致逼賊入蜀將何以對三巴父老且蜀省

以頻年苦戰始保完善之區一旦復遭蹂躪卽婦人孺子皆將指斥而唾罵之準諸人情誰肯出此前摺謂調周曾兩軍會剿以通驛路亦慮該逆敗而東竄則蕭何各軍勢將遣之追躡而褒沔一股非得周曾會辦勢難冀其肅清然摺中亦已明言必俟川中門戶可以無虞然後調以前進亦非不顧根本而先撤藩籬也執事疑其改官赴秦卽不復爲蜀計匪惟無此人情抑且無此辦法何者方今陝甘雲貴變故紛紜皆將仰恃夫蜀蜀境安則四省可次第蕩平蜀事棘則四省將同歸糜爛前在藩司任內數數爲同列言之局勢昭然人所共曉非至今日始發此論也今卽遽懷自私自利之心不爲保蜀安蜀之計然使蜀

中不靖則自顧且將不暇不但四軍月餉更難望其接濟卽此四軍兵勇亦將悉數調回爾時赤手空拳無兵無餉將何恃以掃盪秦氛消弭回患此尤利害之灼然者也現聞漢郡之賊圖與中旗合股蓄意西竄某到漢後擬卽由西路進剿以橫截之期使該逆彼此不能相顧則詭謀破而凶燄自息萬一竟至合股西竄闖入蜀境亦擬卽督率諸軍併力回剿必將此股蕩滅然後再謀赴秦頃已致函多帥一以回務委之並致張蕉雲廉訪書囑其勉力經營勿存五日京兆之見蓋此賊一日不滅則秦人不得安枕蜀人不得撤防今合兩省之力以圖之除秦患卽以除蜀患而爲蜀計正所以爲秦計勢均唇齒誼切輔車蓋

又理勢之必然非獨準之於情與義而有所不能恣也伏乞執事因其言以考其實卽其事以窺其心擴虛公之雅量而勿主先入之言秉忠誠之素懷而毋存異視之見則於前所疑慮數者必有渙然冰釋之時而蓉之區區微忱亦將有不俟表白而昭然共見者亦非一時之楮墨所能宣也

與李希庵中丞書

前奉還雲知尊體漸就平復觀末幅手書數行字跡妍好欣然以慰蓋自五六月來訛傳音耗殊可駭愕獨以天道決之謂當不致有他故然聞所患已深又未嘗不若信若疑迫覩手書而後釋然於懷也比來所餌何藥是否卽係作梅太史所擬之方醫道實難良師絕少此君敦篤有識計當在時俗諸公之上也蒙錄示疊次寄諭及前後摺藁足見朝廷倚畀之深而體卹臣工之意亦極周摯時事艱難至此而吾輩不得不勞心焦慮竭智力捐頂踵以圖之者正爲君臣之大義不可忘於心耳苗逆復叛之後氣燄甚張義叟寬厚有餘而才識似屬不

足恐終難勝此重任老弟體氣稍健亦不可不速出圖之遷延
一日卽又敗壞一日 朝廷倚畀至此何能事外置身極知孱
弱之軀未能遽健庭幃之奉不忍遠違然四顧茫然更無人焉
可任其責坐視機局日壞亦豈能安於心乎比歲 朝廷采用
楚材甄錄特夥督撫之職幾半天下蓉與筠叟亦且次第見及
自顧無可自効者獨此耿耿愚誠頗思自奮而才與力皆無以
自達地方又太糜爛恐終爲楚人之羞耳自奉撫陝之 命念
漢郡被圍日久勢且不支而諸將心力不齊亦慮或以輕進失
事迺馳檄各軍堅壘勿戰而疾速料理以赴之不意行抵巴州
已聞敗耗損折至三四千之多良將銳卒大半銷亡楚軍自三

河一役之後以此次爲最酷矣比方彈劾怯將裁汰懦卒並派員回楚添募湘軍冀得再整旗槍一雪斯恥而餉需匱竭無可綢繆祇增焦灼竊觀邇日局勢東南之患稍紓而西北之禍益熾苗逆擾及中州宋逆橫行燕冀而陝甘回患徧地成焦焚殺之慘且多尤東南十餘年所未有島人逼處京師機日深而志日肆吾徒之憂豈有艾乎老弟養痾山中度亦不能遂忘時局有可以益我者幸時及之多禮堂將軍英勇敢戰究尙易於共事否如相契洽幸爲函致鄙人區區之意世事艱難要須先有同舟共濟之意庶遇事尙有和衷之雅耳鐵橋計已歸來是
否嘗詣尊府憶往年曾羅兩公方任戰事吾兩人者嘗思置身

局外優游進退今不幾年鉅任已迫及其身鐵橋獨安能晏然而已乎如相見時幸以此語告之其能竭力以助吾弟則吾亦不復相奪如其不然亦將有以處之矣聞作梅兄爲覓地甚佳不審近復有所獲否先嚴慈及舍弟所安厝之區多有不盡洽於心者已囑小兒邀請作梅兄一往審之小兒尙未到家擬請鐵橋奉陪一行幸先達鄙意爲要聞抑亭已卜居吾湘計距尊府亦當不遠比貴筑黃子壽太史亦擬卜居吾鄉渠有母喪未舉擬卽就吾湘謀窀穸之所煩告作梅爲覓之旣係年誼於義亦不容辭也屋姪聯姻尊府擬擇期於冬臘開畢姻或來春正月計令姪女葺服已闕又係老姻伯主其事於禮可無窒礙舍

弟婦孀居有年冀爲早娶新婦以慰其意伏望裁酌值歸足之
便走筆及此使旋仍望手惠數行俾得悉其痊好之狀爲慰

致駱顯門宮保書

屢奉賜函欣悉一切大凡此閒所籌調兵設防之事往往與尊意不謀而合足徵碩畫周詳遠猷宏達實所欽佩某自九月十四五日以來卽患左偏頭痛之證迄今兩旬服藥罔效醫者言係肝氣鬱拂風火上炎所致須得安心靜養旬月乃可全瘳然事勢方艱仔肩特重其何能稍自暇逸頃所以奏調黃牧亦冀可爲綜理營務稍節勞逸而迄今兩旬未及肅函郵陳鈞座皆因患此證後不能伏案握筆之故也蒙催調果後九營現聞到閩中者已有三營餘亦不過日內可集某亦擬卽拔營前進惟進剿之法從前原有三路之議一由西鄉一由南通一由甯泗

乃鄂援不至我軍獨出青石關地利既失挫敗旋聞現值軍聲未振賊勢鴟張議勦必先籌防固川乃能圖陝月餘以來延訪紳耆徧遣偵探僉謂青石關地勢偪促可資控扼難駐大營關內天池子至回軍壩地頗高廣西河口人戶稍稠然地近鐵廠林木砍伐已空不獨山徑窄狹米運維艱卽柴薪等項亦難覓取前議師出青石不過取道經過今旣謀頓重兵卽須通籌全局此地論形勢則祇可扼守論饋運則必至困窮於是有謂宜取道沙河子出營黃瓜嶺者有謂宜取道通太滾龍坡出營西鄉者有謂宜取道廣元出營甯羌者查黃瓜嶺卽黃官嶺地不甚險而東通紅廟塘牟家壩南通塘子口西通廣元北通新集

村寨較青石稍大曩辦三省教匪嘗有重兵駐防但其地距青石關僅五十里而越山阻水幾於無路可通孤軍駐此時防鈔襲兼聞附近村寨存米無多而山徑崎嶇運道尤屬不易至於進駐西鄉卽須先圖洋縣藍逆之強不及髮逆先攻其瑕則堅者亦圖自固雖堰口旣失西鄉被踞而我軍出滾龍坡地利可憑又與李京堂分道犄角足以制勝但川省轉運道路視南通更覺迂遠且賊匪上下分布而我師從下游進擊勢必旁竄四溢不入陝西腹地定窺川北邊疆爲兩省計均不宜出此途惟有暫駐甯羌或出鐵鎖關趨黃官嶺或出五下關趨大安驛形勢在我運道較寬由是節節掃蕩雖見功稍遲而逼賊東下旣

取建瓴之勢亦可以立於不敗之地圖陝固川策無逾此通覽
賊勢西自襄沔東至西鄉踞三四城延數百里川疆密邇隘口
紛歧若祇在在設防即使更增萬人亦難免百密一疏之慮今
由甯羌進兵而城太南通節節布置賊旣謀併力以拒上游而
又慮南通城太之兵橫截而出則彼方備我自不能爲閒道旁
鼠之謀查城太一帶舊有振武軍駐防今執事復檄唐澤坡總
鎮增募一千合三千人足資控禦南通一帶除桂字嚮導兩軍
現擬酌量裁減外湘果兩軍擬仍畱住青石關某只抽調劉參
將之六百人合果後九營駐紮甯羌徐規進勦川疆足可無虞
惟通江所屬澗池壩地方爲西鄉之百雄關定遠之瓦石坪兩

道會竄之路雖崎嶇險阻又業經札飭姜令督團嚴防而是否
真能扼守究未可知如能撥許蔭棠之千人前往自可無虞回
逆雖有由秦州犯徽縣之報度亦未必遂蓄窺川之志似無庸
過於防範某拔營時擬先撥嚮導營張道一軍前往防守計朱
鎮所紮之梅子壩一路極爲險隘單騎獨馬尙難前進豈有將
二千人不能駐守之理如張道可往卽亦無庸許參將改道而
前矣賊之踞漢郡洋縣城固西鄉者方日拆民房磚石增修城
垣又逼農民犁田種麥自係意圖久踞分擾蜀秦現所以尙未
狂逞者亦圖多擄米糧廣爲儲蓄之計若不趁早進兵則根基
日增牢固漢郡各城殆無克復之望與安梁觀察一軍已經調

回鄖陽防堵苗逆李雨蒼一軍探聞已抵白沙並聞張逆第才已由鎮安回竄甯陝廳之四畝田地界現已咨請雨蒼移緩就急駐紮興安並分軍進扼茶鎮將來某由甯沔掃盪而前湘果諸軍由青石關橫截而出李軍由興安石泉逆擊而進仍符三路進剿之規賊匪之勢一分我軍之氣百倍卽不能盡殲醜類亦可逼入南山痛加剿洗使該逆無可托足之處考之輿圖參之眾論反復千慮決策如斯未知執事以爲然否尙乞詳示得失遠惠韜鈴豈惟區區之誠兩省軍民同感德於無暨

復駱顓門宮保書

元日連接二十九兩書米運一事深荷盡廬並准大咨知已札飭南部閩中蒼溪南充蓬州趕運並通飭保順潼綿各府州縣不待委員到來先行催趲運送從此事機順手不至有絕糧之嘆何幸如之頃果後營索米喧嘩抗不聽令致有將什長謝得希正法之事雖幸謝副將尙知大體無誤軍行而自愧拊循無方正深焦急捧讀尊札不覺萬象回春仁言利溥不待米舟之至已有飽騰之望矣前函謂各州縣奉防勦局轉行札鍾道一件以至紛紛停運蓋緣抵廣元後無米爲炊各屬具報起運之米久候不至音耗杳然適閱廣安沈牧十五日稟鍾道牘內稱

奉首府楊函有運腳無從扣還之語十六日沈牧所發稟有奉批飭毋庸籌墊之語因而將米起岸以待委員之至並請先發運腳云云維時急規進剿各營紛紛以斷炊來告正在無可如何而大咨札飭一件適至接讀之下焦灼萬分不得不分晰奉達鄙性迂愚言無不盡數年來託愛已深知亦必蒙見諒耳米價爲數甚鉅州縣本難挪墊而各營月餉欠解已久亦難責令先銀後米然各處積穀之家非有現銀斷不肯將穀出糶是以鍾道將先後所領銀四萬五千兩以三萬兩暫墊米價某又飭糧台借撥銀二萬兩交鍾道轉發蓋深知各州縣之無從墊挪不能不於無可籌畫之中作此暫時通融之計各州縣既有米

價銀兩則采買不患無資僅僅籌墊運腳所費實屬無幾如廣安定買六千石統計水程運腳不過六七千串若以六千石分作六批起運則每運所墊者僅千餘串到朝天後即可領取運腳則亦不過五十日可以周轉雖瘠苦之州縣亦尙可勉強支持况尙有公項可挪則亦正不必爲之過慮矣來函深慮運腳之重非州縣所能墊大都皆因岳池呂令之稟而起查呂令此稟荒謬絕倫執事未及加察而遽信爲實然是以深以運腳爲慮某前咨謂由通江運至青石關每里一文每石須錢四千二百係指陸路言之其謂由巴州以下沿河采買每石約須加錢一千係指水路言之語意本極分明今岳池由渠河轉運巴州

每石運腳計不過八九百文
言由渠河三匯轉江解運而
遂至每石需費一十四千之
行其侵漁之私卽多方熒惑
瞭然而該令敢肆譎張形諸
天下無復有耳有目之人其
請飭局將該令先記大過五
已洞燭其弊矣前咨以順慶
處皆可以道路遠近計之則
閩中徐令稟報由該縣運至

米紳士蔡輔周來謁言現運米二百石每石定議船錢一千至朝天發給並言南充米船亦已隨後開來其船錢議每石八百每船裝三十石以外故舟重而行遲已所運者每船不過裝二十四五石每石與之錢一千故舟輕而行較速也問以渠一人督運米三百石耳目難周恐不免攙沙發水等弊則言其米皆用口袋裝儲又不時親自稽察諸船戶皆知係屬軍米不比尋常亦決不敢作弊等語卽是而知比較行貨之議信而有徵而呂令所稟之荒謬亦更可見矣查南充至廣元之朝天上水一千一百五十里船價每石八百岳池廣安皆可由定遠屬之元口轉趨南充無庸駛赴合州由岳池至元口係下水計程一百

二十里再由元口運至南充係上水計程僅四十里由廣安至元口下水一百四十里再由元口至南充上水四十里以是計之岳池至南充僅百六十里又有下水一百二十里在內卽加給船價每石不過百餘文極多至二百文而無以復加矣每批卽運千石運腳僅千餘串卽墊發固亦無多比已囑鍾道每值州縣裝米起運先給運腳之半俟運至朝天米局交收之後再給其半計船戶無不樂從者督運卽由州縣選派紳糧運至四五次無誤限期無攙雜減損之弊卽予以從優奏獎計紳糧無不樂從者各州縣雖費心思照料而不使之墊運腳不使之受賠累又從而保獎之計州縣亦無不樂從者現已擬定運米官

紳功過章程不日卽當咨請查照辦理伏乞執事酌量可否斷而行之某半生讀書持躬處世頗以平恕宅心不敢稍存苛刻之見惟嫉惡稍嚴如呂令之巧滑則心實惡之然以後如能改悔不作浮冒侵漁之想則亦不復苛求况各州縣於尋常職守之外添此采辦軍米之事豈得不加體卹致使有賠累之苦耶至綿州一路至昭化可通嘉陵亦人所共知之事惟陸路將近五站或夫或騾每石須費運腳五千而由昭化運朝天尙有水程百四十里通計所費視由順慶所屬泝流上運者增至四倍之多雖時日較速而當此經費支絀之時不能不力求撙節前咨謂水程千里之費僅敵陸運一日之程蓋卽指此今由朝天

運至黃壩僅九十里而計其所費視由順慶水運千里來者尤多安可更增此四百二十里陸程之費以竭民力乎自到巴州籌辦糧運以來各處產米之鄉水路可通之地問之商人訪之船戶處處諮詢事事計算蓋亦幾費心力平生作事不敢蹈空躡虛况以萬六千人張頤待飼之眾環而相伺一日不得食則飢而譁潰其爲利害切身更非尋常之比卽欲作紙上空談而有所不暇矣自來辦軍務者專主督師不及籌餉今旣兼須籌餉矣籌餉之外又復籌糧籌糧之外又須籌運千憂百慮叢集於一人之心節節艱難步步窒礙尙幸執事諒此苦心關垂甚切是以尙不至於棘手刻下但期糧運一事可以借資接濟卽

當專意治軍拚命殺賊迅期肅清漢南以紓朝廷西顧之憂
正月不克則期之二月二月不克則期之三月至於三月不克
則當自請嚴議待罪塞外以謝秦蜀兩省之民不能覩顏復尸
此位矣伏乞鑒此愚慮假以便宜俾得稍資展布一切糧運事
宜總當與鍾道熟商妥籌處處省節期歸實際將來運費總期
不出前所籌八萬之外並不使州縣受墊賠之累惟冀飭局早
將三萬五千兩之數補足使得以藉資周轉並將各營月餉趕
緊籌解則米價運腳兩者均可通融酌劑不致復有窘乏之虞
感荷鴻施如同身受鍾道現擬親赴下游督運以無委員可派
且慮濡滯致誤要需也外鈔各處水程一紙附呈台覽惟鑒察

不
一

皇朝詩林卷下

一

復林穎叔方伯書

頃奉手書詞謙意摯粹然儒者啟誦迴環具徵學有根柢體用兼賅所論今日治秦之道必盡力於吏事民事而戎事乃日起而有功一節尤爲扼要之論私心欽佩無日忘之軍事忙冗鉅細必親以是更無執筆之暇久稽裁覆時歉於懷弟自去秋治軍以來日以兵單餉絀米糧不繼運道不通數者爲慮勞心焦思所歷絕艱又值逆勢方張士氣難振日在驚濤駭浪之中自頃師入夔沔逆匪東竄各軍皆以漢中郡縣收復無復追勦之志旣係借用川軍又不能資以月餉督之旣急則以請命蜀省催解餉銀爲詞兼之巨股奔竄之後場市空虛人民逃匿粒米

無從購買故前派追剿之英毅六營沿途濡滯遲久未出陝境
賊既用騾馬負糧疾趨無輓輸之勞無缺乏之患卽有困餓窮
途徘徊後路者亦非其意所顧惜之人則追師之勢不相及亦
可逆計而決矣 廷旨屢趣越境窮追而不知餉糈之無所出
軍米之無可采客兵之難爲用兼是數者雖有賁育之勇孫吳
之略亦將拱手熟視而無如之何茲其所晝夜焦憤而莫能自
釋者也漢南遺黎困苦之狀所不忍言百計圖維卒無以起斯
民於溝壑似聞西同鳳一帶情形亦頗與此相等地方糜爛至
此兵革又無休息之期將何以爲補苴之計弟去臘嘗有倣照
滇捐之請頃奉 旨飭部妥議尙不知是否允行嚮官本屬弊

政而非此無以權濟目前但能得五六十萬金敷衍本年之餉
尙可徐作良圖也湘筠之賢聞之蓋久 朝廷以河東鹽務爲
重不令改官意在整理鹺政暢裕餉源欲期剔除積弊誠亦無
以易之惟屯田事涉創始難得實心經理之人區區之愚尙思
大治農田修復水利經始於關輔次及於 畿疆使 京師之
積儲旣充則東南之漕運可止不致以根本重地仰給遠省受
制外夷此誠遠大之圖非僅便宜之計事機之會大有可乘而
非其人莫能任也閣下之經術閎深識略遠大湘筠之志行堅
卓謀慮精專皆鄙人所夙契而心折者前日之奏亦欲使兩賢
共事一方相與規久遠而濟艱難爲 國家更興百世之利且

使海內賢豪聞風慕義矢貞固之志以振頽敝之風樹富強之
規以銷驕夷之氣則我國家中興之業方將始基於是非獨
一時一事之謀也弟本山林樗散無意仕途雖希志於古人究
未遠於俗事 朝廷過采虛聲遂邀殊遇涓埃未報慙悚滋深
比來秦中察悉民隱覺殘破之已甚慙撫馭之無方自顧凡庸
難膺重寄恐負 深宮之託時萌引退之思眷彼槃阿未忘夙
好獨念得與賢者共事或者尙可借重鴻才少酬夙志躊躇累
月未能自堅行當就赴省垣一申良覲區區素抱藉以悉陳所
懷萬端非紙墨可旣

與鍾菴山學使書

去歲旌從涖省值弟抱病日久步履維艱未獲一親光儀每聞
穎叔方伯稱道執事溫良之德明達之識欽慕無已頃者林副
戎會校事畢歸自三原具述閣下所以整飭學政激厲士習寬
嚴有法尤竊歎仰蓋自道咸以來三四十年士大夫狃於晏安
競務浮靡外而封疆之吏典學之官類多以縱弛徇隱博寬厚
之名不肖者或更以侈肆濟之以故紀綱法度日卽陵夷士習
民風日趨頹敝其所以釀成巨禍流毒生靈者非一朝一夕之
故也今上嗣位圖治方殷慎簡賢良布列中外而不肖以草
茅韋布濫廁其閒亦頗思整飭紀綱綜核名實仰稱朝廷求

治之勤無如經術迂疏知識寡昧卒無以自達其志蜀中繁富
既迫於時日之暫而有所不及爲關輔凋敝特甚士民獲免於
逆回之難者什不三四土荒不治民困不蘇地丁錢糧歲入不
五十萬而撥充甘餉者十之六七猶責以轉輸糧運協濟餉精
無米爲炊其何能及加之兵差往來供給竭蹶鄰氛伊邇旣休
養生息之無期民氣莫舒覺撫字喫味之乏術熟籌善後之策
惟有李惺盡地利之一法頗圖舉辦營田修復水利旣屢下墾
荒之令迄無應者蓋廬舍農具牛種籽糧皆苦無經費可給何
以廣招徠之術裕賦稅之源早夜旁皇一籌莫展蓋至是始歎
向日所學於古者之迂遠闊疏而不適實用自悔冒昧一出貽

歎千秋誠無以解於處士虛聲之誚秦中吏治窳壞旣匪一朝
比數有所糾劾亦覺無能不變蓋人心陷溺之久自其平日攻
習舉業但爲梯榮階進之資卽曰惟廩祿厚薄官爵崇卑是計
而於民生國計固未嘗一念及之一旦繩以官箴責以吏事或
且交相駢怪詆爲煩苛而世之久任封圻頗深世故者亦且動
色相陳忱以後害可見官場陋習濡染滋深誠有非一時所能
挽救者然吾輩出膺世用固思有裨時艱若其但循故趨何能
稍振頹俗此則區區之愚所爲甘執鄙吝不敢因怨誣叢集遽
廢公義以便私圖者也比聞執事校藝之餘首以士習爲重明
示勸懲嚴行黜陟一洗向日優容之習大振士林頑懦之風竊

幸微志不孤同聲相應其爲慰幸不問可知伏維士習民風相
爲表裏此邦風土尙近質樸然往往後義而先利棄禮讓而競
錐刀周召遺風蓋鮮存者而商鞅氏之敝政則深入肌髓歷二
千餘年而波流相靡莫能蕩滌得執事首正士習俾知砥礪廉
隅敦崇志節庶幾窮鄉僻壤之間漸有達禮守義之士表章閭
里扶翼世教薄俗澆風亦將浸有轉移之望豈惟三秦士庶實
嘉賴之守土之吏且先受其賜矣各屬司鐸之官有能頗勤訓
迪不負職守者固當獎而進之其猥褻已甚不自愛惜者亦請
特加屏斥以昭勸懲諸生中或有學識夙裕英雋不羣之才併
乞備文咨送省城書院以資鼓勵而廣作育之途其他牧令賢

否吏治得失及地方利弊之急宜興革者輶車所經聞見必確
並懇密函相聞用匡不逮夙稔執事宅心仁恕見事明達知其
決無偏黨之私幸勿稍存畛域之見區區愚誠尙祈鑒察弟因
疾惡已甚頗致煩言已上自雪之章兼爲乞退之請然在秦一
日尙當慎守一日之法不敢稍有廢弛賜函撝謙過甚非所克
當以後幸勿再施弟雖陋劣然自顧尙無俗韻望勿漫以俗吏
見外是所至懇

新日本書院

1114

復李雨蒼京堂書

五月前接到初七日由驛所惠書而實君太守處所附六月十八手翰則昨始收讀備悉一切近日任事之難與夫共事者之不易固已屢譚及之來書所陳三端並及胡文忠公所以遇多李楊彭之厚爲能委曲以相諒艱窘以相成是固然矣然文忠當武漢克復之後舉辦鹽貨釐金歲入五六百萬水陸各軍月餉軍火何難以一方任之至今日而局勢一變矣借使文忠而在亦決不能如向時之盛而如秦中之奇窮則雖使文忠爲之亦決不能遠過於鄙人之所爲此可以事理局勢衡量而得者也其謂文忠與諸君共事趨向各異心志難符惟文忠容忍而

融化之猜嫌悉泯短長相濟用能各建功勳有所成就似矣而有不盡然者二李固篤實君子楊彭亦皆忠亮骨鯁之儔多稍粗莽然剛介質直亦無他腸或有時議論不同意見各異要非難調處者至於戰事則皆能爲 國家肩任艱鉅獨當一面之寄文忠安得不傾心以任之婉曲以從之乎閣下治軍臨戎誠不知視諸君若何然如勦辦蔡逆一事閣下銳以自任 朝廷亦屢以相屬旣期聚殲於鎮安弟已據以入告又爲檄會諸軍及至臨事乃以糧乏委而去之此則多李楊彭之所決不肯出者也聖門論政兵食信三者並重至不得已而去兵又不得已而去食至於信之一字則必以死持之士無信不行民無信不

立匹夫猶重然諾今乃欲以不信者施之 君父施之友朋此豈尋常過失之比乎弟前書責以舉動輕率無凝定貞固之氣蓋猶姑就其性情言之閣下來書似已不能虛受則其所以自待者亦可見矣至尊處艱窘情形亦無時不以爲念擁六千之眾餉無來源士不宿飽此中情狀豈必待實君面陳而後知故雖郵書以相責而及其陳諸章奏告諸僚屬者又未嘗不曲爲原諒多爲寬假之詞蓋引義以相規者朋友責善之道而委曲以相諒者君子平恕之心也四難之奏 廷旨責以視同吳越弟將來覆陳亦必極言原奏之出於實情而躬自引咎斷不稍加責備之詞惟信息往還私相規勸則不能不時進忠告用相

鞭策來函謂後書謬加褒贊似有心回護前函云云此大不然
前函規責之語雖不盡憶大都指摘瑕疵冀其蕩滌語雖切而
意已獨至閣下如能虛受而切戒之則由此而名將名臣旂常
鐘鼎未可限量足副友朋遠大之期固所愉快其不然而拒而
弗納苟於自恕則將來成就亦已大略可覩直諒之道固無損
焉復何回護之有自相識八九年來每與諸友評隲海內人物
未嘗不屈指及君許爲豪傑之士謂能刻苦寡嗜慾而實有過
人之識略實思爲國家削平禍亂建立功勳與古偉人相頡
頏非時流好事喜功僥倖以圖富貴者之比日日言之聞者或
信或疑或退而有後言近乃有執詞以相稽郵書以見詰者僕

亦仍守前說未嘗因一事之失概其生平來書頗有快快之意
豪傑襟懷儻不如此聞過則喜者聖人之徒怙過不悛者小人
之歸願閣下時時讀書以義理自克以古哲自鏡而日取鄙人
前者規切之言儲爲藥石消其輕率浮動之氣積其忠貞篤棊
之忱庶幾其有進焉相與不爲不厚相知不爲不深相期許不
爲不遠且大豈可徒以浮詞相獎不一進鍼砭切磨之言以匡
其失而成其德邪惟賢者俯納而循省焉是所盼望蔡啟兩逆
越山狂竄之後存者不逮萬人各軍分追截勦者已三十六營
降眾尙在其外以之了辦此賊實有餘力而復咨請尊處撥兵
截擊者以此賊本係 朝廷責成專辦之匪若竟不一與其事

殊不雅觀或致另有責備之詞則益無以自解惟飭部疾馳赴之撥三四營從事其間即可聯銜會奏不必其悉往也餉項前由局撥四千頃復飭局續撥六千又由漢中籌撥五千亦可藉資分潤矣鄂餉如已到者請卽酌量先撤其半大都多去一營卽以後可省一營之累弟決不戀此一官賊平後決志引退拜表卽行蓋其中大有曲折自維本無希榮慕祿之心不欲向宦海中涉此况味也前囑閣下早自爲計來書乃云麾之使去甚非相悉之詞實君果係佳士惜乎弟將引去不及一薦揚之

復郭筠仙中丞書

二月接昨臘惠函比又奉由海都護附致之柬並承惠寄珍餌感慰良深書詞娓娓具見忠貞篤棊之忱當末流之世而事事求其有濟紀綱弛廢人心窳壞欲整飭而教督之以培養元氣扶翼末運旣驚世而駭俗或取譏而召鬧以謂今世所謂良臣者不如是卽前世所謂名臣者不皆如是也則粉飾以動朝廷之聽徇俗以要士紳之譽固數十年來持祿固位者相傳之祕術矣世道人心胥溺至此吾輩身際其會旣有所不屑爲而亟思一反之以期不負吾君不負吾民不負吾夙昔讀書求道之微志則默持其機以據吾誠將順其美以匡其失不爲子

子共見之義不圖赫赫可紀之功所以潛移而默運之者固必有道矣斯道也約之於心而固執焉達之於事而徐施焉然非僚屬之共喻吾志固不可行也欲遽求僚屬之咸喻吾志抑不可得也本吾忠貞篤棊之忱而游之於廣大寬平之域廓吾宏遠沈深之量而致之於紆徐委蛇之中不切切矯世厲俗而指事類情動中窾會用以轉移一世於不自覺吾志其少伸乎羣情其稍定乎不如是而孤持其志以與數十年來風頹波靡之人心相迕未能及人而先以自困未見吾道之果可行也巴蜀積玩之後非頗尙嚴厲無以肅奸貪之志規模粗具吾轍忽改而西三秦剗敝特甚吏治民風一趨於苟且偷惰而貧窶殊常

非布寬大而姑與優游以徐俟氣機之轉未見其能濟也蜀處
得爲之會而不竟吾施秦當奄奄垂盡之餘鄰氛猶熾思爲休
養生息之計而固不可得所爲智勇俱困日顧凋殘子遺之民
唏噓欲涕勢迫於誅求而術窮於撫字欲求一日之稱吾職以
展吾志而不知何途之從吾弟將何以教之乎粵俗獷悍而吏
治頽壞又際貧乏之時虛名尙存悉索不已固知賢者所處之
艱比誦惠函又傷氣誼之孤寅僚之莫喻吾志則積習相沿所
謂數十年來持祿固位博盛譽號名臣者相傳之祕術深入其
膏肓而無能蕩滌持之愈急則詬彌甚而志彌不伸盡吾誠焉
寬其銜轡俾從容以就吾範庶其濟乎三十年前君與滌公及

吾三人者雅志相期孤芳自賞今滌公運稍昌矣志固未能盡
展吾兩人者亦據可爲之位而志則隱焉詬忤而擠排之者所
在皆然誠信之不孚德望之未著於人言亦奚尤焉俛默以自
修反躬而自責則吾道固廣吾德日新或者吾志亦將有大白
之一日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卽其終
已無濟而反諸求志達道之初心固未失也固無損也流俗之
毀譽榮辱其能入有道之懷而撓吾慮乎此則區區之忱所願
與賢者交相勸勉以自適於言意之表者也秦中地丁所入歲
不逮六十萬而協濟甘餉者已逾三分之一猶時時責以轉輸
沃土久荒招懇無費恐更二年五年瘡痍仍未能起以是日在

憂思仰屋之中髮之白者逾半頗思治農田興水利以垂經久之規顧安所得賢牧令以行吾法而廣吾施乎隴事日棘冀厚菴一整飭之所將僅五千人糧餉兩絀殊不易於展布此閒僚屬多君子亦大得穎叔之助雖處窮窘而况味不惡一兩年後隴氛稍靖庶賦遂初子壽主關中講席時得相見又爲他日退休結鄰之約滌公督師赴徐數以書來言精神大減亦思少休小山招隱之篇賢者倘有意乎兩三年閒或者先後聯翩竟踐酉年之約談道著書豈非大快若彼此都已衰老卽歸休亦寡味矣尊體比何若度亦不能如昔時粵中良吏幾人幕府計多才俊不似此閒之寒酸孤寂也洋糖諸珍之惠無以爲報秦中

所有惟蒸餽鍋塊不足以將吾敬比覓得唐刻石經一部苦繁
重不易致當俟後便耳意城已去南幕筱泉履任招之不肯出
近竟何如沅浦歸後 廷旨數促之出比作書申功成身退之
義幸得蟬蛻寵利豈宜更履塵囂邪西山廉訪誠篤可倚乘其
赴任之便草草布此不盡所懷

復鍾萑山學使書

前因省城士紳聞弟鐫級開缺眾議紛紜譁然不靜或分赴將軍制府具呈乞畱開諭數日羣喙稍息旋聞各郡士民有赴尊處呈乞疏畱者倉遽得信情迫於中亟草數行求閣下牌示諸生俾勿妄動然亦但及此舉之大干例禁期免咎殃至於弟之奉職無狀積憂成疾卽在此毫無裨補之故則固未暇詳及也今蒙垂諭之及謹復縷晰陳之弟以上年正月由蜀率師入秦目擊漢南兵燹之餘士女化僞齒骸狼籍驚魂慘魄痛徹於心嗣由棧道逶迤鳳翔趨赴省會哀鴻徧地與漢中所見大都不殊亟思宣布朝廷德意與民休息不圖接篆未幾逆蹤麇至

逼近省垣因卽躬率師旅冒暑出征歷時九旬敗賊南遁而賤
驅積犯暑雨一疾侵尋日臻危篤八月還署逮臘始痊計此一
歲之中固未能顧念民生盡心職守開春以後日圖整飭吏治
撫輯殘黎而倉儲旣罄賑貸無貲溝壑餘生日形困餒入夏雨
澤愆期麥糧大乏斗米數緡道殣相望自維乖戾之政上千天
和乃使憔悴遺黎罹茲大罰中宵歎慨情切涕零尙幸五月以
來雨暘時若雜糧所入乃亦有秋由是鳩鵲之形始稍稍有生
人之色然而穀賤傷農霜寒刺骨彼四鄉之露地以種結草而
棲者欲求一瓦之覆一衣之襲而不可得旣躬任父母斯民之
責其何能稍釋一日之憂邪土地荒蕪之餘種者絕少通計各

郡懇關之地不過什之三四而歲所徵收錢糧已近原額之半則州縣追呼之擾閭閻拮据之情可概見矣陝省差徭之重夙所難堪比際軍事繁興兵差絡繹較諸曩歲勞費倍加以瘡痍待盡之民增苛索無窮之累筋力已竭休息無期夙昔談道讀書雅知以愛人利物爲務一行作吏事事違心蘇子瞻詩有云平生所慙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非今日身際其艱固不知其言之痛而詞之切也至於吏治廢弛由來已久每思激濁揚清力振頽習計所糾劾庸劣不職之吏多至三四十員然而害馬仍存積玩如故賜函所謂罔恤民力之艱但訴缺分之苦者蓋已洞悉癥結灼見肺肝自愧誠不足以動人德不足以率屬

徒尸高位無裨下民曠職之愆何能自解隴西軍事未有了期
秦中月協之餉至耗庫儲之半以致各路防軍月糈無可籌支
本省善後事宜無力舉辦前六月間會具疏瀝陳艱窘情形請
改撥甘省協款以紓陝力雖蒙 朝廷矜察特賜 允俞卒之
畫餅望梅無濟飢渴比值甘省提餉之吏日集於門索糧之書
日接於目而司庫罄竭無可轉輸欲卻之而不相顧念則誼所
難辭欲從之而更事誅求則心所不忍旦夕憂苦百慮煩煎肝
鬱肺焦竟夕無寐此中苦况蓋一心所獨喻未可持以語人者
前從漢南之役兵單餉絀羣盜如毛心火內然肝風上忤已得
左偏頭痛之證嗣值心有苑結輒復舉發醫藥罔效以故年甫

五十頭禿如童自訝蒲柳早衰私竊傷悼使復肩茲鉅任計不
過一兩年行卽委化如能稍裨君國卽亦何所顧惜正恐上
無以副朝廷委寄之重下無以慰蒼黎仰望之殷徒切焦勞
無補毫末茲其所思之爛熟不堪自効者也前因迴奏疏中有
請放歸田里等語臺丞指摘瑕疵或謂意存要挾上章者至六
七輩頃聞星使入秦尙蒙傳旨詰問以故數月以來屢思引
疾乞退未敢冒昧上陳今幸蒙恩開缺藉息仔肩於是積羸
之軀始有更生之慶聖恩淪洽如噓枯楊連旬以還眠食漸
調從此優游林下或可藉延一二十年感荷皇仁雖起溝瘠
而肉白骨不是過矣少時性耽書史頗事博覽四十以後苦爲

友朋牽率謬廁戎行故業就荒新知蓋鮮回憶先君子存時嘗
見謂汝非用世之才惟當以努力窮經爲事或冀有成自違此
訓過愆日聞每誦遺言感愴欲涕歸田之後謹當遂此夙心溫
習舊學或者別有開悟粗就篇章卽他日歸骨故邱亦可以見
先人於地下矣夏初有五十感懷之作曾及此語謹錄呈覽歷
陳艱窘一疏竝以附呈伏祈鑒諒鄙衷俯垂矜察不勝禱企之
至

致曾相國書

前肅一函備述關中東西交熾餉竭兵單情形並錄摺稟咨達
冰案意謂霆軍本係游擊之師無分畛域我公洞燭關輔局勢
必將速催前來旋得春霆覆信謂探聞此匪欲竄湖北當率師
就宛南迎擊覽而哂之蓋此軍已於十月初行抵閩鄉逮聞張
逆入陝卽日折回謂我軍豈可赴秦中受苦此語傳播已久固
知防賊入鄂之說爲飾詞矣二十六日忽准十八日大咨謂鮑
君詢據難民言賊苦秦中無食當往湖北過冬次日來咨又復
引伸其說讀而訝之我公督辦軍務十餘年矣其於賊與將卒
情僞積有閱歷亦曾見探卒之報擒賊之供果可徵信否邪弟

誠愚闇不達軍務然每見賊趨而東則環東路十餘州縣紛紛馳稟以聞曰比據探報賊將窺吾邑圖吾城利吾所有之庫藏也既而賊去不顧又紛紛馳稟以聞曰擒據落後之賊供稱賊偵知其有備畏吾之威而不敢來也一縣然卽十餘州縣莫不皆然賊或北而西而南則西南各州縣稟報之詞大都相類蓋亦飽聞而飶聽之矣今賊入秦與隴蜀晉鄂壤地相接計晉省官吏必走相告謂賊將渡河而圖晉矣蜀中官吏必驚相語謂賊謀入山以窺蜀矣隴中官吏必交駭馳報謂賊圖勾結回逆以踞隴矣於鄂於豫莫不皆然或且錄賊探之供以證其說固不能必其不然然試執張總愚而拷訊之彼且茫然未卜何途

之從固無意也固無必也聽所止而休伺厥隙以投焉爾賊意
之所未屬彼難民又惡從知之惡從得之前讀大疏謂此賊已
成流寇之勢流寇者東西無定之象也覆甕水於庭中低窪之
處罅隙之所靡不入矣至其激而四溢則舍下以趨高或避此
以就彼豈有常哉秦地荒蕪日久民苦乏食然兩年以來闢草
萊藝黍稷亦頗得穀斗升之儲甕盎之蓄所在有之公遽信其
無食將謂此數歲秦民皆食槁壤而飲黃泉耶殆不然矣鮑君
無意西來所過又多殘暴誠不願其復至恐如梳如篋之後遂
至如鬻則困苦尤所難堪頃復疏請改派劉廉訪楊劉兩鎮之
軍亦不審是否肯來或襲鮑君故智又言拏獲賊供云何我公

或又錄采其言用相咨覆則秦人益失望矣十餘年來大吏多
畫疆自守以鄰爲壑以驅賊出境爲功殆無出一旅越境滅賊
者弟旣飽諳世局知求人不如求己在秦三年未嘗求助鄰國
比苦東西交鬪不得已而爲乞援之舉亦謂公專辦捻匪或當
一變此局耳鶴儕已近秦境計十日內准可交卸顧賊方踞華
陰掘長濠造木城掠糧積粟爲持久之計弟與秦民煦濡日久
誠不忍遽舍以行當勉畱兩月以辦此賊公如遂催速三軍以
來當謀殲諸嶠畱之間其遂無意於此亦當爲擊逐出境乃謀
返棹而南比讀 寄諭知乞病亦蒙報可當遂入贊黃扉兼直
樞府天下之望庶幾有屬此畱所布亦聊以廣公意而發鮑君

之覆冀或裨高深於萬一爾

與左季高制軍

去冬得賜函時聞旌從當於正月赴都展覲臘中作書遞京師託霽林京尹轉呈今台旆忽改而西則此書不及達矣書中所呈皆甘事一言軍糈無資當緩新疆西討之師俟隴境肅清關地屯田儲糗糧練馬隊再爲振旅出關之計一言辦甘事當以陝爲根本貲糧轉輸皆須借力於陝非得同心膂共憂樂之人持心定志不足與濟艱屯稍有隔閡卽多棘手一言辦甘賊當先清隴東次搗河狄此兩股盪平則其餘可傳檄而定專事勦則力固不逮不痛勦而議撫則反復無常患在旦夕終亦必無成功一言勦賊不難所難者籌餉籌糧籌運必能得四五百

萬之巨款提勁旅挈厚糈以圖之卽一歲可期奏功否則勞多而效少心苦而力不給非寬之三四年恐難藏事一言關隴人才太乏將才吏才鮮可倚恃地瘠而勢艱人皆視爲畏途雖傑然者不能無觀望徘徊之思須博求艱貞堅苦仗義相從之侶以資襄助此五者其大端也餘頗泛及彼中人情習尙之靡整飭振作之難書凡二千餘言隨意抒寫無底橐可錄呈然以公智慮淵涵固可卽此以得見大凡矣捻氛入秦會弟卸篆以閒散人員畱辦軍務事多掣肘力不從心早懷剝膚之憂果致輿尸之變幸荷 聖恩放歸田里可以稍安愚分藉息病軀顧念秦地凋殘復遭逆蹤蹂躪瘡痍滿目實所疚心又楚軍挫衄之

餘數尙逾萬飢寒困苦無人顧恤或更從而摧抑之則情愈渙而氣愈難馴此兩者皆私心所隱痛而不能自釋故此時秦人望公如歲如父母三軍之士亦延頸跂踵以盼旌節之臨至此中僚友如林穎叔方伯呂曼叔觀察感事憂時尤傷氣誼之孤更切雲霓之望蓋此時逆蹤方踞鄠整限於渭河一帶之水不能恣其狂逞若復措置乖方致使賊騎搶渡則西同鳳乾各屬較爲完善之區亦將徧遭蹂躪不獨陝局糜爛不可支持卽隴事亦且無從措手此尤識時達變之士所共切憂歎者也公所部勁旅三千計早抵鄂克庵副帥新募之眾是否成軍聞渠尙有乞假之說恐竟未能卽來則公之行期益形遲滯羣情喁望

尤所惴惴至逆眾雖號四五萬然能戰悍賊不過六七千人每戰輒以馬隊萬騎四面包裹懦卒怯將或懾於勢燄之張望風而靡其實但能嚴陣堅持屹立不動卽亦不敢徑逼吾陣俟其銳氣旣惰然後奮起突擊靡不勝者澹橋追師之挫失在強弱相雜致該逆得乘其隙以攻其瑕又各軍狃於新豐之捷頗懷輕敵之心是日合隊窮追竟以輜重行李錯雜隊伍行列之中會值風雪交作鎗礮不然則又天時人事之巧相湊泊者非必戰之罪也現在楚軍萬餘人尙可以戰而滌相所派援軍曰老湘營者七千人頗嚴整健鬪猶存湘軍規模初六日與賊鏖戰竟日卒能大挫凶鋒則亦堅忍過人之效也故此時患不在寡

弱而患無統帥彼人憤憤於軍事尤懵然無措三軍之士因而
解體弟以束裝將歸輒奉此速公之駕亦不忍秦人展轉於水
深火熱之中冀仁人君子一起而拯之也

養晦堂文集卷八

湘鄉劉蓉霞仙著

書

復丁秩臣學博書

頃在省獲讀大著易彙實慰契闊願慕之懷 國朝談易者多宗虞氏弟所見無慮數十家稱述頗繁正義轉晦其有據依傳義根本理要者亦苦未能有所闡發蓋觀象玩辭之功或淺則附會依傍以爲說者雖少差謬而無以驗其心得之實故無取焉尊著確按爻象立義平淡質實切理饜心雖於程朱舊說之外時標新義要皆據象索解以求歸於至當非有好奇立異之

見存故無穿鑿附會之失無影響支離之語所以立羣言之折衷蓋有非諸儒所能及者矣所微嫌者苦心探索之已過或少優游涵詠之功觸類引伸之既多或乏沈浸醲郁之味至其博采眾說似亦姑取己見之同未必遂會眾理之歸故雖力求該備似反不免掛漏之失在省逐篇展讀時思參附鄙見略爲簽說酬應紛紜未能遂意歸後人事稍定清檢故麓失去首二兩卷反復搜尋訖不可得以故仍未下筆愧悚之至比接惠書舉先儒河圖生成先後次序以爲必有精義而不詳其所以致疑之意竊謂五行之生一氣渾成本非先有此而後有彼不可以次序言而以河圖之數驗之其所得奇耦多寡又自燦然可見

蓋一二三四五者生數自然之序也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五得五而成十者成數自然之序也故以陰陽之大象觀之則水火爲最盛而木金居其次自陰陽之始生言之則水火氣最輕清爲最初木金質稍重濁爲較後至土則又後矣由氣以成質自初而之盛其先後次序固亦有可得而言者推諸造化之本原參諸人物之生育莫不皆然先儒誦說雖繁其大旨似亦不外夫此未審高明以爲何如至七日來復之義先儒之說尤繁竊謂自姤而復復而姤往反循環皆歷六位至七而復蓋天道之自然故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聖人於姤不言特於此發之者蓋喜剛之反也七陽

數日陽象不待按卦爻求之其義固已顯然至以天道運行言之陰生於午而陽復於子皆歷七位推之歲月日時莫不皆然故彖傳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朱子引五月姤卦一陰生至此七爻而一陽復亦姑舉一端以見義似不必以月日疑之來書謂本義解一陰一陽之謂道似係推極本原之詞在夫子口中祇是理氣滾做一團說此則固然然不曰陰陽之謂道而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則固指其循環不息主宰有常者言之語意本自渾全不待推極本原而後見也如言一闔一闢謂之變要不可以闔闢爲變程子固言離陰陽便無道然亦豈得曰卽陰陽便是道乎朱子慮學者誤以陰陽爲道故爲別白言之

耳繼善成性二句語意雙承均兼理氣而言兩之字卽指上文竊謂繼以天之賦予於人物者言之繼之者善謂化育流行粹然而至善也成以人物之稟受於天者言之成之者性言形質凝具而性命各正也朱子謂繼言其發也成言其具也語氣亦屬渾括特分別言之則上句由靜以之動屬陽一邊下句自動而之靜屬陰一邊故其下亦但曰陽之事陰之事非謂繼善句單承一陽說下成性句單承一陰說下此等處但各隨文義所在變通觀之則融貫中自有分別而分別中又未嘗不融貫大都朱子釋經與尋常說義理處每好剖析分明如此類者甚多然語意圓足初不相悖似當活絡讀之稍一執泥便死於句下

如何如何至疑河圖說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
空以爲兌震艮巽爲太拘泥則聖人當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
莫不各有陰陽之象各具奇耦之數朱子固謂當時卽無圖書
亦可演疇畫卦此語已覺十分透闢而今忽爲此說者亦因傳
旣明著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之文卽按圖以指實其說要
無不可非大傳初未及此而強生穿鑿以附會之之比也聖人
作易旣據卦爻以立彖象之文至孔子繫辭暢發其理亦屢舉
揲著卦畫爲言反復之而不厭豈其泥於形氣象數之末爲是
拘拘哉理之寓於虛者無憑不如徵諸實者爲有據而人易悟
也然則畫卦之始固不必盡因圖書而圖書旣已明具陰陽奇

耦之數卽由此取法據此指陳亦奚不可之有卽謂稍涉拘泥
要不可謂河圖初無此象亦何害其爲渾淪圓轉而過疑之哉
至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一節先儒多以
互體爲言竊謂六十四卦中爻所值之時與位變端多矣於義
無弗賅者豈必待互體而後備且聖人於象傳備著吉凶悔吝
之所由然亦未嘗一語及之則互體之說無與於是非得失之
故較然明矣獨各爻取象係詞多與其說相合者竊意周公當
日就爻象發凡起例假物類情亦未便鑿空撰設則或取各爻
參互以求使相雜成文而著其義故語特離奇或莫測其所自
今求諸互體往往而合非其驗歟漢儒矜爲創獲或欲據此以

明易不知彼特借此寓詞以達吾意於易之大義要旨初無涉也其陋亦已甚矣以上數端特因來諭之及拉雜附陳弟於易功力本淺憶自道光壬寅癸卯間肄業及之亦嘗妄有論著逮今廿餘年牽率世事未克一竟其緒老兄專精於此殆三十年玩索功深計所得當有出於文字語言外者道非一端義蘊無盡非默識心通不足以會其微而致其精其或見理未融居業不廣則意多偏滯無以盡曲暢旁通之妙冀他日再趨省城面承教益尊體近何如惟珍重有道之身以副願望不盡不盡

復郭意城舍人書

使還得惠書具論邇況安善深慰所望惟幼小以次夭殤爲可
憫耳承示繹禮堂記當刪去後段意若慮召世俗之謗苟愛良
厚顧此篇特自述讀禮之微志云爾去此段則文無收束義弗
完備故雖承諍論而不欲從所謂近世小儒蓋指闔胡惠戴諸
家然非任吾意貶斥之也記禮者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
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
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然則彼爲名物度數之學蓋記所
譏爲祝史端木氏所謂不賢者目爲小儒殆不爲過近頗思取
諸家詰經之說擇其近是而義足相備者存之刊其不衷於理

妄意穿鑿以亂經旨者縷析條辯以詔後學無使來者惑焉是書之成當重爲漢學家所詬病或召闢而取譏然不敢畏而避之者以其所繫百世之是非匪第一時之得失也世有盲人索埴冥行皇惑失道遇有目者過其前必將憫而援之況以一盲引眾盲罔罔焉趨荆棘入榛莽甚且將蹈水火而不自知仁人君子必爲揚聲疾呼引使達於坦道通衢而後止以謂彼昏不知雖迷謬而固非其罪苟知之而不以告則與於不仁之甚者而罪滋大矣孟子之闢楊墨韓退之之辨佛老皆倡言於舉世昏惑之日計當時亦必羣然訕之然孔子之道卒賴以著楊墨佛老之說卒賴以息雖被謗於一時而爲功於後世固已多矣

某誠弇陋學行無所肖似力微智小不敢自方孟韓至其闕識孤懷獨契古人千載之上亦自謂有一得焉異夫世之泛濫浩博內無主而外無擇者不敢苟然從之且不欲嘿然置之也來書謂漢宋分爭各是所學精粗本末較然可觀亦所謂持論之平然能真知其說者不多見矣今天下能爲宋學者蓋不幾人卽漢學家言亦已不如乾嘉時之盛宜若可以置之雖然又有辨焉世之爲宋學者病在隘陋無識拘滯而不達於理至其行己立身去就取舍必致嚴於禮義之辨兢兢不敢少過則猶庶幾君子之操焉道雖未宏學與行尙出於一也至爲漢學者乃歧而二之阿世諧俗漠然不知志節名義之可貴學則吾學也

行則吾不知也世亦遂無以行誼責之者以謂彼特爲名物度數之學以資考證而已不當以道義相苛泯泯夢夢與世同濁學術壞而人心風俗隨之其爲害有甚於良知頓悟之說猖狂而自恣者矣今夫良醫之治疾也必審病者體氣強弱寒熱虛實之宜處方立法中其竅會病者以蘇而傳其道者會其精意而酌劑之亦無施而不得有庸醫者病其法之簡說之不詳也每疏一證必舉數十百家之言旁及本草藥石之味聽其言徵引繁博若可依據及服其方則展轉迷瞶奄奄以抵於死者相踵故凡庸醫之蔽在不知方劑之宜雜然並舉以亂古人之法而習其術者不悟其非則常至殺人於不覺今日漢學者之言

是已天下方靡靡然日趨於利頑鈍恣睢無所顧畏學者不知
精求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旨反經而振興之願務支其詞以
相汨亂說愈繁而正義愈晦無怪乎冥冥昏昏率天下以趨迷
瞽之途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在人心者且相隨以俱滅也
吾於是有深憫焉思舉其說而明辨之又推論其賊道以賊天
下以爲患害之必至於是者非漢學之能亂天下而使天下蕩
然無復禮義廉恥之防亂之所從生也他日書成天下幸信其
言則道以明而患亦或以少息不然則且俟之數十百年流失
陷溺之極必將有推所由來而深然吾說者於世亦未必無小
補也區區所懷因來書遂并及之其或未然不嫌往復

復溫旬侯邑宰書

月前側聞旌從將泣敝邑深爲士民慶幸以謂六七年來浮囂乖戾之習得賢者以儒術坐鎮其間庶幾煥然改觀還其故步比誦惠函果勤勤以整飭學校移易風俗爲先信乎儒者之言深明治教之本其慰幸不可言傳敢因下問之勤輒復粗陳其略敝邑風尚素號原樸農民務勤稼穡士子頗勵廉隅故自軍興以來文職武弁崛起草萊實能爲國宣力者頗有其人而遷流日久則僥倖濫竽者亦殊不少以利祿爲易得而爭事繁華變樸厚之舊風而羣趨鬪競鄉村每有爭訟不問理之是非但較勢之強弱及其呈控到縣亦復以是爲衡由是有勢者固皆

恃以橫行其無力者亦多方借資於有力之紳衿以張其燄而
求一勝此民風所以澆漓人心所以窳壞之由來也咸豐二年
湘邑舉行團練於縣城永豐婁底分設三局又於四十七里地
方分立都總局紳專辦團練都總兼催錢糧當其立法之初妙
選廉正紳士以充其任上下之氣旣通官民之情大洽涖斯邑
者但無偏黨之私卽著循良之譽迨今沿習旣久流品猥雜團
練祇屬虛名詞訟別出捷徑不肖者又或藉爲奸利招攬事權
前任慎庵令君宅心非不仁厚律已非不廉潔無如長厚太過
一惟局士之言是徇致外間物議沸騰謂事由局而不由縣權
在紳而不在官上控紛紛聲名大損此固由局紳不肖致然然

而當官自有職守今或不自振作專務唯阿則亦過矣弟以同治丁卯還歸里門去鄉僅六七年世風已覺大改燕居深念私竊憂歎謂自粵匪倡亂以來東南各省蹂躪殆遍而湖南獨獲安全湘鄉尤際盛會文武傑起幾於千載一時然而天道忌盈物極必反如不惕厲修省時懍持盈保泰之思正恐暑往寒來福過災生前日之膺祉蒙休冠於他郡後日之遭殃罹禍亦且烈於他邦此古今盈虛消息之常理非同釋氏因果報應之談每舉以語朋輩款語諄諄聽者雖頗面從退則或相迂笑人心陷溺末如之何茲幸軒車辱臨慨然攬轡澄清之思庶幾盪滌末俗振起頽風使一邑億萬生靈免歸塵劫斯所謂生死人而

肉白骨尤區區日夕所禱祠者也來教擬於秋涼後遍歷各鄉
訪察民情整飭鄉校以冀潛移默化之習此誠立政之本原惟
湘邑幅員遼闊地方四五百里非得一兩月之暇勢難周歷而
積案之守轅待決者又極紛繁久出淹留慮致延閣竊謂暫就
詞訟聽斷之餘士紳旅見之會常舉五教六行諄切訓誡以啟
其嚮善之心并隨時咨詢各都士紳耆老人品躬正行誼賢否
分別善惡而籍記之每值公事臨鄉卽擇其中善人端士夙有
孝友睦婣任卹之實行者親往禮於其廬而召其不肖者面加
戒飭令勿復然或并札飭戶族嚴加管束勿許再生事端擾害
鄉里如此則人情感發交相勸戒不待大厲威嚴而風聲所播

雖在窮鄉僻壤莫不懷若神明迨至半年其歲之後舊俗不變政簡務閒然後巡歷鄉校勉以學行多士承風將益共敦實行以副盛望至於旅費所需亦不難共籌津貼之法矣惟籍記善惡一節難保進言者不徇愛憎之私或致枉直相混然但能隨時考覈公聽并觀要不難參互以得其實不獨其人之是非真偽終莫能逃卽進言者之明昧公私亦可借以相鏡此在俗吏爲之或致觀聽惶惑而以閣下明敏精察之才臨之必能使物無遁形應如桴鼓儒者之效所以待人而行此亦其一端矣弟平生常憾不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謂其去民近而政教易行也曩者備員貴省承乏秦中皆苦於層累隔閡惠不下宣至今常

用爲媿閣下獨得損抑階資小試牛刀之技固屬敝邑氓庶之
福亦未始非閣下生平之幸事矣夙託知契敢布腹心秋後如
蒙便道經由獲承緒論藉慰六七年契闊之懷尤所翹企舊在
陝西有贈賀徵士序文一首偶與尊意相符輒錄一通附覽

復會相國書

六月奉惠示所以存問之者甚至欣幸無似畿輔苦旱吏事廢墜誠賢者勞心焦慮之時南中乃患水潦楚鄂江皖所在皆同陰陽乖爭各相偏勝世局殊可念也弟自還山後舊所患苦次第皆平又以祿賜所餘薄市田晦歲增粟千餘石舉家不憂衣食數年奔走乍息塵囂山居窈深觸境皆靜覺此心澄徹空明浩無纖翳塊坐一室脩然自遠嘗自疑身在三山蓬島間非人境也閒居無事懶復出門日取先聖昔賢之書端坐而誦之夢寐與俱警欬相接意趣所至動與古會又自疑身在兩漢周秦以前非今世也古之去今遠矣人之爲類繁矣或並處世字促

膝談笑而曠渺遼闊抵死不相聞知或世邈代殊懸隔千載而神明往來如共几席故莫遠於並世之士莫近於邃古以上之人爲其精神志趣之載在簡編者曠千世而相感也禮書自周官儀禮戴記下逮儒先所述並得粗讀一過近世江慎修氏篤志研討白首一經可謂勤矣綱目一編具見條理惟墨守康成頗襲緯書之謬其於禮之大者往往昧所由來秦樹灋氏網羅舊章別爲五禮歷代掌故燦然明備可謂博矣然亦特類書之較有倫序者其所據以折衷頗泥古禮之迹而莫通其意但取器數之備而不揣其情不可謂非蔽也蓋先王禮制之大備不盡傳於後世其僅存者又頗爲傳記殽亂迷失本旨學者非能

究觀義理之原精思而默識之固無由達其意義法度數之等雖頗備具然非德積於躬誠溢於外亦莫能稱其情故不特知其義者之難而襲其文以行之者之尤難也執先王之禮不審其時度其德而強後世以必行不可也取後代沿襲之似塗飾膠附以謂能合古人之轍不可也蓋凡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禮禮之興替視其德德厚者禮從而隆德薄者禮從而污上者神合焉次者文具焉其下則苟而已故善法先王之禮惟其德之肖而不必其蹟之同也後世倘有王者得禮經之精意化裁變通以成一代之制而繼周家之盛苟協於中何必古人如非其人雖在文武成康之子孫循規襲矩從容以適進退之節亦

所謂薄於德於禮虛者況於漢唐以後之紛紛乎然且膠執成
憲懸一軌以較轍蹟之離合期不失於尺寸何其陋也區區之
愚竊思取禮制大端若祭祀朝聘燕饗冠昏鄉射喪紀之屬据
經援傳薈萃羣言而頗抉發其精意爲禮經發微一書以著聖
人所以體性達情經世宰物之大經大法亘萬世而不可易者
至若周之叔季及漢唐以來僭竊苟簡緣飾塗附疏漏雜揉之
制與夫秦漢間傳記雜述及後儒論纂失旨繁碎支離乖戾悠
謬之說所以蠹壞人心蕩佚風教之故亦皆縷析條辨爲或問
以附之期以羽翼聖經扶植人紀延墜緒以詔諸無窮後聖有
作庶幾取而法之於以建中立極挽末俗而還之隆古意在茲

乎蓋天地之運無時或息則所謂天秩天敘正彝倫以協中和之極者不容泯絕於人心雖時有晦明道或從而升降要必有聖者起承其後踵前哲之隆規復三代之盛治此天運循環之自然數往知來剝極而復其理未有或爽者也弟今年五十有四顛毛凋落餘髮蒼蒼大半白老矣然心盛志強殆逾壯歲方思追古人千載之上而躬駕以從之若吾生固未可涯吾志終於必酬者術者見謂壽當逾輩雖心知其謬言然頗自喜且意其誠然以謂天尙欲使斯人有知固當錫之大年以覺後世之昏昏者其不忍遽奪之也至於文章之事嘗自病弱於才度終不逮古人如司馬氏韓氏皆所謂天授非但人力之爲次則歐

陽氏曾氏王氏固亦能者然歐文之盛者不能過二十篇曾與
王不能過十篇皆有轍蹟可尋未嘗絕人攀躋之路努力爲之
殆不難到去歲試作五七篇謂頗賢於疇昔及取三子之盛者
較焉猶似遠遜之者非學識論議之不逮其機趣氣韻之得於
自然者未可驟而幾也彼積其功與力之勤動於其天而詣力
適與之會莫知其然而自至者也然且不能皆然則功與力其
所自致而天不可以常遇也嘗自度欲與之並非更十年二十
年殆未可期顧生平志願又有大於此者竭十年二十年之心
與力僅以文人自名尤私心所弗屑以是屏去不復爲今一年
矣然時用往來於心公愛我者謂當決然棄之躬抑且羈縻勿

絕兩利而俱存之邪藝之至者不兩能播種多者抑無求而不獲公將何以教之兒子鴻業質地拙魯頃又委以家事遂廢學次者以後季弟資亦中人文義淺者粗能省悟而已遠近來問學者數輩類非傑特之才近日湖湘間人材稍替有高資者又好爲閑大自肆之談誦說西京而薄視唐宋以下文章經學大抵皆然亦風會之一變也南屏敦篤好古翛然塵壒之外南中殆罕比倫惜其皤然老矣頃約秋涼來訪並相攜爲衡疑之游不卜能否必踐筠仙成縣志後又任通志之役儼精力於考訂而身心少所資裨歲月滔滔殊可念也其他朋游中少相益者年歲漸增雅不喜與浮華少年相接人亦不樂近之孤陋岑寂

頗以寡聞自弔此其酷耳先人之葬越十年彤家多不謂吉且疑有水懼不可以久託乃復躬自營度已別卜地於六月改厝矣久思乞銘閣下慮事冗或不暇爲遲遲至今然終不敢以屬他人以夙無相知之雅徒飾浮詞以誣先德非心所安也謹具行述大略敬求賜之銘章以光泉壤世世子孫感幸無似撰成時並乞妙墨書寄已卜期臘月修墓文到便上石也來書數言精神衰耗有遲暮之歎比訊保定來客顧盛稱體貌豐腴髭髮黝黑如往時所見加少澄侯款述瑣細語頗同之而自狀乃如此儻亦有而不自居之謂耶抑所獨喻於心者外人莫能窺也近所纂著文字屢囑劾剛寫寄久無還報蒙索觀近作亦未暇

錄請先施之京師後進中有何傑士卓立可望者宣示一二舍
間大小平善六月又添一孫餘無可告者秋深漸寒惟以時爲
國珍衛慰天下企慕之徒之心不勝至望

復會摯民書

使至得惠書並疑義廿餘條具見勤學好問之意至用慰喜新歲賓客盈門既畱使者數日訖無少暇故先舉大端相復惟賢者察馬來書以靜坐誦讀苦爲外物牽累多朋從之思此學者之通患也人心當放逸之後驟加收斂嘗若不可捉摸惟日游諸義理之途積習久而日熟此心得所歸宿卽日漸少外馳之患譬諸泛駕之馬驟加銜勒或且奮躍蹏齧若不可羈馭然者試使卽夫康莊坦道按轡從容亦將範我馳驅控縱如志故治其心者非操切之爲功篤吾志於學焉而自得矣昔人言妄念易除雜念難除蓋由妄念之發尙知有所警惕而雜念則恆流

注於不自覺先儒主敬之功所以教人時時提撕至於念慮之萌亦嘗有所警覺不使有一息之間則心思綿密卽閒念雜慮亦將無可著處此雖非一旦所能驟幾然真積力久之後亦當徐徐見功在乎熟之而已足下天資恬靜臨事謹飭蓋亦於道爲近惟獨居無師友之助頗慮悠忽因循不自振作所冀痛加鞭策毅然以古賢傑自期待三數年後不懈益勤庶幾卓然有以自立來書又以外誘爲慮亟思所以除之者先儒言內重則自覺外之輕得深則自見誘之小蓋理與欲義與利相爲消長相爲乘除古之人不以萬鍾千駟易其介不以簞食瓢飲改其樂彼於道與義皆身有之故物之自外至者不足以攬其心也

然則學者於外誘之來亦視吾所以勝之者道不足以相高義
不足以自強則雖物之小者皆將乘我而奪之矣心役於物則
物得而加焉故也程子言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祇可責志司
馬公曰士之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動其心志於功名者利
祿不足以動其心蓋惟志之所存者大故小者不以介其懷至
於所處尤高則性分之樂充然自足所謂堯舜事業浮雲太虛
尙何旂常鐘鼎之能爲吾輕重哉故區區竊願足下先立其志
志旣堅定卽不必規規外誘之除彼將自然退聽如鳳皇翔於
千仞下視燕雀之棲螻蟻之食有不足爭者君子所以異於庸
流聖賢所以超乎倫類蓋自始初立志之時其意量穆然遠矣

善附道入集卷之二
奚待德成名立之後始覺其卓立萬物之表不可幾及乎爲仁
由已豈伊異人足下勉之而已來書所舉讀詩問目各條大都
信小序而疑集傳辨說紛然皆由未嘗取經文篇章反復諷誦
以求詩人本意之所在第見諸說紛紜參錯貿貿然伸彼屈此
以臆斷其是非而不知無與於得失之數也小序之說後漢書
旣明言爲衛宏作今卽以爲子夏之倫要非當日詩人所自注
則所云云亦特臆度揣料之詞耳安必其果當乎朱子早歲遵
信小序蓋嘗據以爲解後乃覺其不然於是始爲辯說始有集
傳之作蓋亦反復紬繹以推求其所以然非苟然好爲異論者
之比也近世崇尚漢學譁然成習凡經說之出宋儒者必相與

盡力掊擊而於攻集傳也尤甚曩見二三友人肆意詆誹蓋嘗笑之以爲君子之學於詩也固將有得於興觀羣怨之微以成吾學而達諸政若不推求其本而惟小序之從正使所言悉合亦不過爲衛宏功臣終無當於風人之旨則何如姑置是而專諷本經以求自得之慊吾志耶今足下初爲詩學而所信所疑多出於此推其致蔽之由約有兩端一則以爲孔子刪詩著經垂訓不應并存鄭衛淫亂之詞一則以爲世之遵集傳者束於功令不應盡廢漢唐諸家之說二者交蔽於心則於集傳旣先疑其不然而不復深求其是於小序已先覺其可信而不欲更摘其疵是以執泥膠固辯論歧出鄙人卽欲通其蔽而解其惑

亦何能祛先入之主使吾說之必行乎無已姑約舉其大端論
之詩之列於風者多出於里巷謳吟之作貞淫邪正皆隨俗尚
爲美惡太史采之以獻天子用觀列國政治得失以行黜陟之
典則雖鄭衛之淫亂固不得有所別擇矣當時旣以寓勸懲後
世卽以昭法戒存是詩者以見其時上嬉下媢蔑棄禮法以成
淫亂之俗則因流溯源而思所以治之者誦詩聞政之道也古
歌詩之傳於今者寡矣十五國風之存猶足見當時風會習尚
之歸讀者推求政教所流其美者足以感發善心惡者足以懲
創佚志爲法爲戒以類相從皆所以爲學者資也奚必舉淫詞
而悉去之然後可以垂世教哉至於詩人諷刺之義必有大不

得已焉者而不自失其好惡之正鄭忽既爲世子於禮當立其辭齊婚也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蓋猶磊落丈夫之言左氏以其失國也從而譏之則衰世之士狃於成敗得失之見非君子之所宜出矣左氏旣苟同流俗之論詩人柰何復踵其謬以刺之乎忽非甚無道者其失國以弱喪耳視突與儀與甕固猶彼善於此乃詩人於突儀甕三君者曾無一詞之及獨於忽至五六而不已抑何昧於是非輕重之辨以取無禮於其君之誚乎且鄭於此時首尾二十年兄弟乖爭操戈同室逆倫理傷恩義禍變亦岌岌矣使當時國有君子憂傷感憤託於詩歌則當推述禍敗之由反復於倫理恩義之際以冀幸其君之一悟卽不

然而聞諸鄰國或憫其志而急援之亦庶幾風人忠厚惻怛之
思今觀同車以下諸作絕無憂時傷亂之情而佻巧輕儇之意
往往見焉褻裳二章詞意尤褻此亦何當於風人之義而決其
爲當時諷刺之作哉以詞則無可采以義則無可據故知爲小
序者特惑於左氏之說假借篇章羅織周內使鄭忽獨蒙詩人
之誥後之說者率承其謬影射膠附或更增飾以成其獄而忽
以是受無辜之謗於後世矣朱子旣嘗明辨小序之失後之學
者或莫之讀卽讀之亦茫然莫知得失所在蓋門戶之習旣甚
則伐異黨同雖或悖於事理之實而不之省抑或惟彼淫詞之
諱務欲深沒其文於經則甯被忽以萬世之惡聲而有所不暇

卹耳然而鄭詩之淫一時媒瀆之私也小序之辨萬世是非之公也篇章具在後世尚有能考當時之實蹟達詩人之本志者復奚俟區區之繁說爲哉亦聊因足下之疑而漫及之耳旣已徧誦十五國風請暫置小序集傳之說單取本經從容諷詠每章以千徧爲率如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云者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將必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之一日程子所謂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可爲讀書者法也問日以客多未及批還行當逐條指證以俟後便然計足下果用吾言反復千徧則詩人本旨將自得於言意之表或亦無俟煩言而自解矣更望遜志時敏以求

古人之心以明大道之要毋以小得自隘至盼至望餘惟以時
珍重不盡不盡

復會摯民第二書

專足賞到手函並讀詩疑義一帙具悉所謂所貴乎窮經者將以深求古人義蘊之所在從容涵詠期有契於吾心至於玩索日久居安資深左右逢源則學益充而德日以成傳所謂溫故知新皆由積漸致然非可淺嘗以求捷獲也漢人詁經各有專門從之學者皆終身焉不敢自信而信其師雖所得各有淺深不盡當於古人精微之旨要其慎重傳信篤學好古之意猶爲近之近世號爲崇尚漢學異論歧出其說千變以爲宋儒去今僅數百年而漢則數千歲於時較古又宋儒者功令所崇世人之所同趨也吾亦從而同之不足爲異則創一解焉引漢人箋

注曲爲證附以成吾說既可援漢儒以自尊又可貶宋儒以立名而吾之學遂以超宋軼唐獨承漢以來二千年之緒故於詩則遵小序於易則宗虞翻於春秋則推何休於尚書則攻古文譁然爭鳴轉相流行其言至繁蔓不可窮詰及叩以六經之大義微言與宋儒所以不合於道者大抵茫然莫知所謂然則彼以漢學自鳴非師古也師心而已矣其所爲終身由之而不厭者非好學也好異而已矣朱子於諸經諷誦反復蓋數十年精思熟讀以求古人廣大精微之蘊匯眾說而折其衷推其用力之勤且久知其所深造而自得之者非後學所可幾及卽有失焉非躬大賢之資積累功深與朱子並者未易相窺測也足下

學詩未及朞月然
者抑何自信之篤
無殊異者然大都
陳毛惠戴諸家攻
未之見使及見之
置不復論冀足下
處否則徒繁詞說
以口舌爭也今有
往市之而莫辨直
可否相半必不官

費不貲未可輕以相擲也
不然其難辨非特珠玉之
訪諸人而獨斷諸心然其
邪毋亦以是爲無關得失
非僅珠玉之悅目也探義
之可一見辨也然於彼慎
大惑者歟去聖益遠異說
矩矱則當開拓心胸剖析
世之淺夫弋獲一解姝姝
器之小而無以受之也足

以窮蘊奧之歸毋遽以己見參之躁心嘗之庶幾終有當焉詩
既卒業可且置之更就學庸語孟細意研求如於義理要切處
忽有契會卽誦詩亦當別有入處不至隨語生解就字句添出
枝節卽今日所見淺深得失亦或可以自鏡不煩詞說而自悟
耳暑天鬱熱揮汗草復惟賢者虛衷以求自益不盡不盡

與溫旬侯邑宰書

秋氣漸涼惟履道綏和政祺懋介爲頌爲慰今歲秋收歉薄農
民失望幸月來時霈甘霖人心稍覺靜謐而各鄉伏莽竊發焚
燒屋宇雖經捕獲匪目數輩而其燄竟未稍息頃據婁局紳士
錄寄賊供黨羽猥繁方且勾結大隊剋期會集凶燄正熾大有
厝火積薪之勢計今早徹聽覩不知已爲備預不虞之計否也
春間逆匪鴟張弟嘗函致縣局囑請慎庵令君舉行十家牌法
以靖根株而弭後患嗣僅泛出一示以故鄉間並未舉行逆黨
會無忌畏其由鄉間捕獲解縣者往往反行釋放以謀反叛逆
重情視同恆泛此尤良民之所惶惑匪徒之所慶幸雖草野細

民亦共知其養癰貽患必有糾合大舉之日矣現聞該匪密約本月二十日會集舉事蓄謀既久其黨彌多火藥器械皆由船運接濟不可不嚴爲之備舍間現謀募勇謹防集團嚴堵雖經費猥繁無從措手亦不得不爲思患預防保護桑梓之計婁局來緘言所拏獲數匪急思解縣而慮閣下寬仁仍如前任解網而縱舍之則結怨尤深弟謂此賊徒黨實繁將來處處解送反致積萃淵藪或起刼獄之患不若責成各姓戶族卽以家法處治之爲愈也查湘鄉向來風俗凡屬穿窬竊盜破案之後卽大會族團縛犯者投諸池塘溺斃之雖未協 朝廷恤刑之意然立法嚴則人知懲創而犯者少而團眾協同族房處治則固無

本應大辟治以家法尙從寬典而能使良民之正氣得伸此輩
之凶威自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彼復何從匿跡務望閣
下斷然行之勿復問諸幕客彼且拘文牽義引民間不得擅殺
之說以相阻撓也婁局所錄呈賊供情形不知閣下已稟聞上
台否要當速作料理以備不虞至弟所陳辦法擬於日內函達
中丞方伯兩公主持於上庶鄉閭人人敢與逆匪爲仇或尙屬
曲突徙薪之上策耳縣河各卡請飭嚴查火藥軍械船隻孳獲
卽行正法爲要專足草草就問升安諸希督照

在濫之虞以是行之二百餘年盜賊屏息至咸豐年間舉行練團練族之法尤重戶族之權十餘年來夜戶不閉宵柝無驚此輩既多投効軍營或得武職遣撤之後邪心不戢或更恃職銜爲護符招邀結會戶族不敢誰何官吏不復究問及至釀成叛逆巨案且復從而縱之此賊勢之所以益熾而益厲也現值事變已急應請閣下速飭各局傳知都總戶族每遇拏獲逆黨除首要巨魁應行解縣正法示眾外其次及各餘黨經族團問實證明之後卽聽其查照湘邑舊辦法縛投淹斃既省解送之煩且無在濫之弊況從前穿窬小偷法止枷杖而既爲族團所共棄卽不爲朝廷所深求今此輩結黨謀叛屢犯不悛於律

與曾相國書

逾年不承音問結想滋深比聞再蒞江南政和民洽而體氣益
卽安舒康彊逢吉則亦迴翔名勝之區神怡神適無復鬱屈之
效也今歲下游豐穰而吾邑頗有旱螟之憂兼之所在伏莽時
時竊發了無忌畏當事者不務清其本源一以姑息爲治事起
則皇然失措事息卽又漠然置之吏治廢弛人心窳壞吾楚之
非樂土不待智者而知或更相與安而利之鄉國之禍行未艾
也竊有懇者弟前承乏秦中拮据三載屬乞病開缺之後捻蹤
闌入潼關於時所部弁勇欠餉均逾年餘以饑疲之卒攫馳突
之鋒澹橋一役師徒大挫將弁殉者至二千人之多而司庫奇

窘不但卹銀無可支給卽欠餉亦莫能補發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獨人父母而卒無以存卹之生者含悲故土死者飲泣黃泉負疚在心不堪涉想弟以同治三年由蜀入秦瘡痍滿目蓬蒿遍野是歲僅收外府地丁四十餘萬隨卽招徠客民墾闢荒地四五兩年迺徵至九十餘萬然解協甘肅軍營者幾及其半兼輸定陵工程銀兩量給滿城駐防兵餉及文武廉俸役食餘撥湘軍行營月餼歲不逮三十萬而日日荷戈出戰迨五年六月流寇盡殲狗蹤遠遁迺於西路沿邊設防以萬餘人分布二千餘里要隘之地境內旣幸安謐迺引疾乞身以歸不期秋後捻蹤東犯又復扶掖病軀更任戰事於時各軍欠餉積至十三

四箇月踉蹌東來衣履破敝逮冬尙御單拾泣求一月之餉製
辦寒衣而籌思無計仍咨嗟慰諭而遣之每人日給麥麩筋半
抵餉而已賊勢颯忽東擊西竄喬君不問軍糈有無日日趣戰
十二月十八日中伏敗沒賊或剗腹剔腸而詬曰是中但糠覈
耳敢將虎鬚與我鬪邪賊去後裸尸縱橫無人收殮至六年正
月乃使人收而瘞之凡收屍一千七百餘具聚作兩壙悲哉悲
哉軍興以來未有之慘也歸里以還各弁勇紛向死事將領之
家誨索欠餉迫取卹銀至今紛呶不已每一念及慙負神明屢
思就澆橋戰所建祠葺塚以慰安之顧苦經費無出查上年在
陝會奉大咨就湘軍各營捐資修理嶽廟時僅本部親兵營統

將彭基品報捐銀一千七百餘兩業已咨達冰案而此項故存
支應委員羅令驤所未動也近聞獄廟業已竣工勢無須此竊
思就撥此項爲建祠經始之資因書致陝安道黃彝封觀察更
就各營捐資以增益之黃君復書報可頃遂函告蔣樸山中丞
囑俟尊咨到日卽委黃道興工伏乞閣下憫念慘死忠魂淪骨
異域卽爲檢查原案咨達蔣君轉飭辦理並咨南撫轉移記名
提督前署興安鎮總兵彭基品知照庶冀九幽毅魄稍有憑依
不至嗚青燐而泣宵露感荷無旣賤軀倘適今歲又得兩孫山
居絃誦頗以自娛小同生逾半歲體質何如崑足奉候台安闔
潭多福

復李筱泉制軍書

頃接京口賜函欣審台候多福旌節將涖會垣闊別幾年渴思一見而麋鹿之性久安山林不欲遠涉塵市欽企之至悵想而已所詢數端實切利病義難緘默輒據近所見聞逐件條覆以備采擇湖南會匪其源蓋發於蜀根株最深蔓延最廣蓋青蓮教之餘孽所謂紅錢會者其頭目曰帽頂總目曰大帽頂其最大者曰坐堂老帽設有管事人員各立名目不可勝紀入其會者給予牌符轉相煽誘其能招聚百人者爲百人頭領招千人者爲千人頭領招有萬人者卽爲萬人頭領各立某山某堂字號以區別之如曰龍虎山忠義堂之類自分支派不相混淆聞

今且徧於天下妄分五旂籍兩湖江西者爲白旂籍兩粵閩浙者爲黑旂籍皖吳河南者爲藍旂籍雲貴陝甘者爲紅旂籍獨四川者爲黃旂尊其教之所自出也聞惟直隸山西兩省無之山東兗沂曹濟一帶亦已有傳染者湖南行軍日久傳衍尤多其頭目或當散勇而營官百長之資格有轉出其下者晝則拜跪拱立營官百長之前及其會中有事則此爲散勇者傳集其黨於山壑間夜升高座營官百長反從而跪拜之子杖則杖子罰卽罰無敢譁者邇歲各軍遣撤乃更傳其教於鄉謂之造台放飄各處椎埋惡少游蕩無業之民往往投入其中而團規稍懈之區幾於比戶皆然甚至富家巨室亦被迫脅以從其教以

官司未嘗禁革勢成孤立不得不爲暫保身家之計也比年數
次竊發幸其首領多在黔營鄉團驟集所以旋起旋滅然所誅
究不幾何無損毫末以故鄉村時有縱火焚屋之案了無忌畏
當事者苟幸目前無事相與漠然置之屬吏承風益懷觀望或
更粉飾其詞以聞曰民間自失火耳鄉團或縛匪目送官更爲
好言慰之曰吾知爾故良民後勿復然也解而縱之不肖者又
更藉以訛索保結之費而所謂紀綱法度茫然無存亡賴不逞
之徒益得縱恣橫行糾結徒黨以與鄉團爲怨湖南之必亂要
不出三數年之間不待智者而知矣茲幸星軺辱蒞詢及芻蕘
或者天心默佑吾楚不欲令同歸浩劫則轉危爲安之樞機固

湖湘士民所額手同慶者也竊謂欲爲消患未萌之計莫如舉行王陽明十家牌法令各州縣鄉村編氓挨戶聯名互相保結如有入會爲匪之人各家不肖聯保卽交團族查明分別輕重處治情罪重者立正典型輕者暫聽親屬保結如敢符同徇隱日後發覺九家聯坐至於聯名保結之後仍令互相稽察或有一家從新入會准其首告免罪不卽治以徇庇連坐之法每縣選派廉明公正士紳數人會同地方官督率查辦每屆年終責令州縣出具境內並無會匪切結歸入考成以杜事後諉卸日久怠玩之弊而州縣亦取具各鄉紳士切結以相統繫而專責成但得大府勵精圖治實力督率嚴加勸懲計不過兩三年根

株可以盡絕吏治亦當改觀或謂此類實繁恐致激而生變不知變速則禍小變遲則禍大此古事之已然如聽庸人悠謬之談拱手熟視以釀成大亂非公忠體國之大臣所宜出也閣下深識遠略迴邁時流安危之機幸熟審而急圖之

復蔣之純廉訪書

別來遂六七年音問闊阻比聞陳臬山右兼轄河防而惠書殷勤慮及湘匪出沒無常慨然思爲消患未萌之計誠賢者關懷桑梓篤念不忘之盛意當嘉慶間三省教匪滋事勞師十年資川勇之力掃除大患然其後川勇散而無歸又復揭竿以起積五六年而後平蓋人心一動之後其氣機不可遽靜而椎埋惡少積久兵間豐食美衣如其固有一旦散歸鄉井資用困絀無可謀生則日夕翹首跂踵幸四方之有事思蹶起以應之或相與陰結死黨煽成亂謀此古今禍變之常轍也當金陵克復之際議者謂湘軍撤後其勇丁無復生計宜令編入綠營兵伍以

杜後患 朝廷因之寄諭直省疆臣博采眾議弟時竊位陝西
思欲縷陳曲折利害之故稍稍變通舊制以收實效顧其中有
大難者蓋綠營兵制之積弊久矣凡戰守馬步之兵領糧各有
等差最優者尙不逮湘軍例給之數而自始初入伍以及遞補
額缺層累使費頗已猥多司其事者又復巧借名色月朶而歲
削之究其所得尙不能敷一日之食所以壯健之士力足以謀
朝夕者不願入伍獨游手偷惰之卒隸名其中名著於籍而兵
缺於伍者又不可勝數也自副參游都守以至千把所領兵或
千人數百人數十人旣已虛其額之強半又復分撥所轄塘汛
驛站使之緝捕盜賊遞送文書亦往往虛備其名每屆制府閱

邊則厚賞廣募丁壯以應故事校閱之後充籍者仍皆老羸雖有健將獨安能驅此曹使冒鋒鏑以赴邊防之急乎 國家養兵二百年糜費不可億計及其一旦有事四顧倉皇卒不能收一兵之用者此其由也故私竊建議欲使兵精壯足恃莫如厚其廩糧欲使典兵者不事剝削莫如增其廉俸今天下綠營兵籍約計百六十萬人歲竭司庫錢糧之半不足贍給然充伍者實則不逮其半又多羸敝之卒人人知其無用而因仍故習不思改圖使 國家坐承其敝非策之得也謂莫如將綠營兵額裁去三分之一而以其餉撥加兵丁口糧汰去老羸挑選精壯凡湘淮勇丁之撤歸而願入營伍者錄而隸之武職自提鎮以

至干把外委皆增給廉俸有敢仍前剋扣兵糧以肥其私者嚴其罪罰凡提鎮皆簡任湘淮軍中久著勳績之員副參游都守以下亦各就會經戰陣者參錯其中酌量借補所隸兵丁皆令匯歸一處按時訓練庶幾兵將相習上下相孚無渙散不相維繫之弊一遇邊警率以赴敵亦自可收指臂之效誠如是夙弊可冀潛消軍糧不虞虛費而各軍遣撤之將弁勇丁亦各有所依歸不至復貽後患正在詳擬章程酌定奏草會瑞芝生相國羅椒生尙書以事來陝因舉此策告之謂此摺他日必交部議公輩儻可力贊其成否耶兩公見謂此誠救弊良法但事涉更張恐有窒礙難行之處兩公蓋當時賢者其言如此弟慮徒繁

奏牘無濟實事又深悉外省辦事習氣故中輟也今觀來書擬將軍營出力員弁分赴各省借補額缺一節與弟前議大旨略同如以入告計亦必邀 俞允惟此事權在督撫提鎮今各省大吏中曾歷戎行能深諳各將弁行軍艱苦者殊不多見其夙所賞鑒以爲將才者往往出於趨踰應對捷給便利之員而戰陣立功者迺多椎愚樸訥不善營求甚或不諳緣營事例所至齟齬將來派赴各省候補一年兩年無復得缺之望資斧旣罄告貸無門則且困厄窮愁流爲餓殍殆皆事勢之所必至者今天下不患無補偏救弊之法而患在無奉行此法之人 朝廷詔旨諳切有司或視同具文督撫文告詳明屬吏或貌相承

奉故凡積弊之極有心者竭智圖維得一法焉謂可拔本塞源
從容補救而卒歸於不行如此之比者非一端也雖有清彊之
吏剛果任事之才奮思康濟時艱仰稱 明詔而苦於上下相
蒙名實相反卒亦拱手熟視而無如之何安得起李文饒張太
岳於今日提挈綱領綜核名實以救時弊而挽頽風乎因來書
慨念時事濡筆及之不足爲外人道也吾鄉風會益遠不如往
時扈運相乘殆關氣數將來事變恐不出一兩年間所冀年穀
豐成或可支延時日耳河防事勢何如劉敦臣開爽有幹略聞
蒙委任當可收其用也手復不覺縷縷諸希荃照不宣

復吳南屏學博書

洞庭別後兩承惠書嗣復附致詩詞各一去秋又承惠寄大簪
支鈔久未還報山居僻左去省遠無良便可託或有便而時其
不暇因循至今然耿耿私衷殆無日不縈懷左右或讀書少間
遠思古人近數時彥亦未嘗不首及先生以謂此古人之徒非
並世之士所敢望也今天下聰敏才傑之士讀書史能文章者
蓋亦不少或博覽載籍彊識多聞如古左史倚相之儔亦往往
而有然極其所詣卒不得與古人比倫何哉有所慕乎其外則
其所自得於中者不能足也執事寂處大湖之濱遠絕塵軌獨
味道腴未嘗自遠於人人自望而莫及此豈可於並世求之尊

著冲澹閑肆如不用意而意境自遠實能爲古
陳義明當而雋永淵涵闕其光而不露尤徵所
仰無已其論近世文派以爲文必古於辭則自
已奚近時宗派之云又曰烏有建一先生之說
而可自達於古人者卓識偉論足破時流之說
氏至比諸江西詩派之呂居仁則似稍失平矣
宋涉后山藩籬無論山谷而其圖云爾者直以
標異而已姚氏於古文自漢唐以來諸家實皆
奧妙而深味其甘苦曲折之故評量論衡往往
自爲雖未能盡如所云然淵懿雅潔高者亦

林非居仁依草附木者之比也弟嘗謂本朝文家如方望溪氏
經術湛深發爲文章特具肅穆之氣栗然如不可犯乃其所自
得於古者姚氏根柢稍薄晚歲頗耽禪說然善持論揚摧古今
如商彝周鼎貝玉珠璣璀璨滿目良賈者次第品題不差銖兩
當乾隆中葉考據風行鼓盪海內幾欲擯絕宋賢別樹漢學之
幟姚氏獨倡言排之不激不隨卓然大雅彼豈無得而然者如
江河然方氏濟其源姚氏承其流而揚其波故天下論文章者
必歸桐城非盡出於私好也近世宗桐城者承其緒論迺不復
求諸三代兩漢而惟宗派之云甚者至謂句法之短長伸縮聲
音之抗墜疾徐皆有一定繩尺如詞曲之有譜然尋聲逐影良

可厭薄曩歲備藩巴蜀新城陳君懿叔客幕中暮年每與論文
好舉桐城由方姚以溯歸氏上及八家他日見所爲遵義唐公
事狀或稱公或舉其字或書其名其他作或自署名曰學受或
去學而稱受或稱陳受怪而問之則曰於彼於此音節各有所
諧蓋歸氏之法云爾僕大笑之謂昔孟子譏告子戕賊人以爲
仁義君乃欲戕賊人以爲文章乎此雖一時戲言然流弊之極
至此真文字之大戾矣執事譏貶姚氏殆亦有鑒於此非姚氏
之過學姚氏者之過也蘇子瞻作日喻謂生而眇者不見日或
告之日狀如槃叩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則以爲日或告以日
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又以爲日自槃而之鐘自燭

而之籥轉而相之蓋眇者之無見而過以相求而豈告者之罪哉其選古文辭附及海峯之作則實與王阮亭選詩附吳萊同一阿好之私然謂之阿好可也謂欲附海峯以著古文之傳繫之已如居仁法嗣之爲則殊未然文章者天下公器非一人之力所能手奪姚氏宏識孤詣通徹古今決不若是之隘且陋也近人論古文推梅伯言謂得傳於姚氏殆亦羣然附會之詞凡學於古而自有得者必不肖倚人門戶伯言雖少超詣然於文要不可謂無得宜不至如居仁之陋況姚氏之矯矯而肖藉海峯以自重乎近世談義理者惟講章語錄之求而束經子史傳於不讀尙考据者惟其私智之鑿而置本經語脈大義微言於

不論與習詞章者惟宗派之趨而不復玩味古書研諸心而悅
諸慮皆所謂末流之失不来自信而信他人苟以逐時好而已
傑立之士固當追蹤前哲獨徹大源而苟有能采諸家之長納
異量之美不惟文辭之好而好其道不惟轍蹟之求而求其志
無所蘄於當時之譽後世之名而第期充然自足於吾心斯殆
近古豪傑者之爲是惟無成其成也亦必大矣執事以爲何如
聞今歲亦入書局聲息易通惟裁察不嫌往復餘惟以時珍攝
不盡不盡

養晦堂文集卷九

湘鄉劉蓉霞仙著

墓志銘 墓表 傳 祭文

資政大夫 贈巡撫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忠節公

權厝志

公諱澤南字仲嶽姓羅氏湖南湘鄉人曾祖日院妣蕭氏祖拱
詩以公貴 贈通奉大夫妣賀氏 贈夫人父嘉旦以公貴
封資政大夫加頭品頂戴母蕭氏 贈夫人資政公有子三人
公居次幼岐嶷異常兒爲通奉公所鍾愛旣就傅讀書家貧甚
或至斷炊通奉公自囊米赴塾勸以端品勵志操母苟隨時趨

公雖少已能激昂自樹立爲文千餘言操筆立就年甫冠卽投
徒營生計屢試屢困於有司不得售道光己亥公於是年三十
二矣始受知於郡守何公以第一人補博士弟子又九年始食
廩咸豐改元今 上卽位 詔督撫大吏舉孝廉方正以風勵
天下邑令朱侯孫詒以公名應明年粵逆犯長沙朱侯檄公練
鄉勇以資防堵公倣戚氏法部署其眾教之擊刺勸以忠義紀
律肅然會城解圍後大吏論功奏保公訓導三年春張中丞亮
基檄帶勇剿辦桂東土匪事平保擢知縣六月逆賊犯江西曾
侍郎國藩檄公率湘勇赴援旋奉委往剿吉安股匪克復安福
太和兩城保升同知直隸州是年冬復還湖南剿平郴州永興

縣土匪保知府奉 旨交部議覆四年賊復陷岳州曾侍郎奉
詔討賊檄公與塔提軍齊布分軍禦之七月與賊遇於大橋
四戰皆捷事聞擢知府 賞孔雀翎遂由岳州轉戰羊樓峯燔
其巢旋復崇陽趨武昌攻花園鮎魚套賊壘大破之水陸并力
遂復省城 上嘉其績敕軍機記名以道員用旋奉 旨補浙
江甯紹台兵備道仍畱營勦賊十月追賊及於金牛賊大潰遂
克興國州城大戰半壁山斬俘萬計功最偉 特旨賞給葉普
鏗額巴圖魯勇號旋加按察使銜遂引軍渡江而北克黃梅廣
濟大戰孔壠濁港駐軍小池口三日復南渡會師九江進搗湖
口十二月水師失利乃退駐官牌夾與塔提軍會圍潯城五年

春三月賊殘弋陽陷廣信公奉檄往剿二戰復之而南岸興冶
崇通之賊攻陷義甯據其城聚眾五萬餘窺伺江西湖南北三
省勢甚張公率湘勇五千馳往遠出城後由鼇嶺進兵大戰七
日克之捷聞加布政使銜八月奉援鄂之命督勇拔通城崇
陽兩戰羊樓崗遂搗蒲圻破其九壘賞賜御物誥封公父
祖二代如其官十一月復咸甯與胡中丞林翼會軍洪山進圍
鄂城賊屢戰皆敗遂增築城壘堅匿不出而江西瑞臨袁吉數
郡先後陷於賊日馳書告急公以武漢繫天下大局誓必恢復
此城始定分軍援江之計三月二日賊開城分五隊出戰公督
兵薄之乘勝逐北鎗子中其右額血出如瀋猶力疾督陣斬賊

千計初五六日創甚不能起口誦誦念時事無一語及其私初
八日巳刻卒於軍事聞 天子震悼特贈巡撫優卹如典禮
詔江西湖南北皆立專祠祀焉公之勲績在三省而威名震於
東南其卒也士無識不識皆失聲相弔可謂顯於時矣然志願
所存與學術所蘊蓄什未展其一二使獲竟其施而究其量其
爲福於斯世豈有窮哉天旣畀公以才而不盡其用使之齋志
以死此憂時之君子所爲撫膺悼歎爲天下痛者也公生於嘉
慶丁卯十二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配張夫人子五人長兆某
次某次某皆殤次兆作其季兆升側室周孺人出皆奉 旨賞
賜舉人一體會試女三人長適監生王開仍次字予子培基次

未字公所著書有人極衍義姚江學辨西銘講義皇輿要覽小學韻語周易附說及詩文雜著約十餘卷將次第刊布三月九日公喪由沌口附舟南還四月二十二日抵里將以三十日淺厝於本里細境山通奉公塋側從君志也公之勞績宜詳述以上史館而時迫不暇及謹甄大凡泐之志石以示其子孫

中議大夫陝西鹽法鳳邠道黃君墓志銘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六日陝西鹽法鳳邠道黃君卒於任越三日予爲疏列治狀於朝得旨褒異命祀陝西名宦祠下其章宣付史館明年其孤彭年以喪還湖南又明年戊辰三月卜葬湘鄉縣某鄉某原夫人左氏祔焉彭年以監利王君柏心之狀來請銘予與君同官陝西相得也又與彭年交最篤其敢不銘君諱輔辰字琴塢世爲湖南醴陵人逮君考始遷貴州年十七補貴筑縣學生遭父喪徒步走雲南三千里貸金以葬旋丁母憂困甚諸兄皆客游畱錢四百米二斗贍之益茹苦自砥於學夫人躬井臼佐之食不給則屑糠和麥粳爲粥以繼又不給

則就鄰舍孔生擷園中桃實生啖之意常充然讀書窮日夜不厭從友人借史漢諸子手鈔積數十卷已又從其兄之山西官所講求時務利病得失由是學益闋肆慨然有經世之志矣道光壬午舉於鄉乙未成進士補吏部文選司主事遷驗封司員外郎再遷考功司郎中貴矣然被服操履如寒生時平居溫然與人無畛畦及遇事侃侃持正論不視勢俯仰前卻屢忤尚書恩桂公又與侍郎張公爭易州牧貪墨事抗論再三同官或目之硬黃鑄石贈之然君但知謹法度舉吾職而已未嘗以節概自標異也久之以知府分發山西會貴州楊鳳亂君馳回籍集士紳修礪卡行保甲法撫輯清水江諸苗弭其怨隙其後賊至

無叛者巴香亂君馳往大會團眾縛斬羅憲章王登學姜洪三人義肅民安事以大定以功賞花翎擢道員仍發山西時患餉絀議抽釐以濟君謂晉人皆買於外又山程非他行省比不宜以病貧民爭之不得則請蠲苛細取大宗不切民生日用常需者戶部設寶泉分局於平定州就鐵鑄錢既滯不行則請分銷各府州縣歲收息銀三萬兩解部君謂京師用鐵錢以濟銅幣之乏也山西銅幣敷而用鐵故弗便今如通行各縣必令交納錢糧銅少鐵多司庫必絀以三萬之微利妨數百萬正供是謂利一而害百卽專行平定一州然鼓鑄不息日積日滯患滋大且州在萬山中工匠蝟集諸亡賴混迹輾趨不可稽禁奸

民煽之害胡可言巡撫英桂公用其議入告分局遂罷兩權冀甯道加鹽運使銜調直隸軍營至大沽海口察形勢請以重兵扼北塘僧邸迂其言不用卒以大潰後政府聞其賢或諷見之君謂非公事義無私謁終不往也既還山西英桂公雅重之然君內自度孤直不諧於時堅乞假歸抵成都客總督駱公秉章幕於是君年六十有五亦無意世用矣會徇逆大擾秦隴閒荒殘無耕者予承 詔巡撫關中疏請興營田裕民食而函訪利病於君君因采錄官私書爲營田輯要三卷述古今經制得失讀之犁然念非君莫予助者於是密請授君鳳邠道至則舉西同鳳延鄜邠乾七府州屬營田事委之君謂關中土曠人少非

招徠客民事未由濟然墾荒所需耕牛籽種農具棚舍之屬官不能給民不樂趨也則莫如卽以地畀之薄收其租畝二斗爲差六年屆滿則給券使世其業然慮田無限制賦無定則吏得以意高下爲民患也則議先正經界略如古井田法量地每百畝爲段編號列次第書賦額多寡於券視土肥瘠別等則上下授之凡領墾者以先後爲次自一至十毋越其序十段爲甲十甲爲里置長焉里長總十甲租課歲輸之官凡移徙更替事皆責之別授田六畝俾食其入爲庶人在官者之祿而官總其成令下民大便之每年凡墾田十八萬餘畝又撥產給關中書院米薪及各義學養濟院育嬰堂種痘局以至壩岸堤工渠工之

費諸廢以次舉矣會時稍異君感憤疾作數上書求謝事予念
功垂成又難其繼顧君積勞且病不可強留也久之君竟不起
而秦益多故矣夫人左氏懿行篤備先君七年卒會祖朝讚祖
承典考運裳皆 贈中議大夫會祖妣張氏王氏祖妣羅氏妣
匡氏皆 贈淑人君律身清嚴而不立崖岸論事持大體而務
盡纖微計久遠其在黔治鄉團置屯租在晉規形勢險要圖扼
塞以固 畿輔皆幾成矣而卒廢及來秦治營田慮患必深創
制無頗效未半而君遽病予亦去官終以不竟其施故秦人尤
嗟惜之君病中賦詩感悼亦自傷所志之不就也然予觀古井
田溝洫諸法大都累世經營聖哲相繼積數十百年而後大治

其時候國秉一王成法子孫世守私土田爲樂利亦兢兢莫敢
廢墜非久道政成之效與自郡縣興而治歸牧令又不數歲而
徙職事治否非天子所得周知也故上下以文相承深智之吏
知弊積而難返利遠而不可驟興則蹈襲故常不敢圖創始難
成之功不肖者視官如寄或散法令爲姦利苟然以便其私由
來舊矣然則君卽以耆年終事任豈能保吾志之必成與繼君
任事者之必不廢吾法哉惟知其然而不以自撓不苟簡以急
近功而必規百世之利不逆測後人之莫吾繼而必竭一日之
誠此仁人君子忠貞篤棊體國經野之遠猷所由異於後世能
吏而君之賢遠矣予於君治行不悉著獨舉經世大略係時得

失者垂世鑒焉蓋世變甚則任事愈難其成與敗非人之所能
爲也君亦盡其在我者求爲可繼而已其他又奚恤乎君卒年
六十九子五人長葆謙國子監生早逝次彭年官翰林院編修
次晉齡又齡棟垣皆殤孫四人國瓚湖北候補同知次國瑾國
璪國瑄也彭年賢者學行爲世推重諸孫皆傑立勵學自修君
祉所施庶其無旣銘曰

以儒起家仕則遭十年郎署淹不遷艱貞百試志彌騫匪鳴吾
介道則然宦遊汾晉涉幽燕中藏瓌璋鬱不宣晚起承 詔西
營田噢咻婦子惟攸便襁負偕來歌復絃我黍芑芄瓜繇繇創
始在人成則天位不竟功奪其年 帝獎循良嗟爾賢 詔書

惻怛光黃泉我銘惟實納幽阡後有作者考斯篇

光祿大夫 贈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毅勇侯曾文正公墓

銘

國有治亂任賢者昌惟 聖御世與時弛張道光末造亢極而
僵吏情民偷卒嬉於伍媿徒乘之揭竿起舞天祚 聖清篤生
元輔重奠八荒爲國肱股始公通籍翺翔掖垣 顯皇初政抗
疏陳言謬諤之風 帝心所簡起公衰麻戎符往綰時寇孔張
百城潰亂羹沸於鼎當者糜爛公倡義旗豪傑景從虎飛龍嘯
吐氣如虹銳師東討靡堅不攻大江南北阨塞四通利鈍無常
或傷眾毀孤忠顛天義泣神鬼亦或左次斂兵祁門豺狐夜嘯
皇日晝昏百憂所叢不震不悚一柱屹然華嶽之重卒夷大難

奮績鷹揚殪渠掃穴寸磔梟狼以義擎天浴日於海蕩滌垢污
河山無改 帝勞相臣建侯剖符畀蕃 畿輔再鎮三吳民謳
於野絃歌載途公心廓然與物無競歛聚羣謀虛己以聽慮周
六合不耀其明淵衷自惕婦豎歸誠羣彥煌煌洪纖高下大匠
陶鎔歸諸一冶何材不植何功不庸片長思奮大受以隆公不
自賢厥心愈下被寵若驚聞過則謝退偃一室仰思古人尙友
千載遙契以神發爲文字怪偉縱橫雷霆砰擊金石鏘鳴蹴踏
百家孤懷自賞跨宋軼唐近古無兩德溢於位功不償年載其
忠盡往卽重泉誰與主者豈曰非天北斗帝鄉公魂攸寄陵圯
谷湮其誠不替伐石勒銘敢告萬世

劉母朱孺人墓志銘

孺人姓朱氏太學生國義之女幼則穎慧知書稍長能爲家人
昆弟彌縫過失底豫親心卽怒從容一言宣鬱導和冰消凍解
父母則大愛之逮歸劉事嚴齋府君舅姑已老王姑年九十矣
內外百口四世一堂孺人躬執爨勤婦職以奉姑若諸姑上逮
王姑如所以事父母者內和娣姒及諸婦下逮子姪僮僕無不
意滿迨分居桃林去親舍五里朝夕洗腆奉饋不敢自逸園中
熟一果苗一蔬未進舅姑不敢先嘗也性儉約好施里閭貧乏
者饑則輟餐飼之寒則補紉故衣衣之羸老癯病矜恤尤至雖
尺布斗粟惠不多而意有餘也有莊田在某所租輒不登莫之

誰何孺人率諸子往讀其間曰顧吾心何如人無不可化者久之眾果大和其人愧悔改行卒反故習亦慈惠動人之效矣道光三十年所天先逝孺人悽傷成疾越二年咸豐壬子正月七日遂卒春秋五十有九丈夫子四人選青魁武廷賡正蘭孫十人孺人且卒進諸子詔之曰惟仁孝友恭克昌其後又曰吾意不欲遠葬擇其近吾居者可也於是諸子左右旁求得地於模衝山葬焉距其舍西一里予嘗履其塋域氣韻冲融回環固護蓋百里以內山水菁萃之鄉信乎其吉壤矣彤家之說肇於漢浸盛唐宋之間蓋秦以前儒者所弗道然予以謂古聖賢多生冀北中原壤厚地亢無水泉螻螿之憂則營葬者謹於禮而大

事畢矣至江淮以南異乎是士之求安其親者兢兢致慎猶懼弗當雖使周孔篤生其間不能舉其說而廢之也抑予驗諸往蹟名族巨家靡不基始於是以發其業及從溯厥初往往積德累世而後遇之非智力所能及也今孺人獲安於此亦其積之厚而逢之者歟篤於仁者必昌其世抑天將隆其報而陰相之者歟廷賡亟求予文以表懿行其不忍忘遺訓而思善承之者歟於是甄敘大凡俾刻而納諸幽以徵其後且系之銘銘曰
龍山蜿蜒雄鷲百里忽勒萬馬迴翔而峙有隆其中孺人所宮
既慈且惠宜福之豐惟嶽降神實生申甫我勒斯銘昭示終古

亡兒培墅寄厝西安湖廣義園壙志

并銘

培墅陝西巡撫湘鄉劉蓉孟容之第三子也以同治三年甲子六月十四日生於西安官廨越二歲丙寅正月二十六日以痘殤瘞省城南門外三里湖廣義園以其羈孤無與依也求得貴筑黃子壽編修之殤孫懌會使合瘞焉編修隨其父琴塢先生觀察鳳邠與予同城而官其先又楚人也懌會生與墅兒同歲而月日稍先其殤也亦先之今合窆之義園砌甃爲壙良首坤趾墅兒之生也予方督師蓋厓八月還署則廣穎豐頤眉宇秀偉矯然出塵之姿因名之鶴雲字以叔逸既逾歲而神采端凝益穎睿解人意羣兒或相觸忤夷然不怒手所弄持或欲之雖

甚惜必輟以投見案上器物或誠以此不可弄卽他日終不眎
矣得書則兩手奉持凝視吟諷若了悟者予謂兒生有異稟家
所藏書近萬卷他日能卒讀者必此兒也予兩弟皆早世無子
旣以培屋嗣季弟而仲氏無可後者先贈公棄養之年屢顧而
歎故得兒良喜又憐其慧使兩母共字之日祝其成熟意其遂
死乎關中當兵燹後土荒不治室無完者遺黎或採藜藿以食
結草而棲困苦至不忍聞而羣寇大擾隴中官軍援之者六七
萬索餉責糧之使日至旣無可給則取吾秦子遺之民剝膚椎
髓以供軍營之需顧往往不饜其意故吾撫秦二年昕夕憂苦
煩煎仰屋而歎無一日適吾懷者顧見吾兒咿啞語笑輒莞爾

爲一解顏家人時予不懽輒持兒至謂惟兒能破吾悶也嗚呼
兒今死矣恫瘝之念愴悼之情且交觸於吾心將孰俟以塞吾
憂乎予以衰病繫官於此亦冀朞月之間王師遂定河朔藉
可告無罪於秦民卽當解綬以歸顧吾兒委骨荒郊其能翩然
隨吾車以返乎觀察約罷官後卜居吾里爲雞黍過從之歡蓋
數年而未就二兒乃先合厝於此其亦數之先定者歟特誌之
以示子孫使知兩家結鄰之約二兒實先成之勿忘其羈棲於
茲土也於是刻石壙中且錫之銘銘曰
骨肉歸於土兮魂氣則無不之嗟爾生之已蹙兮蘭甫茁而卽
萎秉靈質而弗耀兮儻吾德之旣衰予羈此卽亦匪久兮行去

爾以南歸擊英侶以偕棲兮雖異地其胡悲

高祖太學鵠亭府君墓表

公諱時拔字其萃姓劉氏鵠亭其別號也姓源世系詳於家乘行誼大端略具故孝廉朱萼禱夫所立傳皆不復著獨其所以修身勵品之大意不可使後之人無傳也父老言公年未三十時性豪邁旣屢試不遇輒棄舉子業恣游覽所至挾優伶自隨若彼游俠之爲者一旦慨然發憤引繩墨自刻勵步趨言動惟禮是依雖燕居盛寒暑必肅衣冠危坐竟日無惰容閉戶闔修澹如也所居爲先世舊第每族眾以事讌會聞公在室雖年輩長於公無敢譁者禱夫先生固邑名士少僮僕不拘小節每謁公退則呼奴子搥其背曰吾歷游名卿大夫間意嘗自適而每

侍公坐不覺腰脊之爲痠
禮不輕以色笑假人而接
表裏洞然故能使賢者悅
而感於物者如此則其所
其居如公遷善之勇檢身
豈沾沾爲記誦務詞章之
年乃卜葬於某都澁塘衝
關例授修職郎次必闡委
十一人曾元以下不悉載
表其墓於是諸父老相與

後也今歲且久不可使公之德弗彰於世蓋姑識焉顧以命某
某愚不肖愧無以嗣公德謹推述所聞於父老者書之碑以補
傳之所不及嗚呼後之人倘能奮學勵行舉公之德業而光大
之斯所以副先世待後人之意也夫道光甲辰秋九月元孫馨
表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containing a grid of vertical lines, resembling a ledger or a table with many columns. The grid is mostly empty, with some faint markings and a small vertical label on the right side. The label on the right side contains the Chinese characters "五十五" (55) and "五十六" (56), which are likely page numbers or column identifiers.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scanned document page with a grid structure.

中憲大夫署潼川府知府彭君墓表

君諱洋中字彥深一字曉杭姓彭氏少則端亮穎敏爲文務深湛之思而詞采偉麗能啗其意所欲至年十七補縣學生旋以優等廩膳中道光戊子科舉人會試不第歸遭父喪服闋再上畱京師六年時與同鄉輩流聯文酒之會每一藝出皆驚嘆以爲不及其後與聯文者多入翰林或洊卿貳厯封疆而君七試會闈顧不得成進士退爲邵陽校官十有七年新化鄧學博顯鶴倡詩古文之學君旣與之居游朝夕研討益發憤爲文詞以自見府縣政令有不便於民及民所疾苦必以達於守令守令皆雅重君所言無不從也長白魁聯來署寶慶知府尤倚重

君凡所爲詰姦剔暴行保甲團練諸法及議積粟府城皆出君
條列佐助行之其後亂者四起終以弭息石達開擁眾二十萬
圍寶慶三月守者又賴積粟以濟由是士民皆德君而大吏亦
知君才之可任矣初敍團防功授雲南定遠知縣加同知銜寶
慶解圍又錄君功以同知選用咸豐十年湖南巡撫駱公秉章
赴四川督治軍事奏君自隨旋畱萬縣司轉運監造火箭十一
年六月官軍大破綿州賊十六萬捷聞以君名上保知府畱四
川補用會駱公總督四川予亦旋拜布政使之命於是檄君
至成都籌辦鹽貨釐金勸捐輸以佐軍餉凡三年先後收釐捐
銀四百餘萬賊平敍君功加道銜 誥贈君祖祖與考興緒皆

爲中憲大夫祖妣王氏妣胡氏皆恭人同治三年五月以君權
潼川府知府十一月十九日卒於任年六十二明年其孤廷弼
以喪還湘鄉葬本縣三都白茅寺山左蜀自李藍之亂州縣皆
借防堵名布私卡漁利自肥縣或數隘狙伺網張予抵任盡檄
撤之計通省水陸衝要設局三十餘所分委廉能官紳董其事
而以君提調總局州縣旣不便所爲則謀薦賄於君君峻拒之
則又授意商民毀局毆官吏以撼君君亦不爲動也予嘗糾貪
劣吏三十餘員私謁殆絕獨君間四五日輒一詣署辰入酉出
或至漏下由是同僚多忌君或謂前所糾乃不可君意然君實
未嘗有言也會重慶府缺員予念大郡殷繁商民雜湊非綜練

有介操者不可爲治則以請於駱公密疏三人以待 朝命三
人者遵義唐炯長安蔣若采其一君也駱公旣大韙之旋入忌
者之言事遂寢未幾予赴陝西君送至新都喟然曰所以久縻
於此乃以公故公今去矣吾何恃而不歸所不忘懷者先世
贈典未得耳予感其言再書速駱公逮 命下而君不及見矣
後布政使江君忠濬夙賢君君勞績又最乃請君署潼川至則
盡剔弊蠹與民更始遇屬吏如師弟子民有爭訟煦煦勸誡如
家人興書院學以勵士行輓鄰州粟以贍飢者潼川之民聽其
治行而喜聞其卒而驚以戚送其喪而填咽涕泗以謂太守之
賢百年父老所未聞何畜我而不卒也君初娶胡氏早卒繼室

左恭人生子二廷弼縣學附生次殤女六人有文集十六卷詩
四卷其葬也湘陰郭公嵩燾旣爲之銘廷弼復乞余表其墓予
維 國家設科目以待天下才賢彙進承其盛者二百餘年而
魁奇瓌璋非常之士困屈無聞者所在有之軍興以來 朝廷
搜訪巖阿破資格以登豪俊由是草茅沈滯大小之才勃然興
矣湖湘尤稱極盛然或懷抱偉器而不遇遇矣而不克盡伸其
志亦往往而是也如君文章經術之美皆足以震蹕一時卒之
兩無所就臨老一試而天遽奪之年非其命歟嗟乎士之內自
足者無待於世然以世需才之急有可以昭蘇民困之道而使
迤邐蹇蹙以絀其施此潼川士民所嗟涕而君垂沒之詩所爲

感愴平生自悼所志之無成也雖然君學君子之道守之蓋數十年無惡於志而志亦足以襮於天下矣遇之不終則民之不幸於君獨何歉哉予爲論次始終使碣於阡弔君之遇亦以達予之思焉

郭生依永墓碣

依永名剛基姓郭氏吾友筠仙中丞之子生而體羸多病予識之襁褓中柴然骨峙如不任衣咸豐九年筠仙返自津門予訪之梓木山莊見依永貌癯神清與之語或默不對而意色欽欽然蓋予與筠仙相友如昆弟依永雖幼已心知爲父執而敬之矣其後二年母陳夫人邁疾以卒期而筠仙服官江南卜葬營兆一由依永每夕吮墨撥文哭其母哀淚涔涔沾襟袖聞見者以是知其篤於孝也旣而筠仙巡撫廣東挈之任以其羸也戒塾師勿嚴督之然依永文已斐然歸試於縣遂魁其曹補博士弟子入貲爲員外郎娶大學士曾公國藩之女生二子矣依永

雖生世家顧無貴游子弟之好每日將晡跨馬獨遊窮谷深林
徘徊蕭寺與山人禪客擘箋唱酬連日夜不厭或勸之俯事帖
括趨有司程式輒笑謝曰此易事不足勞心慮且古所稱文人
獨詩古文至今傳耳他復何有哉嘗其抱膝孤吟寓懷高遠曠
然不以塵垢嬰其心殆莊生所謂解天弢游物之外者年二十
得疾竟卒既卒逾月筠仙啟其篋得所爲古近體詩百餘篇篆
隸楷書各若干帙而益悲之間錄寄余山中雖余亦爲之愴哽
累旬而不能自克也子嘗以謂士之少年英敏不自韜晦好炫
襮以耀其才者必終於無聞或幸有聞則亦罔或克壽爲其器
之小而徇外以自喪者多也依永之才賢雖其父兄亦於沒後

始覺其異其能闇然以自修可知也而卒未及就立以殞其年
豈其所受於天者不長抑數之絀者果非人事所能勝邪然使
依永好以其才自見則莫能責命於天而獨闇然其待盡所謂
正命者邪予惜依永之才而早世故爲稱命之自天者碣於墓
以塞吾友之悲

鍾君墓表

君諱近衡字苔洲湘鄉鍾氏曾祖某祖某父文和母徐氏君早喪父兄弟七人於次居四少則端慤好義事母從兄篤愛無間既師事羅忠節公澤南與聞宋儒飭躬克己之緒則益感發刻厲謂古聖賢可階而至自立課程日注言動見聞於冊矯革偏私考鏡得失有過則立起自責如疾疢之在躬必去之而後快忠節公亟稱之嘗語予吾門爲己之學鍾生則可望乎咸豐三年粵逆洪楊之徒既由長沙長驅下竄遂踞金陵而湖南郴桂間土寇乘之以起忠節公率湘軍往剿君偕王壯武鑫從之事平敘從九職四年金陵逆酋復分黨上犯岳州壯武承巡撫駱

公檄增募湘軍六營禦之於是君與弟楚池各領五百人二月賊前鋒已掠靖港去長沙僅三十里君率所部從壯武捲旗晨趨一戰破之乘勝逐北日踔百餘里三月七日及之於蒲圻羊樓司猝遇大隊壯武前軍失利君陷圍中力戰死之從子慎閣禹庭亦歿於陣壯武收合餘燼退保岳州已而賊又大至城陷楚池亦殞焉蓋一門從難者四人好義之士所不忍聞也是年六月賊平跡君殉難之所尋訪遺骸漫滅不可復識迺葬衣冠於和安里墓墳山祖塋之次咸豐六年羅忠節公卒於軍湖北巡撫胡公始奏請以君兄弟附祀羅公專祠照從九職賜卹如例君卒年三十六配蔣氏廩膳生樹藩之女子二長賢梓浙

江試用縣丞襲雲騎尉職次賢杞殤女適三等男爵工部員外郎李光久忠武公續賓之嗣子也自忠節公講學湘中從之遊者數百人皆子子立名義相高君處其間退然不自標異而趨操堅定臨事明決截然尺寸朋儕行或弗若引義相繩必竭其忠乃己人皆知其愛己改轍從之故君雖形貌短小而友朋賓異之如偉丈夫然李勇毅公續宜王壯武鑫皆推重君謂非己所及也君既殉蒲圻之難其後數年兩公者亦接跡淪逝然勇毅巡撫安徽誅剿强寇摧苗逆方張之燄 朝廷特倚毗之壯武任軍事亦著聲績湖湘間皆足以垂於不朽獨君委骨窮塵闕然無施於世迨今不二十年閭里後生少能舉其姓字此其

可悲者也予特論而著之謂如君志行之美而遭罹困厄以兵死死而無聞不可使無傳於後今忠節門人獨楊君石泉巡撫浙江政聲著聞爲不失師門之舊餘或不幸蚤死蹈義疆場者半焉其存者亦往往廢學忠節之韻軌邈矣無聞由無直諒之友如君者敦率磨厲以底於成也予以是尤嘆之

劉母曾孺人墓表

孺人姓曾氏同里載萬之女年既笄歸吾族仁周府君時舅沒而姑毛亦老孺人能婉順之以娛其意仁周兄弟三人既析箸別居矣然姑常就仁周以養終其身以孺人事之謹而安之也道光五年仁周先逝諸子長者成童幼者尙提攜在抱孺人躬撫育之以養以教以至成立授室半菽寸縷皆躬自擘畫門內秩然家計亦以隆起其教子以寬厚儉勤務含忍以息事所親有侵宅基以廣其居者諸子欲往止之孺人曰勿然此親屬也且彼工匠數十若輟以待則糜費多而罅隙大矣不如卽以其地讓之其他事多類此孺人康彊壽考終身怡然同治十年某

月日卒春秋九十葬樂善里新塘衝翔鳳山子五人長有數早
卒次有數有牧有徵其季國學生有斐字竹池今爲族長乞予
文其墓道之碑予惟古者敦六行以興禮讓化行鄉國而道基
於家庭自世教衰而骨肉之恩薄尺布斗粟有舛異乖爭者矣
孺人獨以含容推讓爲心與世無競卒之家道熾昌躬享大耋
之年而孫曾林立傑起由此觀之爲善者果何負哉予故樂而
書之以風示鄉閭於虜孺人之音徽遠矣爲子孫者苟能企慕
懿行敬承罔怠其食報尤未可量哉

朱節婦傳

節婦姓劉氏太學生諱暉之女年十七歸朱青雲青雲早孤姑母劉體羸多病節婦事之唯謹明年姑沒又五月青雲病瘵節婦知其不起涕泣誓殺身以殉青雲覘知其意與之訣曰吾不幸父母早喪弟妹又皆孩年若偕死誰撫孤者夫殉節事易保孤實難子苟爲朱氏願勉任其難者節婦號泣受命當是時青雲有弟甫九歲妹甫七歲子繼榜生彌月尙呱呱在抱門內外事無鉅細必躬自調度無親黨可依倚者其同居伯氏某易其寡弱日生事詬誅其門數僞造契券責舊負節婦心知其詐然以其最親且尊屬不與較輒如數償之如是者屢矣而意願未

履復藉田宅索厚值於節婦督妻子晝夜淘淘勒使具價節婦發憤太息曰是不盡奪孤子之產不止矣乃具酒食大會族人抱孤子匍匐簾外而趣小叔出拜曰朱氏兩世宗祀之託在此今某不念其先人不憫恤其孤顧日夕覬覦其產產盡兩孤子行委溝壑未亡人身受付託無面目見先姑亡夫地下未亡人死不瞑目因撫膺大痛在座者咸感歎出涕共昌言責數某事得寢然自是益怨之時糾諸亡賴造釁速訟構陷無虛日節婦外禦疆侮內總家政儉勤作苦以孤掌搯拄門戶者垂十餘年日自以女工課小姑而趣其叔若子負笈讀於外既各長大畢婚嫁其費不貲而所受產顧反饒於舊鄉里咨嗟咸以是賢節

婦竟以勞悴抑鬱致疾卒年三十五初諸亡賴瞰節婦所居宅有煤招其黨自後垣穿地道入抵其下鑿斧丁丁聲達屋以外幾崩陷不可居節婦晝夜泣遂病且亟遣使乞就醫於父母而告之曰兒歸朱氏十八年艱苦備嘗今小叔幸成立投室小姑已遣嫁而孤子亦已娶婦兒爲朱氏心力盡矣今病亟旦暮且死願就死於父母而歸吾骨朱氏蓋返室三月而歿道光十二年九月十九日也節婦旣以抑鬱卒諸亡賴益無顧忌未幾歲所遺產侵蝕略盡其子遂以貧困不自振云

論曰世竝稱弱國之臣貧士之妻爲其辛勤艱苦適相等也至於孤臣捐命以圖存寡婦矢死以存祀悼心弔影呼籲無門顛

沛所遭其勢百倍而終始一心卒不以死生爲纖毫顧慮則其志益有足悲者矣節婦青年勵志而外侮頻仍無所控訴然卒能保家存孤挈全節以歸地下視古所謂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奪者何以異哉惜乎輜采未及旌典無聞墓門宿草莽將沒焉然於節婦貞潔之操亦豈有加損也節婦於余爲從姑兒時嘗及見之貞靜寡言若無知者及其剖析事理娓娓清辨聽者動容所謂內慧而外樸者歟屬續之日叔若小姑哭之寢門若喪慈母蓋粥育之恩至矣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然其子卒以貧困何哉余之力不足以振其孤又不及列其事請旌於當道者姑爲傳其大略如此庶幾節婦雖沒而所不沒者長存也嗚呼

悌矣

卷之三

三

節孝唐孺人傳

余少游朱堯階先生之門承其緒論以知爲科舉文之法先生嘗自述平生茹苦力學及家世屯蹇會王母唐孺人節孝之至行感愴歔歔流涕不能自己故余少則習聞之其後三十五年予自秦罷官歸里於是先生年六十有六矣一日以書來曰某承先世餘廕名在仕籍子若姪或厠縣庠挂銜吏部從孫平海以軍功擢副將家亦小康皆先世節孝之詒也子幸爲立傳書於朱氏之牒庶子若孫食其報者終不忘所自乎予爲發書嘆息以謂節母之至行與先生之敬慕終身不替皆可書也謹按孺人姓唐氏年十六歸朱萬賓公期而生子文筆萬賓日砥於

學試屢不售年二十七發憤以卒孺人悲甚欲自裁顧念姑篤老且病文筆又幼無恃濡遲不忍者久之所居曰婺輝堂一夕火起廚間暴發延屋霑孺人驚起則燔逼寢門四壁皆赤倉皇負姑躍烈焰中奪門以出髮焦且禿矣孺人初不自覺也然姑竟無恙火亦尋滅姑婦相處煦煦然已而姑歿益悽愴不自聊乃爲文筆娶長年婦相依以居文筆年二十又歿遺一女孺人大戚然不忍夫無後彊起謀立嗣伯氏有子而蹙孺人意不欲也議立仲氏子宗勝伯氏援次爭不決孺人嘆曰彼所利者產耳乃三分蕭家壠田以八畝歸伯氏嗣乃定蕭家壠翁所葬也議不可棄宗勝少雄武以力自豪嘗一手挾馬而渡舉鐵鉤置

膝上挽而伸之已復屈使如故以爲戲孺人顧而喟曰恃勇者必戕其生兒其戒之宗勝終身怡然後舉七子孺人年五十八乃卒葬發輝堂屋後山脇間孺人卒後宗勝旋逝諸子以次娶婦食齒繁不給大耗其產蕭家壠田亦別售家稍替矣次三者爲先生之考獨守發輝堂不忍棄以孺人拮据所構造也迨先生發聲庠序家以小振久乃大饒盡贖還蕭家壠莊田爲孺人請旌建總坊於縣先生經理團防議敘訓導加鹽提舉銜孺人之會孫也子學誠補縣學生兄子昇巽以軍功候選主簿加五品銜是爲元孫副將名平海者爲六世孫子姓丁近百人產逾千畝先生謂此孺人苦節之報也故皆詳著於篇

論曰自學校貢舉之法廢士之傑立篤行如古人卓卓者不多見矣獨賢婦人節孝之蹟視史傳爲特盛至其嗣裔多崛起以大其門天道福善無隱弗彰豈不信哉當孺人負姑出險艱屯勞瘁以延其世豈逆計異日必蕃且昌而後從之亦篤於一念之誠而已然天於其子孫若獨眷之故士趨義特患不誠苟誠矣天將牖之未有不遂其志者也先生欲傳孺人以詔來者豈徒前事之不忍忘哉

秦鶴仙家傳

君諱松字鶴仙姓秦氏始遷祖某以明洪武初來居湘鄉梓木衝子姓蓋逾千人君獨翹然秀出超其儕輩所爲應舉詩文修潔有氣韻肖其爲人一時才傑能文之士多賢君而與之友謂將大秦氏之門矣縣府試輒魁其曹然卒不得一遇退以其學式於家族薰然以和年四十五遂卒葬樂善里三區魏家崙配王氏有子四人秦訓秦謨秦詠秦君爲人狷潔不苟同流俗而卽之溫然其持身無遺行處宗族里黨無間言嘗爲戒淫詩百首誦述禮教諷曉薄俗其詞婉切而曲致於古風人之旨爲近亦足以見其志矣君齒長於予十年以上而文字詩酒之契

里之人莫或先焉家在雷公峯下距予舍不二里予昔讀書嶽
麓取友四方歲晏而返則君必造予談文校藝及當世賢豪術
業淺深同異語嘗竟夕或畱兩三日不去予亦時時造君廬也
道光二十七年秋還自長沙聞君病趨視倚榻而語其卒也往
撫其棺而哭之及葬又往會亦悲其志行特異於人而不顯於
世又不幸不及於中壽爲可悼也自君卒後寇起粵西蔓延東
南余從戎馬備官秦蜀遠去鄉國前後蓋十餘年旣罷而歸曩
時朋遊大半凋謝而君之卒於是二十有一年矣君孫迪教來
求予文爲傳因粗述君生平與夙昔氣誼之厚使書於家乘君
卒時迪教甫三歲今亦能文苟礪志奮進不已庶幾振君之業

慰予故舊之思已乎

蘇東坡詩集卷之四

三

祭羅忠節公文

咸豐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皇清誥贈資政大夫羅公羅山先生忠毅之魄遠自鄂城言歸故里其友劉蓉謹率子培基以香茗酒果奠於匱前嗚呼天之降殃於斯世何其酷邪自岷公殉於廬郡智叟殞於潯陽而東南所倚重者惟滌帥與君是望蓋上爲 天子股肱之寄下爲生民保障之防君亦慨然以戡亂匡時爲己任方躬負弩矢以爲天下倡胡壯猷偉略之未展遽齎志以淪亡豈天之無意於斯世抑生民之禍未艾而足運之方昌此宇內所同嘆而憂時感事之君子雖或未嘗謀面猶不禁感慨而悽愴矧平生金石之契骨肉之好又自有不可忘者

能不爲之撫膺悼痛垂涕泗以淋浪邪惟君崛起南服獨味道
腴希蹤孔孟紹迹程朱斥姚江之僞學證道妙於橫渠衍人極
之精義豁英覽於皇輿亦旣抉其精而窺其奧或手勒以成書
方將恢先儒之遺矩踵前聖之宏謨何期粵氛突起躡楚吞吳
磨颺朝閔狐鬼夜呼倡義旗於吾黨遽奮袂以前驅由是南搜
郴桂西赴洪都揚鞭岳鄂之渚躍馬斬黃之墟勒奇功於半壁
標偉績於鵝湖磔血鼇嶺鏖戰崇蒲輕裘緩帶宵騁晨趨奉簞
壺者時迎頌白之叟瞻丰采者徧於山澤之癯蓋辛勤艱苦之
備嘗積四年而百戰而聲威譽望所環播彌萬里而一符此俗
士所驚羨而自君視之不啻浮雲之過太虛蓋其鬱諸性分者

自有真契而發諸事業者特其緒餘使獲究其施而竟其量又
不止將略戰績之區區者也嗟乎羅兄今其逝矣泉下冥冥甯
復可致將起君於九原發平生之深喟當皇途之坦蕩何英才
之炳蔚叢華胄與魏科固委蛇而退食宜奮掃乎櫓槍庶無慚
於戟第何羽檄之交馳獨投艱於我輩彼大纛與高牙顧旁皇
於局外世簪纓者不任其憂起草茅者忽丁其害蓋自古而皆
然將籲天而誰對惟忠義之鬱發耿予懷而獨愆視斯民之顛
連若自投於溝澮蹈湯火以出之固無辭於玉碎此又君志之
皎如日星雖捐軀殞命而終已無悔者也嗟乎羅兄惟我知君
廿年至契別久愈親馳辯往復道味彌真及從戎馬由鄂逮潯

戰罷登山濁酒同傾探籌畫策吐氣如雲廬山修水竝轡晨奔
疾馳千里有往無屯蒲圻之捷乃喪予季摧裂心肝悲憤填臆
我以喪歸倏然判袂君送江干握臂流涕歸未幾時遽以書至
謂事方殷乞助一臂我眷慈幃分難展翼瞻望旌幢日夕凝睇
詠公馳函乃告君疾捧書驚嗟冀獲神庇嗚呼孰謂師未捷而
身先殞志未展而聲已吞遂使詠公孤於鄂渚滌帥困於章門
悲垂髻之弱子泣白髮之庭椿豈惟吾黨之所哀惻抑亦天下
之所酸辛宜夫士弔於野 帝悼於宸其禮意之隆備特超邁
乎等倫斯書生之殊遇極人世之哀榮屬靈輻之南返獨感舊
而涕零馳素車以首塗傷孤影之熒熒踞陳詞而侑奠寄哀悼

於湘醺度忠魂之宛在庶鑒予之鄙誠哀哉尙饗

祭李忠武公文

咸豐九年歲在己未二月五日同里劉蓉謹以酒脯之奠致祭於故友 誥贈榮祿大夫李君迪庵尊兄之靈嗚呼我初識君世尙隆平偉君儀度嶽峙淵渟會不三年粵氛遽抵君臥田間投袂而起吾鄉宗伯首建義旗湘中豪雋虎嘯龍飛維羅與王厥聲最偉君參其間鼎足而峙西勦豫章南搜郴桂轉戰岳鄂銘功半壁渡師黃廣乃赴潯陽摧信搗甯如掃秕糠武昌再陷乞師以濟崇通蒲咸縱橫白旆洪山之坡帥旂夜摧星光闐慘有殞如雷君承其艱誓師奮躍卒掀鄂城蹴踏黃鶴潯攻方急迅趨湖口長圍朝突奇兵夜吼麻城告警轉旆北趨黃安大捷

電擊風驅受詔 天子進規皖北潛太舒桐一月四捷聲威所
振馳驟雷霆誓殲凶醜掃穴犁庭一柱忽傾英風遽邁頽雲盡
迷長城宵壞龍亡虎逝狐鼠縱橫伏尸流血千里爲腥朔風怒
號凶問忽至江漢遺氓家哭巷祭君之拊士歡若一家一誠所
格萬幕無譁選士爲僚拔將於伍緩帶輕裘從容樽俎以戰則
克以守則堅一蹶不振孰云非天功紀旂常名標山斗草茅崛
興君則何負淮南皖北遂窟狐狸孰張義旅蘇我殘黎惟予與
君會聯婚媾及將右軍又爲君副蒲首之捷予季殉焉還君舊
部息影寒簷會帥再出會師斬水我往送行蘭溪之浹椎牛炙
酒大宴朋僚歡聲騰溢鳴湍湧濤款語綢繆尙如昨日忽接訃

音有淚沾臆江殉塔逝踵及羅王君又從之裂我肝腸黃壤之
嗟豈惟夙好國喪棟梁予懷所悼重湖千里忠觀南旋偉軀
修幹再見何緣爰鷄絮酒以醅毅魄撫棺一慟鑿予肫切哀哉
尙饗

祭黃忠壯公文

咸豐十一年歲在辛酉七月七日湘鄉劉蓉謹以清酌薄饌奠於誥贈通奉大夫黃君子春尊兄毅魄之前嗚呼君之殉節逾五旬矣念君死事之烈受禍之慘昕夕痛心雖當之者忠義憤盈毫無懼色而見者皆裂聞者心酸計千百年後猶當爲感慨悽愴撫膺流涕矧平生交遊之舊能勿慘於懷乎君之沈毅英鷲旣足以濟時艱而肩鉅任其警敏精細又足以洞淵微而燭事幾而覺禍之來成於俄頃吾至今夢魂驚愕若信若疑事變所乘忽焉至此欲求解豈可得乎二郎場之役議者紛紛反復求之莫得其實謂驕溢無戒心則君之慎密有素謂倉皇無

固志則君之恩義甚洽紀律甚嚴變起須臾一蹶不起吾不知
所歸咎亦聊諉諸氣數之冥冥而已君本儒者憤武夫之偷惰
不職而奮思崛起以自効既屢著戰績未究其志定遠之戰蜀
人詫爲奇捷余顧未爲深喜謂充君才智以平蜀亂而有餘一
勝之威未足爲異豈意殊績未建齋志以殉而怯士懦夫反得
訾議短長以冒險輕進爲前車之鑒甯非人世之恨事邪世之
怯懦者未嘗不死或出入鋒鏑如履平地或逡巡引卻轉觸禍
機理數乘除未易窺測而彼以退縮爲得計此固君之靈所竊
笑於地下者也比歲東南遘禍所賴以支持危局者不過三數
君子而欲求強毅堅卓足以矯世厲俗如君之比者殆不多見

識者方冀君游陟大位相與努力以靖江淮安海寓而孰意其
爲中道之徂乎兩湖江西實東南根本所繫而禍機倚伏類有
端倪苟三省不獲安全則大局實堪深慮頃與君深譚熟計蓋
嘗及之謂 朝廷篤念西陲姑借湘兵以誅羣醜八月以後仍
當捲甲以趨湖湘今蜀亂未平楚禍已棘而君溘然長逝將孰
俟焉以盪除凶醜率勁旅以赴長沙之急乎世之庸庸者拘步
徐趨以尸大位禍患亦不之及豪傑者流方思奮袂提戈廓清
世宙而挫抑摧殘惟恐不速予所爲隱慟於心嘆天道之難測
也自軍興來交遊朋舊中死事者先後接踵咸豐四年江忠烈
殉廬州之難五年塔忠武逝於潯陽六年羅忠節殞於武昌七

年王壯武歿於臨江八年李忠武殉於三河其他平生故人如
帥抑齋觀察王槐軒刺史及子弟季霞等輩自信命世之才名
未成志未顯而相率以死者屈指以十數其頗相聞而不相知
或相知而不及識面者尙不與焉天果無意於斯世而將降之
禍殃則亦聽其泯泯芴芴歸於澌滅可矣奚必生此數十人者
俾當其厄而蒙其難乎旣已生之則當使之展夙蘊竭忠慮殫
才與力馳驟經營至於十年八年勢窮禍極旣各畢其智能而
無可挽救然後畀以一死於以正告天下後世俾知天運旣定
果非人力之所能爭則亦足以服死者之心絕生人之望獨柰
何使魁傑之士齎其志以速亡或僅一試其奇而遽奪之以去

徒使忠臣與白骨之悲烈士抱黃泉之恨蒼蒼者獨何心乎嗟乎子春君則已矣今天下機局日壞而事愈不可爲禍變日興而勢愈不可已傷同志之踵逝悼後患之方長此窺時識變之士所爲愴然意阻者也雖然治旣久而必亂道已行而將廢者天時之戾也憤逆賊之狂逞憫黎庶之顛連慨然思得所藉手以拯之者生人之義也知其不可而猶爲之知其必死而且趨之不惜頂踵之捐以畢忠貞之願者志士之節也理亂得失之故君亦知之夙矣苟能小補於時卽毀傷肢體而終非所惜此固君慷慨任事之初心壽夭短長會何足計吾輩偶未卽死而中懷憂憤顧影自傷行與君把臂偕游耳浩劫茫茫賢智同燼

而豈有幸免之策乎嗟乎子春君未必知我而我之知君殆勝於君之自知惜乎君之壯志未償而予之言或不足取信於當世也君生平行誼大節中丞駱公既爲綜敘大凡上之史館宜可伸於後世而未知他日載筆之士果能詳其事而不沒其實焉否也 天子悼君死事之烈 贈卹 賜諡恩禮有加於君宜可無憾然君未有嗣息而老母在堂倚闥方切抑未知所以爲安慰之計者鄱陽地當通衢賊所巢窟君眷口寓居吾楚勢未可以遽歸擬爲卜田宅於湖湘以俟寇氛之息而固不保長沙之終爲樂國也世局之變遷非可逆睹念君身後觸緒紛繁若涉巨淵未有涯際然保護維持則固吾與子迎諸君之責也

嗟乎子春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古今代嬗賢豪輩出或乘時而騰躍或喪志以沈淪轉瞬榮枯同歸泯滅而顏常山段太尉之遺烈讀史者謚思至今君之神靈當與諸君子凜凜天壤不以死生爲存亡則予今日哭君弔君痛陳胸臆君宜莫不聞也嗚呼非君則固無以發余言之深痛也哀哉尙饗

哭季弟季霞文

嗚呼吾弟壯邁之氣雍和之度而今不可以復見委婉之辭謙
正之論而今不可以復聞弟之聰明日啟若泉引而淵出弟之
志氣日彊如山峙而嶽凝吾方冀子奮興以增門庭之光而孰
意其一飛而遽殞也吾方冀子崛起以平 國家之難而孰知
其一蹶而不復振也孰使之効命以至於斯非予之罪而誰責
也嗚呼弟乎子則已矣大人之衰年誰與之奉侍門戶之多故
誰與之支持寡妻弱女之失恃孰爲之保抱而提攜度吾弟地
下之靈不能不爲是而增戚孰使吾弟致此戚者而吾之隱痛
無窮期矣今奉吾弟之匱厝於先妣之側將別卜吉地以安毅

魄而盡吾兄弟之心弟婦已來奔喪而不卽爲立後者冀得遺腹之喜以慰地下之靈而吾兄弟哀痛之情亦將待此而少慰萬一不遂所願當使培屋爲弟後以承其祀胡中丞憫吾弟之忠義請以知縣例 賜卹不旬日間當奉 兪旨身後之榮何益於生前之烈然吾弟平生未竟之志亦當少彰於異時從祀昭忠載入郡志千秋百世當有知吾弟之心而慨想英風欽懷壯志者弟之節概當不慮其湮沒而吾兄弟所以爲吾弟計者亦不出此數端吾一日不死當竭一日之力爲吾弟畢償此願身後之事勿以爲懷嗚呼弟乎兄弟之際手足之情所得盡者惟此而已弟如有知尙鑒吾意哀哉尙饗

哭仲弟省庵文

咸豐十年歲在庚申十二月二十五日兄替以酒脯之奠告於我仲弟省庵甫之靈匱前嗚呼吾弟竟棄我而長逝邪弟病暗既久固知必不永年然察其精神尙旺意氣慷慨如曩時亦冀可以速痊孰意其遽至此邪日者謂弟運度弗良將不利於酉年四月吾頃應顛門中丞之聘預以半歲爲期期明年二月來歸視弟亦慮日者妄言或不幸而偶中則吾兄弟將不及見也豈意我未遄征弟已淪逝欲求撫尸一痛而不可得邪弟之病暗也既歷數年逮十月而小愈戚黨交慶弟亦自策其必痊吾在省訪求良醫既不可得則亦以是稍輟今遽至此迺貽我以

無涯之悔也自咸豐二年喪吾母又三年而季弟殉蒲圻之難
吾用是隱痛於心不忍復出冀與弟終事先君以畢天倫聚處
之樂詎意先君子奄忽棄養弟又接踵以殉前後僅及九年而
父母兄弟無一存者命之不辰乃至此極甯非人世之至慘邪
嗣茲孤子一身獨遊天壤世方多難而四顧茫然更無與共艱
辛支門戶之人天之戾我一何酷也去秋先君子病篤時嘗顧
語予汝弟所患已深計不過年歲人吾卽世後汝將爲友朋牽
率再履戎行繼自今年五年家所存者寡嫠孤孀而已吾時
雖覺此語之痛然私心竊計或不至此今弟果僅期年以歿而
吾果爲當道牽綴不克自由默誦遺言何其痛也天下之亂方

興而禍日熾南北交鬪殆無甯宇吾方倡楚蜀合從力完四省
以保東南之議固未可遽謀退休幸而吾志竟成則四省蒼黎
同受其福不幸事機潰壞或竟如先君子見語之言則浩劫茫
茫同歸一燼將并此孤孀寡嫠之煢煢而莫可存活復安所託
命以延一綫之緒哉運當其厄則理莫可推存諸天者旣不可
知存諸己者抑無可憑吾持是將奚適乎母亦姑從吾志聽諸
氣數之冥冥者而已弟旣早逝無子女以寄吾愛今擇俊臣之
第六子命弟婦譚育以爲後此子岐嶷英俊頗異常兒或可仰
承弟志大官塘山之巔蓋形家所謂吉壤土色堅美足妥精靈
曩以季父葬地弗良曾與弟謀爲改卜而事未卽諧今幸得之

將舉弟與季父之殯而合窆焉是二者吾所爲致手足之愛以
慰在天之靈者也然而不及黃泉遂無見日則鴿原之痛未有
窮時終吾身爲孤子之老則亦終吾身爲憂苦熒熒不自聊柰
之人天乎悲哉歲云暮矣雨雪載途將奉吾弟之櫬往卽窆所
爰奠一觴以寄吾哀而致吾痛弟尙有知式鑒吾意哀哉

祭蕭翁文

嗚呼古風淪替末俗囂囂熙熙萬侶孰葆吾真惟翁渾厚抱樸
自珍匪雕匪斲古心肫肫昔我先公苔岑遙契以翁冢嗣爲予
妹壻玉潤冰清聯門第兩接笑談風光月霽不圖蕭史遽上
穹蒼弄玉隨之竝涉遐荒爲仙爲鬼長夜茫茫人琴竝逝裂我
肝腸髦髯兩甥蘭芽未茂恩斯勤斯惟翁是賴轉瞬十年翩然
裘帶我顧而喜勛之匪懈方期孤露永庇慈雲蒼顏黃髮矍鑠
千春胡然委化凶訃在門愴懷感舊有殞如綸輻車載途飄飄
素旒保璞完真還之大造彼醉而生其心則槁遺奠矢詞鑒予
心悼哀哉尙饗

祈雨告華山文

維同治四年歲次乙丑四月二十八日陝西巡撫劉蓉謹沐浴齋戒遣候補知州田景瀛恭詣華陰致禱於西嶽華山之神嗚呼秦民疾苦極矣自粵氛肆擾回禍頻仍屠戮死傷十室九絕子遺土庶窮困無歸祇冀時和歲豐起溝壑之餘生延瘡痍於垂盡間者陰陽失度雨澤愆期郊野麥苗日形枯萎蓉旣躬率僚屬祇詣神祠虔禱再三迄無靈應旦夕憂懼莫知所爲竊念蓉自履任秦中毫無善政西陲之干戈未靖屬邑之休養無時兼之兵差往來賦役繁重土荒不治民困弗蘇嗟怨之聲徧播閭巷暴戾之政上干天和是宜感召陰陽馴致災眚深思厥咎

實無可辭然而政令乖方措施違度蓉之不職民則何辜伏思
上蒼鑒觀之赫至正無私惟神坐鎮西陲承宣大化宜察愆尤
之實用昭刑罰之平其欲降之禍殃應使蓉執其咎不當遷怒
黎庶更使顛沛流連且蓉等忝居高位坐享厚糈卽遇凶荒終
無患苦而吾民黎藿不飽饗盜久空苟刈穫之無期將匍匐而
就斃是使死於非命罰及無辜神之聰明不宜有此謹遣員恭
詣華陰瀝陳愚悃伏冀尊神俯念民瘼立沛甘霖俾三輔殘黎
共沐惠澤則雖身罹重譴萬萬無悔其或不然而陽亢膏屯越
五六日至於旬時終已無所利賴則是神聽弗聰於所陳懵然
無能分割徒以虐視吾民而肆之毒則非蓉之所敢知矣惶迫

陳詞無復忌諱言不敢妄神其鑒之謹告

養晦堂文集卷十

湘鄉劉蓉霞仙著

諭帖 公牘

與諸弟

不見遂數月不審弟輩今歲用功何似日月如流光陰不返其
遂奮發激厲頓改故吾之觀邪吾不得而知也其尙因循委靡
仍蹈往日之轍邪吾不得而知也然弟輩之齒皆逾二十矣學
問藝能一無成就倘猶仍舊悠悠不自愧勵則三四十轉瞬
便至安能長此少年邪況今年壯力盛無衣食之憂無外物之
擾然且不肯專志讀書激昂自立欲期他日更有建樹吾竊慮

養晦堂文集卷十

其不能雖吾弟亦必自知其不能也吾邇歲在家見弟輩讀書
悠忽心竊非之而隱忍優容不能痛加督責或啟口未半而又
中止由今思之深以爲悔安有兄弟終身成敗所繫而瞻徇顏
面緘口畏言豈不視同路人耶此吾往日姑息之過而究其所
由蓋亦所以愛之者未盡其誠故也使屬望誠切則矢口直言
自發於不容己而弟輩鑒其誠悃亦必不至蓄以爲怨正使以
此致怨而吾心固可自明其無他安可預憂其然而先自默默
邪此皆懷世俗之私心而相待之薄者也每觀弟輩議論志趣
不肯屈居人下則固與世之庸庸者異矣若因此折節讀書銳
志前進雖駕古人而上之不爲過分況於並世人何多讓焉若

徒志大言夸嚶嚶自喜務貶人以自大角口舌以競長爲客氣而已矣今弟輩徒有翹然好勝之心而不揣所能此吾所以預憂其無成也叔父今年六十矣其所屬望於弟輩者謂何獨不思少慰其意耶凡人值五六十後血氣漸衰平生志願所存與夙昔所歆慕而欲效之者度皆不能以自達則舉而屬諸其子苟爲子者能副所望日見有成則願望悉慰忻然不自覺情懷之暢神志之愉而年壽自增其不然則後顧茫然神索意阻摧傷鬱拂徒益促其天年而已今弟輩倘能刻礪奮發日進不已以幾於成則承歡之道莫大於是否則不惟無以慰悅其意而反以此貽父母之隱憂則雖未有忤逆之迹而不孝之咎殆

無可道縱父母不以見責清夜自思能自安耶比年家計稍裕
正須趁此年光竭精殫慮以期上進若復遷延怠緩則數歲之
後家計未知何如而各有妻孥食指日增恐有欲求讀書而不
得者千金一刻之光陰吾竊爲諸弟惜之也今歲諸弟聚首一
堂有察葺晉州兩先生爲之模範倘能率季霞恪臣輩嚴立課
程交相策勵以慰父母之心以延祖宗之澤則一家莫大之慶
矣每日功課如溫經書務期精熟看講書切宜細心體會而詩
文月課按會擬作亦斷不可曠闕又須成於一日之間以省日
力而其要則尤在力矯氣質之偏以成學問之大異時歸來觀
其氣象之靜躁以卜學力之淺深蓋一見而可決矣屬有長沙

之便走此附達如能勉思鄙言則苦口之辭不爲無補惟諒營
不宣

與瑟庵從弟

得三月廿六日書具悉一切來書言邇來家中用度較侈固知
內外大小無能守儉樸務節省之人然何以遂增至什百倍蓰
之多我所增加者惟先生修脯一事蓋冀基屋輩能敬服名師
之教謹飭儒雅稍知修身持己應事接物之道則於居家涉世
皆當有以自處不至浮慕乎世家紈袴盈之習則一時之所
費雖多將來之所省甚大故於此獨所不惜此外惟囑於舊戚
外家饋贈加厚至於家中用度則屢書囑弟一循舊章不宜稍
事浮華世局益壞而人情日競於奢不惟非惜福之道抑慮其
召災速禍而致瑣尾流離之變也十餘年東南遘禍舉凡衣冠

文物競逐紛華之國無不殘破故家世族之所畱遺巨賈豪商之所積累莫不蕩爲灰燼化爲飛煙子女仳離乞食道路獨湖南晏然無恙吾鄉又因此躋致名位廣積金錢舊時鑿井耕田之子椎牛屠狗之夫皆高身大纛美衣華屋以自豪於鄉里果有何功德在人宜食此報以長保富貴而無後災哉智者見禍機於未萌凡無功而享厚報無德而致大位皆智者之所視爲不祥而深自警惕者也矧各省皆罹於難吾鄉獨蒙其庥其於盈虛消息倚伏循環之理亦已灼然可見願吾弟時以此說之葦屋輩毋事華侈以重吾不德而務撙節退讓積善修身時存戒懼修省之意異時桑梓或致禍災尙可倖免於難爲祖宗更

延一綫之祀不同歸於淪沒天道禍淫昭然不爽斯言痛切幸
勿忘之比聞羅氏新婦入門妝奩甚厚輜重之外又有奩金三
百聞之殊不愜意我與羅忠節公道義至交聯爲姻婭其所期
於子女者非欲其席豐履厚爲富翁富媪亦冀其守禮敦倫垂
家範以綿世澤耳今存流俗之陋習厚致奩具非所以仰承忠
節之遺意古人有言賢而多財則捐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吾見世家之婦恃有厚奩而驕傲舅姑壞家法者多矣今羅家
所以贈遺其女者如此吾懼夫新婦之長其傲而培基之益其
過也且羅氏亦非素封者侈泰如此豈保家之道培基如體吾
意當舉此項還之並傳諭新婦家有弟妹尙未婚嫁不宜先取

此以自益且吾家衣食粗足蓄此亦無所用新婦如能婉聽吾言庶於羅氏爲賢女於吾家爲佳婦耳吾與同邑曾羅二公神明至交起家儒素三人者經術淺深學問大小不必盡同然於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三語則皆毅然有以自立滌翁名位冠一時然覽其書疏皆業業兢兢常懷憂國奉公持盈保泰之意羅忠節公積苦兵間固未嘗一日自逸其遺書教誡子弟尤爲切至今三家聯爲姻好子弟往來要當率由庭訓交相策勵庶不失故家軌範豈可競爲奢靡自墜家風若於勤儉持家之道或不之講其於居亂世而圖自存之意或未之及此吾所私以爲憂者也兩明允吉皆樸茂亦未染世家習氣昨者

奩具或出於堂上愛女之過培基當以吾意曉之彼此皆以道
義相處乃不失先人結納之意亦所以綿世澤於無窮也家中
穀米儲蓄有年當可次第發糶糶得錢文切不可浪用浮費將
來置買嶼形山護墳田畝即可取之於此吾去歲在制府處所
餘幕脩尙千餘金八月當以付回卽圖另購先贈公護墳田宅
此外卽不能另謀家計將來歲入仍不幾何非節儉無以供朝
夕日用願吾弟守吾屢次誠誥之言一切悉仍其舊除先生脩
脯及舊戚饋贈外不可稍增繁費基屋輩讀書稍進甚荷鏡冕
先生誨導之力惟其志趨未定根基未立擬請鏡冕先生預定
五年之約俾渠輩久資陶鑄之益望吾弟早以此意告之免致

秋後又復紛紜亂我心曲也

吾邈來於家事百不關懷獨於基屋兩兒讀書一事盼之甚切翼其發憤刻勵爲端謹儒雅之士守儒素家風以延世祚他非所望也近來仕宦之家好以官爲世業此間藩臬道府莫不爲子姪輩捐州縣者自以爲光耀門戶而不知祇以斷喪元氣中材之士一涉仕途外誘日多根器日壞卒至落魄蕭條不可名狀不如令業詩書守寒素之可綿世澤也去冬拜署理藩司之命自以服制未闋不肯冒纓入仕僚友中多勸之者謂一赴任卽值 皇上登位覃恩可廕一子爲七品官如待至服闋接篆則在 恩詔以後不能膺茲盛典蓋世情皆以子弟得官爲

榮故所見往往如此不知子孫能賢卽不蒙廕襲亦自能振起家聲如其不肖卽幸而得廕祇爲辱耳吾前書言爲基兒納監亦不過藉此爲激勵之助非欲其具冠帶以夸耀世俗也培屋年旣長亦當爲議婚事比來宦場相識多約聯姻者吾意殊不欲卽諸女亦不願使適富貴之家蓋朱門子弟之賢者實不多得而一種紈袴習氣令人憎厭不如鄉里詩書家子弟之循謹少過耳弟前次來書尙託吾爲諸妹擇婿不知宦場中實無佳選也蜀藩向稱優裕每歲所入節壽陋規可五萬金吾悉卻之以此費用頗窘乏吾不能取非義以肥吾家望吾弟諸從節省慎守先人舊業度他日罷官歸來尙得飽噉蔬食則充然無世

累之嬰吾懷矣去歲幕脩所入可千餘金緣製備禮服及供給
署中火食遂已耗去而囊中空無所有且看後便何如然將來
此項幕脩終當寄回以爲先君子墓田之資特不知何時始可
如算耳

前附書後屢有回南之便而苦無暇此間亦久不得家報不知
比來情形何似惟聞南中穀價大昂與己酉歲無異不知家中
穀碩尙存幾何七月下旬鏡臯先生當赴鄉試培基兄弟亦往
從否在家無師資之益玩愒嬉游抑不如從赴省城之爲愈也
自南來者多言渠兄弟近有進境私心每爲之喜不知究竟何
如吾不望其工文章以獵取科名惟望其於性情心術上實有

克治培養工夫日趨寬厚和平一路庶爲保家之令器耳吾家
近日習氣尙空談而不務實踐又好以賢智先人評論短長瑕
疵得失務貶人而尊己以自詡其才識之優此等見識最爲不
好深慮後生輩沾染陋習遽自標異遂趨浮夸輕薄一路望老
弟時加訓誡至要至切鏡景先生教人文行兼勛循循有序冀
基屋輩久沐教益前書囑爲豫定五年之局亦望其趨向既定
根柢稍堅庶他日尙有成立之望也

蜀中軍務自李卯兩逆就擒獲之後周逆亦就擒獲現在蜀省
腹裏之地遂已一律肅清惟敘州尙有石逆竄擾其大頭目李
超儕者聞頗有悔悟之意比遂遣人齎諭帖前往曉以利害令

其擒縛石達開以自贖如此計竟行則積年巨愆遂可不煩兵而殄滅之矣蜀省雖極糜爛而土地肥饒百產悉備此賊平後不一二年元氣可以盡復現方蠲除各州縣科派之擾與民休息使朝廷不責以滇黔秦隴之事則一二年後可致富強惜乎各省徵兵索餉恐吾民竟未有息肩之日也陝西富饒之區忽遭徇逆之變不半年間殘破殊甚富商巨賈向擁厚貲數十百萬者至是蕩然無存廬舍化爲邱墟村莊悉被焚燬男女死者至五六十萬人蓋漢徇之積怨已久一旦禍發而極肆其凶殘是以至於如此朝廷命某帥前往勦辦而此公全是虛驕之氣不以軍事爲念秦人怨之甚深不知其患何所底止也我

在此煩勞已極精神日遜於前現幸蜀境漸就又安擬於石逆
平後再上乞退之章如荷 俞允則讀書課子聊可自娛顧慮
朝廷不察其實以爲真是能手或又引而置之多難之區則
更不知所以爲計耳時局至此爲臣子者本應竭盡心力爲
國家削平禍亂惟自顧精神材力不堪肩任艱鉅而官場積習
之深亦實有非一時所能挽回者吾前摺中所引以自責之語
實非虛設之詞比來蜀中士民或頗以爲賢而稱之頌之捫心
自問實增慙愧半生讀書學道所志所期未能施展一二徒負
朝廷破格錄用之意是用惴惴於懷耳基屋輩如能發憤用
功勉自樹立亦可稍慰吾顧慮之意否則教家無成謀 國無

補將來遺憾無已時也

養用宜

九

諭培基培屋

比屢接湖南友朋信多稱爾謹飭退讓循循子弟之職吾聞之甚以爲慰凡宦家子弟往往趨於驕淫矜夸一路彼不知父兄之勤苦艱辛以爲富貴吾家所固有侈然自得以放佚其心志而漸卽於浮薄其見之者又往往以爲貴游子弟而異視之賢者謹避焉不肖者或加趨奉由是子弟之過日聞而爲父兄者常不及知卽爲之父執者亦惟有私相竊歎而不欲遽以相聞以吾生平所聞見往往皆然故屢書誠爾兄弟爲爾擇明師以資觀摩之益望爾歸於謙謹一路又嘗舉寬厚和平四字爲爾誼切言之今各處來書所稱如此果爾之能遵吾誠乎抑友朋

之姑譽詞以慰吾意也然吾卽明知其未盡然而私心不能不以爲喜爾如能時體吾意而時以自省則所謂悅親順親之謂孝者不外夫此矣

心術好自是長厚一路惟言語無度往往令人生嫌亦是大病凡有大福者必有容人之度犯而不校觸而不怒則人自服其量而不相忤豈得動與他人人口角爭勝吾前書教爾常學喫虧常肯退步讓人亦是此意人品何常但能反躬責己者卽爲君子開口責人者便爲小人小人何嘗無見識何嘗不善議論但其見識議論專用以責人而不以自責此所以墜於下流而不自知耳此吾切至之言近常以此爲觀人之法歷歷不爽爾與

培屋當時以吾言爲戒凡事反躬自責至要至切

六月初二日接爾書知爾漸肯向學守吾從前屢書訓誨之言又自立課程以十四事爲戒皆切實用功之語覽之甚慰吾閱鏡昴先生來書亦言爾頗能一變從前舊習堅請直諒之友同居一室冀收規勸之益退省其私亦復確有實際浮者漸沈華者漸實克自振奮云云讀之欣然適值午餐爲進一飯日來中懷頗自悅豫不啻拱璧之在握也人情無不望其後嗣之賢者聖賢豪傑皆同此心然有不可強者生質之美惡繫於天志趣之高下繫於人限於天者或愚或不肖雖有聖者爲之父無如之何限於人者自暴自棄甘自居於愚不肖雖有聖者爲之父

亦無如之何爾資本中材無過人之識無容人之量褊淺陝隘
既苦於天分之低務外趨華尤覺其志嚮之陋吾是以隱憂於
心延聘名師以資教益然恐爾志趣卑近終不能激勵奮發勉
自樹立而卒墮於庸夫俗子之歸將來吾先人歷世之積累與
吾半生之所以自刻厲者一旦及爾而盡喪之後顧茫然怒焉
如擣今爾來書頗思自立且舉所謂十四條者自省自戒果能
常常如此豈惟可免於下愚之歸抑且將有上達之望如種樹
然本根既立而灌溉培護之不已則發榮滋長其勢可至於參
天吾能不暢然於懷乎惟爾此念尙屬一時奮發之初譬諸平
地初覆一簣他日之能否繼進尙未可知爾果能常體吾屢次

訓誡之言常取所舉十四條者反躬自省則志趣漸定根柢漸深名師自樂爲之啟迪畏友自樂爲之規勸日積月累其進自有不可量者若但激發於一朝而卒墜落於他日則曷所謂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者此吾所爲始則怡然繼而索然者也培屋文僅清順而已何必使之應試徒荒課業如遂倖列前茅尤非所宜以其文字平平不知者將疑吾或有所請託卽不然亦將疑有司之有意逢迎處人處己兩失之矣吾前書欲爾納監下場不過以此爲激勵讀書之意爾果能就性情氣質上實用功夫如爾來書所云則吾之欣歡喜慰較之下場登科不啻百倍爾當深體吾意與培屋奮發立志切己用功使一時稱之爲賢

子孫宗族鄉黨稱其謙恭遜順而親愛禮重之則吾所欣然意滿者也來書所言羅忠節公諸書吾久許爲之敍而未及下筆今益少暇然終必一償此諾乃可以對亡友於地下有便可將所刊各種並寄來蜀餘不多囑

聞春間穀價甚昂長沙市斗已長至每石貳千六七百枚以此例之則鄉斗當更翔貴地方乏食者當更窘迫何以來稟未之及耶近省多以無水不能栽種郭意老五月來函所言亦復如此來稟言四月已得大雨想城鄉情形固不同也吾上年諭帖令爾於穀價騰貴之時減價糶賣藏粟雖自知所蓄不多爲惠亦屬無幾要不可不存此心族黨里鄰休戚自爾相關豈可一

家獨享饒裕坐視族鄰之窘乏而不之顧乎博施濟眾堯舜猶病則行之當自其親者近者始視其家甚窘力不能具饗殮者先給之由近逮遠由親逮疏視吾力之所能及者次第施之古人言惠不在大期於當尾要亦視米糧奇貴極窘之年始作如此辦法以存周卹之意若平常年歲自可不必如此祇視其青黃不接之時家無隔宿之炊或孤寡貧乏力不能自存活者時以升斗濟之可也至於荒歉之年亦當斟酌凡地方酒店借燒鍋以漁利者卽不當使得減價之惠否則徒以惠奸人而於實在貧乏之戶究無所濟仔細酌量又似不如仍照時價但察訪鄰近貧乏之家朝夕不給者直以斗粟升米時時周濟之爲有

實惠此等事爾可與諸叔熟商斟酌體察以行之要在實以濟人利物爲心使族鄰真沾實惠不可稍存好名之心借此以邀譽鄉里亦不得竟以此爲恩惠或對鄉里而有德色君子小人所爭祇在誠僞兩途所以同行而異情不可不深自省察而警惕之也

前作書屬基兒於正月初間赴益陽胡文忠公致弔並謁其墓計必已行旋又作書命爾兄弟奉母來蜀計鐙節後當可接到如能於清明後開船起行則二月底可到長沙西垣先生是否聘定是否可以偕行得渠在舟中爾兄弟尙不至廢學通鑑綱目便可就船講解冰言藥言兩書亦可熟看凡人所貴乎學問

者無他但能常常把持此心在書卷上則義理日見明徹心志自能安定雖有放僻邪侈之事無自而入蓄積既久涵養日深則德修業廣自有日進而不自覺者爾兄弟資本中人幸未沾染惡習冀自此時聞義理之訓日絕非僻之干庶期德性稍定不至流爲小人之歸但當常常操存此心樂近正人樂聞正論時體吾寬厚和平之訓庶其尙有望也自長沙至宜昌當僱麻陽船由宜昌至蜀當換膀子船巫峽灘險水急常有觸石壞船之事夏秋水漲尤難放心爾輩但能於清明後起行則四月可以到省過是卽不免風濤之虞矣由萬縣起岸到成都計程十四站每站或九十里或百里百二十里不等速明而起入晚而

善明堂文集卷十
始息途次至爲辛苦故不如舟行之逸身行本可直達省城但
爲日稍遲耳然以勞逸論則陸不如舟計費多少亦殊相等重
慶到省城九站須十日乃可到如爾時水勢尚平不如竟以身
行爲妙如走陸路則各州縣送酒席派夫馬等事決不可受吾
在此未嘗受州縣一絲之饋冀以此表率僚屬爾等當體吾意
不可稍累地方

何玉到省接基兒臘月初七來稟始知何玉於諭令護眷來蜀
之帖尙未接到而已先行起身然則爾兄弟將來起程途次竟
無熟手可倚任之人或因此遷延時日抑或另請不能得力之
人甚不放心今已逾清明節後不知是否料理起程如未就道

則須改至八月乃可不宜冒險以行致增意外之虞西垣先生
是否已聘定可以偕來爾兄弟讀書未成心無所繫則易放而
難收深慮途中盡廢詩書全無檢束故甚思請西垣先生同行
日講史鑑粗知古來成敗得失之故庶期識趣日長或不至於
放佚耳迨入蜀境恐沿途州縣官備辦供應送酒席派夫馬騷
然道路增地方百姓之累是以諳屬何玉每過一縣卽差吾手
帖向縣官回明諸凡不備不敢擾累之意已寫數語於各帖上
並蓋以印記可以取信於地方矣比來上官之貪劣者雖需求
無厭亦往往託不受之辭色或有饋送苞苴亦多深情固讓貌
爲耿介若不得已而後受之者州縣官習見此種風氣以爲推

卻不受者特上司之故套若遽卽信從或且陰拂其意故必多方逢迎必蒙賞收而後已此乃州縣不可明言之苦衷皆從前不肖之上司流毒以至此也爾兄弟或與賀眷同行卽可從重慶起岸陸行不可迂繞江津衙門又擾賀家且更耽延時日其需用轎馬已囑何玉先就重慶料理爾兄弟卽可聽其布置但託賀石翁致函前途說明不受酒席饋送自備夫馬價值兩事免致臨時紛紜萬一日暮途遠則煩地方爲豫備一安宿之所已極承厚情矣餘已囑何玉不復及

爾今歲從鏡臯先生讀書不知有進境否爾兄以四月下旬來署居此四月觀其言動較從前頗有長進心地亦知向長厚一

路我以此心爲之慰凡人家子弟但肯安靜不驚浮華忠厚不趨刻薄已覺是保家之子若更能從此講求人品學問激昂自立便是興起門祚之人不知爾兄弟終能副我期望之意否也冰言藥言已囑爾兄就省城覓買此書所言皆淺近道理易知易行但肯時時省覽時時體貼見識心地亦漸漸覺得不同有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其他如五種遺規呻吟語之類皆家中所有爾能取讀而玩索之亦自有益

凡人性質粗浮不沈靜不精細者必無好處讀書必不入理應事必不中節吾見近日所稱有才氣有學問有幹濟者多矣大都犯此二病則一無所成宜切戒之基兒今歲耽閣一年不知

歸後曾否讀書觀其圈點所看之書大小均勻此雖小事亦似有受用之人大約做事無論鉅細皆不敢存苟且草率之心此便是最好處惟讀書太少下筆太鈍要期刻苦用功始終不倦庶幾終有開擴之日近思錄宜常看大學衍義及衍義補通鑑各書時請先生逐日講解逐日熟讀庶幾明習史事心地開明要之明歲請定先生總當發憤用功深以學問淺陋爲恥專力殫思一二年後冀當有稍進耳家事本不多但有專司錢穀之人即可總其大成仍於讀書無礙要之畱心家事處置得宜亦是學問之一端陸象山先生所以有在人情事物上做工夫之語也

屢作書寄爾兄弟計陸續可到所囑覓師讀書各事不次諄諄言之計亦必悉吾意所重遵命而行惟西垣先生不審究已聘定未甚以爲念鄉村中實難得良師能教時文不落恆蹊者已是好手能教人敦品行務正學者已覺難得至於學問有淵源有家數於義理考据詞章三家之學皆能窮其源而竟其委使後生學子聽其緒論有門戶可入有階級可循不至迷於所向而不至汨沒於俗學之陋以錮其靈明墮其志趣者則固未可以望諸吾鄉之人而以爾兄弟之天資學力亦尙未足以語此是以姑就本邑之賢者聘請而教之爾兄弟果能刻志講求盡一師之所長又更一師則將來自可更擇有道德經術文章者

爲之開導而誘進之但恐志趣卑陋有一知半解便覺自足則終身無復長進日子耳培基今歲在子壽先生處講大學衍義歸家後曾否細讀培屋近日頗入理否凡人不學問任是好資質終不見有長進祇是混然與世俗之人相游處同一般見識而已吾從前年少時在鄉村聞時俗所稱文人議論心中總不謂然以爲讀書人所見所期何止於此其後往長沙住嶽麓取友亦少當意者其中傑出之士不過數人雖學尙未成而志趣識量實能超出流俗不肯與世浮沈今果皆卓然有樹立爲國家梁棟之臣可見士人總以志趣識解不落庸俗者爲可造就爾兄弟不可不自勉也

接爾等七月來稟知家中大小平善謙孫聞已學步體質壯實
培塾讀書日可十數行自知向學皆屬可喜之事並聞所聘李
少泉先生課讀專勤人甚和粹觀爾兄弟來稟文氣亦似較從
前略有進步如能由此加功或者文詞益趨於爾雅人品日歸
於平正爾輩本祇中人之資但肯有志向上則亦未可限量參
也竟以魯得之惟其資雖魯而用功切實踐履醇篤是以反非
聰明者所能及培屋來稟似乎亦肯立志期爲君子而恥爲小
人培基此次稟稱學中無他友然與其不得良朋又不如獨學
之爲愈言亦良是惟爲學總須得師友切磋庶識見日廣志趣
日堅而卒免於孤陋寡聞之誚不然則過無與規善無與勸識

趣曰陋或且蹈於愆尤而不自知卽能涇涇自守亦未免爲鄉人而已故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惟其學識人品超乎一鄉超乎一國超乎天下是以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皆樂得與爲之友至於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復尙友古人抗志前哲則其識量益宏造詣益精其蘊蓄之閎遠深博又非並世之所及矣故聖人之訓曰德不孤必有鄰先哲之言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今爾兄弟但能立志向善克己用功至所學略具規模胸中稍有蘊蓄則一鄉一邑之善士亦將樂與親近共相琢磨其學問心術亦將蒸蒸然日進於善而不自知此吾所

日夜引領望於爾輩者也其或淺量狹衷務外徇名氣質未免粗率性情稍涉浮夸則一鄉一邑之善士皆將望而去之趨而避之雖欲求與之友而不可得其所與親密者不過便辟善柔之人誕妄浮薄之士而已此吾所晝夜憂思慮爾輩不克自立百不如人至爲一鄉一邑之善士所厭氣以殞其家聲者也嗣後每值便鴻來陝爾兄弟務各將其志趣所存識解所至與讀書有何心得作文有何領悟以及獲益於師訓借資於良友者有何要切之處均隨時稟聞以憑考驗學業之長進與否而慰吾遠望焉

自入陝來數接基兒書知家中大小平安頗慰遠懷惟爾兄弟

讀書一事不知若何現已延師否深慮爾兄弟因延師未定之故遂致廢學終日悠悠無復長進久之氣躁心浮習慣成性卽再得名師講授而已放之心不能復收則終身墜落下乘更無長進日子此吾所日夜深慮者也吾以三月十四日由漢中府起身赴西安省城四月初三日接篆關中瘠苦異常殘破之地或千里斷絕人煙米糧奇貴實覺不成世界現值曹藍兩逆次第伏誅而蔡逆徘徊興安現遂勾結髮逆由湖北回竄秦疆不五六日遂已逼近省城賊眾雖三萬餘人而能戰者不過三分之一現已調集各軍期於今日親督進剿如能得手計不過半月可期了事惟省城近郊一帶新麥初登爲該逆掠割者實已

不少窮民遭此尤可慘也比歲米價翔貴到處皆然湖湘江浙固不待言四川向稱產米之區去歲收成尙好而糧價增於去年已逾兩倍以此類推蓋可想見吾鄉無多積貯計鄉里之艱食者必多比歲所收租穀幾何宜珍惜愛重時發減糶以惠吾宗族鄉黨凡近鄰親屬之乏食者不時資以升斗周卹之庶幾多延日月吾以布衣受 朝廷恩遇幸得祿俸視往年實爲豐厚豈可徒自封殖不少分餘潤以濟族黨里鄰而卹其窮乏耶凡人存心寬厚量力周卹自屬分內應爲之事初非欲以此要譽鄉黨使人感激爾兄弟但能體吾此意以分潤爲固然之事初無見惠於人之心斯爲讀書明大義識大體之佳子弟耳家

中藏粟無多自不能博施濟眾但不可不存此心量力行之歐陽公云惠雖不必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此語可作箴銘也家中光景何如尙守寒素家風不至蹈奢侈習氣否若不能自刻苦遠染貴家惡習則元氣無復培養之者其衰敗可立見矣爾兄弟諒吾苦心時自檢束更爲子孫延數世之祚吾之望也謙孫聞甚壯實旣已學步學語可教之小學中蒙養之道切勿賣弄小聰明墜入機警一路最爲要切臨當出師適尙二假歸走筆及此不盡所懷

吾屢次諭帖無非望爾兄弟發憤讀書努力學做好人不知果能體吾意以慰吾望否聞比歲邑中宦家子弟多好出入公庭

干涉詞訟意氣相競驕侈相尙聞之以爲大戚更有一種輕薄少年佻達游蕩一揮千金肥馬輕裘招搖閭里此其破敗在眼前尤堪令人愴歎不知爾兄弟聞之以爲可恥可羞邪抑竟以爲豪奢可羨而欲效之也凡後生志趣未定學業無成其心茫然蕩然無所依附無可操持靡不相率趨於邪僻之途者其始天良未能盡泯猶畏正人君子先生長者聞之逮其相習之久卽以爲固然而無所忌憚故吾欲爾輩時時讀書以古人爲鏡以先儒名言爲法程冀其維持此心粗有把持漸積日久根柢牢固知名義之可畏志節之不可壞則雖置之紛華靡麗之場而不至爲人所誘煽人品心術自日趨於正大之歸願爾兄弟

時體吾言守樸素之家風存儒雅之本色卽文藝詞章未能博
取功名要不失爲佳子弟此吾所日夜屬望於爾兄弟者戒之
慎之吾今年五十初度各屬吏一切壽禮旣堅卻之於是又相
率爲壽序屏幃均已寫就亦堅卻之惟司道所公具者勢不能
拒絕始勉受一分今爲東巖帶歸吾近來體氣總未復元兼之
地方太苦百姓太窮日日憂勞情懷鬱鬱故擬於八九月乞病
以歸以寬吾責任之重以謝吾困苦之民 聖恩幸遂俞允則
吾亦可以怡養天年逍遙林下或者竟可多延歲月不至以一
官促其壽命也

前月作書交正蒙等持歸計不日可到吾鄉自五月來雨澤何

如陝西以四月大旱二麥歉收麩每觔價至百三四十文民間多剝樹皮採草根以供朝夕無復人狀城中飢斃者極多四月末作文禱於華山遣員祭告端午前後大沛甘霖嗣是每四五日輒降雨至今兩月來雨暘時若秋糧甚好每觔五十餘文民始有更生之慶矣然京師直隸河南山東甘肅山西各省皆亢旱至今甚可慮也陝省近雖安謐而凋敝太甚錢糧多以撥充甘餉而本省應辦事件如墾荒穿渠各務皆無經費承辦平生頗懷濟民利物之志今尸大位竟不克稍展此懷無以對朝廷無以謝百姓祇自愧耳乞歸之請既不蒙俞允又不便遽爾再請口位素餐蓋平生所深恥今不幸躬蹈之每聞民間嘖

噴稱爲好官尤不覺愧悚交集甘肅得厚庵制軍率師前往當
有起色隴事不靖則吾尙無退休之望故尤祝厚帥成功之速
也爾兄弟近日讀書有進境否近思錄大學衍義讀書錄諸書
常讀否五種遺規等書當時時共取讀之但望爾兄弟學作好
人謹言慎行和平寬厚便是賢子弟不願爾輩以科第也做官
最壞人心術以官場無好樣子自非根器深厚必不能自立祇
有敗壞家風斲喪元氣耳吾做官數年雖經經自守然無以澤
吾民卽屬曠職況爾輩碌碌其能濟乎惟立志做好人卻是力
所能爲兼之通古今恂恂儒者不至如俗子之鄙陋無識卽幸
甚也

札督辦墾荒事宜鳳邠道黃

爲札飭督辦墾荒事宜以厚民生而培國脈事照得分疆畫井
實經世之良猷闢地開荒尤養民之急務關中古稱陸海倚涇
渭爲溝渠近遘回氛委精華於草莽編氓之死者億計旣鮮了
遺水利之廢近千年更成荒瘠顧蒿萊之滿目實夢寐以縈懷
比旣屢布墾荒之令而吾民卒鮮應者良由規模未定經費不
敷旣不能廣爲招徠復未能釋其疑慮細民明於較利亦深於
慮患非爲之籌計久遠明定章程則無以垂經常之規無以遂
綏輯之計且事同創始功在將來非一歲月之可成非一手足
之爲烈本部院才短術疏徒抱愛民利物之忱苦乏體 國經

野之略籌維日久軫念徒深該道學期經世志在匡時既博采古今營田良法編輯成書講習益熟所有西同鳳三府墾荒事宜應卽特委督辦以專責成凡三府所轄叛絕各地產應如何嚴經界以定賦役之則察土宜以廣種殖之利興水利以復溝渠之制設屯牧以成考課之規至於施行之次第經畫之規條宜如何酌古以準今因地以制宜均應悉心講求旁咨博訪以期歸於盡善而不徒爲一時苟且之圖立法不厭精詳亦不可稍涉苛細布令務期寬太亦不宜徒惠奸貪要在布德以惠人乃能足民而裕國其有應變通成法損益時宜者務與藩司會商詳請奏辦以盡美利而協便宜其或舉辦之際各守令憚

勞自便奉行不力亦卽會同藩司據實詳參以懲玩忽將來次第辦成繡壤相錯實爲秦民百世之利非但補苴一時之功札到該道務卽遵照就鹽法道衙門設局選派官紳酌定章程督飭各府州縣實力承辦以惠遺黎而副殷望勿違切切此札

札各府州

爲札飭訪求賢才以備採擇而資委任事照得興利除害以得人爲首務不得其人則利民之舉轉爲害民之端自古良法美意布置周詳往往未及施行早形扞格者由無人爲之佐理以達下情而適時宜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果能量材器使棄短取長則隨時隨地可以得人卽隨時隨地可以行政邇年世變紛紜英髦迭起薦達於朝廷者固已聳壑昂霄卽襄治於鄉邑者亦多揚聲振翼然飛鳴者人所共知而沈滯者尙復不少爲大吏者事務較煩分位稍隔雖汲引之倍切苦周知之甚難苟非地方有司隨時採訪加意蒐羅正恐鑽營便捷者得以

煇耀於公庭而抱負閎深者反致沈淪於幽谷安所得羣策羣
力爲當世儲有用之材爲斯民造無窮之福陝省地據奧區產
滋陸海靈秀所鍾知必有敦品植學通達世務者出於其間要
在良有司汲汲訪求具名上達以備採擇爲此札仰該府州務
須飭屬一體遵照限一月內迅將境內賢才無論仕宦顯達山
林韋布或踐履篤實或學識閎通或才具優長或智略敏贍暨
一技一能足資時用均應分別出具考語據實申詳本部院現
在札飭鳳邠道黃道督辦西同鳳三府墾荒事宜需才孔亟該
府州訪得其人卽一面詳情察核以憑派歸該局酌量任使庶
幾關輔賢才不致終歸湮沒而地方農田水利屯政役法均可

藉收集思廣益之效但不得以出入衙署交結丁胥視公事爲
利窟之徒濫舉充數致滋咎戾該府州身任地方儻使野有遺
賢民無生計是不能勉爲循良深負本部院得人爲政之至意
切切此札

勸諭涇陽諸縣士民條約

爲剴切勸諭事照得農田爲民食攸關而水利尤地方急務查龍洞渠卽古鄭白渠故址原屬涇陽三原高陵醴泉四縣農田灌溉之資比值逆徇構禍渠堤壞決遂致混混源泉潰流入涇而四縣民生之仰資於此渠者頓失利賴挹注頗微查高陵醴泉兩縣向不專恃此渠而民勤稼穡墾闢漸多民食尙足自給惟涇陽三原地旣磽瘠人事復多曠廢比遭歉歲粒食尤艱若不急修水利何以贍給遺黎前經本部院檄委涇陽黃令三原唐令勸捐經費鳩工修築冀合兩邑物力規復當日舊觀嗣聞三原富紳甚願出資襄事願以向來水程爲日過少頗懷較計

之心而涇陽士民又執舊日規額不爲通融之計本部院復檄
西安呂守親詣龍洞渠相度工程傳集各邑紳民會商酌議以
涇陽受水舊章月得二十一日七時而三原僅得二日一時兩
相比繫盈絀懸殊因擬於涇高醴三縣受水各斗日時中均勻
節縮每時扣出一刻按照志載日時積算每月約共勻出三十
六時以畀三原仍令減水各斗水老農民俟開濬後水源暢旺
之際按時加倍灌溉則時刻雖減於前獲利且增於舊其處置
甚費苦心實昭公允乃聞該士民等頗存意見多懷顧慮迄今
日久仍未興工而時迫殘臘轉盼春及實有廢時失業之慮本
部院念切民瘼深爲焦急旣傳集涇陽紳士五品銜光祿寺署

正千紳榮祖候選教諭吳紳乙東舉人徐韋佩候選州吏目姚紳履亨候選巡檢何紳光煥候選典史怡紳立誠來署開導勸諭再三尙慮該邑士民未能周悉本部院反復諄切之意因復檄飭該紳等分詣涇陽各鄉委曲勸導亦冀我士民各懷大公之心勿存私小之見於以下孚眾志上返天庥則仁厚禮讓之風尙藹然太和翔洽之意此則官斯土者之所樂聞而深相嘉許深相期望者也所有勸諭各說條列於左

一龍洞一渠旣屬涇陽三原高陵醴泉四縣公共之利若論一視同仁之道卽應將四縣水田畝數多寡通同計算以渠水盈絀按數均勻分攤乃爲平均公溥之良法今旣經昔人定有規

額載在志書自未便驟議更張惟涇陽一邑受水較多三原一
邑受水太少彼此相去懸殊不得不量爲斟酌查涇陽當日所
以得水較多之由大都亦因當時修渠經費捐派較重之故積
時累日遂成定規初亦非有弱肉強食兼取併吞之弊也今當
渠堤潰決督工修葺之始惟有勸諭三原富紳多捐經費以圖
渠功經久鞏固之規勸諭涇陽士民酌減水程俾復舊章每月
六日之額庶期裒多益寡稍存稱物平施之意至涇陽上限白
公斗之東另有錢眼成村每月自初二日起至十九日寅時四
刻止灌地二十一頃六十畝有奇此斗旣不在各斗輪流分灌
之列獨常川受水十八日之多查其地在高陵三原兩邑上游

舊志未載起自何時又不載十九日寅時以後如何封開萬一該處居民截渠上流暗施詭計則高原有分灌之虛名無受水之實際尤非公允平恕之道似應將此處鐵眼酌量更置以絕弊竇而示大公夫善莫大於同人利莫大於和眾所冀我士民共體此心偕之大道至於陰謀暗計利己損人之舉徒以啟爭端而肇禍機尤非存心積善之君子所忍出者本部院曠覽古今深察事物之變惟此種陰機詭計實爲損心害理之尤其得禍最速獲報最重尤不願我士民之萬一或出於此此尤區區私衷所爲勸諭反復不能自己者也

一本部院忝撫秦中凡涇陽三原高陵醴泉百姓均係子民自

然一體相待豈有畛域之分豈有厚於三原薄於涇陽諸邑之
理而今苦勸該士民等將渠水分潤三原實因前日水程規額
多寡太不均平之故譬如人家兄弟四五人既經析箸分爨不
數年而貧富攸殊又數年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爲父母者不
忍見其如此祇得勸令富家分多潤寡俛助其兄弟之貧者此
亦是父母公心使能深明大義垂念手足隨分撥助財產則既
以篤兄弟之愛又以承父母之歡孝友兼全一門雍穆豈非大
好然而世間每有一種不識大體之人出語爭論謂當日產業
本係均分後來奢惰者自致破敗勤儉者自致興發皆由自家
掙扎辛苦積累得來彼自不肯成家立業豈可派令兄弟出資

代填無底溝壑此言之出居然有理爲父母者雖心傷情切亦
遂無可如何然其兄弟自覺窮窘難堪或責以不念骨肉之情
或責以不遵父母之命始而怨懟終而忿疾於是而友于之愛
衰而鬩牆之禍作矣此種情形無地不有計該士民等亦所習
見熟聞其中利害是非亦自判然易見本部院自愧爲民父母
未能稍盡厥職今勸諭該士民等將水利分潤三原亦是一片
公心並無厚薄試爲設身處地使該士民等改隸三原水程過
少豈能不望涇陽分潤以此比絜而論則人心便是己心三原
之心便是涇陽之心祇要從此推出便自廓然大公共敦仁厚
之風遂成禮讓之俗此則本部院所日夕盼望於我士民者也

一福善禍淫乃天地間自然之理凡存心忠厚公平者必致福
慶居心刻薄私小者必罹禍殃此乃天道之常非同後世陰鷲
果報之說今我涇陽三原高陵醴泉之民罹徇逆之禍者十居
六七當日殷實富厚各家所有資財衣物房屋諸產約值數萬
金或數十萬金者今皆化爲灰燼蕩然無存其一家父母兄弟
妻子亦或同歸劫運靡有子遺念此情形最堪傷慘獨該士民
等兵燹之餘安然無恙此必向來存心寬厚祖宗尙有餘澤故
能保全身家保全性命此時痛定思痛急宜力敦古道共返天
庥庶期積善積福不負天地生成之德況此渠水乃天地自然
之利自應公諸同在此地之人豈可更懷自私自利之心尙執

當日憑據規額爲說試思前日富厚殷實之家所有銀錢丁口今在何處卽其僅存之田地產業有契券有憑據者今皆屬之何人尙有誰爲爭執誰爲較論可見一家獨有之產且有不能執據管業之時該士民等尙欲執當日規額爭此數時數刻之水較短競長毋乃未之思乎比類而觀亦見其無達識矣本部院所以勸諭該士民等放開眼界放開胸襟大家存點公心勿復堅執私見庶幾仰承上穹庇佑終受厚福

一秦中自遭逆徇之亂地方殘破民氣凋敝固不待言矣今夏雨澤愆期尤虞艱食幸自五月以後時霈甘霖吾民乃慰有秋之望然而涇陽三原高陵醴泉諸縣竟未得同霑霖霖入冬初

來各府州縣遍布祥雲獨涇陽三原高陵仍未得雪醴泉亦祇
得二寸有餘本部院自愧德薄政乖不克感召天和致爾數縣
生靈屢次失望慙懼滋深今惟有益加恐懼修省以期感格天
心亦願該士民等革薄崇忠共敦禮讓以返祥和之氣勿復因
細事更啟乖爭以逆天心而重吾不德夫和氣致祥乖氣致異
實出於感格之自然蓋天地者萬物之父母該士民與鄰邑黎
庶同居覆載之中如能共修六行敦孝友媯睦任卹之風則天
心爲之悅豫而祥降焉其或反是則天心爲之拂逆而殃降焉
亦如人家兄弟和樂則父母爲之愉順苟相乖忤鬪爭則將厭
而棄之此中感應之機絲毫不爽今當大劫之後戶口凋殘合

涇陽三原高陵醴泉四縣之民計之尙不及當年一縣之數宜如何共相愛憐共相保護以答天地生成之德但得天心眷顧終肯福人終肯養人嗣後夏雨冬雪及時播降卽無渠水之利亦將豐收多穀戶足家饒若天地不肯福人不肯養人夏無雨冬無雪祇藉此區區一渠之水究能灌溉幾何此本部院所以勸諭該士民型仁講讓推卹鄰之誼篤親睦之風以順天心而承帝眷者也

一秦中風俗儉嗇而愿樸馴良實爲東南各省所不逮乃今受禍之慘死亡之多反視東南諸省爲尤酷揆諸報應之常殆有不可解者逮本部院蒞任日久檢閱各州縣刑名案牘溯其起

釁之由或爲三五百錢以及一千八百些須之事乖爭鬪毆以至釀成人命者十常七八甚至一家父子兄弟伯叔期功之親爭財競產以尺布斗粟之故亦至乖逆倫理傷殘骨肉於是撫膺太息知我秦民所以遭此大厄酷於他省者端在是矣大凡風俗美惡民情良莠爲類甚多此優彼絀亦無高下懸殊之處而其間最逆天理者莫如私小刻薄之行尤爲傷教敗俗之至蓋天地所以生人生物之意一以仁厚爲歸至於刻薄寡恩私小嗜利而生機消泯無餘矣此所以東南各省雖極驕奢淫佚而獲禍尙輕獨至吾秦雖較儉樸而獲報特慘也夫此地本屬文武成康過化之區當時讓畔讓途仁厚成俗載在詩書後世

猶歌思而稱慕之何至今日而此風邈然略無存者獨商鞅氏
殘忍涼薄棄禮義而競錐刀之利政陋習厯數千年而流波相
靡迄今不變乎在上者不以教化爲亟在下者日惟鬻凌是競
推溯本原實由上失其道於吾蚩蚩之民又何怪焉本部院忝
撫此邦亟思挽回世教而自愧德薄學疏誠意不至懼終無以
感孚士民所冀各府廳州縣守丞牧令悉以化民勵俗爲心隨
時訓飭隨事開導並望在籍賢士大夫舉貢生監鄉老者民交
相勸諭務先義而後利勿徇私而廢公庶幾力挽頽風潛消厄
運仍復前日教化之懿此則本部院區區一念之忱所屬望於
我士民非獨爲渠水一事言之亦不獨爲涇陽諸縣之人言之

者也

以上各條詞意雖屬淺近然所以反復開導推明人情物理利害禍福之故實亦剴切詳盡仰該紳等卽速分赴各鄉持札勸諭並隨處邀同各鄉士紳共將札內所聞各項情事逐條解記務使家喻戶曉共悉本部院所以反復勸誡之意毋復堅持私見仍執向來水程規額更相等競延誤要工庶渠工得以趁早興修彼此踴躍奮勉以人事濟天時之窮卽來歲田畝灌溉亦可均沾實惠以期共享豐亨之樂本部院不勝盼望殷勤之至如經該紳等持札傳諭之後尙有不曉事理不諳大義之人陽奉陰違別生計較仰該紳等立卽稟商該縣黃令勒傳此項人

等飭赴省城聽候本部院親自開導面加教諭以期事在必成
功能速集其或諭之不入教之不從則是頑梗不率辜負慰勸
勸誡之意本部院亦將有以處之矣其相與共體此意以慰期
望切切此札

撫卹章程

一設局分辦 查漢南兵燹之後應辦撫卹事宜刻不容緩各地方情形不同自應因地制宜仍須提綱挈領歸一總匯之處以專責成現於漢郡設立總局總理各局事件各州縣亦應於城內各設善後公局遴委官紳各一員會同地方官體察情形熟商妥辦即將境內分爲四路另設八局就近選擇紳耆二人充當局長先將貧民丁口核實造冊彙爲兩簿一存本局以便賑施一繳總局以便察核

一分設粥廠 各屬被難地方飢民甚眾若僅在城內設廠鄉居寫遠者飢疲難行轉有道斃之憂若每市各設一廠又覺博

濟爲難惟有各就分局酌擇寬敞之處編木作欄設立進出兩門不准少壯棍徒闖入滋擾至散粥之法預定時候按照貧民冊簿先行分別男女編成字號各給一籤每十人作爲一排分男女各爲一次持籤至門驗籤放入按次給粥西出東進以免擁擠重冒等弊

一嚴察弊端 下米熬粥當以人數之多寡定米糧之加減約計一碗米可得三碗粥其粥務要不稀不稠以能插豎竹箸不倒爲度但慮夫役圖竊米糧以少報多或於下米入鍋半生未熟之時潛以石灰投入粥內其米立刻開花湯亦稠膩致令食者便發瘟證又或生熟不稠暗攙生水能令飢者食後暴病此

等弊實爲害更慘在局官紳務宜親身檢點抽鍋先嘗庶不致因救人而反至傷人也

一隨時種菜 設廠賑粥祇可權濟一時而包穀雜糧成熟總在兩月以後前飭各州縣籌辦菜種實屬便宜接濟之法茲查蘿蔔油菜各蔬隨時皆可種植計各處荒田曠土一時耕作難遍應將蘿蔔油菜先期多種以備不時之需迨至夏初水漲儘可收刈菜蔬一律栽禾旣救目前之飢又無曠廢之患

一就局籌費 查被難各地方業經分別 奏免錢糧曲加體卹該富戶等自願桑梓豈忍視死不救稍有蓄積急宜量力通融無論錢米雜糧均准繳局應用其所捐錢米仍卽按照時價

折成銀數准照捐米章程給予功牌其爲數較多者另行彙案
奏請獎敘

一捐借並行 賑卹需費甚鉅必須源源不竭各紳糧富戶好
義急公者既經量力捐輸或於認捐之外再能挪借若干襄成
義舉卽於秋後將絕產所收租穀按數給還至各場會館各鄉
各族私會但有可以挪借之處均應設法通融并俟秋收償還
其墊項最多者並予獎敘

一採訪節義 查各州縣官紳士民或勦賊陣亡或罵賊不屈
以及閭寨就焚舉家自盡者或落難婦女矢志不辱投繯全節
赴井自殉者應由各州縣分局採訪確實開列姓名事蹟報由

總局會同地方官造冊彙詳請加旌表

一安置難婦 查各地方逃難婦女所在仳離或因離家較遠舉目無親或係全家散亡孤身無靠狼狽艱難實堪矜憫應由地方官會商局內擇一僻靜處所暫爲安置日給米糧使不致於困餓俟其親屬領回或就本鄉擇嫁務期得所毋任流離如有從征士卒引誘姦拐者報請查辦

一購辦藥料 貧民飢困之久氣血鬱滯動染時疫轉瞬春夏交接其症必發局內應購買藥料配製丸散存俟醫治

一檢埋屍骨 查已死各屍填溝委壑有手足不全者有肢體分裂者該局立即雇人分路檢收上緊掩埋各就隙地建一大

塚刊刻殉難義塚石碑一切費用悉由局報銷

一給發戳記 凡清產招佃施粥捐借採訪等事均須隨辦隨報由分局報由各州縣公局轉詳漢郡總局彙案核辦每局刊發戳記一顆文報往來用昭憑信

一量派書役 局內稟報造冊等件應須書手二名聽事供役應須差役四名書手每名每日給米半升錢三十文差役給米半升錢二十文其應用鄉約地保及火夫等照書役口食支銷至紙筆油燭等費由局另備

一酌給薪水 現在軍餉支絀無款可籌而各局官紳斷難枵腹從事今議府城總局官紳二員官給薪水銀每月二十兩紳

給銀十二兩其各州縣總局除委員已給薪水外每紳月給錢四千文分局之紳月給錢三千文伙食用度一併在內該官紳等果能不避勞怨認真辦理一俟事竣之日分別從優 奏請 獎敘

一預籌公費 各州縣殉難上民婦女將來奉 旨旌表應由各局儲款以備建坊立祠至祀產各戶捐產入公亦應另建公所標列田主姓名以誌不忘並爲酌畱祀田歲奉香火毋使無主孤魂飄泊無歸亦以後地方承其惠者尙有飲水思源之意

德意志銀行

1111

營田總局酌定章程

一變通舊章以順民情案查同治二年前署撫部院張曾將西
同二府叛絕各產辦理大概情形具奏奉 旨此項地畝與其
招佃認墾不如作爲屯田可以絕徇民之覬覦兼可節省兵餉
寓兵於農如能作爲旗兵之產尤屬合宜等因欽此並經酌議
屯田養兵係爲經久之計但陝省軍務正當喫緊未暇釋械歸
農滿城弁兵日事操練逆氛未遠方冀與撫標各營同壯聲威
亦難遽令其出親耒耜應俟軍務告竣斟酌辦理當將酌擬章
程飭行在案查甘省軍務未平陝省界連要隘在在宜防存城
滿綠各營均應勤加操練以備不虞屯政斷難興舉各州縣所

報情形不一均無實效強者隨意墾種貧者觀望不前經理既少良規窮黎難期安集與其急圖贍兵存奢望於閭閻而餉需莫濟不若寬以待民使樂趨乎隴畝而餉源自充茲復檢取舊章詳加核議併將始終辦法條列分明牧民者果能實力奉行不爲莠言所惑妄行更議行之必有成效

一劃清段落以定地畝凡丈量田地先將鄰境本境有主無主地界查明由近及遠親身周歷雖偏僻荒遠之區不得徒令書役勘報按四鄉各里分別地段用官定弓步丈量今之二十五畝卽古之百畝一夫授田以二十五畝爲率其有一夫之力能種五十畝者查明實非包攬圖占准其承領丈量時仍以二十

五畝爲一段用大木籤編列字號標題某里某字第幾段每五段決一小溝將土作埂十段作一大溝將土作埂甯可寬其餘地毋庸計及分釐其田地左近有閒地可以搭蓋廬舍者毋庸另給地段若無閒地無可居住者一夫酌給一二畝丈量分段之外遇有所餘不及二十五畝者作爲餘地如有不願領種多畝只領餘地或承種之戶有願將畧連餘地一並領種者均於執照內分別註明領種餘地若干畝併領畧連餘地若干畝均一體按章輸納租糧

一授地宜循次序以杜偏枯丈量之初旣分段落授地之時卽按標題次序分別先來後到給領如有數人同日投結認墾卽

按人數分出地段掣籤不得任其揀擇攙越以昭公允而免紛爭

一招墾宜清來歷無論土著客民報明姓氏年貫取具甘保各結俱准承領係土著取具親族保結係客民取具同鄉鋪商保結如隔邑隔省起有印票查無詭託情弊准其一體給予執照按地段次序授田若勾結多人妄圖自立村寨不與本鄉聯絡恐貽土客不安之弊著不准行

一編保甲以資稽查遠近之民雜處其間良莠不能盡悉保甲之法不惟稽查便易而且情誼相聯今於授地之初既以五家十家分段卽就五家十家擇長各稽其散戶而統於里長凡里

長不必定以百戶只按其里分之大小如一里僅三四十戶或六七十戶均設里長一人若百戶之外酌人民多寡設長二三人其近鎮集戶口繁多之地分東西南北各設一長凡設長俱係新招之戶卽於新戶內選擇若係新舊錯雜仍按煙戶擇立只選公正不分新舊一體編立以聯同溝共井之情里長約束十長十長約束五長每歲交租納糧里長按期催齊報明地方官同日交納一里之中如有勾結匪徒拖欠租糧等事惟里長是問里長有苛索平民把持地方等事准同里開列實跡報官究治另行擇立凡里長半係官人有緝匪催糧之責應於授地之外酌給地畝以獎其勞所管百戶酌給六畝不及百戶酌給

三畝一體納糧

一給執照以昭信守現由總局頒發連三執照一給認種之戶
一存該州縣衙門立案一繳還總局備查照內填寫姓名編號
以次給發不准積壓致有高下其手之弊

一設分局以專責成各州縣選擇公正明白紳耆二三人戶工
書吏各一人書手一二人設立分局將丈量地段項畝數目暨
頒發執照等事各設印簿逐日登記明晰隨時稽考每月以某
幾日收結當即查明於次日發給執照先行出示毋使遠近之
民守候無期書吏紙筆之費酌定每畝令認種之民出錢三十
文此外不許索取分文其設局經費官爲墊辦俟於田地交納

本租之內按畝提出二升以清公用墊款不得於租外別立名目向百姓索取至招種齊全卽行撤局官紳辦理妥實著有成效查無別項私弊准其呈明由總局核其勞績多寡詳請獎勵其有劣紳奸民勾通地保書役私相授受刁難苛索甚或把持地方阻撓局事以致田地久荒糧餉無著卽照棍頭把持例懲辦地方官申報不實或借端漁利一經發覺亦由總局詳請查辦

一定限制以息爭端查前定章程漢狗雜處之地互相典當暨與鋪戶交易抵押之地令各州縣勘明另造清冊漢當狗業者如果文約中證可憑准其暫行耕種俟軍務完竣再行估核賣

價卽由當主找足交官田歸管業無力找價卽由官核給原當
價值田產入官其猶當漢業如漢民存有老契准其繳價贖回
無力繳贖暫行發佃承種如無老契卽將田產入官不准贖取
等語今詳加復核應將良猶與漢民至今相安無事者其地田
房屋互相典當毋庸查辦外分別實係叛產絕產斟酌辦理凡
屬絕產如漢當漢業而原主或絕或逃漢佃漢業佃存而原主
未歸或原主僅存婦孺有契據而不能指認佃戶能指認而無
契據又有花名冊籍無稽其人久居鄉井知其鄰里親族無人
託言契據遺失妄指田地冒爲己業或冒認姻親並無確據或
原主希圖省事俟他人開種後始報復業又或本係遠鄉隔邑

之人探知該鄉蹂躪之後遠近人煙斷絕相與成羣結黨冒稱
係該鄉失業之民冒指田地互相保結種種弊混不勝枚舉均
應立定限制以昭平允如漢當漢業其原主親丁已絕准其找
價管業儻有同族在服制內者情願繳出當價取具親族切結
亦准其管業當主不得與爭其原主逃而未歸者另行記載准
其暫行耕種俟扣滿三年原主不返無同族服制以內親丁取
贖准其繳價管業若只係同姓併非宗族以及異姓之姻親均
不准其繳價管業其僅存婦孩有契據而不能指認者照契內
所註地段畝數訪查確實准其領回招佃若契紙證據俱無鄉
保鄰佑已絕僅存婦孺逃歸確能指認地界另行記載准其招

佃耕種不准價賣俟三年後實無別故准其管業以上各項情
由不一而其應交租糧均應按章輸納以杜借故取巧之弊至
原主於三年限內歸來契據人證確切查係上下兩忙未經播
種以前到者准其接收管業播種以後到者俟收穫後始准接
收仍給承種者開墾之資如蓋有廬舍均憑中估價給還不得
借口指交承種者官爲按照上中下則另行核給地畝更換執
照亦不得以遠近肥磽挑難其原主或因無資給還情願另給
地畝耕種取具兩造甘結將契紙呈官批明蓋印毋庸另給執
照若三年內原主歸來確有契據領還原業承種者已費開墾
廬舍之資而該州縣境內叛絕各產均經招墾有人此外更無

閒地可給應令兩造憑中估價或原主補還費用承種者作爲佃戶交租或承種者有力價買原主情願收價另置俱聽其便凡遠鄉隔邑之人無契據人證可憑妄指某地爲本業雖互具保結不足憑信只准照招墾之民一律辦理凡荒閒地畝旣經分段丈量其閒或一段數主或數段一主無從查考原主限內歸來其地尙無人種查係確有證據應准其取具切結領還若已有人承種其畝數業經劃分不得因一人紊亂定章應查原主契據畝數與承種者相當仍照播種未播種辦理其畝數少者另行給地多者先將無人承種者給還餘仍另行給地補足不致割裂紛更至有主之地界於叛產絕產之閒丈量之時串

通鄉保吏胥隱匿侵占無論遠年近月一經發覺地畝歸官追繳歷年應輸租糧照例一體科罪以上專指絕產而言至於實係叛產例應歸官毋庸再議房屋地基以契據爲憑無契據而有鄉保鄰佑可證俱准收還如有隱占當賣及冒認已業起蓋鋪屋或將曠閒地基平作地畝均另行記載儻被原主或旁人舉發將所蓋房屋不准折還仍治以欺隱之罪餘皆照前辦理其栽種果木之沙地照現在同州府辦法變通折銀每畝查照糧銀加倍征收如糧銀五分租銀以一錢爲率按畝給予執照願爲己業者令其按畝輸納十年俱准其永遠管業
一定租糧以資軍食招墾地畝所以綏輯遺黎亦借以資軍食

查從前比照嘉慶十三年興安辦理章程水旱田地分上中下三等起租卹舍莊基有搭蓋房屋棚廠居住者照上地起課正項錢糧另行按照輸納等語年來各州縣稟報未能畫一雖係情形不同其間任聽鄉保吏胥蒙蔽漫不經心以至荒地甚多其未荒者多係豪強佔占流亡者仍無所依上官勤求安撫之意未能下通下民亟謀休養之情未能上達或亦規模未備致多參差今無論絕產叛產皆屬官地其酌征租糧以濟民艱而資國用自與尋常額征正糧不同查戶部例水田旱田起科有六年十年之別由官招墾以田歸佃次年起科又雍正六年諭旨小民甫經安插公私兼顧爲難著寬限二年起科等語

陝省軍興以來倉廩無餘軍食不足非曩時充裕可比茲分別
水田旱田寬立年限酌定租糧係水田初年免其交租只納正
糧次年每畝上則輸租二斗中則一斗五升下則一斗三四等
年每畝上則輸租二斗五升中則二斗下則一斗五升五六等
年每畝上則輸租三斗五升中則二斗五升下則二斗正糧均
照定例輸納六年以後合計遞年所輸之租上則每畝補足五
石中則補足四石下則補足三石准其作爲己業換給契紙永
遠管業其或不能補足每歲仍照五六年定章輸納俟交足石
數正糧無虧仍許換給契紙准其永遠管業係旱田初年租糧
俱免次年上則輸租一斗中則七升下則五升三四等年每畝

上則輸租一斗三升中則一斗下則七升五六等年每畝上則
輸租二斗中則一斗五升下則一斗正糧均照定例輸納六年
以後合計所輸之租上則補足三石中則補足二石下則補足
一石五斗准其作爲己業換給契紙永遠管業不能補足照水
田不能補足辦理北路山多地寒歲收較薄其上地照中則輸
租中下地均照下則輸租正糧仍照例征收以示區別如種至
三年願將四五六等年每畝應交之租補足石數亦准換給契
紙永遠管業凡認種未及年限不願種者准其報明頂給他人
仍取具里保各結換給執照頂種之戶其應交租糧仍按畝核
計准其按年接算不必另起年限村鎮房屋地基有起蓋鋪店

房屋者按所占地每畝每年輸租二斗均於五八月交納不准
遲延仍照六年爲限其願作爲己業者每畝補足三石換給契
紙永遠管業倘有奸豪將無主房基搭蓋棚舍或用磚瓦圍砌
或撒種各種糧食冀圖無主承認冒爲己業此等詭混最多尤
應實力清查隨時究辦

一勸殷實以廣招徠地方富紳良賈樂善好施之士有願捐助
牛種搭蓋棚舍捐資招墾出借口糧籽種薄取利息或並不取
息等情皆屬勇於爲善地方官查無市利盤剝私情卽將其捐
助若干開具姓名年歲有無功名報局詳請酌量優獎
一明定限以免參差凡交納租糧照舊例俱用京斗春糧自五

月初起截至五月底止秋糧自八月初起截至八月底止里長率領佃戶裝運赴常平倉交納咸長兩縣令赴廣備倉交納隨到隨收嚴禁倉書戶吏羈延浮收等弊該管官不得於先期私行支收散戶逾限不交或交納不清嚴催里長不得仍其拖延每歲征收租糧照常申報以憑查核業主復業定以三年應自該地方被擾之日起扣算招種之民定以六年交納租糧應自給發執照之日起扣算各州縣辦理招墾應自奉到此次新章起至同治五年三月止趕緊設法招齊毋得仍前延玩每月初十以內將上月招種某處田地若干開報總局稽查其辦理妥速或草率了事或藉故拖延屆期總局開單詳請分別勸懲

一截定章程以防紊亂查未定新章以前各州縣招墾丈量既非親歷頃畝未必劃清認種之民多寡聽其選擇其認爲己業者既未深究其由來只圖目前之征收舉凡隱冒侵欺中飽等弊置而不問此時遽難概令更張應截定新章之前已經承種有人者趕緊清丈分出地段先行造具清冊註明某鄉某人於何年月日認種水旱田地若干畝有無搭蓋鋪店房屋占地若干畝申報總局酌示遵行如已奉新章故意稽延冀將未經墾種地畝混入已經承種之內乘便營私一經委查確實由總局據實詳究

養 誣

集 晦

堂

光緒丁丑仲春

思賢講舍校槧

養晦堂詩集目錄

卷一

讀虞書

女蘿

麓山題壁

寇警

九月筠仙昆仲展墓湘潭余亦偕往夜宿劉氏草堂

送陳生

口占送曾滌生之瀏陽

朱張渡送郭筠仙之湘陰別後追賦

題蘇雲湖小影

東郭筠仙

題林伯濤相思頭白圖筆子

長沙夜雨悶甚寄懷曾滌生郭筠仙

口占贈別雲谷道人

題馮此山蒼茫獨立圖

自題畫筵芙蓉

柬吳樓臺

雜詩

苦旱

夏月得腹疾禁食終日逮夜稍愈而客中無可覓食者腹
中磅礴若戰鬪然戲做東坡體作長句

寄曾滌生侍講兼柬郭筠仙孝廉

題壽星圖祝外舅王翁六十初度

漫興

贈羅仲嶽

寄懷曾滌生侍郎

呈朱石翹邑宰

自義甯引軍援鄂朝負鍋帳以行暮則築壘以宿戲成四

韻柬羅山方伯

陶靖節故里

次韻和曾滌生侍郎會合詩呈郭筠仙編修兼柬羅研生

別駕

贈李次青司馬用吳子序編修韻

克復崇陽通城後率師進搗蒲圻駐營鐵山胡詠芝中丞

枉駕見過漫呈一律

送曾滌生侍郎視師浙東

戲贈秦中張子靜

懷陳懿叔

壬戌正月履四川藩司任示賀客

贈李西漚宮贊

鄉思

酬西漚先生

軍書行

有歎

與陳懿叔談舊游衡山雨花寺山水之勝並柬郭筠仙中

丞

將赴秦西漚貽詩送別以文翁武侯相方甚愧其意次韻

和答

次韻和黃子壽編修鄧伯昭學博寄示成都賞荷見懷之

作時在盤屋軍營

長安樊侯廟

弔楚漢戰處

九峻山

和人廢苑落花之作

同治乙丑四月二十三日爲予五十初度之辰振觸平生

感而有賦率成七言近體八章

蒼鷹詞諷鄧都也

卸撫篆五日仍起視事示賀客

思歸引

長安秋夕不寐

秋宵獨坐望月

八月初一夜醉後成寐覺而有述

林穎叔方伯見和秋夕紀夢諸作筆勢奇崛類山谷因憶

少時好作此種語今不復能爾也戲賦長句調之

梁羲初侍御乞養歸里得古畫采芝圖屬題將以壽其親

圖頗漫滅不可識姑如其意應之

乞病得請後畱別秦中僚友

還山篇奉寄曾滌生相國

夜讀黃石齋先生廣洗心詩戲倣其體爲詩八首亦不襲

其怪幻之迹也

將別西安漫吟一律

二月初十發西安途次感賦四首

藍田道中書所見

出關

漢川夜泊

舟次襄陽值上巳偕張實君朱鐵橋唐鄂生同游峴山徘徊竟日因賦詩以弔羊叔子用發其微志云

前詩成後夜夢叔子來謝款語良久輒賦三十四韻紀其事

次韻和答唐鄂生太守游峴山見贈之作

左季高制府率師西征忽貽書以篆法相誇並錄寄其題
完白山人日觀峯圖詩輒次原韻和答

游君山

巴陵舟次

張畱侯

諸葛忠武侯

漁舟春泛圖

到長沙寓趙氏園林

眺望

宋詩集卷之五
五
悲灞橋

登長沙城樓

羅研生舍人蒐輯湖湘耆碩遺文凡百餘卷曰湖南文徵
夢中題其卷首醒後記一句云天教後死與斯文因足
成兩律贈之

得呂曼叔觀察書言秦中回捻交熾人民死者億計向所
招徠墾荒之客戶被殺尤慘爲之愴惻累日

九月還山

接見里中故老有作

漫興

遣懷

遂初園落成

雜興

游仙

廣遣興詩十四首隨意所至歌以永之亦時雜以荒幻俚俗之語不悉軌於雅正也

遂初園既成復作玩易閣繹禮堂迎薰館修篁寮天游臺以侈其勝因乞何子貞編修爲作榜書輒賦二律代柬

夜登天游臺

寄曾劼剛金陵

示客

書感

卷二

寄懷京畿故人

登龍山

范鐸峯

閒意

蓬廬

山居感興

幽棲

紀興

遣懷

寓歎

北望

初春聞雁

苦雨書感

連夕風雨大作有賦

久雨初霽登天游臺

送黃子壽編修赴都

題彭曉杭觀察遺詩冊

陳希夷酣睡圖

詠懷衡湘古蹟

鐙下吟

題繹禮堂壁

書堂題壁

題遂初園

廢籠中得舊橐數卷聚而燔之

夜夢率師出塞意氣甚偉豈壯心固未減邪

客有談秦蜀往事者戲示以詩

登梓木嶺絕頂

秋游雙泉山逮暮而歸

連夕煩不成寐引觴強醉彌復醒然耳際嗚嗚如諧絲竹
倏作巨響若巖崩石裂而鷄鳴欲曙矣戲紀以詩

深秋

夜雨滴漑不止感念故交強半凋謝愴然成詠

題師古齋壁

雪後尋梅不遇悵然有賦

梅花詩如林君復雪後水邊一聯可謂工妙惜乎前後太
率予爲易之

臘夜書懷

題潛樓壁

寄懷吳南屏學博王子壽比部

贈隱者

睡起

初春出游

讀陶隱居傳

閒遊

玩易閣小坐

春日述懷

春望

夜坐書懷

園花爲風雨摧落感賦長句

山行遇雨意倦而歸

題玩易閣壁

修篁寮

夏夜遊歸

山居漫興

睡起題書齋壁

晚登天游臺

修篁寮夜坐

書事

狂瀾

紀事

得子壽都中書卻寄

書感

鮫宮

感事

山村

聞游僧極談閬苑之勝

題定南山寺

晚眺

連夕月色甚佳忽然陰雨

九日登天游臺

初冬出遊荆紫九峯諸勝兩旬而返

喜溫旬侯邑宰見過

殘冬聞雁書感

養晦書堂題壁

聞鶯

晨步小園景物絕勝

卷之三
詩集目錄
一
海棠忽謝詩以悼之

山居

雪中梅花盛放有懷子壽

春望

草閣

黃子壽自都門歸喜晤二首

泛舟

月下獨酌

遺俗

書懷

寄懷子壽

九日獨酌

感懷

述懷

哭曾滌生太傅十二首

曾太傅輓歌百首

題天游臺

題侶鷗亭

癸酉正月十六日天色乍霽喜而有賦

送王湛園邑宰

雜興

養晦堂詩集卷一

湘鄉劉蓉霞仙著

讀虞書

端居誦典墳穆然懷令緒運會際中天風雲感龍虎益贊到土
階臯颺託肱股如聞吁咈聲神契或眉舞我欲往從之厥風嗟
已古汗隆時則然庶將履前武甯知千載下心傳但陳腐鳴鳥
寂不聞驩虞吁小補我意愴何從攬衣懷高舉願此中林鴻噉
噉方待哺饑溺豈吾因痛癢若相語行矣意踟躕搔首聊延伫
吾非斯人徒舍此復誰與不用歌考槃平生陋巢許

女蘿

巖巖千丈松槎柯挺江表鬱鬱附生蘿託根在高杪弱幹互纏
綿柔絲自環抱自謂託身榮濯濯矜文藻一旦斧斤加攀條折
彼篠委棄大道旁生趣日以槁置身豈不高寄生良可怙感此
長太息吁嗟爾小草

麓山題壁

芙蓉頂上踏歌行百丈飛泉答嘯聲萬里征鴻留爪蹟千秋過
客贖詩名友人吳樛臺徐六椒錢雨蒼有題壁句今雨蒼化去二子亦星散矣煙花住我春三月
山鳥呼人夜五更射策請纓成底事山中猿鶴是蒼生

寇警

馬牛放後諱談兵朝野年年說治平一鼠跳梁秋塞外萬軍聯

陣定王城帳前日沒旌旗影月下風傳鼓角聲趙女琵琶秦女
瑟將軍今夜宴邊營

軍書夜半走邊城羽檄飛傳細柳營萬里朝廷要賞格一時兵
校盡功名當途自解談風度小醜偏能累太平惆悵新豐沽酒
伴窮途何處請長纓

九月筠仙昆仲展墓湘潭余亦偕往夜宿劉氏草堂

塞鴻野鶴飛無定又逐鸞皇到嘯臺此地儘畱名士讌一樽聊
對草堂開謝公亭畔看誰過董相墳邊記我來明日扁舟湘上
雨江南愁絕賀方回

送陳生

宛邱之子雙青瞳對我擊筑歌大風一劍橫腰來塞北千錢沽
酒醉新豐儘輸肝膽酬知己漫擲頭顱贈巨公我愧窮年銷翰
墨爲君援筆賦從戎

口占送曾滌生之瀏陽

黑風捲地來愁雲劈不開之子一舟去江潮盡日回天涯爭咫尺
羈客正裘裊珍重故人意臨歧飲此杯

朱張渡送郭筠仙之湘陰別後追賦

渡頭春漲碧於油渡口聞鷗去復畱我來揮淚送行舟
淚盈盈水不秋把酒問君重來夕君指關山秋月白秋月重圓又復
缺天邊盼斷飛鴻翮獨上愁臺三弄笛一聲飛入暮雲碧

題蘇雲湖小影

閱歷滄桑幾劫塵
鬢眉猶賸六朝春
不須畫向麒麟閣
江上煙花要主人

柬郭筠仙

壁下紛紛集鼓旗
斷鱗殘甲尙紛披
三千客內推毛遂
十萬人
家說項斯世外昂
藏餘我在局中黑白
有人知酒酣鐙爛
雄談劇望爾澄清攬轡時

題林伯濤相思頭白圖箑子

南樓庾亮笑婆娑
白首知交柰老何
十載相思償未了
鬢毛消得苦心多

天涯鴻爪各西東
幾載離愁誤乃公
我亦悵懷舊司馬
不堪搔首問秋風

長沙夜雨悶甚寄懷曾滌生郭筠仙

半夜西風捲敗荷
定王臺畔雨聲多
無邊別憾驚秋早
縱得重逢柰老何
短笛催殘江上夢
一樽潦倒渭城歌
茫茫身世吾何似
要把青衫換釣蓑

口占贈別雲谷道人

煙霞雙屐出蓬萊
拄杖長吟歸去來
料到仙鄉春信早
桃花千樹倚雲栽

題馮此山蒼茫獨立圖

說劍談兵負此身天涯何處著斯人大千世外勞車馬十萬年
來感劫塵劍閣曉風愁阮籍桃源春色誤劉晨浮生我亦窮途
客抗手崑崙結比鄰

自題畫筆芙蓉

十年窮壤埋頭角一紙寒花隱姓名莫把榮枯問當世眼前原
是過來身

東吳樓臺

談兵縱酒愧吳蒙萬卷圖書誤乃公樓上元龍空意氣市中屠
狗是英雄種桃道士狂猶昔射虎將軍老更窮二十一年孤客
淚痛隨熱血灑秋風

雜詩

黃鐘懸太廟古器重希聲奏之虞帝廷其聲舒以清累世珍繁
響虛懸重其名雅樂久不作寂寂秋塵生廢棄勿復道瓦釜方
雷鳴

苦旱

六月火雲橫如舟大風驅之雲不流祝融鬱儀兩小兒作勢苦
與生民仇湖中赤地八百里海底懶龍呼不起飛蝗飽啖南畝
禾飢鼠坐耗太倉米南陽太守真臥龍綸巾羽扇諸葛風斯民
自苦吾自樂高枕自託羲黃農野老呼號鬪官鼓有耳如充目
如瞽闕下方陳康樂書案頭自繪桑麻譜屬僚舉酒慶年豐頽

然醉倒玉顏紅，烈焰當空酒氣逼。昂頭一吐爲長虹。

夏月得腹疾，禁食終日。逮夜稍愈，而客中無可覓食者。腹

中磅礴若戰鬪，然戲倣東坡體作長句。

邊生便便五經籠，小范甲兵森滿腹。二子胸中各有奇，故應輪
囷大如斛。我生碌碌九尺軀，一飽曹交惟食粟。從來此腹負將
軍，此夕膨脝竟何物。旣無撐腸萬卷書，豈有盤胸三千鏃。一朝
崛起勢縱橫，九曲迴腸轉轡輓。頗似羝羊踏菜園，又如老蛟搏
空谷。將軍百戰未肯休，旗鼓紛紛豎刀槩。此腹看作小戰場，鐵
騎鱗鱗日馳逐。嗟余消瘦擬東陽，復誰堪此兩蠻觸。要當吸盡
西江流，一洗胸中幾喬嶽。任教飽死笑侏儒，且免飢腸撓方朔。

不須別議和戎策明朝一飽萬事足

寄曾滌生侍講兼柬郭筠仙孝廉

灼灼春花明皜皜秋霜潔人生誰百年忍此長途別一別五載
餘尙能幾良覲萬里一相思長風起天末孤鐙亘長夜夢想見
顏色螢火抱微明熒熒終不滅君侯金閨彥磊落干夫傑矯然
天麒麟騰蹕不可繼郭子詞壇雄清言蜚玉屑吸古得精華尋
甘且饗養二君命世英而我獨頑劣探懷出肺肝相視成莫逆
重以松竹盟合作金蘭契手足自相依甯論膠與漆天道有虧
盈人事多蹉跌浮萍遇楊花聚散不可必

題壽星圖祝外舅王翁六十初度

化工淑氣鍾黃耆天上歲星炯如斗一墜塵寰不計年何時逃
入丹青手丹青狀貌難狀神誰能縱筆追星辰此翁矍鑠閃光
怪香山路下皆兒孫桂林老叟眼如電酒酣搖筆掣飛練南極
仙翁生面開長庚老子鬢眉現一笑春風展畫圖煙霞隊裏得
吾徒我昔從渠乞此本要將傳作壽人符王翁生長瑯琊族福
地奇書口曾讀一生種壽不須泉飲酒食肉自成佛生平清德
畏人知養晦韜光心自奇居山自愛愚公愚抱膝聊呼癡叔癡
祇今鬢髮如山綠甲子重周三百六槐花庭北壽筵開寶樹瓊
花森滿目賤子慙無洗馬才竟忝兔絲附喬木通門齊進九霞
觴我亦臨軒獻秋曝泰山巖巖挺天立丈人峯底叢頑石石旁

新產九節芝採獻仙廚供朝夕攝衣升堂拜稽首披圖起舞爲
公壽願公長似畫中人天上人間同不朽王翁大笑殊不知子
詩壽我得其偏我生別有延年訣碧玉壺中懸日月舉杯一醉
足千年不用乞漿叩丹闕養頭一住六十秋山中日日營糟邱
翹生風味了無休醉鄉自樂安用侯我聞此語心焉慙驚幅瓊
箋未足重會須刪卻南山詩更上劉伶酒德頌

漫興

丈夫志四方橐筆走萬里豈必覓侯封投荒亦可喜飽餐塞外
風敝棄天下屣俯仰乾坤內浩浩身寄此習坎維心亨著易明
艮止鴻飛自冥冥弋人空遺矢

贈

木雞修

丙得林

火豫章

寄

憶昔識

流志義動君子庸庸萬輩中傑立已如此

明歲鹿鳴秋捷足先羣輩歸來訪舊遊邂逅成嘉會顧茲斗室
中志有千秋在一語契深心落落風塵外

徵車促行旆歡會能幾時去矣燕臺客遲之孝肅祠深懷盡一
夕宛轉鬱千思遙遙宇宙內此意尙誰知

漣濱一揮手鴻飛遺遠音三年去不返懷之湘水深緘詞寫幽
怨子夜起清吟一讀再三歎悠悠千里心

酉年會長沙懽懷及春盛郭君復鼎來心期得雙瑩萬古此良
時千金疇一詠此樂復何年盛事難爲更

君泛瀏陽棹我下麓山帷日月轉雙輪各自東西馳寒風畱一

宿濁酒勸千卮明日長安道離懷當告誰

一會不流連一別長延企憾無拚飛翼相送不踰咫何來兩腋
風搖足已千里焉知夢魂中神速乃如是

挾策謁廟堂陳言動朝亡錦旋及冬寒卿雲快先睹花時款我
荆春風陪笑語野鶴逐閒雲遙天共容與

顯晦各時會出處以茲分一依北闕日一臥南山雲關河阻迢
遞但有夢來魂嗟哉十一載每飯不忘君

浮雲任卷舒衡門足歌嘯澄懷契道真精心窺聖奧此旨妙難
宣抱曲懷同調延頸企長風萬里何由到

四海日論交得新不如故郭君昨假旋把臂懷前度攜我祝融

巔穿雲躡輕履天際指蒼煙是君孤吟處

南國有佳人云居漢陽硤秀出邁吾宗言下陳蕃榻豈期蘭蕙
花轉盼愁蕭颯日暮東南望悲思彌六合

往者不可見存者天一方感此南北極終古永相望吾生復幾
時羸質非金相君看蒲柳姿零落先秋霜

我分榮阿老屈蠖不求伸君方志四海歸田終無因流光驅過
客百歲知誰存願言勤書柬慰此平生親

呈朱石翹邑宰

環湘三百里比戶如列眉庶矣復何加瞽瞍病寒飢矧復際歉
荒十室九仞儻鳩形已骨立猶或吮其脂坐見蚩蚩氓徧體皆

瘡痍我侯捧檄來歎息含酸悽取彼湯火餘濯之清冷池仁風
嘘枯槁義氣肅臯鴟有如重陰後撥霧覩朝曦又如大旱餘油
油生雲霓萬戶溢歡聲更生今可期猶慮舍之去攀轅矢誠祈
嬰兒投慈母牽裾何依依此意所由得悠悠或未知惟懷仁義
心中暢四支信知王道易相應如壘篋方今吏治敝民力東
南疲安得揚清風一一甦殘黎岷興在經正此語良不欺載筆
起遐思桐鄉有遺徽

自義甯引軍援鄂朝負鍋帳以行暮則築壘以宿戲成四

韻東羅山方伯

野宿聯雲集暮鴉朝行逐隊引長蛇營巢旅燕頻年客負殼蝸

牛到處家明月半鈎森畫戟秋風萬里入悲笳何當一鼓幽燕
氣縛取天驕祀莫邪

陶靖節故里

并序

咸豐乙卯秋仲軍事稍暇與羅羅山方伯李迪庵觀察
同游廬山尋李白讀書臺遺址不可得還過柴桑訪淵
明故里野人指詣一處斷碣仆地字漫滅不可識惟聞
流水潺潺響若操琴相與悵然久之

旌旗拂地馬蹏輕醉帽聯翩訪舊英廬阜秋風尋太白柴桑樽
酒弔淵明無絃琴自諧宮徵沒字碑誰識姓名三徑荒涼松菊
改殘蟬衰柳伴淒清

次韻和曾滌生侍郎會合詩呈郭筠仙編修兼柬羅研生

別駕

騏驥嘶長風，驤首志千里。良懷籥雲心，不作蛙井喜。達人冒天
下，棄取如脫屣。小智窘一隅，輒矜道在此。徬徨壁上觀，侈口談
不止。競傳市虎謠，或彎弋鳳矢。攘臂較得失，擾擾徒爲耳。滔滔
江漢流，頻年鬪蛇豕。濁水激鯨波，無由睹清泚。髯公吾黨雄，奮
起雙髯紫。傳檄走江淮，劍戟森腕底。從來文字神，可砭羣愚死。
况加斬馘功，凜凜扶人紀。義聲所激揚，烈士髮猶指。建瓴方東
下，便可樓船擬。潯城鬼火熒，夜半逼孤壘。鶴首墜江心，明珠誤
一抵。空峩諸葛巾，誰納圯下履。仰天一大笑，萬事東流水。寥廓

翔鸞皇幸脫鷹隼觜故人千里來宛轉相依倚苦語雜譏嘲中
夜掀髯起及茲尙不樂而公眞腐矣獨惜國步艱觸目皆瘡痍
願播方寸春蔭此化儻子宅心判仁暴乃用決殃祉百挫志彌
貞一奮氣已侈要收汗馬功請自茲心始劉季多大言或爲俗
所鄙諸君自不寤不疚吾何恥紛紛蠻觸爭何足掛脣齒吾道
未終窮河清或可俟和詩抵臆公聊用投旅齒

贈李次青司馬用吳子序編修韻

文壇縱筆子能豪又擁貔貅護節旄倚馬萬言看滾滾征鞍千
里歎勞勞謀探虎穴心偏壯身託龍門價便高軍律尙師程不
識休憑家法試戎韜

當年臺榭總邱墟，今古茫茫一概予。
吳楚山河殘照外，英賢姓字斷碑餘。
時同游廬山開先寺讀王陽明紀功碑
故鄉戎馬無消息，大壑雲龍待展舒。
贏得鬢眉畫麟閣，書生擇術未全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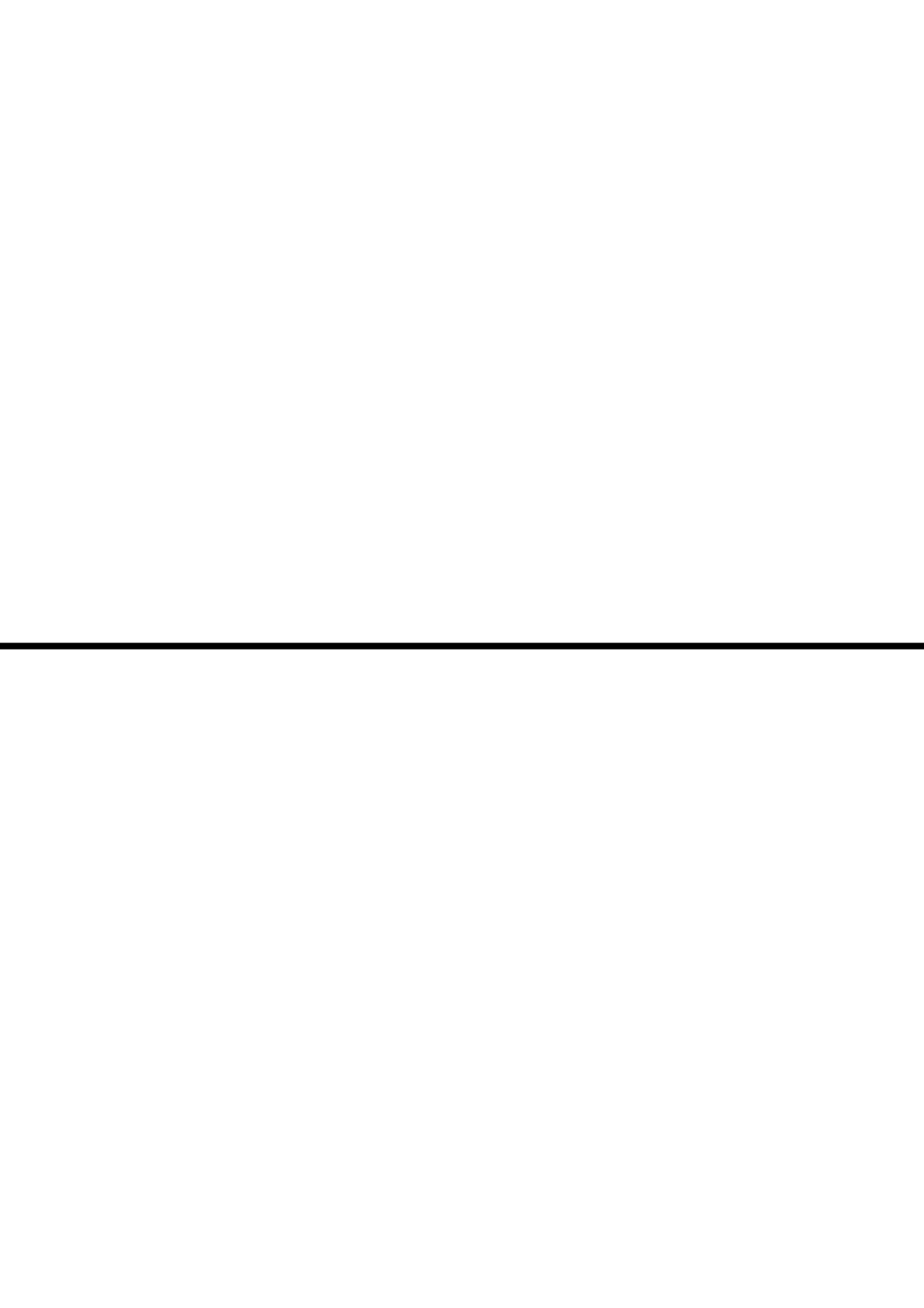
克復崇陽通城後，率師進搗蒲圻，駐營鐵山，胡詠芝中丞

枉駕見過，漫呈一律。

白羽一揮下兩城，又鞭怒馬踏秋雲。
羊腸九折崎嶇路，蝸角雙張左右軍。
便得楚弓何預我，恥令越甲忽鳴君。
明朝掃盡狐貍窟，書劍翩然返故枌。

送曾滌生侍郎視師浙東

纔解征鞍又促裝，還家三月已皇皇。
丈夫許國情何切，聖主



壬戌正月履四川藩司任示賀客

前旌忽引碧油幢
廡舍新鄰蜀故宮
我似幕中巢旅燕
人從天際望飛鴻
君魚雖處膏脂地
師德甯爲田舍翁
他日歸帆湘浦月
好畱清夢到巴東

贈李西漚宮贊

清名久與蜀山蒼
六十年前姓氏香
身閱五朝周柱史
巋然一老魯
靈光文章海內推
山斗風采人間見
鳳皇 詔下九重方

側席未容貞白臥
華陽

時有詔召西漚赴都

中朝夙望重圭璋
憂國心情老未忘
幾日春風陪杖履
百年人事話滄桑
後游喜接陶元亮
前輩誰如盛孝章
我願官閒時載

酒子雲宅第近東牆

鄉思

蜀棧迢迢鄉路賒
一官匏繫隔天涯
瀟湘夜雨三更夢
桃李春風二月花
有弟並歌朝露薤
何年歸種故園瓜
松楸兩畔孤兒淚
灑向寥天咽暮笳

酬西澗先生

海內何人與雁行
漢家大耄數張蒼
徵書早擬虛前席
國老真宜養上庠
古調獨傳巴子國
諸生半出鄭公鄉
錦江無限新桃李
種向春風滿院香

西澗主錦江講席近二十年蜀中名流能文章擢科第者無不出其門下

軍書行

并序

壬戌八月賊帥李泳和由八角寨竄踞犍爲所屬之龍
究場楚軍潛長濠圍之累月未克駱顓門宮保慮其復
竄而西也檄予親往視師閏八月十六日發成都二十
一日至軍又四日克之縛逆渠俘其黨僞統領以下五
千餘人皆聚殲焉四年巨患一朝消弭蓋將士血戰之
力而予適逢其會未可攘以爲功也九月朔日還師宿
犍爲寓館輒作長句呈同僚諸君子兼柬友人陳懿叔

沈吟樵

軍書夜走錦城關輕舸朝向犍陽發案牘埋頭苦未了忽如鷹
隼脫羈紲凌雲臺下繫扁舟更踏山巖訪禪窟當年臺榭已荒

卷之三十一
三

榛坡老風流久消歇丹鳳山頭使節來萬幕歡騰慰飢渴健兒
百戰未覺疲英姿顧盼生雄傑賊騎夜突陣雲亂一夫當隘神
不懾將軍斷腕髮猶指壯士折肱背更裂長濠十圍地網成楚
歌四面重瞳泣青條三尺縛降王須臾掃盡狐貍穴書生破賊
亦偶爾聊舉鉛刀試一割翻辱豎子錫佳名投戈驚呼賽諸葛
去秋綿州之捷賊中遂有賽諸葛之稱
比至軍賊目羣相驚曰賽諸葛又至矣諸葛往矣大名垂迴車
猶走生仲達從來戰士貴先聲聲威所震氣已奪晉人兵甲耀
如林八公草木自成列破膽爭傳小范公單騎還服大回紇古
今得失總如此要有虛聲唬奸魄究觀成敗亦有數謀人自工
謀天拙文人描畫苦失真青史紛紛徒浪說况復愛憎任羣喙

有如黃鸞嘯百舌此事流傳知何極坐看蜃樓眩金碧讀書求
道苦無成虛名爲累終何益丈夫歸臥須及時猶得餘光對書
籍爲君揮塵淨烽煙回頭一笑吾事畢君看萬點蜀山尖雪泥
漫滅飛鴻迹

有歎

梯榮巧宦抵千罅更闢蠶叢走幻途未必燕人工擊筑何來齊
客濫吹竽埋輪舊歎狼當道憑社今成虎負嶠一舸鴟夷真得
計從渠談笑臥江湖

與陳懿叔談舊游衡山雨花寺山水之勝並東郭筠仙中

丞

雨花禪舍幽絕處躡屩從君最盛年小閣憑欄閒飼鶴高樓簇
柳晚鳴蟬琴書他日容高臥笠屐平生有夙緣孤負名山今十
載祇勞魂夢繞蒼煙

將赴秦西漚貽詩送別以文翁武侯相方甚愧其意次韻
和答

征鞍西去路迢遙愁絕秋風折柳條三載傾心勞盼眄一麾回
首隔雲霄大名謬許儕諸葛遺愛何曾數鄭僑別後夢魂何處
繞峩眉風雨夜蕭蕭

次韻和黃子壽編修鄧伯昭學博寄示成都賞荷見懷之
作時在盩厔軍營

到眼狼煙又一春終南佳氣欲愁人

賊倚終南之背聯營十餘里晝夜煙氛不息猶

龍老子能藏垢墜馬將軍枉絕塵

賊所據樓觀上清宮說經臺鍊丹亭皆老子向日修鍊之

所是日督師進搃其墨奮擊竟日破子中子馬首遂蹶於地頗致憾於柱史之貽戚云

百二關山憐舊戍

五千道德惜陳因中興事業談何易解組來朝訪隱淪

兩君來詩皆以

中興事業相助然子方期破賊後即乞歸也

頗憶橫塘十畝寬荷花六月尚生寒浮槎便欲池中住列席還

宜座上看

長安樊侯廟

丈夫意氣酣杯酒崛起他年佐命功泗上翔龍乘際會市中屠

狗是英雄粉榆遠託秦時社祠廟仍鄰漢故宮日暮鄉關何處
是長安東去又新豐

弔楚漢戰處

海內猶看角兩雄少年爭起挽琬弓飛熊偶入興王夢走狗能
成大將功泗水秋風鳴左纛烏江夜雨泣重瞳河山興廢空迴
首都付哀蟬落照中

九嶷山

錦纜身檣去不回太原公子楊裘來九州疆域開荒服一代英
雄見霸才終古驂駟淪草莽當年龍虎感風雷武功王氣嗟雲
散祇贖昭陵一寸灰

和人廢苑落花之作

當日亭臺簇綺羅花時笙管拂星河春風去作誰家客流水空
迴欲逝波楊柳樓高明月小海棠園寂暮煙多流鶯尙戀繁華
夢更倚綠陰宛轉歌

同治乙丑四月二十三日爲予五十初度之辰振觸平生

感而有賦率成七言近體八章

少年奇氣欲橫空
捭闔思參造化工
萬仞自爭山聿兀
百流兼納海西東
冲霄逸志凌黃鶴
貫日孤忠亘白虹
四十九年一彈指
摩挲雙鬢已成翁

壯歲傳經尙激昂
早煩庭訓決行藏
名山或許千秋業
瀚海終

非一輩杭疾惡范滂嫌已甚憂時郭泰果無方慈顏寂寞今黃

土回首湘山淚數行

先贈公嘗語小子曰爾無應變之才而疾

尚有著述傳於後耳每誦遺言輒爲隕涕予小子之不才先公早已決之矣

九州何地寄斯文窮巷蕭蕭晝掩門日月自懸高軌在羹牆如

見古人存兔園射策吾何慕狗曲談經世所尊獨抱遺編慰岑

寂先民往矣復誰論

閩外忽聞建節麾湘中子弟號熊羆翩翩羽扇參軍幕獵獵秋

風大將旗龍起澤中春欲暮鼉鳴江上夜何其書生謬許封侯

骨躍馬彎弓試鐵衣

一出真如掉尾鯨三年巴蜀竟何成看沈鐵馬繁禾黍忍使銅

駝臥棘荆滇水有波終泛溢隴雲何意忽縱橫籌邊經野都虛

計爭整征鞍別錦城

蜀中水利以離堆爲大蓋李冰父子所鑿近二千年水勢湍奔下壩遂成巨潭而離

堆穹然懸崖欲墜後人多沈鐵馬以護之今又百餘年不修且壞而數郡之農田廢矣曩在蜀思濬復之未及爲而去任至今以爲憾也

雄關百二古山河陸海而今付逝波鳳影參差孤闕在鴻音悽

惻兩山多賈生空有憂時涕杜老曾無入塞歌河朔未平輪輓

急忍看殘骨委沙陀

繁華銷盡氣初迴幾處名邦賸劫灰西域古惟通正朔東胡今

喜近蓬萊疆臣身向軍前老海客船從島上來待障狂瀾奠磐

石眼中誰是濟時才

卷一
出處都教負夙盟星星白髮已千莖壯圖尙欲填滄海大道憑
誰翦棘荆自愧樊英無遠略本來殷浩是虛名何當一舸浮家
去萬里寥天海月明

蒼鷹詞諷郅都也

衡湘九嶷山迴旋中產鸞鳳發清妍異種並育相後先黃鵠蒼
鶴雜鷹鷂瑞鳥從來不世生太和熙洽欣一鳴遠覽德輝忽下
顧翱翔雲路何娉娉文采蔚然儀四國三三五五排仙闕蒼鷹
捷轉快一擊繽紛五色垂修翮吁嗟蒼鷹爾何知凶德甯爲同
類悲驚喧百鳥相歔歔羽族從此長臬鴟天生俊物甯有種玉
爪金眸自矜寵况豐毛羽乘長風橫絕一世誰爭雄山中雉兔

豈足盡瑞鳥祥禽世不並一擊已驚銳背烈再擊自喜霜拳捷
三擊尤入鬼神會掠影搏空微見血出豈非時鳳德衰雄猜無
擇天所材側目遠注蒼穹隈殺氣凜凜霜風來維岡有梧梧有
枝清陰飄颻足羈棲胡不迴翔西山西招邀倦羽同娛嬉請披
枳棘辭鷲雞飲啄槃澗明先幾鷹兮鷹兮爾何爲鸞鵠舉矣青
天垂

卸撫篆五日仍起視事示賀客

乞得閒身更擁旄雄關誰與鎮函嶠孤城幾歲烏瞻屋三輔當
年鳳在郊我似庚桑居畏壘人疑田仲類堅匏此生樗散真何
用待結浯溪一把茅

思歸引 并序

久病不寐苦思山中讀書之樂枕上默誦諸經如與古人相接自慙學殖膚淺無以澤物而乞病退休之已晚也感賦長句柬黃子壽編修更申偕歸之約云

西風忽起凋庭柯深宵臥病思槃阿向日足音在空谷幾時官舍生煙蘿故山猿鳥絕音問繞室圖籍空摩挲晚覺詩書有真味祇嗟日月去如梭便絕萬緣事幽討遠追百代窮蒐羅冥心獨往如有得坐見世界開羲和虞廷都俞接音響姬家禮樂聞絃歌異代衣冠曠相遇臯夔伊旦翩來過嗟哉賢聖邈難卽炯炯萬年心不磨尙友古人許相見書生際遇何其多禹稷自憂

顏自樂飢溺由己匪由佗子輿此語真見道兩賢易地皆同科
遇有窮通靡不可胸無經緯將如何嗟子薄植苦不學未優而
仕蒙譏訶持心秋毫較得失舉足萬里迷平頗亦覺斯民切痛
癢其如微志成蹉跎眼看瘡痍填千壑憂來汗漫叢百疴乞身
歸田今未晚耦耕樂道鬢初皤萬架身籤方待我且畱歲月勤
編摩君看秋風起天末洞庭夜月生千波便泝湘流臥衡嶽此
鄉安樂真吾窩

長安秋夕不寐

悄悄簷前月穿窗逗重幃推枕步中庭寒光侵入眉青天澹無
雲秋氣黯已悽風靜樹聲寂棲鳥倏一唳唳聲咽忽斷似感霜

露淒焉知樗櫟里萬室嗟無衣

秋宵獨坐望月

城市晝常囂庭階夜始寂萬籟皆無聲蟋蟀吟在壁蚓曲麇相和鏘然戛金石孤月逐雲飛有如鷹隼疾寥天馳萬里似欲爭今夕遲速有定程狂趨竟何益

八月初一夜醉後成寐覺而有述

海波山立天溟茫扁舟一葦杭中央百年爭作萬年計一夫要敵千夫強眼看世事浮雲改回首人間憂思長苦說歸田嗟未遂頽然一醉湘山蒼石徑幽幽埋曉霧簫聲嫋嫋來禪房拔地千年蟠古檜插天百尺叢修篁流鶯弄笛歌宛轉飛泉瀉玉鳴

鏗鏘跣趺老衲肩垂膝鳶肩鶴骨雙瞳方見客低頭默不語蒲
團坐寂如枯桑世外干戈自紛擾山中竹石饒清涼夜移僧榻
臥秋月時聞峭壁吟孤鳳宵籟沈空轉清寂晨鐘破夢猶酣香
覺來意境異人世豈其瓊島開鴻荒此身擾擾羈塵海自煎膏
火迫肝腸但脫衣冠掛神武谿山到處容清狂轉瞬白雲生履
寫洞天萬里知何鄉

林穎叔方伯見和秋夕紀夢諸作筆勢奇崛類山谷因憶

少時好作此種語今不復能爾也戲賦長句調之

我昔年少氣豪橫胸中鬱屈百不平狂懷欲據崑崙頂談詩爭
作蛟龍吟手挈蘇黃追杜李揮斥餘子如蒼蠅昌黎吐詞閃光

怪中分一席差雄閔此外卑卑競細響草間嘶噤秋蟲聲有時
斷句雕肝腎落筆要使千人驚九秋霜鷗雲端下三峽驚湍腕
底鳴疾雷破空巖石裂怒蛟翻海星河傾格奇語創恥蹈襲自
標一幟撐青冥閣筆而今二十載蓬萊三見滄桑改有如蘭蕙
吐芳芬秋來祇賸孤根在霏霏霜雪欲盈顛豪情刊落非當年
卻誦少時奇麗句翹首四顧心茫然才盡江淹花禿筆賦罷楊
雄經著玄雕蟲刻篆終何益藻思綺語吾當蠲興來擲筆落天
外神機溢出霜毫先將軍射石沒飛羽明朝再試終難寫信知
妙手由天得苦吟焦思安能賢長江無風波自遠纖雲不滓月
尤妍鸞鶴清吟入寥廓笙簧遠韻飄長天自然妙諦非文字詩

家別有無言禪君看千紅萬紫爛春日轉眼變滅隨飛煙

梁羲初侍御乞養歸里得古畫采芝圖屬題意將以壽其親圖頗漫滅不可識姑如其意應之

世途多嶮巇巨海叢波瀾擾擾風塵中辛苦罹千艱翩然凌霄鶴有時困籠矣俗夫迷世網回首凋朱顏何來采芝翁鬢眉自一斑鹿背擷仙桃溢面有餘歡深山足歲年勁骨耐飢寒掉臂游萬里前路海雲寬人生貴適意何必戀一官矧有庭幃樂方義解豸冠披圖證仙果焚衣舞爛熳此樂豈人境超然遠塵寰題詩紀家慶翹首白雲端

乞病得請後畱別秦中僚友

秦關蜀棧爭雄騫故鄉回首空雲煙六年戎馬關山道昔來青
鬢今華顛君恩忽到閒鷗外歸心早落秋鴻前書劍在囊琴
在抱一帆待放襄陽船浩浩乾坤一俯仰前者千古後萬年此
身寓世無百載歲月狂駛如奔川勳業何緣見伊呂文章安用
儕班遷要從心地策奇績長與日月爭光妍顏生三十畢窮巷
至今廟祀簞瓢賢敢歎春秋迫遲暮祇憂鑽仰窮高堅六經文
字浩淵海文武未墜光燭天易象陰陽參六九禮儀經曲繁三
千散殊萬變森奇妙誰探星宿窺河源元酒在尊希得味瑤琴
掛壁初無絃不有名山真事業古人心髓嗟誰傳天南一棹湘
江晚黃鵠千里方悠然浩氣蟠胸日杲杲天機溢抱泉涓涓明

年春暖龍蛇遠一庵高枕祝融巔試上華山望南嶽孤松雲表
青繚繚風雨雞鳴倘相憶請歌衛國碩人榮澗篇

還山篇奉寄曾滌生相國

吾鄉相國何雄恢馳驅六合鞭羣材三湘子弟飛熊虎諸昆叱
咤生風雷手挽銅駝出荆棘指麾玉塵清塵埃十年心血旄頭
落百戰威聲虎口來狼煙掃盡狐狸走雄藩初對姑蘇開祇誇
金印大如斗焉知華髮霜成堆勳名富貴定何有太空雲物浮
崔嵬不見古來公侯著績處但餘高冢埋蒼苔健兒戰骨縮秋
草霸國雄略沈荒臺功名遂身不退劬勞鞅掌胡爲哉南嶽
巍巍固天縱巖棲要得幽人共武鄉盡瘁事何成鄴侯還山身

更重深山猿鶴自來賓滿腹甲兵欲安用息肩且放桔槔閒投
 戈永謝蠻觸開天際雲煙自古今山中甲子何罅縫清籟消憂
 萬壑迎懸流洗垢千巖送留侯辟穀意非狂淮陰就醢詞何痛
 且餐芝朮駐顏顏共挾煙霞躡飛鞚青霄已快翔雙鴻是時郭
丞亦乞丹穴終看巢三鳳題詩遠寄多髯公喚起黃州春一夢
病歸里

夜讀黃石齋先生廣洗心詩戲做其體為詩八首亦不襲其怪幻之迹也

塵壒人間夢死魂甯知天外有崑崙身投弱水仙難渡趺坐空
 山佛自尊不信桑田成海國應從月窟認天根洪巖古壁依然
 在誰數層層剝落痕

一瓢瓠落苦難容，猶有蓬心未發蒙。
黿負三山支地絡，鵬搏萬里趁天風。
聊逢海若談秋水，莫舉寒冰語夏蟲。
不信卮言具通識，請觀無始返無終。

宦轍勞勞幾贅疣，可憐軒冕換羈囚。
北邙底事唬脂粉，南面終看錫鬪體胥靡。
登高何用栩栩呂，梁蹈水故優優。
骸拋得尻輪化臥，汝元龍百尺樓。

燭火何增日月光，多貲巨賈轉深藏。
許身白璧能無玷，躍冶黃金定不祥。
峭壁千尋惟突兀，澄波萬頃更汪洋。
太倉稊米終何有，漫獵浮名壓八荒。

儘誇妙悟入淵微，正恐當時惜化機。
肘後垂楊看裊裊，夢中蝴蝶

蝶忽飛飛彭殤等死誰修短臧穀同亡孰是非舉似言詮君記
取冰絃斷處想音徽

迢迢霄漢浩無邊冉冉征槎故不前鍊石補天無五色啣磚填
海要千年虛明鏡裏長生訣安樂窩中自在禪鳶自高飛魚自
躍不嫌上下隔天淵

早潮纔滅暮潮橫心地何年得太平有月不愁雲影障無風也
怕水波生誰添鑪火消冰雪看把銀刀斬棘荆辛苦嫦娥宮內
杵深宵搗藥一聲聲

鶉居穀食兩相忘天淡雲閒今古長後水自驅前水逝他生仍
笑此生忙且遊閬苑題仙客莫守蒲團號法王一葦杭君蓬島

去天風浩浩海蒼蒼

將別西安漫吟一律

迢遞關河走病翁天涯飄泊逐飛蓬
人亡人得蕉中鹿年去年來塞上鴻
汗馬功名歸昨夢尊鱸心事向秋風
故山猿鶴如相怨月冷霜淒蕙帳空

二月初十發西安途次感賦四首

平生抱迂圖祇覺巖泉好何期墜虛聲
擾擾關山道策蜀計已疏圖秦術尤小
亂後曠無人農田委荒草漂搖誰家屋
白日嘯鴟鳥遺黎苦穴居終年不宿飽
兵戈役未休塗地捐肝腦艱辛叢百慮
無計噓枯槁延頸企循良龔黃今亦少
豺狼況在邑誅

求到芻橐憔悴爾何堪憂傷吾已老行矣復何言歸鴻邈蒼昊
三載困秦疆千憂轉勞轂恩詔許歸田神明返故屋有如久
羈囚脫然去桎梏又如出樊鳥歸飛上叢木吾生會無涯此身
如可贖春風噓枯楊瞥見新條綠倦影眷槃阿清晨理歸麓父
老意何長扶攜路相屬道左黯無言吞聲挽吾犢尙祝使君還
頗憾歸程速厚意故難忘涼德殊自恧何以慰相思松風動巖
谷
晨駕發青門暮憩七盤嶺回首望長安已沒樓烏影懸知士女
情蹙蹙嗟靡騁城外寇如林城中粟垂盡胥井閉不流何處汲
修綆沈沈萬竈煙行共孤雲冷百鳥噤無聲橫空見秋隼噬臍

痛已深剝廬計何蠢哀哉溝壑餘待飽豺狼吻旅夜起徬徨悲
歌聲已哽安能澹吾慮不寐心耿耿

春光甫及半百物競芳菲烈日如初夏早楊征夫衣亢陽鬱不
雨但見晴雲飛麥長纔逾寸已如秋草萎吁嗟民食歉夙無三
日炊甕盎儲升斗乃爲羣盜齎巢破少完卵士女嗟仳倚祇盼
桑麻長故畦黍離離何圖苗忽槁一飽終無期民窮俄至此天
道故難知舉酒酌北斗達予哀痛詞天聽尙未遠昭鑑當無私

藍田道中書所見

大造無私覆春風處處皆秦民獨何罪頻使罹其災歲旱寇復
熾飢疲吁可哀破屋臥檻樓將同鳩鵲猜一翁荷鋤立瘦骨如

枯柴榆羹雜蒿草仍與婦子偕餘生待溝壑且暮聊爲儕艱危
實逼此爾願何由諧顧念增酸惻客情慘不佳嬰兒雖去抱尙
繫故母懷有能勤顧復銘感將無涯道旁一灑淚駐馬重徘徊
去去勿復顧徒使肝腸摧

出關

出關兩見月團圓賸水殘山忍再看辟世祇求巖壑遠放懷初
覺海天寬春風自送游人楫落日誰登上將壇羣盜縱橫關輔
棘不堪西望涕汎瀾

漢川夜泊

戎馬何猖獗狼煙亘夕曛扁舟依漢渚一水隔妖氛漁火深宵

見鄰春徹曉聞何當穿萬壑遍整水犀軍

舟次襄陽值上巳偕張實君唐鄂生朱鐵橋同游峴山排

徊竟日因賦詩以弔羊叔子用發其微志云

襄陽山水何委蛇春光掩映明玻瓈恰逢上巳修楔日來讀羊
公墮淚碑峴山臨漢俯培塿名垂天宇高巍巍叔子音徽嗟已
邈但見遠岫含煙霏寥天澹宕曠無外川環一帶清漣漪雲際
孤帆沒飛鳥雨餘遠黛橫修眉不待攀棠想遺愛風物猶堪千
日思當年衣冠盛江左晉武盜鼎初開基蜀運已衰炎祚改兩
雄角立爭江淮將軍旗鼓出宛洛征南身纛懸風雷典午朝廷
豈足仕一官權寄荆湘隈地醜德齊等割據吞吳併蜀計何猷

中朝君臣但兒戲謬圖一統兼八垓將軍志在父黎庶但緩裘
帶清邊埃不爭逐鹿侈功烈高懷雅度何遑哉落日閒登峴山
首幕中羣彥紛追陪知公遠眺俯寥廓茫茫感愴中來四海
何人知大計雲煙起滅隨風推龐公往矣臥龍逝平生偉抱當
誰開元凱卑卑何足道乃銘勳績鑄崔嵬斯人一去邈雲漢英
風千載沈泉臺我來弔古追遺躅肯使此意埋蒿萊詩成酌酒
酌英魄欲傾漢水湔餘哀

前詩成後夜夢叔子來謝款語良久輒賦三十四韻紀其
事

我詩弔羊傅遙遙千載思摛詞寫瓌璋慷慨有餘悲精誠格毅

魄颯爽見英姿魁岸長八尺隆準垂修髭翩然入我座款接語
移時謂言秉孤抱寥寥世莫窺何期百代後肝膽相爲披夙無
一日雅乃結千秋知語罷復三歎吾道蓋已微前惟諸葛叟孤
懷伊呂期後惟劉公度此意或庶幾餘子碌碌耳志業吁已卑
王謝侈風度徒爲後世嗤頗譏越石楸顧賞士行奇朝暮勤百
甃壯志殊非癡我謂荊州督精敏固所希胡爲登天夢靈臺或
蔽虧琨也竇雄傑孤貞炳朝曦規恢雖未遠忠款安可詆古來
賢達心昭若星日垂所遇或已蹇幽晦固其宜難惟成敗論賴
此衡鑑持毋使黃泉下烈士徒酸悽公聞首屢肯茲論誠良規
許和峴山韻爲酬五字詩兩懷翕然洽雅志願無違安得風雨

夕同臥衡山陸公乃掀髯笑子意胡拘泥人生無不可遇合惟
天機恐負巖泉約難爲箕穎棲白雲無定在轉瞬隨風飛雞聲
驚客枕別夢兩迷離空江墜曉月慘澹見容輝吟詩紀幽契迢
迢漢水湄

次韻和答唐鄂生太守游峴山見贈之作

我憾不作鴟夷子扁舟長泛五湖水三載秦疆苦陸沈每夢浮
天波漫瀾東山高臥管絃清當時偶爲蒼生起深源潦倒竟何
成才名或蹈虛聲恥落落平生濟世懷仰天一笑今餘幾哦詩
弔古寄深情我輩後先一轍耳惜不陟岡起臥龍握手歡然相
汝爾是日擬游隆中尋諸葛草廬故址不果行世事滄桑幾廢興人生夢覺何憂喜

多君昂首向雲霄不就君平問行止胡不共作桃源人長挹芬
芳到蘭芷繁霜侵鬢我初歸故山猿鶴還相俟待掃白雲種萬
松期子相從巖谷裏

左季高制府率師西征忽貽書以篆法相誇並錄寄其題
完白山人日觀峯圖詩輒次原韻和答

蓬萊東望海天闊老我乾坤何處著便飛闕下仙人鳥還試山
中居士屨歸棹滄江泛白鷗故人霄漢翔黃鶴磊落才名四十
年昂頭自詡飛空仙伏波勳烈足千祀不甘兒女手中死據鞍
顧盼老猶雄要銘漢鼎昭無始擲筆看挽狂瀾東墨花吐出霓
旌紅篆法欲壓完白翁龍象蹴踏風雲中平生翰墨真餘事投

卷一百一十五
筆雅抱縱橫志莫躬淬厲故無前鋒鏑斂後還一試已開甌海
千重雲更作燉煌萬里使貔虎桓桓共奮揚勳名烈烈尤昌熾
看君紀績勒燕然淋漓大筆磨崖字

游君山

同治六年二月返自秦中三月抵鄂旋即掛帆而南郭
筠仙中丞邀同吳南屏羅研生遊予岳州追談往事意
若不自適者旋與泛舟涉洞庭登君山游眺竟日因賦
詩以廣其意並柬同游諸君子邀同賦云

我從湖上望君山纖眉出沒風濤間鼉鼉鼓舌蛟鱗怒直恐吞
爾如吞丸風鬣浪駮夜愁絕朝暎忽吐山依然棹舟逕往穿犖

确回頭已失滄波煙邱壑迴環障雲水吐納萬有深淵淵湖光
壯闊雄天宇直等杯水隨螺旋乃知茲山宅奇奧非徒峭骨撐
蒼堅驚濤夜厯霹靂走寂然不睹歸枯禪穹龜長蛇自窟宅百
靈萬怪從掀騫丈夫胸次要如此囊括四海涵百川世人紛紛
迷醉夢正坐榻狹無寬便共張旗鼓尋恩怨何異蚊蚋趨腥羶
請君試問洞庭水東流渤澥何時還怒濤狂吼俄忽逝茲山萬
古青芊繇不然更看秦皇火赭山遺蹟今猶傳暴君凶焰橫一
世湘竹淚點仍千年至人身超萬物表不憂不懼惟其天世態
白雲幻蒼狗人事滄海成桑田眼看霜雪欺華髮正苦雙鬢無
由予要探道妙窮神奧豈與俗子爭媿妍試洗芥胸九雲夢往

聽懸巖萬壑泉

巴陵舟次

巴陵春望草菲菲正似當年去國時
萬里初回華嶽夢一樽重
醉洞庭卮偶懷鄉思同張翰莫許前身是范蠡
回首祇憐豺虎臥秦川風雨夜淒其

張畱侯

出處翩如鳳鶴翔漢家人傑特軒昂
授書可有匡時略辟穀誰傳不死方
已附龍飛看鼎定故應鳥盡怯弓藏
畱侯詭語徒驚俗黃石赤松事渺茫

諸葛忠武侯

魚水交諧肺腑親永安遺詔劇酸辛
心知漢業成殘局手挈庸兒付老臣
天下英雄誰復主隆中管樂更無人
可憐盡瘁孤軍壘渭水蕭蕭秋復春

漁舟春泛圖

此身真合老煙波一棹漁舟一放歌
路遠待尋桃葉去灣長消受柳陰多
月明遙浦剛垂釣雨上春衫便著蓑
今夜酒醺何處宿荻蘆花下白鷗坡

到長沙寓趙氏園林

萬戶長沙錦作城寓公門外一渠橫
荷擎初日遮鷗影柳曳微風送鵲聲
得酒便思千日醉無官真覺一身輕
磷磷白石橋邊

水不負當年息壤盟

眺望

閒尋古寺理征衣更倚高樓送夕暉
遠岫列眉煙漠漠故園回首柳依依
平生志與孤鴻遠投老心如退鷁飛
便買扁舟莫遲待秋風江上鱖魚肥

悲灞橋

楚俗以七月望時爲中元節設酒食以祀亡者因感去臘灞橋將士殉難之慘詩以哀之

當年曾作虎貔看誰使江邊萬骨寒
戰後山河流碧血夜來風雨激悲湍
安知臥地無豪傑尙想飛天作羽翰
西望招魂但垂

涕故鄉明月正團圓

登長沙城樓

定王臺上俯蒿萊
浩淼湘流去不回
瓌璋才華悲賈傅
淒迷香草弔湘纍
千年逐客家何處
萬里秋風雁又來
寂寞江山人逝後
孤雲慘澹不勝哀

羅研生舍人蒐輯湖湘耆碩遺文凡百餘卷曰湖南文徵
夢中題其卷首醒後記一句云天教後死與斯文因足
成兩律贈之

湖湘耆碩散如雲
斷簡誰爲網舊聞
賴有先生能著錄
天教後死與斯文
吉光片羽收都盡
古誼深心故不羣
萬簡殺青知有

日會看奇字播清芬

墨痕黝黝黯千春把筆當年自絕倫地下修文長灑涕笥中遺翰欲飛塵豈知白骨還生肉始覺青鐙不負人昨夢南冠齊額手祝君夔鑠百年身

得呂曼叔觀察書言秦中回捻交熾人民死者億計向所招徠墾荒之客戶被殺尤慘爲之愴惻累日

怪雨盲風慘不勝西來秋氣太峻嶒驚砂捲地馳回鶻勁翮橫天叫餓鷹千里荒蕪眠白骨四山燐火閃青鐙驚風寂寞孤城在愁絕當年杜少陵

檣負偕來築圃場豈知回首變滄桑雄關望氣沈龍虎破屋吞

聲逼犬羊故國淒迷秋後月羈魂飄泊隴頭霜三年拮据營安
宅累汝蹉跎作國殤

九月還山

舊日吹笙客翩然控鶴還故交多白髮不老祇青山松壑如相
待蓬廬好在閒歸懷何澹宕憂樂兩無關

接見里中故老有作

五十年前此蘧廬歸來三徑未全蕪雲山回首成今古軒冕何
心問苑枯鶴髮幾人陪杖履鴻荒往事話枌榆無端墜入紅塵
夢慙愧平生舊酒徒

漫興

谷隱巖棲儘放慵先生襟抱故冲融重簾垂地閒深院短榻橫
軒臥好風物外昂藏餘我獨醉中憂樂與誰同襄陽耆舊如相
憶待造鹿門訪孟公

遣懷

飄然解綬返鄉關麟閣勳名付等閒佐漢張良心戀闕安唐李
泌老還山赤松黃石今同夢紫閣朱衣舊領班頭白故人無恙
在引觴先爲破愁顏

遂初園落成

二頃曾無負郭田一囊賸有買山錢劃開松島新煙月占得桃
源小洞天笠澤樵漁無俗子淮南雞犬是仙人間福地誰消

得祇讓王維住輞川

雜興

吟髭凝雪鬢成斑把鏡相看失壯顏
萬里星霜人自老九秋風雨客初還
花如作態飄飄舞雲爲無心去住閒
清絕小園纒半畝恰容一枕對谿山

游山

百丈峯頭泛鐵船波光雲影故悠然
人間化鶴能還國東去騎鯨想到天
日月輪高曾幾尺蓬萊水淺尙當年
摩挲銅狄今如許邂逅洪鑪鼓鑄前

廣遺興詩十四首隨意所至歌以永之亦時雜以荒幻俚

俗之語不悉軌於雅正也

漢家首藉飽駟驪天馬從來不受羈獨向深山騎白鹿閒來小苑聽黃鸝醉眠湖上三聲笛柯爛人閒一局棋道是幻身真是幻浮漚起滅莫相疑

白雲曾作化人居差喜深山伴得渠羈地千緋風定後摩天一碧月來初棲巖自欲空真宰出岫何曾累太虛莫遣繽紛成五色又將文采動丹除

竟日合眸坐一龕冥心孤往欲何探草元正自嘲楊吃守黑將無笑李聃地下骷髏窺牖北雲中雞犬望淮南疑仙疑鬼空勞爾都付華胥一枕酣

秦宮漢闕邈何依，祇覺河山似昔時。
綺麗皇都春豔豔，淒涼故國黍離離。
杜鵑嘯血魂猶泣，蝴蝶迷花夢豈知。
古往今來共一痛，孤臣底事哭殘碑。

首下尻高走百官，遙知鴛隊擁崇班。
誰從渭水分涇水，都倚冰山作泰山。
我自好官由笑罵，人言老子是癡頑。
面皮笑得鞞皮似，涕出無從祇汗顏。

齒折方知舌是柔，容容多福爾何求。
從來白雪難諧俗，莫信黃花解媚秋。
匡鼎當年曾入相，安昌今日又封侯。
瀕危苦作叮嚀語，多恐屏風誤觸頭。

航海梯山事已非，茫茫前路客何之。
跌居但解營三窟，肉食誰

堪效一麾鸞鵠在霄憐燕雀豺狼當道問狐狸雕梁畫閣終安
在一夜秋風泣敝帷

濟世需才豈便休忍將得失付悠悠臯夔未盡朝中選堯舜長
爲天下憂多智陳平難任漢少文周勃會安劉英雄別具知人
眼不在驪黃牝牡求

斯文皎日麗中天其柰羣盲混佛仙頓悟幾時心是鏡翻騰忽
見舌生蓮陳相不守陳良轍子壽還登子靜船自說六經皆註
我從渠顛倒野狐禪

漢唐箋疏尙錚錚蔓衍長言作麼生紙上蟲魚勞討論筆端蠻
觸任紛爭單詞贖義誇都徹奧旨微言夢不清兩盲觸道渾饒

舌可惜曾無一隙明

拋書面壁豈參禪
孤館更深未得眠
綠影上階花寂寂
碧煙垂地月娟娟
詩歌周召初封日
易悟庖羲未畫前
舉似旁人渾不省
春風楊柳自年年

一覺希夷枕上春
窗前嘯鳥正呼人
起看古鼎香生篆
坐對奇峯畫入神
一室嘯歌人自遠
三山煙雨夢來頻
仙家妙境無方所
安用蓬萊著此身

綠陰拂檻柳條舒
顧影翩翩月上初
十里好風吟杜宇
一泓清水出芙蓉
堯夫塢裏春常滿
茂叔窗前草不除
翠竹黃花都現
在誰尋般若認真如

閉門避謗計何癡長笑髯蘇擬退之但悟身同泡夢影不嫌生
值斗牛箕蒙莊玩世惟恢詭曼倩多才祇滑稽擲筆寥天自一
笑靈臺聊遣此翁知

遂初園既成復作玩易閣繹禮堂迎薰館修篁寮天游臺
以侈其勝因乞何子貞編修爲作榜書輒賦二律代柬
小築園林署遂初居然猿鳥得吾徒門前秋水神俱遠嶺上白
雲心自孤莫使囂塵侵栗里要收春色入蓬壺額題酷愛如椽
筆一首新詩換得無

先生妙筆翔鸞鶴居士幽廬枕竹梅試取雪花濡素壁看揮墨

瀋灑蒼苔醉翁畫舫能無榜

歐陽永叔畫舫齋記末云子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

以題於楹坡老凌雲故有臺博得聲光照天宇龍蛇奇蹟走風雷

代柬答羅研生舍人

眼看白日去堂堂攬鏡驚髮半蒼已判餘年尋笠屐不妨高
枕臥滄浪疲驢漫想追騏驥腐鼠何堪嚇鳳皇莫向漁樵問行
蹟楚天雲樹倚空茫

夜登天游臺

崇臺宵霽俯陂陀草閣春深長薜蘿雛鳳吟風搖竹箭老龍拏
月上松柯垂垂楊柳花初鞞淡淡池塘水不波料得秋來更清
絕一聲長笛倚銀河

寄曾劼剛金陵

先生自欲老巖阿
霰集何嫌兩鬢皤
猿鶴在山天曠蕩
龍蛇出壑路盤陀
陶翁醉享歸田樂
邵叟詩傳擊壤歌
爲問滄江來往客
蓬萊清淺近如何

示客

棲迹雲山恐未深
軒車有客忽相尋
祇言雷煥知求劍
誰道伯牙欲碎琴
世事滄桑從變幻
人生魚鳥各飛沈
高山流水孤鴻邈
一曲君聽絃外音

書感

浩浩東流匯百川
漫漫巨浸界桑田
月中狡兔或三窟
寶裏醯雞自一天
蓬島有風延海客
桃源何地著神仙
洛陽春盡銅駝

泣直恐荆榛又昔年

養晦堂詩集卷一終

Blank page with faint horizontal lines.

范鐸峯

高標何處寄仙蹤
步人層巒第幾峯
處士高風太孤絕
瓊樓玉宇隔重重

閒意

還山一臥兩經秋
浩浩孤懷得勝游
插架萬編長在手
披雲一曜正當頭
乾坤閒處容高枕
風月清時更小樓
此境超然君識否
碧天無際雁悠悠

閒意

幾年清夢落瀟湘
得臥深山計自長
倦後焚香尋短榻
閒來挾瑟倚修篁
茶烹石鼎膨脝腹
酒吸銅鑊屈曲腸
佳釀開甕時以銅鑊吸取其形

屈曲如腸俗
謂之過山龍

蓬廬

蓬廬日似小
任隙駒忙壺
斷不愁鬢影

山居感

遠矣林棲客
碧言招湘水
短榻英雄老
下羣言鳥雀

客有凌雲思飄然鳳鶴驚新歡追栗里遺俗問桃源大澤龍蛇
遠深山虎豹尊孤芳聊自賞對月一開樽
物外得安宅花間做竹軒春風如欲語舊夢了無痕日月穿雙
牖乾坤竅一門堯夫今逝矣此妙更誰論

幽棲

幽棲好在萬重山蓬島瑤臺咫尺間入夢每逢蒼水使前身應
侍紫宸班春來小苑花偏早雲去空山月自閒醉倚蒼巖灑狂
墨縱橫零亂點苔斑

紀興

到處題詩紀壯遊此身何幸得歸休橫琴待月頻經夜曳杖看

山直過秋碧玉一峯纔短榻綠楊兩岸又扁舟閒雲野鶴無羈絆可是人間第一流

遺懷

此生已分老耕桑清夢何緣到玉堂掛壁冠閒塵漠漠遊山屐斷草荒荒月來有約長當戶雲去無心不問鄉滿架圖書吾自足更饒清味似禪房

寓歎

藁門何似敞朱扉鼎食爭如飽蕨薇萬事白雲生又滅千秋青史是躬非寰中客自騎鯨去海上人誰化鶴歸寂寞江山閱今古蟲沙泡夢認依稀

北望

北望風煙特地愁，客懷蕭瑟不禁秋。
雁聲嘹唳天邊月，蜃氣縱橫海上樓。
慮遠應爲求艾計，憂時誰作徙薪謀。
茫茫禹甸山川在，莫使鯨波泛濫流。

初春聞雁

迢迢歲月逝如川，又送征鴻路幾千。
蜀棧秦關驚昨夢，青鐙黃卷餞流年。
那堪畫餅稱名士，妄想餐霞作地仙。
莫望東洋歎遼闊，蓬萊近在曉雲邊。

苦雨書感

苦雨淒迷接半年，深山六月尙重綿。
如鱗瓦屋愁張蓋，似縷陂

池可泛船慘澹朔風驅海立蒼涼皎日抱雲眠桑田竟恐成滄
海誰塹橫流障百川

連夕風雨大作有賦

孤館淒迷小苑東層雲障月夜空濛垂簷滴滴酣春雨遶屋蓬
蓬徹曉風墜地有枝驚宿鵲垂天無翼斷冥鴻朝來倚檻真愁
絕狼藉殘花滿塢紅

久雨初霽登天游臺

苦雨瀟瀟直似秋朝來凭閣曉煙收山嵐欲上鳥飛破江影乍
晴魚出游怪石蹲巖疑虎兕斷雲栖樹隱蛟虯分明一幅剡溪
畫皴筆誰邀顧虎頭

送黃子壽編修赴都

淒淒客舍柳初殘，攜手河梁欲別難。
江上片帆飛鳥疾，天邊孤影曉星寒。
十年壯志橫滄海，萬里秋風縱羽翰。
試倚高樓指征路，邯鄲煙雨白漫漫。

秦嶺歸來幾作秋，湘西風月共悠悠。
忽驚天際翔黃鵠，不復沙間伴白鷗。
出處自關名義重，艱難方廩廟堂憂。
鳳凰池上多

英客

謂謝麟伯編修
張香濤學使

會見虹光射斗牛

題彭曉杭觀察遺詩冊

憶昔始識君，維時歲乙未。
君壯我初冠，翔見經緯長。
沙話秋雨磊磊，風雲際自謂。
掇科名有如操左契，六載客京華。
落拓艱

一第文章誰不如時命君則戾邵陽十七年苜蓿春盤繼官舍

冷如僧學徒多似蝟賴得濂溪長

謂鄧湘臯學博時長濂溪書院

晨夕與磨礪

文思韓歐雄詩律鮑謝細世變洞古今探懷出經濟所喪會幾何所得抑已最大器晚乃成曠識遠能會持以語世人相視殊憤憤誦君屬續詩浩然發深慨

巴蜀有跳梁王師出棘道與君同幕府舊學得幽討促膝接笑談徹宵或逮卯時時染白髭自惜朱顏老巫峽鳴鶯湍奇險固天造日月隱雙輪仰視失蒼昊君乃怯飛流篷窗日顛倒迨子藩成都賓館適深窈掀髯陳利病拳拳見孤抱潼川官半年謳歌徧翁媪出君緒論餘已足澤枯槁柰何奪其齡雙鳧忽雲表

遺詩寫哀怨真宰何浩浩至今峨眉月照見鬢眉好哀哉彼美人墓門已宿草

我昔赴秦關檠戟排晨仗君出餞我郊翩然起遐想謂公既高翔余亦誓長往但餘一事在孤心殊悒悒念初齒未韶自謂明珠朗時挽太翁鬢慙嬉坐膝上翁歡顧語客茲兒殊俊爽他年五花誥叨被余其儻款語猶今日雲霄忽曳杖春風醲醲開秋雨菰蒲長悄然念斯言淚下不可仰吁嗟孝子心愴悽感疇曩呢呢琴上絃垂絕猶哀響

遺詩猶及此也

朝廷憫故臣推恩務宏獎

彩鳳啣丹書慰子黃泉壤

高平有鄧君

謂伯昭

於時爲

巨擘頡頏文字間父子並傑特

伯昭爲湘

臯學博之從子今俗所謂叔姪然班史稱疏廣疏受爲父子其實受乃廣之兄子古皆以父子稱也與君兩世交

相視各莫逆君卒梓州城渠乃蜀藩客馳書報我喪哀情何惻

惻鄧君旋奉 詔西向秦川驛一舸下巴江忽蹈彭咸蹟攜君

所著述亦與滄波寂咄哉三峽水獨作兩賢厄余奏調伯昭赴秦伯昭聞 詔

買舟東下至黃牛峽舟覆溺焉君所著詩古文稿在行篋中亦并沒也我歸棲故園感舊弔沈魄

仰視蒼天高湘山黯無色賢嗣各蔚炳庶慰我心感蕭瑟秋見

雁淒涼夜聞笛孤懷愴昔游老淚忽橫臆哦詩灑素箋獨倚暮

雲碧

陳希夷酣睡圖

長樂老人遇正奇華山道士睡成癡百年長夜渾慵起要待扶

長樂老人遇正奇華山道士睡成癡百年長夜渾慵起要待扶

桑日上時

前詩意殊未盡蓋猶渭水之思非箕山之情也明日又題

一首

一枕酣眠幾局殘五朝興廢事漫漫墜驢一笑還多事何不從
君睡裏看

詠懷衡湘古蹟

南去衡湘望九疑茫茫萬古欲安之舜陵故蹟疑荒草禹廟空
山有斷碑論世敢嫌千載遠我生長抱百年悲蒼梧煙雨連岫
嶺夜夜愴懷入夢時

鐙下吟

漢家經學有專門諸子醜疵得細論馬鄭抱殘存軌轍匡劉述
旨涉垣藩古來史是儒林重天上星惟處士尊寂寞一鐙照今
古更從雲表認崑崙

題繹禮堂壁

禮經繁縟賸殘編數墨尋行老鄭玄墜典補苴終百孔遺文崩
壞又千年空傳孔壁聞絲竹誰撥秦灰薦豆籩欲起姬公問遺
制咸陽陵畔草芊芊

書堂題壁

書堂寂寂長莓苔兀坐無人可得陪萬事放懷冰乍釋一罇入
悟月初來空階葉作丁當墜幽館花仍豔麗開他日何人訪遺

躋蒼涼煙雨投經臺

題遂初園

七年蜀棧又秦關
夢想尊鱸未得還
病後祇愁薶白骨
歸來依舊對青山
壯懷已判雲霄外
幽宅恰臨水石間
鐘鼎山林定誰欠
一籌勝處是投閒

廢麓中得舊橐數卷聚而燔之

少日文章動滿車
才名嘗愧擬相如
五樓造就誇棲鳳
三紙書成不見驢
矯似游雲差有態
蔓如春草豈勝鋤
殘痕畱得真成贅
一炬從教返太虛

夜夢率師出塞意氣甚偉豈壯心固未減耶

憶昔從戎正盛年
蟠胸灑氣欲無前
奇觀牛渚燃犀角
豪想鴻門噉彘肩
頭白眼花今老矣
臂弓腰箭夢依然
朔風怒擣天山雪
匹馬燉煌控萬弦

河山蕭颯似涼州
萬里煙塵接戍樓
鐵騎夜騫青海月
金鏡朝唱玉關秋
雞聲喔喔初驚曉
蝶夢蘧蘧又化周
慙愧雄心銷未得
吟魂仍繞大刀頭

客有談秦蜀往事者戲示以詩

當年談笑靖煙氛
贏得聲名婦豎聞
往事驚心成斷夢
舊交回首散秋雲
三年久戢孤鴻影
一顧曾空萬馬羣
老把犁鋤君勿笑
會從犢背策奇勳

登梓木嶺絕頂

絕壑崑崙路百盤秋來曳杖聽風湍
援揉自愛愚公谷鷓鴣能
尋御史灘雲夢芥胸春跌宕星辰落手夜清寒
明朝更欲攜筇去燕子磯頭弄釣竿

秋游雙泉山逮暮而歸

捷步尋山病未能一枝新買剡溪藤
嶺雲磊磊朝飛屐村月昏昏夜上鐙
寓世本同羈旅客休官真似罷參僧
卻嫌未到忘憂處愁絕滄波日幾層

連夕煩不成寐引觴強醉彌復醒
然耳際嗚嗚如諧絲竹
倏作巨響若巖崩石裂而雞鳴欲曙矣戲紀以詩

敲枕終宵夢未成耳根何事不平鳴微吟擬入三蟬館巨轟如
摧百雉城北海酒樽空自醉東山絲管爲誰清劉琨壯志今銷
盡愁聽荒雞作惡聲

深秋

槲葉催黃雁影低深秋風物倍萋萋草荒廢院蟲相弔木落空
山鳥自嘯衰鬢先驚寒露近夕陽好在畫樓西年華轉盼成虛
擲又見黃花滿故畦

夜雨滴瀝不止感念故交強半凋謝愴然成詠

長江浩浩楚山秋換盡湖湘舊輩流萬里忠魂歸馬革十年游
客敝貂裘浮生百歲終同盡老去一身誰與儔淒絕簷前蕉葉

雨隔窗點點到心頭

題師古齋壁

靈臺一境入淵微
孔思周情路未歧
鼎鼎百年容後死
迢迢千載有先知
古人往矣神相接
曠代交深夢不疑
風月無邊琴在抱
滿庭梅蕊半開時

雪後尋梅不遇悵然有賦

鴻泥隱約記西東
策蹇來尋去歲蹤
霜雪半酣雲窈窕
松篁一路月溶溶
斷橋流水淒涼笛
古寺寒山寂歷鐘
姑射仙人邈何許
洞天煙靄隔重重

梅花詩如林君復雪後水邊一聯可謂工妙惜乎前後太

率予爲易之

迢迢芳信久愆期盼絕天涯又幾時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
落忽橫枝冰魂已作經年別病骨猶憐絕世姿最是綺窗明月
夜亭亭瘦影上呆恩

臘夜書懷

庾樓清寂接華胥鄴架參差等石渠一榻雪風尋墜夢三更鐙
火伴殘書曠懷滄海愁何限老臥槃阿志未疏會倩嶺雲封谷
口長從谿叟話樵漁

題潛樓壁

喬木千尋拱故居危樓百尺插清虛偶同林下消閒客正有人

間待著書問字侯芭時載酒傳經劉向早懸車他年誰訪天祿閣記取湘山舊草廬

寄懷吳南屏學博王子壽比部

大湖南北兩清流文字相娛到白頭季札高風雄上國仲淹通識冠中州雲霄昂首成孤往江漢垂綸得後游他日孟堅修漢史儒林文苑合兼收

贈隱者

箕穎高風不可攀翩然一士出塵寰置身信有仙凡別論世誰當伯仲間栗里琴樽供嘯傲孤山梅鶴伴清閒客來若訪先生處洞口白雲灣復灣

睡起

玉鑪香燼酒初醒起踏斜陽上小亭殘雪壓肩松冉冉春風舒
眼柳青青得閒試做籠鶯帖好事新鉤瘦鶴銘一曲瑤琴寄遐
想孤鴻萬里海冥冥

初春出游

石徑苔痕淡欲無荒郊暝色未全蘇春風初試黃鶯舌細雨纔
沾紫蝶鬢遠岫寒煙籠碧樹野塘新水長青蒲攜筇何處尋芳
草愁過黃公舊酒壚

讀陶隱居傳

塵海茫茫贅萬緣冥鴻一往故超然掃開秦嶺千峯雪占得華

陽小洞天自與通予爲逸友人疑貞白是神仙祇嫌俗累難蠲
卻歲歲丹書降日邊

閒游

嶺上白雲不可呼小園清寂客懷孤偶攜筇杖尋禪客閒就茅
庵品酪奴槐樹陰濃看戲馬杏花村遠聽提壺綠楊兩岸湘江
曲一櫂煙波訪釣徒

玩易閣小坐

隔岸垂楊遠拂煙當軒修竹上參天圖書四壁花侵座矍鑠一
翁雪滿巔卻病苦無中聖酒耽詩參得小乘禪何因邂逅王摩
詰寫取松風萬壑泉

春日述懷

爛漫韶華逝水流春風敲枕百無憂一心祇盼花供眼雙鬢從
渠雪滿頭此外浮名真畫餅平生清夢但盟鷗蒼松枝上藤蘿
月夜夜聞歌度小樓

春望

塞北煙塵橫黯淡荆南風日鬪清妍瀟湘三月春如海榆柳千
家綠上天客子朝馳金勒馬游人夜上木蘭船韶光最似江南
麗更簇繁華入勝年

夜坐書懷

浩浩靈泉漾碧渠此心如在太清居奇思欲出雲霄上妙諦真

生咳唾餘黃葉滿林秋著句青鐙一几夜橫書憑誰掃盡行間
墨臥想陶陶太古初

園花爲風雨摧落感賦長句

曉日烘園破杏腮暮雲沈檻裂驚雷寒窗敲枕愁終夕猛雨摧
花殞半開天意蒼茫成小劫人才今古寄浮埃飄茵墜溷曾何
擇搖落春風惜此材

山行遇雨意倦而歸

遠樹籠煙綠四環溪流一碧瀉潺湲新聲最覺黃鸝巧浪蹟誰
如白鷺閒細雨角巾歸倦客春風樽酒對孱顏從誰覓得穿雲
鳥更踏蒼梧萬仞山

題玩易閣壁

松篁繞閣鬱蒼蒼，漏斷無聲晝晝長。
百轉漸調鶯語滑，一丸新啄燕泥香。
泉流細細尋幽澗，樓影沈沈下夕陽。
閉戶不知春欲暮，君平與世久相忘。

修篁寮

寂寞幽寮記舊題，當堦芳草更萋萋。
穿林蝶作聯翩舞，隔樹鶯分上下嘯。
檜柏陰濃賓館靜，醪醑花壓女牆低。
前身合是希夷叟，一枕高眠日又西。

夏夜遊歸

夾道濃陰柳拂堤，一鞭閒過畫橋西。
落花凝雪飄人面，細草成

茵襯馬蹏流水

晚閣閣蛙聲月

山居漫興

屋外青山曲曲

雲隱鶴巢默坐

語淺碧濃陰古

睡起題書

一室沈沈漏正

花趁晚晴更事

尚繞壁洋洋絲

晚登天游臺

予懷渺何屬萬卷在深堂坐惜古人遠從之湘水長壁中絲竹語門外芰荷香日暮高臺上寥天接混茫

修篁寮夜坐

金烏西墜暮煙橫四山暝合天無青先生寂坐倚修竹插天萬个宵沉冥塵根忽蠲泰宇定心蹟兩泯秋波澄乃知禪客遁虛寂直恐視聽搖吾精頽雲乍開山月吐照眼忽見鬢眉清上界玻璃盪寒碧坐看銀海生光明萬籟參差透蟾影瀉地磊落堆瓏玲方圓巨細匪一象如永走盤珠絡纓微風動竹戛修羽仙鸞下舞笙簧鳴此境天然遠塵軌珠宮貝闕賡韶韻倏忽變幻

出奇詭是空是色誰能名儒家妙悟超蹟象正緣聽觀窮形聲
動而無動感逾寂萬起萬滅常惺惺斗轉更闌客忘返心凝神
翕道俱暝安得沈遵抱琴來月下譜出空山靜夜情

書事

薤歌處處哭汪童忍奉心肝飽毒蟲奮挺萬夫鴉陣集燎原一
炬蜃樓空民愚豈識屠龍技憤極能爭汗馬功漢過不先盟自
敗憑誰揮塵掃腥風

狂瀾

浩淼狂瀾拂地流百年世事豈勝憂曠懷雲海翔雙鶴回首邱
山歎萬牛禹蹟祇今迷曉霧燕臺終古弔荒邱泉鳴日夜趨滄

澗愁聽懸巖百丈湫

紀事

冠裳鱗介共堯封誰爲蒼生捍毒龍久歎雁門無頗牧今聞渤海有黃龔池魚豈料殃先及市虎應知聽者庸更獎天驕摧士氣太阿從此殞霜鋒

得子壽都中書卻寄

曾從江上送飛鴻又向天涯歎斷蓬萬里鄉心雲棧北十年人事海波東鶻嗚早悟時多故麟出誰知道已窮莫縱悲歌駭燕市世間馬耳射春風

書感

江河日夜下滄海幾見中流屹立人赤縣神州歸厄運斜陽衰
草惜殘春寰中會作魚龍窟地上空悲蟣蝨臣江左夷吾誰復
是新亭多少淚霑巾

鮫宮

鮫宮卓地聳崔嵬萬里戈船破浪來冠履可能延漢緒詩書仍
恐厄秦灰蒼生久盼匡時略海內誰爲命世才昌國英風今寂
寞燕昭市駿祇荒臺

感事

滄海闊無極蓬山路自通入溟歸化日萬里引迴風輪激波翻
紫帆飛日射紅螺浮隨浩淼鷗泛任西東往日曾輸貢波臣故

效忠不妨魚在沼恰際鳳鳴桐兔走營三窟蝸游負一蓬居奇
喧賈豎奔命走狂童豈謂珊瑚樹都成枳棘叢閉關吾有約跋
扈爾何雄白日游魑魅朱樓舞蝮煉錦雲巢蜃市珠淚濺鮫宮
汗漫羣流匯精華百貨籠狼貪殊未饜虎噬亦何凶憤極驚揮
挺憂來觸斷蓬駭機皇四國偉略寄三公屬國尊蘇武披帷坐
馬融深心通帝謂孤喙謝雷同竟取筌蹶棄期收樽俎功齊謀
惟緩禍漢策重和戎更獎談天衍將爲搏虎馮五經行掃地八
索久淪空鬼教崇張魯丹經護葛洪狼嗥人共駭麟逝道將窮
君子或爲鶴蒼生會化蟲悲歌餘白髮憤惋泣蒼穹赫濯聲如
舊河山運豈終敷天仍戴漢率土共呼嵩厄極回元化天將牖

聖衷臨軒思市駿入夢兆飛熊帝德乾惟惕王臣蹇匪躬精
金歸鍛鍊長劍與磨礱夫子威如虎將軍氣吐虹雷轟捎颯颯
電擊走鱉鼉組繫單于頸軀分項籍瞳金鏡馳九域大呂破羣
簞指顧風丕變謳歌日再中自強真上策起困見良工不者吳
其沼何論楚矢弓賈生籌表餌悵想徹宸聰

山邨

幅巾策蹇踏山邨歷落人煙倚夕曛世路羊腸迷九折微生蝸
角聚千軍壯懷漫滅隨荒草詩思縱橫入暮雲歸去一鞭楓嶺
月飄霜丹葉下繽紛

聞游僧極談閩苑之勝

閩苑在江右太和縣

平生結想祇雲山每踏煙巒意自閒
夢去瑤臺無路到秋來闌苑有僧還
峩眉已落丹霞外仙掌仍懸碧落間
安得雙鳧出雲表上探雪海下函關
同治癸亥在蜀道出峩眉遙望峯際朱霞
燦爛滿目甲子入秦望見華山仙掌遠插
霄漢間皆爲官守所羈不
得一覽其勝至今憾之

題定南山寺

層巒飛瀑瀉潺潺應有仙曹住碧灣
一徑入雲穿鳥道雙扉偃月款禪關
祇疑雞犬從天上誰信蓬萊自世間
濡筆蒼巖紀游蹟煖吟鶴唳滿秋山

晚眺

雨多愁出戶秋至試登亭
獨樹晚來碧雙峯雲外青
星光窺宿

鳥月影淡流螢坐愧山中叟白頭老一經

連夕月色甚佳忽然陰雨

丹楓寂歷殞霜天黃菊蕭條向晚煙世事轉頭雲變滅小樓昨夜月澄圓桑田滄海歸塵劫蓬鬢秋風入暮年何處深山遠人蹟欲憑高枕送華顛

九日登天游臺

天際雲山祇臥遊攜筇何處踏高秋一卮綠酒迴青眼九日黃花笑白頭彭澤歸來耽種菊杜陵老去怕登樓交游况是悲雲散逝水東西日夜流

初冬出游荆紫九峯諸勝兩旬而返

老來歲月付閒閒
昂首煙雲去不還
萬里浮鷗春浩蕩
九秋羈鶴夢迴環
逍遙便擬游天上
屈曲何妨住世間
桐帽椶鞋隨處著
歸來踏徧萬重山

喜溫旬侯邑宰見過

錦城邂逅記前游
屈指星霜歲七周
異地故人千里駕
荒園暮

雨一鐙秋劇憐耆宿歸黃土

謂李西
滙宮贊

差喜臯比擁白頭

謂牛雪
樵廉訪

聞近主錦
江書院

話舊舉杯真似夢
峩眉風月邈悠悠

太真磊落舊名門
郎署清風未是貧
百里士元來出宰
一樽文舉喜畱賓
民情刊敝思嚴吏
世局艱危仗偉人
諸葛治謨君記否
紀綱肅處是經綸

湘山到處鼓鼙聲篝火狐鳴夜自驚祇盼文翁能變俗安知武

子善論兵蒲亭豈乏鷹鷂志梓里長聞鷓鴣旦鳴

時值逆匪焚擾鄉邨每夕擊柝

達旦未嘗安枕也

從古儒冠多偉略草間鼠輩漫縱橫

走昔乘軒領鶴羣謬思揮塵靖煙氛壯懷久付三春夢逸氣猶
成五色雲喜見故交聊縱酒欲尋墜緒更論文何期一宿恩恩
去寂寞寒山倚夕曛

殘冬聞雁書感

忽聽征鴻喚愁心天際來早占春意動不遺豔陽回日落寒無
影風霾陣起埃閒尋洪範傳愴咽泣湘纍

河山終不改萬古此堯封爲問瀛洲客難令滄海東蛟螭掀駭

浪鼎簫醉腥風獨奮幽燕氣高歌感白虹

養晦書堂題壁

萬壑松聲半畝宮天畱一席待鳧翁名山要得人相壽大道還
應日再中九曲黃流清可俟千秋青史論難公書生事業歸名
世肯藉區區竹帛功

聞鶯

臥聽嘯鶯幾曲終銜杯一笑惜恩恩歌聲正自鏗金石巧語從
渠變徵宮幾處樓臺餘落日一番桃李笑春風眼看百卉乘時
會醉倒樽前老禿翁

晨步小園景物絕勝

愛向東園聽曉鶯五更起坐待天明柳梢初日黃金嫩松島春
煙碧玉清苔浸小亭銜鳥篆荇牽荒沼度蛙聲凭欄更覺花容
豔露染猩紅上紫荆

海棠忽謝詩以悼之

蓬萊仙種發清妍儘占東風第一天斜倚朱欄春半醉高燒紅
燭夜初眠劇憐含笑無多日待到重逢又隔年委地殘葩鬧蜂
蝶綠陰叢裏弔嬋娟

山居

山居岑寂少人過門巷陰陰掛薜蘿風動疏篁琴自語月窺方
沼鏡生波舉帷且喜青鐙在攬鬢何嫌白髮多老向人間成頽

果祇應高枕臥槃阿

雪中梅花盛放有懷子壽

老梅偃蹇撐寒旭瘦骨亭亭翠竹叢
幾日罪微成暮雪一枝慘澹入春風
孤芳久謝繁華夢獨力能爭造化功
苦憶玉堂老詞客聲聲羌笛斷雲中

春望

社鼓聲中亘夕烽芳郊煙雨晚濛濛
驚魂未定翔風鶴殘雪初消返塞鴻
故友音書愁斷梗暮年心緒問孤桐
枯楊兩岸垂垂綠不見春風上鬢蓬

草閣

草閣斜穿曉日光柳陰深護讀書堂鶯簧競巧舌初囀桃李無
言心自芳慧業應從超悟得古人已與不傳亡春風滿座陳編
在領畧心齋到坐忘

黃子壽自都門歸喜晤二首

衡門清寂鄰幽谷猿鳥飄然出世塵旭日一窗鶯獨語春蕪千
里雁來賓風雲看作翱翔客泉石偏宜澹宕人聞道滄波更橫
絕可容營窟臥堯民

江流浩浩逐奔輪屈指衣冠幾俊民楚國材多憂末弩漢廷望
重倚綸巾時危怕聽傷心語局罷仍聞折齒人喜見元龍今傑
起高樓百尺臥君身

泛舟

躡屩游山踏曉霞晚來江上泛輕槎三更問渡迷桃葉一棹尋
溪入蓼花釣渚垂綸仍故客柳橋飛絮又誰家瀟湘煙水清如
畫幽勝何嘗減若耶

月下獨酌

樓頭皎潔一塵無樓下陰陰百尺梧白首放歌春釀美青天無
語月輪孤少耽遠略標銅柱老竊詩名臥鑑湖好待秋風飽鱸
膾滿塘煙水長蓴菰

遺俗

遺俗忽隨逝水東新豐子弟變臬雄祇餘鶴髮高年叟猶見鴻

書明堂詩集卷二
三
荒太古風關內幾時遷郭解蜀中從古祀文翁故家喬木還依
舊忍送鴟音入泮宮

書懷

小葺巖棲屋數椽園亭長喜繞風煙老知栗里真吾土酷信桃
源別有天世外干戈從擾擾山中甲子自年年綠蓑買得松醪
熟及取秋風放釣船

寄懷子壽

故人北去雁悠悠老我深山愴昔游白髮早從衰鬢滿黃花又
傍故園秋不嫌終歲懸陳榻更共何人上庾樓寂寞子雲新擬
易一鐙風雨坐松湫

九日獨酌

梧桐落月夢千里風雨懷人天一涯
小立中庭調綠綺獨持樽
酒醉黃花雁橫關塞秋來遠日射桑榆影已斜
何處山頭作重九孤筇萬仞躡煙霞

感懷

忍使神州更陸沈天涯憔悴感纍臣
拔山盛氣圖張楚蹈海甘心不帝秦
八校幾時屯戊己三尸從古伺庚申
諸公誰作新亭泣江左衣冠故有人

述懷

巖栖恣意臥煙霞欲把霜髯敵歲華
醉倚秋風敬菊枕夢隨明

月墜梅花平生萬里輕游展何處三山泛客槎仙掌峨眉今隔世祇餘鴻蹟落天涯

哭曾滌生太傅十二首

夜半吳江殞大星雨花臺畔野鴉鳴東都畱守亡裴度南內先皇泣李晟一代旂常傳信史千秋廟祀聽謳聲中興事業纔施

設誰道擎天一柱傾

按晟字有二音而義同一作時正切音盛如宋大晟樂名是也一作時征切音成又

器名飯匱也西平之字爲良器則其名應從成音又考西平之父名欽字勝之勝盛音同唐人最諱嫌名不應獨承此誤則西平之名從成音固無疑也庚韻不收晟字蓋遺之耳

少厯詞曹典石渠早看忠款動宸居佞諛恥獻楊雄賦痛哭會傳賈誼書紫綬雙條承寵後丹銘一卷誓心初衣冠臺閣今

依舊悵想清風祇黯如

縞衣承詔掃氛埃
哮鬪軍聲動地來
上將擁旄羊祜老
中流擊楫祖生才
月明鄂渚犀初照
雪黯潯江馬又隕
虎口餘生曾幾日
喧喧笳鼓暮雲哀

江淮草木識威名
辛苦功勳百戰成
令肅五更貔虎靜
軍行千里管絃清
慣看僕固如厮養
眞覺寬饒是父兄
一節十年同臥起
可堪垂涕問長城

爭傳台鼎翊天家
尙父功成鬢已華
正喜貂蟬持使節
又瞻牛斗泛仙槎
京畿地本居心膂
祈父才堪任爪身
一去燕臺髭髮改
強扶衰病問桑麻

遺愛碑成盼復留節旄重喜鎮揚州杖鳩父老迎元輔竹馬兒
童識故侯萬戶絃歌輦鼓靖三年膏雨秣陵秋靈旗依舊從琴
鶴痛哭甘棠淚不收

故國衣冠似洛中童烏猶識盛時風祇將元老論方叔不見耆
英讌潞公此夜忽歸華表鶴當年空兆渭川熊衡湘耆碩今何
在素旄飄颻沔水東

海內文章幾輩賢驂騑十駕獨無前看騫駿足追韓愈白關龍
門待馬遷萬籟沈空明海月孤鴻曳響入雲天髯蘇仙去風流
盡再到人間又幾年

儒家俗見蔀層層欲闢蠶叢更不能獨向扶桑窺日月從斟滄

海別淄澠孤懷俯仰規千古暗室沈冥耀一鐙太息扶輪亡大
雅更誰抗手步峻嶒

天涯悵望祇心驚國事如家最愴情市上樓臺迷蜃氣秋來風
雨斷蟬聲揚塵東海嗟何俟落日西山憾未平地下相逢定一
慟憑誰攬轡策澄清

韓孟深交海內聞豈期中道歎沈淪天涯何處聯雙袂地下猶
思贖百身鏡畫有神遺劍履帛書無路託鴻鱗壁間顧影真悽
絕寥落乾坤後死人

十載湖山隔笑談一棺長逝更何堪鷓鴣盡日窮千喚雁序何
年復兩驂故壘秋風悲渭北短牀春雨夢江南精魂應是騎箕

尾夜夜愴懷望斗龕

會太傅輓歌百首

乞得閒身倏五年滿懷風月浩無邊忽傳一曲淒涼調斷送驚魂入憾天

慘澹雲山慟失聲薤歌有客哭田橫筆端鏤盡心頭鐵一段酸辛畫不成

海內論交我最先從容文酒記當年可憐鶴髮支離叟老向人間哭逝川

四十年中記墜歡雅懷高誼緒千端而今事事從頭憶祇作華胥夢裏看

識面從初歲，屬蛇龍城校士及春華。東風那問凡桃李，快意先看第一花。

棘闈戰罷奪標回，傾蓋殷勤及早梅。一話徹宵三日醉，洛陽真見二鴻來。

鎮湘城畔送行舟，駐馬荒祠話別愁。一舸浮鷗衝雪去，淒涼池館水空流。

林宗襟度故超羣，春雨長沙共五旬。信是蓬壺好，日月德星聚

處復三人。道光丙申春子與公及今郭筠仙中丞同寓會城近

儀無此好日月蓋歎盛會之不可常也

鳴鳥嚶嚶樂意同，幾時飛絮失前蹤。相看兩地成乖隔，鳳在青

霄鶴在松

館閣聲名看出羣京華走馬踏秋雲馬知總帳空山冷鶴怨猿
嘯不可聞

坡詩殊妙得天然千里殷勤寄一聯今日吞聲成死別從誰掘

地及黃泉

道光辛丑公在京師集東坡句爲聯見贈云此外
知心更誰是與君到處合相親蓋以子由相視也

秋風躑躅走麻衣天際孤篷萬里歸握手湘城共一慟此生何

計報春暉

環湘賊騎尙重重苦語連宵倚夕烽最是五更情緒惡城頭鼓

角寺樓鐘

雄邊子弟擁貔貅橫海樓船據上游三丈身旗如意舞龍城飛

將在中流

幕府三年共短檠一牀風雨樹孤情驚心夜半船頭角吹作蒼

涼出塞聲

層巖飛瀑響琤琤掃筆題詩記得曾百尺澄潭照清影了知身

是兩禪僧

咸豐乙卯南康軍次稍暇因與公游廬山開先寺憩漱玉亭觀瀑布潭水清澈鑑人歸而賦詩

道義盟心結契真論交從昔薄雷陳世情祇羨彈冠客王貢何

嘗是偉人

子在幕中日久薦牘中每列予名輒持不可公謂此古人之常且幕客皆敘勞績君何得獨不爾邪子謂

蕭朱王貢以轉相汲引為賢蓋漢人踵戰國餘習非友道之正也且士各有志亦奚必以此相強邪公深然之由是終身未嘗

論薦故其交誼亦最為近古云

過眼雲山祇畫圖誓捐軒冕問江湖鴟夷一舸浮家去何處秋

風范大夫

軍事少暇每望山川風景殊勝處欲一登覽不可得

煙水間以窮清曠開適之趣庶幾一弭此憾也然其後竟為官守所羈不克如願

落寔何人識壯心奇才從昔困浮沈伯喈未是知音客早棄焦

桐爨下琴

江忠烈公早歲落魄京師頗為儕輩所輕塔忠武公任湖南都司日亦不理於眾口公皆一見奇之

籌筆頻年歷百艱寸心終夜懷如丹漆園傲吏何曾達恢詭文

章祇自謾

公每譙談好舉蒙莊曠達之語用相諧笑及遇事用心精細終夕惕厲子每笑之曰何不喚取莊生來也

半截昌黎自一奇全身曼倩卻無稽若援兵法論文律未許莊

生壓退之

公在軍中嘗出一文彙見示予讀竟笑曰祇作得半截韓退之耳公問其狀予舉昌黎語曰當其始也惟

陳言之務去夏夏乎其難哉已而談諧大作滑稽不窮予又笑日竟是全身東方朔矣

爾雅蟲魚費疏箋百年俗學自譏諷誰從經義存家法故紙堆

中老鄭予

公每談經亦好舉漢學家言子謂漢人以專門名家

旨經固在也近日所謂漢學乃專以私意穿鑿

管窺一隙詫光晶螢火星星也自明誰向海門真見日叩槃捫

燭可憐生

萬變文章可坐知王楊盧駱自紛馳桐城義法非無據要在天

機入妙時

公於古文法韓歐亦甚取近世方氏義法及姚氏陰

插架身籤百技喧誰從學海問淵源癡兒酷信陳編語不道南

華是寓言

公每謂南華固是寓言即子長史記之文寓言亦十

學家之病於支離皆侈虛談而非情實

古人已與不傳亡糟粕相遺且細嘗吸得六經精髓去許君平

卷之二

三

地步康莊

韓歐勝處得深窺道德文章究兩歧會得晦翁唐志論不將要

妙抵虛詞道光壬寅癸卯間公官京師嘗寓書論及道德文章

致書仍論及此以朱子讀唐志論為不然平生尚論古人衡量學術每相符契惟此論終身未能合云

六經言語妙無論日月光天麗至文誰道化工摩擬得太元中

說自紛紛

武鄉風義追伊呂一局偏安志未償差勝忠州老遷客十年避

謗檢醫方

微誠孤詣推溫國後樂先憂說范公畢竟名臣根柢別兩賢規

範是宗風公於漢唐以來名臣多所傾企尤宗仰者季漢諸葛武侯唐陸宣公宋范文正公司馬溫公每誦其書慨

然想見其人而平生志事規模亦略與四賢相似

庸夫高枕託千秋烈士孤忠亘百憂終古荒唐青史筆賢愚一

例共山邱

公當江西軍事艱危之際憂悴已甚嘗歎息謂予當世如某公輩學識才具君所知也然身名俱泰居然

一代名臣吾以在籍侍郎憤思為國家掃除凶醜而所至齟齬百不遂志今計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吾墓如不為我一鳴此屈

泉下不瞑目也蓋公一生事業多在艱苦刻厲中雖晚歲際遇已隆而未嘗自逸也

荒涼古驛夕陽亭大鳥來翔墓上銘今日關西楊伯起翩然笙

鶴上蒼冥

九江水師挫衄之後有傳述某相國對顯皇語者公聞之黯然因語及夕陽亭事槍歎久之予謂伯起

生逢亂世為權倖所擠固應爾也公幸以忠誠結明主之知宜不至此既而煩言果不行

羈客何由返故廬苦將談語絆征夫詩成一笑驪駒逝不入鄱

湖送別圖

予久客軍中亟思歸省而公苦相遮畱謂必俟筠叟至乃可已而郭至公見謂欲更畱君而難於措詞擬

君作一詩相挽何如子戲謂詩果佳即不行也公曰儻得佳詩而君不謂然奈何予謂但使我讀之而笑即佳詩矣公遂極意作詭趣語詩成曰會合篇當時讀之不覺失笑時方屬陳生作鄱湖送別圖遂中止也

憂患叢中強作歡從容文酒會衣冠一篇賦罷橫曹架易水蕭

蕭白日寒

快意文章鏤百堅袖間縮手讓君先若教早謝紅塵夢壁壘從

看萬仞巔

幾載拖罟共曉餐一朝分袂話秋殘南康別後三更夢長在蘆

花荻渚間

予季才名早擅場英風一奮遽摧藏鶴鶴各有窮泉憾槍絕人

間兩雁行

咸豐乙卯予弟季霞從予軍中戰殞蒲圻城下而公弟溫甫旋殉三河之難季洪亦歿於軍

當代龍門屬李膺往來冠蓋快登庭儘將恢詭傳佳話誰識東方是歲星

蠟丸一紙到家遲賊陣排雲鳥不飛慙愧衡陽真義俠芒屨千

里踏重圍

咸豐丙辰公在江西困賊圍中每用蠟丸附致家問

侍親里居

日夕憂念苦無急難之策今彭雪芹侍郎

遠書訃我忽稱孤千里星奔泣聖廬兩度麻衣遊子淚虎狼叢

裏覓歸途

高嶺山下訪幽栖遙指煙巒送馬蹏今日午橋莊畔路落花無

語鳥空嘯

顛倒江神作意雄平生初不計窮通船頭拍手從君笑僂倭今

朝託下風

子生平舟行無不逆風者南湖東游歷歷不爽咸豐戊午公披旨再出予送之赴鄂南風大作瞬息百里公顧而笑曰此次江神偵探未確儻不知君在此舟邪子謂

始以公故有所忌而不敢發耳午餐後予以巨艦鬱熱獨乘小舸甫解纜風勢乍轉趁起不前逮暮始追及之公迎而笑曰不意江神仇君至此也

江漢交流浪拍天秋風解袂放歸船蘭谿一別成長訣雁斷寒

空十五年

壁立平生百仞巔黃金那得鬪剛堅幾時斂退趨新懦菱角磨

成芡實圓

國步艱屯百慮侵燕居深念獨沈吟剛金祇道韋脂軟誰識當

年鐵石心

豺虎縱橫徧瀨東憂來終夜枕瑀弓祁門十月心如沸日在驚

濤駭浪中

血漬城闔萬骨枯名都纔免窟豺狐饒歌譜出悲歡語一曲梅

花小單于

賊踞金陵歲久湘軍水陸環攻五年而後克之軍士歿於鋒鏑者亦以萬計公嘗賦詩十三首紀其事

萬幕爭傳九帥才紫髯落落也盈顛虎賁尙喜中郎似况是靈

山結伴來

十年帷幄坐深籌盼得功成已白頭國難未紓臣憤切當時初

不爲封侯

象笏朱衣謁上宮清歌裊裊五更風當時祇作昇平看誰道鈞

天是夢中

運際隆平物自春時逢板蕩識忠臣百年喬木從君數一代名

卷之二

三

賢得幾人

黯黯江天幕府開東南才傑走風雷而今散作孤雲冷落落晨
星賸我來

路鬼挪揄起阨窮一麾出守大槐宮十年一覺繁華夢祇在南

柯螳穴中

此首自謂

關山萬里秋翔鴈風雨一林暮宿鴉各惜羽毛鳴得意飽諳甘
苦莫相嗟

三徑煙霞舊結鄰退休仍擬岸綸巾豈知聽雨軒中客已作修
文地下人

盼得甯馨掌上珠康成甲子喜相符何來一紙傳凶耗先奪懷

中小鳳雛

同治辛未屬公周甲之年家嗣劫剛始舉一子小名同兒甫及半歲而寡公來書言之甚愴惻也

詩識先傳夢裏蹤一樽相屬話從容臨歧怕聽傷心語泉路迢

遙隔九重

辛未臘月望夜夢至金陵訪公傾談極洽已而言別子賦詩曰昔別蘭谿兩頰紅今看鶴髮各成翁百年

鼎鼎驚飛電萬事騰騰槍轉蓬樽酒今宵同皓月片帆明日又秋風前期恐作他年憾泉路迢遙隔九重公覽竟默然指其結

行且驗矣醒後燈影熒然情景猶在日也

戊日前知返帝鄉詩仙詩鬼待論量語儂把臂天台路君馬青

青我馬黃

正月十八夜夢與公為天台雁宕之游既抵山麓僕來告曰山徑敝側不可以輿但利騎耳因命取馬公

忽顧而問曰君仍乘青驟去邪予恍憶憶己之為石曼卿者即應曰然公何乘也公以兩手捋鬚徐應曰我馬維黃已而淚下

方訝問之而遂醒矣迨二月聞公之訃則薨於是月四日戊午蓋黃馬之先兆云

江左衣冠倚謝安謳歌聲裏萬家歡雙鳧忽化西歸履痛哭王

春田堂詩集卷二
三
喬白玉棺

生存華屋總邱山郭李勳名也是閒掃盡浮雲完素魄祇畱清
白照人間

吏牘如山客座聯強扶衰病餞流年而今正得飄然去參透佛
家自在禪

地下忠魂把臂期江胡羅李舊相知更闌讌罷傾心語會否重
吟會合詩

上界星辰奎壁聯文昌紫府故依然問君珥筆朝天去今作瀛
洲第幾仙

端木持衡坐上台班韓真是考官才此行好作江南賦莫被昌

黎黜放回

官軍克黃州時於殘書中拾得一帙曰述異記中言子貢掌天上文衡司馬子長班孟堅韓退之作考官

凡名士死者皆令赴試高第者派入文昌府管事黜落者即放回人間令再讀書云云公覽竟笑語予曰敝師作考官吾無憂矣君殊可慮予曰人生遇合何常使端木子自搜落卷安知不取我而黜公也相視而笑蓋公嘗戲謂昌黎爲敝師云

身後鴻毛自重輕人生何苦絆浮名從今化作天隨子員嶠方壺盡意行

司馬忠誠婦豎知汾陽事業古今垂祇餘一事成追悔錯過津門款塞時

月旦何嘗有定評昨賢今佞古猶今百年遺憾孤臣淚青史誰當鑑此心

造物從來忌盛名雨雲翻覆見人情人間舉足生荆棘試向崑

崙頂上行

寥落乾坤有數才
轉頭石馬沒蒿萊
玉樓倘覺孤清在
踴倒愁臺更一來

東野才名也是豪
退之表墓感深交
碑銘未勒成虛諾
寂寞荒

山哭孟郊公每自方昌黎而戲謂子東野子舉梅聖俞語曰歐九自要做韓退之卻強派我作孟東野今觀聖俞詩

殊不逮東野而歐公爲之序爲之墓銘殆欲過之公他日志吾墓果得佳文卽屈作東野所不辭也

託筆千秋定屬誰
歐梅戲語祇生悲
文章後死吾何敢
看譔伯

階第二碑予在南康軍中偶病頗劇公就榻前握手戲相謂曰悲乎聖俞欲逼我作歐陽子卯子強起應之曰果先

死者爲聖俞則後死者卽爲永叔此時孰歐孰梅尚未知誰屬也於序孰謂今日竟以銘章累我邪

楚尾吳頭一葦杭
幾年雲樹委蒼茫
而今更欲尋君去
碧海青

天何處鄉

比歲頗思放棹金陵一敘闊別之懷而因循未果亦謂公不久歸休林泉聚首之日尙長今始悔之也

酹酒難招地下魂拳拳孤抱我空存泉臺把臂終相遇憾不生

前對榻論

磊落平生瓌瑋詞探懷一吐快襟期年來無限深心語訴向東

風總不知

鼻聖難逢匠石斤身琴聊許子期聽知音一去朱絃絕寂寞湘

江鼓瑟亭

半壁東南一柱支口碑到處發謳思老夫更灑新亭涕滄海橫

流待付誰

古木參天化作薪名花委地愴成塵秭歸嘯盡枝頭血直恐人

間不復春

麟出原知道已窮濡毫聊復問天公
世間豪傑銷沈盡賸得穹

窿有底功

金石論交鏤肺肝舊盟猶在未應寒
回頭憶得酸辛語更展音

書百過看

萬里神交蹟轉疏百年磨我費三書
而今永斷南來雁畱得精

魂入夢無

同治乙丑丙寅間予在秦中軍事拮据而公駐師周
家口亦苦捻勢狃音問梗絕一日公以書來曰相

距未二千里而音書闊絕殆近兩年昔東坡寄子由
詩云三年磨我費百書今則百年磨我費三書也

一墜塵寰入世緣涅槃生死總由天
夢長夢短渾閒事惜不林

間更數年

玉樹沈霾入寂寥
人間空復想丰標
寒林自弔婆娑影
誰伴孤松作後凋

十載深懷遠莫將
孤山舊隱故難忘
夜臺清寂如相待
爲種梅花近草堂

夢裏猶乘訪戴船
三春花木耀平泉
韶華一去山河改
枉向東風哭杜鵑

天際孤雲愴失羣
聲聲哀喚入寒雲
客懷早是淒涼甚
心碎聲吞不忍聞

夢想平生見典型
一鐙明滅夜初醒
寒窗孤枕瀟瀟雨
更向山陽笛裏聽



齒角難兼語信哉纍纍高冢自生哀丈夫祇合礪溪老誰遣飛
熊入夢來

世事如碁局局新桃源自隱豈緣秦遺山曾記漁樵語辛苦凌
煙閣上人

雪際鳴雷杏作花會看桑梓變龍沙他年化鶴還鄉國城郭人
民果是邪

海邊殘月會重圓嶺上梅花盼隔年祇有精魂長不返深深門
巷閉重泉

短歌纔罷又長歌滄海將如積淚多流到九泉應不遠故人仍
是邈山河

譜將幽怨入哀絃絃上聲聲感昔年彈到無聲悽欲絕雙垂衰
淚對蒼天

造物復奚以我爲莊生此語故非癡鳶鳥螻螳專相待畱得閒
身欲付誰

夢裏豪華鏡裏身百年易盡眼中人蕪城細寫參軍淚萬代千
齡最愴神

暮哭朝歌淚作團哀些百曲寫心酸沅湘他日先賢傳莫作詩
家雋語看

題天游臺

莊生恢詭豈吾儔正藉達觀豁百憂蝴蝶夢魂原是幻螻蛄心

事不知秋讀書有味真忘老獻賦何心倦客游容膝一軒吾自
足不須世外覓丹邱

題侶鷗亭

夢裏煙波失舊蹤水邊臺榭俯鮫宮隨身風月三閒客寄蹟滄
浪一釣翁笠澤秋高肥早蟹鑑湖春暖下輕鴻會心何必游三
島已覺蓬瀛在眼中

癸酉正月十六日天色乍霽喜而有賦

融融曉日麗中天翹首神州見瑞煙海內幸逢無事日漢家新
數中興年茹連最喜茅同拔薪積仍虞火未然 聖主當陽羣
望切誰陳碩畫贊陶甄

送王湛園邑宰

世變從知未遽央眼前人事日荒涼百年舊俗歸畸幻六郡良
家更蹶張何處樂郊營甲第他年畏壘祀庚桑鑑湖煙雨平生
夢待泛秋風八月航

雜興

翰墨林中老不材尙思橫槩鬪霆雷含毫意遠孤雲往落筆聲
酣驟雨來自欲降心方管樂誰與抗手訂歐梅文章小技何足
較終古寥寥祇數才

掃榻焚香靜百喧小園幽絕寄枯禪落花盡日閒池閣好鳥吟
風入管絃偶與白雲成小契不燒丹竈羨長年蒲團坐寂吾何

慕待結來生熟睡緣

放浪雲山眼倍明幾年心蹟得雙清游巖故有煙霞癖安石初
無竹帛情寓世已如將斷夢著書欲付未來生丈夫磊落從吾
好那計千秋不朽名

老抱一經臥澗阿先生壯志久蹉跎歐刀百鍊閒何用敝帚千
金富已多後世可能傳斷簡當年曾是枕長戈悲來掩卷空垂
涕腸斷陰山敕勒歌

澹如秋水心無事閒過孤雲意自便海上浮鷗初入夢山中栖
鶴久忘年長鑱采藥劖仙朮活水烹茶酌乳泉會向桃源訪遺
蹟武陵溪畔泛漁船

養晦堂詩集卷二終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